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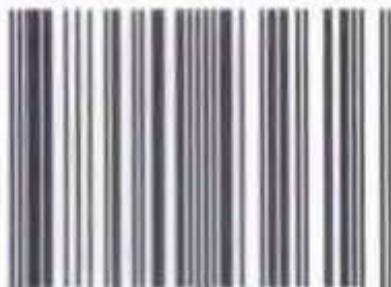
近代史資料

UNDAISHI

近代史資料

JINDAISHI ZILIAO

ISBN 7-5004-3261-5



9 787500 432616 >

ISBN 7-5004-3261-5/K·498 定价：22.00元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部编

近代史資料



A1000841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近代史资料·总 102 号/近代史资料编辑部编. -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3
ISBN 7-5004-3261-5

I. 近… II. 近… III. 中国-近代史-史料 IV. K25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91739 号

主 编 李学通

责任编辑 刘萍

封面设计 毛国宣

版式设计 刘建光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3 传 真 010-64030272

网 址 <http://www.csspw.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新魏印刷厂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02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2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8.375 插 页 2

字 数 208 千字 印 数 1—2000 册

定 价 22.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偷权必究

目 录

- 梅贻琦 1937—1940 来往函电选 黄延复 整理 (1)
- 苏联档案中有关《中苏同盟条约》谈判
的文件选译 陈春华 译 (45)
- 萍矿过去谈 孟震 (78)
- 日军战场日记 (一) 韩泽 编 (155)
- 1933 年河南金融风潮电文选 周育民 整理 (203)
- 被广西土匪捕获 [日] 森清太郎 著
王倩 译 徐有威 校注 (210)
- 惜阴堂辛亥革命记 赵尊岳 遗作 (246)
- 资源委员会档案介绍 陆大斌 (258)

梅贻琦 1937—1940 来往函电选

黄延羲 整理

说明：梅贻琦，字月涵，1931 年任清华大学校长，1938 年任西南联合大学常务委员会委员。这里选辑的梅贻琦抗战初期部分来往信函和电文，起自七七抗战爆发清华大学南迁，内容包括师生员工的转移、图书仪器的抢运、战争初期教师的聘退和人员流动、经费困难、教师待遇的变化以及各项研究事业的开展等内容，于近代教育史和抗日战争史研究多有补充，且为《清华大学史料选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所来载，可以弥补前书的不足。

梅^① 密电周炳琳^② 请运清华图书仪器

(1937 年 7 月 7 日 北平—南京)

南京。教育部周次长：化密。清华存汉图书、仪器数百箱，乞商铁部免费运湘。乞电复。琦。阳。

① 梅，指梅贻琦，下同。

② 周炳琳，字枚荪，北京大学经济系教授兼法学院院长，时任国民政府教育部次长。抗战期间先后任联大经济系教授、常务委员会代常委等职。

梅隐语函叶企孙^① 关于抢运图书仪器事

(1937年8月22日 长沙—天津)

企孙仁棣惠鉴：

兹乘燕京秘书黑格女士返平之便，附上致倪孟杰^② 兄函稿及书籍、仪器详单一份，请便中到平时即与接洽，设法与其他箱件运出为盼。子高^③ 想已早抵平。上月杪协和之闻莫然大夫返平，托其带与兴华公司一函，兹附函稿。足下与子高或已与接洽，此信不过欲其安心耳。最近闻南开已有数百箱运往香港，其办法此间尚无详报。我校东西应如何运来，惟诸君就地决定，即运费稍多，如能手续简便稳妥，亦殊值得。各件运往香港时可交屠双（字仲鱼），住址为皇后道公主行西南运输公司。不久联大将派人驻港，目前尚无专人办运输也。

琦下月初或须赴渝一行，目前各研究所（农业、航空、无线电、金属、普查）已均在进行，新所人选亦有相当把握，待弟来后再详谈。勿候

秋祺不一。

贻琦 八，廿二

① 叶企孙，清华1918届毕业生，时为清华大学物理学系教授兼理学院院长，抗战初起时因病滞留天津，愈后任清华（北方）校方保管委员会负责人。

② 倪孟杰（A. T. Nih），燕京大学教授，美籍。

③ 张子高，名准，清华1909届直接留美生，曾任清华教务长。解放后曾任清华副校长。

俞平伯^① 来函请续假

(1937年9月10日 北平—长沙)

月涵校长先生左右：

别来经岁，辰维教泽遐宣，兴居多福为颂。弟休假期满，远承复致聘函，曷胜纫感。惟弟上有老亲，年逾七十，故军兵后，未遂枝栖，乃滞迹京尘，勉图菽水。若只身作万里之游，恐违亲在不远游之戒。况弟体弱，近复多病，虽情切南归，而身犹北客。闻芳讯之远颁，辄回皇而无措。伏念校中曩有请假之例，不识可援用否。若予假一年，俾得从容料理，他日重得瞻依，则为幸多矣。渎请乞赐裁夺示知，无任主愿。匆上。敬颂台安。

弟 俞平伯顿首 九月十日

熊大缜^② 来电报告李辑祥^③ 等行期

(1937年秋 天津—长沙)

长沙下麻园岭（22号）梅月涵先生：筱韩、仙洲^④、荫章^⑤ 灰

① 俞平伯，时为清华中文系特别讲师，抗战期间滞留北方，未南下。

② 熊大缜，清华物理学系1935届毕业生，抗战初起时与叶企孙同滞天津，并负责校友南下的联络、支应事宜。

③ 李辑祥，清华1925届毕业生，时为清华机械工程学系教授。

④ 刘仙洲，时为清华机械工程学系教授。解放后曾任清华第一副校长。

⑤ 朱荫章，时为清华注册组主任。

离津；遂生^①、化成^②、明之^③、筱孟^④、约翰^⑤、继善锐离津。
大镇。

朱自清^⑥ 来函关于系内人事安排事

(1937年10月16日 南岳—长沙)

校长先生：

兹有数事，敬陈于次：

1. 中国文学系助教张恒寿原定教授大一国文，现在临时大学学生甚少，许骏斋、李嘉言二君已可全部担任，拟去信请其不必南来。

2. 闻一多^⑦先生原定国内休假，现因教授南下者不多，拟请其展缓休假一年，来临大任课。如承同意，请即函知闻先生为感。其通信处为武昌磨石街新二十五号。

3. 中国文学系助教毕铎，原定帮助闻先生于休假期中进行《诗经》字典工作。现拟请闻先生延缓休假，拟即去信，请其不必南来。

4. 临时大学尚缺文字学教员一人，拟由清华聘陈梦家先生为教员，薪额一百二十元，担任此类功课。陈君系东南大学卒业，在燕大国学研究院研究二年，并曾在该校任教一年。其所发表关于古文字学及古史之论文，分见于本校及燕大学报，甚为前

① 浦薛凤，字遂生，清华1921届毕业生，时为清华政治学系教授。

② 王化成，清华1923届毕业生，时为清华政治学系教授。

③ 王裕光，字明之，时为清华及联大土木工程学系教授。

④ 外国华，字小孟（筱孟），清华1923届毕业生，时为清华心理学系教授。

⑤ 马约翰，时为清华体育部教授兼主任。

⑥ 朱自清，字佩弦，时为清华及国立长沙临时大学中文系教授兼系主任。

⑦ 闻一多，时为清华中文系教授。

辈所重；聘请陈君，不独可应临时大学文字学教员之需要，并可为本校培植一研究人才。倘承同意，至为感荷！

5. 杨遇夫^①先生请假一年，希望仍保留休假权利。是否可行，乞酌定迳复杨先生，或由清转告。

以上五事均经与芝生^②院长商谈，业承芝生先生同意。兹特函达，敬候卓裁。敬颂
公祺！

朱自清敬启 十月十五日

梅批：一、二、三、四项均可照办，关于“二”，应函闻先生；“四”发聘书与陈君，盖校长印章；“五”项不能保留。即函朱先生，请转知。琦

梅函闻一多请返校任课

(1937年10月20日 长沙—武昌)

一多先生大鉴：

敬启者。本校现在长沙加入临时大学合组授课，已定于十一月一日正式上课。查先生原定本年度国内休假，从事研究，惟现以此间中国文学系教授来南者不多，拟请台从展延休假一年，前来临大任课，以利教务。敬希赐示，敬希察允。尊驾何日莅湘，并希赐示，至为跂盼。专此。敬颂
教祺。

梅贻琦谨启 十，廿

① 杨树达，字遇夫，著名文字学家，战前为清华中文系教授。

② 冯友兰，字芝生，时为清华哲学系教授兼系主任、文学院院长，并代理联大文学院院长。

吴有训^① 来函请聘林家翘等事

(1937年10月21日 南岳—长沙)

月涵校长先生钧鉴：

物理学系助教孙珍宝、傅承义及熊大缜三君，一时不克到湘，而任之恭^② 教授及孟昭英先生所进行之无线电方面工作，需人助理，拟请林家翘君代理物理学系助教，月薪八十元，自九月起薪。林君为本校本年度毕业生，为物理系办理以来最优秀学生之一，平均成绩在95分以上。专此上陈，希台察是幸。敬请钧安。

吴有训 十月廿一日

梅批：照发聘函（廿六年九月至廿七年七月）。琦 廿一

萧蘧^③ 函请辞职

(1937年10月31日 南岳—长沙)

月涵校长大鉴：

敬启者。遽因在京将就军事委员会工矿调整委员会业务组组长职，谨请自即日起辞去清华经济系教授，即祈俯准是祷。专此。敬请
道安。

萧 蘧谨启 廿六年十月三十一日

① 吴有训，字正之，时为清华大学物理学系教授兼系主任、理学院院长。

② 任之恭，清华1926届毕业生，时为清华大学无线电研究所教授。

③ 萧蘧，字叔玉，清华1918届毕业生，时任清华大学经济学系教授。

梅批：复：目前为应国家急需，自当留京任职，本年即可作为请假，一俟来年国事大定，仍愿应同人之期待，返校执教。至盼至幸。琦 十一，九

梅函航委会关于航研所事

(1937年11月1日 长沙—重庆)

案查本校在南昌设立航空工程研究所，迭蒙贵会指导，并拨给经费，以利进行，实深感荷。该所本年度预算书，前经连同研究报告，抄陈贵会，蒙委员长本年六月二十四日电谕升：“懿电诵悉，南昌航空研究所准予补助十八万元，希知照”等因，当于七月间向贵会领到第一期协款洋四万五千元。现当全面抗战开始，我空军忠勇将士，在贵会训导指挥之下，屡建奇功，扫除敌氛。凡我国人，咸深感佩。本校南昌航空工程研究所之筹设，本为应国家航空发展之需要，今夏特约世界航空工程权威冯卡门^①博士来华，对于研究工作切实指导。七月中旬，复蒙委员长及秘书长面嘱积极进行。当此国家需要迫切，敢不益加努力，以副国人之望。兹将该研究所最近工作情形略述如下：

一、航空研究风洞之土木工程，现正加紧进行，虽在敌机轰炸威吓之下，未尝稍懈，预计两个月后可以完工，其他机件运到后即陆续装配。

二、航空研究所教授华敦德^②（美籍）、冯桂连^③、秦大钩^④、林同骅等现正协助贵会第二修理工厂设计某种驱逐机，以便实际

① 即 Th. Von Karman，美籍，被称为“美国航空之父”。

② 华敦德 (Frank Wattendorf)，美籍，时任清华机械系航空讲座教授。

③ 冯桂连，清华1929届毕业生，时为清华航空工程学系教授兼清华航空研究所筹委会成员之一。

④ 秦大钩，时为清华航空研究所教授。

制造。

三、本校航空组教授、学生，现已蒙贵会电准，借用航空机械学校房屋在南昌授课，他校学生亦可借读。

以上三项，对于航空研究及设计制造、训练学生同时进行，期以最大之努力，收最大之效果。惟经费方面，本校因战事影响，收入紧缩，而航空工程研究所工作又不容中途停顿，拟恳贵会仍照委员长原批之数，按期补助，并请将第二期协款四万五千元即日赐拨，实为公便。除本校工学院顾院长毓琇^①携带印领前来贵会面洽领款外，相应检送“请领第二期协款申请理由书”，函请贵会查照，即予赐拨，以利进行，并祈见复为荷！此致航空委员会。

附请领第二期协款申请理由书（略）

校长 梅贻琦

梅函军委资委会关于“特研所”事

（1937年11月1日 长沙—重庆）

案查本校前与贵会商定特种研究合作办法，并蒙贵会慨允拨助经费在案。现无线电研究所工作已在汉口、长沙二处积极进行。汉口方面，真空管实验室业已设备完成，现正着手制造真空管，以利军事通讯之用。贵会电气室一部分人员及仪器，最近亦因首都工作困难，迁入本校汉口无线电研究所，共同合作，收效当更可观。长沙方面，现在一面从事短波无线电之研究，一面训练电机、物理两系学生，注意于无线电之实用。现专任研究之教授，计有任之恭博士、孟昭英博士、叶楷博士及范绪筠博士等，

① 顾毓琇，字一樵，清华学校1923级毕业生。时为清华电机学系教授兼工学院院长，稍后即出任国民政府教育部次长。

均已到所工作。汉口方面除与贵会电气室技术人员合作外，并得华中大学卞彭年及……^① 教授之协助。长沙方面，兼有北京大学教授朱物华博士及南开大学教授张友熙硕士加入研究。此外贵会电工器材厂蒋葆增先生处亦曾取得联络。当今全面抗战开始之时，无线电之研究，实觉刻不容缓。惟本校近因战事关系，经费来源紧缩，而无线电研究所创办伊始，需款尤多，拟恳贵会依照补助本校无线电研究所经费半数之原议，拨给本年度补助经费，以利研究，而便进行，不胜公感。除派本校工学院顾院长毓琇携印领前来贵会面洽领款外，相应函达，请烦查照，即予赐拨，并希见复为荷！此致

军事委员会、资源委员会。

校长 梅贻琦

邓以蛰^② 来函请病假

(1937年11月26日 北平—长沙)

敬启者。蛰自夏间咯血以来，医生坚嘱作长时间静养，故至今尚未离病榻。特此请假三个月，务乞鉴原公允为叩。此上
清华大学办事处。

邓以蛰谨具 十一月廿六日

梅批：邓叔存先生请病假三月应照准，其薪水应照本校待遇规程发给。将该条查明抄寄叶先生^③，请其照发。倘三个月后仍未愈，即照该条办理可也。琦 十二，卅一

① 原缺。

② 邓以蛰，字叔存，清华哲学系教授。抗战期间因病滞平，未南下。

③ 即叶企孙。

王力^① 来函关于请假暂就广西大学教职员事

(1938年1月30日 桂林—长沙)

校长先生钧鉴：

生自月前面向校长告假返桂，迄今已将近月，所任功课，除《中国语文通论》暂停，并已以论文替代期考成绩，业交注册部录存外，另有《作文》丁组则托同事许骏斋先生代授，直至放寒假为止。生偕内人来桂林后，原拟只身返长沙，不料突闻舍妹噩耗，双亲痛不欲生，乃欲迎养承欢，稍尽子职，并冀藉此可以减轻堂上之悲怀。适广西大学新办文史地专修科，委生主其事，生念若暂在桂林就教席，得遂养亲之志，或可获得校长及诸同事之谅解。特驰函先向芝生院长及佩弦主任恳商，昨接佩弦先生快信，已获冯、朱两先生同意，为此正式具函向校长恳求准予告假半年，如蒙批准，不胜感激之至。专此。敬颂
道安。候示复。

生 王 力 一月卅日

通讯处：桂林王辅街八十七号第四进。

前承赐复一函，已奉到，谢谢。生又及。

梅批：复照准，一月以后薪不发。琦 二，七

① 王力，字了一，清华1927届国学研究院毕业生，时为清华中文系教授。

梅函熊庆来^① 关于迁校过境事

(1938年2月2日)

昆明云南大学熊迪之兄：

临大迁滇时，图书、仪器及由校代运之教职员、学生行李经过海防及滇越铁路，盼兄与昆明法领接洽转商。该件系过境性质，请凭学校证件及封条免予检查放行。

梅隐语函叶企孙请全权处理留平人员事

(1938年2月7日 长沙—天津)

企孙兄台鉴：

敬启者。本公司留平不能南下之各员，自一月份起仍暂照前发维持费。又总公司内之留守人员，请兄就任职情形，全权酌定应令继续担任职务者之名单，其余应给资遣散为荷。专此。顺颂台安。

弟 梅贻琦敬启

杨树达来函关于销假赴昆事

(1938年2月25日 长沙)

月涵校长先生赐鉴：

久未奉教，驰系良深，敬维起居康佳为颂为祝。树达去岁缘老亲衰病，请假一年，渥承惠许，良深感戴。惟北方变起，学校

^① 熊庆来，字迪之，战前曾任清华数学系教授兼系主任，并曾代理理学院院长，时为云南大学校长。

南移，适当患难之时，而树达他行，亦时以为歉恨。今者，老父以天年终（以国难严重，概未分讣并闻），树达可以肆意远游。前此，恨未得相从于患难者，冀尚可补救于万一。故决拟于下学年度销假复职。惟树达旧聘约止于二十七年七月，今树达销假，是否应由学校别赐新约？如赐新约，可否于同人未出发以前即行赐下，以免邮寄之繁？统祈卓裁赐示为祷。又学校已移昆明，所有由湘赴滇应知事项及请求法国护照应如何办理，统祈于可能范围以内详赐示及，不胜感祷。专此。敬请
公安。

弟 杨树达再拜 二月廿五日

赐复请寄湖南大学为祷。

梅复函：

遇夫先生惠鉴：接奉二月廿五日惠书，惊悉令尊大人溘然仙游，曷胜悲悼。先生父子情深，尚祈节哀顺变，善自珍摄。临大自奉准迁移昆明，此间各事即已结束，同人亦已陆续前往。关于下年聘约事，须于到滇后与临大各当局筹商，方可决定。谨先奉复，诸希亮察。敬颂
春祺。

弟 梅贻琦

梅函秦大钩、冯桂连请分任航研所职

(1938年3月12日 长沙)

大钩、桂连先生大鉴：

敬启者。本校航空工程研究所迁至成都后，凡百措施，有同筚路，事务之繁，不言而喻。兹因顾一樵先生请假离校，经聘定庄前鼎先生代理所长，以与诸兄共策进行。但前鼎兄不能长川在

渝，所中职务多赖两兄分任。琦以为，关于教务事项，请大钧兄负责主持；关于事务方面者，请桂连兄负责主持，应于工作进行益增便利矣。除已商知前鼎兄外，谨特函达。至希察允，无任感幸。专此。敬颂
教祺。

弟 梅贻琦

梅函顾毓琇请其仍兼学校职务

(1938年3月13日 长沙—重庆)

一樵先生大鉴：

前者台端因任职教部请辞本校职务一节，本校同人依赖方殷，未便照允。目前应即作为请假，一俟部务可以脱离，仍盼返校共策进行，则非仅学校之福，亦琦等私衷所忻幸也。专此函达。敬颂
公绥。

梅贻琦启

王信忠^① 来函报告京津情况

(1938年3月18日 香港—长沙)

梅校长钧鉴：

敬肃者。生于二月三日曾赴津一行，三月四日南回。在津时屡谒叶企孙先生，临行嘱有数事面谒钧座转陈。生抵港时曾发一航空快函寄昆明云大熊迪之先生转，来港后始悉钧座仍留长沙。生因定二十日赴滇，恐不及面谒钧座，爰将企孙先生嘱托数事稟

^① 王信忠，字醒钟，清华历史系1931届毕业生，时为清华及联大历史系教授。

呈：

一、从三月一日起，伪教部拟定清华保管员二十人，内十五人仍系清华旧人，余五人系校外者，但只拿薪不管事，乃教□位置私人而已。清华旧人之被伪教部任命者：毕正宣^①（任新保管会主席）、汪健君、傅任敢、施廷镛、陈传绪、钱稻孙、温德、龚泽铣、罗岐生、毕树棠、余光宗、全绍志、邵恒濂、那世海、赵海陞。校外五人不管事，名不详。

新保管员薪金均由伪教部发，与清华无关。主席月薪七十元，其余均月薪四十元。

一、二月十六日叶企孙先生至北平与张子高、温德、钱稻孙四〔三〕先生共议定：所有以前校派之保管委员及保管员一律发给二、三、四三个月薪金（照原定保管薪金）遣散。

一、下列二十一人于发给三个月薪金时附给一遣散通知书：刘剑青、孟繁桂、谭守义、张森、范文成、陈文波、吴家珍、司文焕、邓学成、赵祥、王致祥、陈乃赓、项泳、金熙庚、丁涛、丁树声、庞修严、黎恒、刘同轨、白福祥、李士勋。

叶先生意，最好由校长用公司名义给信叶先生，开列二十一人姓名，授命遣散，使叶先生有所根据。

一、被伪教部任命之十五人，只发三个月遣散费，不附遣散书，因此十五位对学校或有帮忙处也。

一、下列六人亦只发遣散费而不附遣散书：阎裕昌、金德良、锡龙奎、张瑞清（以上四人系仪器管理室职工，颇有经验，将来南方校中或用得着者，故亦不附遣散书。）、刘好治、胡同霖（刘系助教，胡系教员，因校方对教务人员例不遣散，故亦只发遣散费而不发遣散书。）。

一、所有发遣散费及遣散书以及只发遣散费而未发遣散书各

① 毕正宣，战前为清华庶务科主任。

人员，自五月起之薪金学校概不再发。惟温德及钱稻孙二先生因系教授，五月后之薪金应如何处置？据叶先生云，温德对校事甚热心。

一、校长于二月十三日发叶先生之信，三月二日始收到，信中所谓未南下人员自一月份起仍发维持费，是否指教授及专任讲师而言？是否仍照前每月发维持费？请再写信说清楚，或用公司名义写出人名更好。

一、学校除图书馆、大食堂及体育馆外，均由日军管辖，闻将全部驻兵；存校仪器稍有损失，保管员驻旧南院。

一、叶先生已将今夏将毕业学生之分数单寄香港大学许地山先生处，请转昆明，谅可收到，尚有三年生之分数单不日亦可寄出。

一、被伪教部任命之新保管员十五人均欲辞职南下，叶先生意每二星期一人辞职，免伪教部怀疑。叶先生主不必全体辞职，因一时南方校中亦未必能安插许多人员也。叶先生意先令傅任敢辞职南下，报告学校情况，次令陈传绪等辞，对毕正宣则主不必辞职南下。

一、以下六人均系助教，屡请南下，是否准许？可否设法安插？傅承义（物理系助教）、王炳章（工程系）、孟广俊（化学系）、张肖虎（音乐助理），余二人亦系化学系助教，记不得了，容后问化学系后再稟告。

除以上之十事外，尚有许多事由生告陈福田先生转告，俟钧座抵昆明后，生当再晋谒补述一切也。专此。敬请
钧安。

生 王信忠谨稟 三月十八日于香港
因恐过重，故用薄信纸，乞恕不恭。

冯友兰来函荐任华授联大逻辑课

(1938年4月30日 蒙自—长沙)

月涵校长大鉴：

金龙荪^①先生因须赴蒙自补授上学期功课，一年级逻辑不克担任。查有本校研究所毕业生任华，前曾奉派赴英留学，因事变尚未起程，拟请其于本学期内担任一年级逻辑。此课程系一年课程，改于学期授毕，故每周有六小时，应如何给予津贴？乞卓裁，并发函通知任君为感。敬请
公安。

冯友兰谨启 四月三十日

朱自清来函关于刘文典^②、俞平伯聘约事

(1938年5月26日 蒙自—昆明)

月涵先生道鉴：

前者驾临蒙自，晤谈甚畅。所谈叔雅、平伯两先生事，现在情况略有改变。叔雅已于本月二十二日到蒙，昨日上课。拟恳转知茀斋^③先生，准备以后发薪；薪金自何时起算，并乞示知。平伯先生日前来函，有于暑假后南来之意。当与芝生兄谈商，认为可请其南来。但其聘约不知订至何时止。此事乞台酌赐复，俾便投书。又叔雅先生聘约订至何时，亦乞便中嘱文书科查复，至为感谢。又关于清及化成、筱孟二先生接眷证明书三件，业于今

① 金岳霖，字龙荪，清华1914届毕业生，时为清华及联大哲学系教授。

② 刘文典，字叔雅，时为清华中文系教授。

③ 沈履，字茀斋，清华学校1918级毕业生，时为清华秘书长。

日收到，同深感谢。肃此。敬颂
道安。

弟 朱自清谨启 五月二十六日

附梅复函：

佩弦先生大鉴：顷奉手书，诵悉一一。叔雅先生既已到蒙上课，甚善！其月薪应自本年五月份起算，此已嘱会计科查照。又叔雅、平伯两先生聘约，均订至二十七年七月三十一日期满，特此奉复，即希察照转告为幸。顺候
教安。

弟 梅贻琦再拜

冯友兰来函报告情况并谈毕正宣事

(1938年6月7日 蒙自—昆明)

月涵先生：

内子等已于前日到蒙自。据言梅太太拟于六月间来滇，来时拟带一女仆，但不知尊意如何，嘱为询问，并望由美使馆电复，以便遵循。再，毕正宣言彼在平已无事可作，曾有信来请示是否可来，迄未电复，不知清华是否有不需彼之意。渠自觉经此事变，尚属尽力，若被裁去，殊觉冤枉。如清华尚需彼，可于复梅太太电中带一句，彼即同梅太太南来。此事弟不知其详，但在去年事变时，光旦、茀斋、正之及弟于推毕就保管委员会主席时，曾力保有清华即有毕之位置，并为之洗刷谣言。彼时，大家俱哭了一场。毕以后在清华行动或有不当，措置或有不合，然值此非常时期，谁能于一切措置悉合机宜。若清华不令毕来，因欲令其在平继续有任务，则当去信说明，以安其心，否则似可令其即来。若因悠悠之口将其裁去，则不独弟等无以对毕，恐以后再有

危急之际，欲得一挺身负责者亦不可得矣。望斟酌与毕一信为
感。此颂
近安。

弟 冯友兰 七日

梅手谕秘书处关于清理出国用费事

(1938年6月21日 昆明)

秘书处：

现当国家抗战加紧之时，本校同人休假及休假研究办法下年
度应仍暂缓施行。去夏准备出国各教授已领川资月费者，应通知
交还会计科，以资清理，将来办法恢复时再行发给可也。

琦 六，廿一

朱自清来函关于系内人事聘任事

(1938年6月24日 蒙自—昆明)

校长先生：

六月十七日第十五次校务会议议决案已奉到。中国文学系借
聘与湖南大学之杨遇夫先生及借聘与广西大学之王了一先生，均
拟促请其下学年返校服务，业与芝生院长商妥，特函陈乞酌。但
杨先生聘书至本年七月满期，如承同意，并恳续发聘书。又俞平
伯先生、余冠英^①先生本年度休假，下年度亦均拟请其回校服
务，芝生院长已同意，并请卓裁。俞、余二位如续聘，亦须请发
新聘书。又专任讲师浦江清先生，自任专任讲师以来，已将八

① 余冠英，清华1931届毕业生，时为清华中文系教员。

载。前二年曾在学报发表《八仙考》一文，考证精详，颇见其用力之勤。嗣后又在清华《中国文学学会会刊·语言与文学》上发《逍遥游之话》，见地亦甚精当。本年因书籍不足，未能有成篇著作，但教授词曲，细意考订词曲中字义典实，录为笔记，均甚翔实，足征其勤学不懈。为此已与芝生院长商定，拟推荐为教授，并乞裁夺见复为幸。专此。敬颂道安。

朱自清谨启 二七，六，二十四

梅批：复，当照办。琦 七，五

顾毓瑔^① 来电报告北碚被炸清华图书损失情况

(1938年6月26日 北碚—昆明)

急。昆明西南联大校长：敬日敌机狂炸北碚，轰炸之惨前所未有，敝所全部被焚毁，救无效。贵校存书全成灰烬，函详。顾毓瑔。宥。

冯友兰来函关于聘钱钟书^② 事

(1938年7月25日 蒙自—昆明)

月涵先生：

钱钟书来一航空信，言可到清华，但因其于九月半方能离

① 顾毓瑔，字一泉，顾毓琇之弟，时为经济部某所负责人。

② 钱钟书，字默存，清华1933届外文系毕业生，时在法国深造结束。

法，又须先到上海，故要求准其于年底来校。经与公超^①、福田^②商酌，拟请其于十一月底来或下学年第二学期来。弟前嘱其开在国外学历，此航空信说已有一信来，但尚未接到。弟意或可即将聘书寄去。因现别处约钱者有外交部、中山文化馆之《天下月刊》及上海西童公学，我方须将待遇条件先确定与说。弟意名义可与教授，月薪三百。不知近聘王竹溪^③、华罗庚^④条件如何？钱之待遇不减于此二人方好。如承裁可，望将聘书及附去弟与钱函一并航空寄去。再，舍亲陆侃如^⑤前本说到广西，近又不成，拟从事翻译工作，其译稿望中基会接受。舍妹^⑥已直接与任叔永^⑦太太一信，并将翻译计划及以前翻译成绩寄请审核。唯值此人多钱少之时，望先生再与叔永先生一信，为之说项为感。梅太太到昆明想一切平安。弟已在青云街定一房（即张席禔^⑧所住之“冰庐”内），约于下月中旬即搬家到昆明。此颂近安。

弟 冯友兰谨启 七月二十五日

梅批：聘书：钱先生外文系教授，300元。琦 廿九

① 叶公超，时为北大外文系教授。

② 陈福田，清华外文系教授兼系主任。

③ 王竹溪，清华1933届物理系毕业生，时为清华物理学系教授。

④ 华罗庚，时已被清华及联大破格聘为数学系教授。

⑤ 陆侃如，清华1927届国学研究院毕业生，冯友兰之妹夫。

⑥ 即冯沅君，文学家，曾任山东大学中文系教授。

⑦ 任鸿隽，字叔永，时任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董事、干事长等职，其夫人为北大教授陈衡哲。

⑧ 张席禔，清华地学系教授。

梅函龚仲钧^① 关于租借校舍事

(1938年8月27日 昆明)

龚先生厅长道席：

八月二十五日致子坚^②、茀斋两先生大函奉悉。本校迁滇以来，诸承周全，实深感纫。盘龙寺房屋，经往勘察，甚称合适，即烦代向地方接洽租用。诸劳清神，谨先布谢。

梅等电中基会孙洪芬^③ 关于联大经费事

(1938年10月4日 昆明—上海)

上海九江路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孙洪芬先生道鉴：中基会补助本校设备费10万元，除37,500元已承代购美金6,796元交来外，余款悉扫数代购美金，由纽约付款，以西南联大名义汇交香港中国银行郑铁如先生收；至补助建设费5万元仍请以国币留存。

梅等函李书华关于留法公费生问题

(1938年11月7日 昆明—重庆)

接准十月四日大函略开：“中法教育基金委员会选送留法公费生，本年以情形特殊，暂由北平中法大学、上海震旦大学、西南联合大学各选派一名。西南联合大学就最优良之毕业生中，选

① 龚仲钧，字自知，时为云南省教育厅长。

② 黄钰生，字子坚，清华1919届毕业生，时为南开及西南联大教授兼联合大学建设长、建筑设计委员会委员长，后任联大师范学院院长。

③ 孙洪芬，名洛，字洪芬，曾任东南大学理科主任、中央大学理学院院长，时为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董事、秘书。

派算学一名。请将选派之学生姓名、年龄、籍贯、通讯处、学历及各种成绩开示，以便转达中法教育基金委员会”等由。准此。本校应选派之算学系毕业生一名，业经公开考试，录取北京大学二十五年算学系毕业生、曾在该系继续充任助教二年之樊畿一名。相应函复，并开具该生履历表及成绩表，随函附送，即希察收转达为荷。此致
李书华先生。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常务委员
蒋梦麟 梅贻琦 张伯苓

附：选派留法公费生樊畿履历表及成绩表各一纸（略）

熊庆来函关于借聘陈省身^①、华罗庚事

（1938年12月15日 昆明）

敬启者。敝校与贵校理学院院长吴正之先生商得同意，请陈省身先生、华罗庚先生为本校讲师，分别担任“高等几何”三小时及“数论”二小时，其中高等几何学生系与贵校学生合班上课，相应函请贵校正式俯允，以便分别函请陈、罗二先生查照，实纫公谊。此致

西南联合大学校（常）委
蒋孟邻、梅月涵、张伯苓先生。

熊庆来谨启 十二月十五日

^① 陈省身，清华研究院数学所1934届毕业生，后以清华公费留学美国，时为清华及联大算学系教授。

梅手谕全校各单位关于节约经费事

(1939年2月18日 昆明)

通知各研究所及各院系各科部：

查最近校中已得确息，庚款已自一月起停付。本校各部分事业维持办法，现正与教部当局商洽，但将来定有缩减之必要。各部分用费除各研究所关于聘任、购置等事项请研究所委员会主席与各所长随时斟酌外，希各部负责者特别注意，力求节省，以致校务得以更经济之方法维持进行，则本校前途之大幸也。

梅贻琦谨启 二·十八

张荫麟^① 来函请假至军委会任职

(1939年2月28日 昆明)

梅校长钧鉴：

敬启者。兹因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以编撰工作见委托，自本年二月起至七月止请假半年，希为察核。专此。敬请道安。

受业 张荫麟上

二月二十八日

① 张荫麟，号素痴，清华1929届留美预备部毕业生，时为清华哲学系教授。

赵凤喈^①等18教授呈函关于改善待遇事

(1939年4月10日 昆明)

月函校长先生赐鉴：

敬启者。自抗战军兴，华北首先沦陷，同人等从亡学校，追随左右，患难相共，艰苦备尝。当此民族存亡、生死绝续之交，凡属国民，无不努力奋发，见义勇为。同人职在领导青年，任重道远，更应竭尽智能，以图报效，何敢越位陈言，有所希企！唯长期抗战，为既定之国策，万事纳诸轨物，乃上下一致之要求，故心有欲言，义难缄默。去岁校长致同人之聘书，系由教务会议议决，约期一年，暂不加薪；盖在抗战期间，事出权宜，未可非议。然稽诸三校同事，待遇之参差，近年以来生活水准之高涨，同人未免相顾见绌，致有同工异俸之感，将贻家室冻馁之忧。北大教授薪俸平均较我校高十分之二，南开到长沙时，亦增加教员薪金两成，作一般之救济。我校教员待遇原不优厚，所待以调济者唯在年功加俸、定期休假二端。现休假之制既行停止，加薪之例又复废弛，诚令人惶惑不解也。兹不揣冒昧，烦渎清听，请自下年度起改善同人待遇，按一般标准加薪十分之二，俾同人无绝粮之忧，学术有发煌之路。凡此皆系开诚相商，无丝毫偏见存于期间。敢祈执事念连年从亡之劳，本同舟共济之义，排除万难，慨予允诺也。专此。敬颂
公祺。

赵凤喈 孙国华 赵以炳^② 张印堂^③ 张席禔^① 赵凤喈，字鸣岐，时为北京大学法律学系及联大政治学系教授。^② 赵以炳，时为清华及联大生物学系教授。^③ 张印堂，字荫堂，时为清华及联大地学系教授。

华罗庚 冯桂连 张泽熙^① 章名涛^② 彭光钦^③
 覃修典^④ 霍秉权^⑤ 王信忠 张大煜^⑥ 陈省身
 曾远荣^⑦ 李宪之^⑧ 林同骅^⑨ 同启

四月十日

云南大学来函关于租借空地事

(1939年4月17日 昆明)

敬启者。顷准贵校公函，以建筑校舍地面不敷应用，拟商借敝校空地一段（附蓝色地图一份）等由。准此。查划借地段，目前敝校尚未应用，相应函复，即希照借。借期以抗战时【期】为限。除蓝色地图留备查考外，相应函复，即希查照为荷。此致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常务委员蒋、梅、张。

校长 熊庆来

熊庆来函借聘姜立夫^⑩

(1939年4月 昆明)

国立云南大学公函云字第3806号。

- ① 张泽熙，时为清华及联大土木工程学系教授。
 ② 章名涛，时为清华及联大土木工程学系教授兼系主任。
 ③ 彭光钦，清华1924届毕业生，时为清华及联大生物学系教授。
 ④ 覃修典，清华1932届毕业生，时为清华土木工程学系副教授。
 ⑤ 霍秉权，字重衡，前为清华物理学系主任，时为清华及联大物理学系教授。
 ⑥ 张大煜，清华1929届毕业生，时为清华及联大化学系教授。
 ⑦ 曾远荣，清华1929届毕业生，时为清华及联大数学系教授。
 ⑧ 李宪之，字达之，时为清华及联大地学系教授。
 ⑨ 林同骅，清华1933届招考之留美公费生，时为清华航空研究所副教授。
 ⑩ 姜立夫，清华1911届直接留美生，时为清华及联大算学系教授。

敬启者。查敝校有“微分几何”课程三小时，尚无人担任。兹拟敦聘贵校姜立夫教授为敝校讲师，担任该项课程，且即令敝校学生到贵校随班听讲，不另开班，相应函请惠允，并希见复为荷。此致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常务委员会蒋、张、梅。

校长 熊庆来 印

梅致陈达^① 挽其勿辞国研所主任职

(1939年6月5日 昆明)

通夫兄大鉴：

国情普查研究所自去夏开办以来，数月之内成绩已有可观，一切规划足见吾兄之勤劳。惟所中事业正待发展，必须足下力予主持，希勿固辞。除已面谈，特再布复。

琦 六，五

闻一多来函关于休假研究事

(1939年6月15日 昆明)

月涵先生校长钧鉴：

敬启者。廿六年在平时，一多适届休假，期间曾依国内研究条例呈请休假一年，并由系中专聘助理员一人襄助研究。比蒙评议会全案通过，准予施行。适值故都沦陷，学校迁湘上课，时系中教师颇感缺乏，遂承主任朱佩弦先生命，暂缓休假，回校授课，计又两年于兹矣。顷者奉到校中通知，国内休假研究办法下

^① 陈达，字通夫，清华1916届毕业生，清华及联大社会学系教授兼系主任。时兼清华国情普查研究所所长。

学年度行将恢复，用特呈请依照上述廿六年所拟研究计划重予核准，俾便施行。惟是前次所定研究题目系编纂《诗经字典》，兹因书籍缺乏关系，该项工作不易进行，爰将研究题目改为《中国上古文学史》。缘本系新定课程中本有《中国上古文学史》一门，虽早经指定由一多担任，而迄今未能开班，诚以此类新创科目内容较为复杂，即收集资料已非咄嗟可办，遑论整理。此次倘得休假一年，以全副精力从事准备，则不特久缺之课程得以早日开班，即一多个人年来在此方面研究所得，亦可藉以告一段落，俾早日勒成专书，以供献于社会，公私两便，幸何如之！至助理员之薪金，在前次计划中原定为四十元，以目前生活程度衡之，自不免过薄。此次倘能依照大学毕业生待遇标准酌予提高，尤所企祷。以上所请各节，统希裁夺，不胜待命之至。肃此。敬候
钧安。

闻一多 廿八年六月十五日

朱自清来函关于应届毕业生毕业论文等事

(1939年8月4日 昆明)

—

敬启者。本届预备毕业各生成绩，业经同人审查完竣。计可准毕业者孔祥瑛等壹佰伍拾人，不能毕业者查良铮等拾叁人，尚待讨论者周班候等拾陆人。详情见名单。其可准毕业各生孔祥瑛等壹佰伍拾人，谨向教授会推荐。此上
教授会主席梅。

二十七年度毕业生成绩审查委员会

朱自清 张奚若^① 黄子卿^②周培源^③ (李继侗代) 李辑祥 (刘仙洲代)

附：预备毕业生名单一份 (略)

二十八年八月四日

二

敬启者。同人等本届承教授会命审查预备毕业各生成绩，审查时觉有数事应向教授会建议。谨条列如次：

(一) 缺修体育各生，除在二十六、七年度缺修者，拟请另案讨论，其在以前各年度缺修者，若无其他问题，拟请准予毕业。

(二) 外国语文系所定第二外国语一学程必须修习二年及格，方能给予学分一项，他系应否照办，拟请明白规定。

(三) 地学系野外实习一学程，拟请明白规定年级及学分。

(四) 预备毕业生有因中学会考一、二门不及格，迄未能改正式生者，拟请于报部时，代为申请改为正式生。

上四案至祈提交教授会讨论，实纫公谊。此上
教授会主席梅。

二十七年度毕业生成绩审查委员会

朱自清 二八，八，四

梅拟聘各研究所所长函

(1939年8月16日 昆明)

查本校定于本年度恢复研究院若干所、部，兹聘先生为：

冯芝生 文科研究所所长兼哲学部主任

① 张奚若，字熙若，时为清华及联大政治学系教授。

② 黄子卿，字碧帆，清华1922届毕业生，时为清华及联大化学系教授。

③ 周培源，清华1924届毕业生，时为清华及联大物理学系教授。

朱佩弦 文科研究所中国文学部主任
 刘寿民^① 文科研究所历史学部主任
 陈福田 文科研究所外国语文部主任
 吴正之 理科研究所所长兼物理学部主任
 杨武之^② 理科研究所算学部主任
 李继侗^③ 理科研究所生物学部主任

琦 八，十六

朱自清来函关于为闻一多聘助理事

(1939年9月4日 昆明)

月涵校长、芝生院长先生大鉴：

闻一多先生本年度休假研究，评议会许其聘用助理一人。闻先生兹推荐刘云樵君为助理。刘君系岭南大学中国文学系毕业生，曾在南洋群岛任教。查其资历，尚属相合。月薪拟定为六十元正，从九月份起薪。此事曾向芝生先生面商，业承同意。谨再缮函奉达，至祈裁夺见复为幸。专此。敬颂
公祺。

朱自清谨启 九月四日

梅批：照聘。琦 九，七

① 刘寿民，名崇𬭎，字寿民，清华1918届毕业生，时为清华及联大历史学系教授兼系主任。

② 杨武之，名克纯，清华及联大算学系教授。

③ 李继侗，清华1921届毕业生，时为清华及联大生物学系教授。

汤佩松^① 来函关于将所获专利权让与学校事

(1939年10月11日 昆明)

敬启者。佩松等去年曾作国产植物油利用之试验，制成国货蜡烛及其他日用品，现蜡烛已得到经济部许可专利三年。查市上洋蜡原料向系来自西洋之石蜡，今因战事及交通之关系进口不易，市价亦甚高，该项专利权似有经济价值。佩松等因该项工作系在本校农业研究所服务期内之作品，不能认为私人事业，敢将此项专利权无条件献诸国立清华大学，并命名该烛为“清华烛”，以示敬爱母校之意，敬乞收纳为盼。此上
梅校长月涵钧鉴。

汤佩松 二八年十月十一日

附：经济部咨文三件及章光安致汤佩松函（略）

教务处呈函关于工科研究所录取学生事

(1939年10月31日 昆明)

敬陈者。本届工科研究所招生，经于昨日（卅日）开会议决，录取以下四名：

(一) 土工程部二名：徐恩允（组别不详，准给津贴）、马惕乾（结构工程，准给津贴）。

(二) 机械及航空工程部一名：黄培枱（航空工程，准给津贴）。

(三) 电机工程部一名：林为干（电讯工程，准给津贴）。

① 汤佩松，清华学校1925届毕业生，时任清华及联大生物学系教授、清华农研所教授。

敬祈鉴核备案，并请即予公布为荷。此陈
梅校长。

国立清华大学昆明办事处启
廿八年十月三十一日

梅批：照办。琦 三十一

赖琏^① 来函关于借聘教授事

(1939年11月15日 城固？—昆明)

梦麟、贻琦校长仁兄勋鉴：

久违得辉，弥切葵仰，伊人秋水，我怀如何。辰维禔祺迪吉，履祉凝祥，允符彤颂。兹有恩者：敝院现缺理论化学(physical chemistry)教授，素知贵校有黄子卿、刘云浦二先生均授此课，不识可否择一借聘，以本年为期，薪水仍照贵校原薪支给，另加旅费。如荷允，即希赐复，是为至祷。专此。顺颂教安。

弟 赖琏拜启 十一·十五

钱钟书来函申说离职理由

(1939年12月5日 蓝田—昆明)

月涵校长我师道察：

七月中匆匆返沪，不及告辞，疏简之罪，知无可追。亦以当时自意假满重来侍教有日，故衣物书籍均在昆明。岂料人事推排，竟成为德不卒之小人哉！九月杪屡欲上书，而念负母校庇荫

① 赖琏，当时身份不详，后曾任教育部司长。

之德，吾师及芝生师栽植之恩，背汗面热，羞于启口。不图大度包容，仍以电致。此电寒家未收到，今日得妇书，附茀斋先生电，方知斯事，六张五角，弥增罪戾，转益悚惶。生此来有难言之隐，老父多病，远游不能归，思子之心形于楮墨，遂毅然入湘，以便明年侍奉返沪。否则熊鱼取舍，有识共知，断无去滇之理，尚望原心谅迹是幸。书不尽意。专肃。即叩
钧安。

门人 钱钟书顿首上 十二月五日

梅批：文书科存。

附：1. 钱钟书致沈履函（1939年12月5日 蓝田—昆明）

茀斋哥道察：

十月中旬去沪入湘，道阻艰难，行李繁重，万苦千辛，非言可尽。行舟四日方抵师院，皮骨仅存，心神交瘁，因之卧病，遂阙音书。十四日得季康^①书云，公有电相致，云虽赴湘，亦速复梅电云云，不胜惊悚。不才此次之去滇，实为一有始无终之小人，此间隐情，不堪为外人道。老父病多，思子欲瘳，遂百计强不才来，以便明夏同归。其实情如此，否则虽茂如^②相邀，未必遵应。当时便思上函梅公，而怯于启齿。至梅公赐电，实未收到，否则断无不复之理，向滇局一查可知也。千差万错，增我之罪，静焉思之，惭愤交集，急作书上梅公道罪，亦烦吾兄婉为说辞也。汪西林亦在此，常谈起兄台与保康姐^③。薪水已由许君寄沪，费神至感。保叔将归，或在沪行医，外舅日盼其归。昆明状态想依然，生活闻更高。此地生活尚好，只是冗闲，不知明年可还我自由不。匆匆不尽。书已专函寄梅公矣。即叩
近安。

小弟 钟书顿首 十二月五日

① 杨季康，又名杨绛，钱妻，沈之妻妹。

② 廖世承，字茂如，清华1915届毕业生，时为蓝田师院院长。

③ 杨保康（亦署“葆康”），沈履之妻。

保康姐诸甥均此致候。

2. 杨绛致沈电 (？月？日 上海—昆明)

西南联大沈履：昆明电不懈，无梅电，书才行。季。

3. 沈复钱函 (？月？日 昆明—蓝田)

默存我兄大鉴：

昆明判袂，倏忽数月，时以文旌动静为念。弟于前月因公赴渝，留滞两月，始于日昨返滇，得诵十二月五日惠书，备审吾兄此次行旅之苦，及此次不得已去湘经过情形，顷已代之转陈梅公，甚邀谅解。至上梅公书，亦已收到矣。舍间一切粗安，承注存极感。此次因离滇多日，以致迟复，甚歉。遥维旅社教祺均吉，为祝为慰。专此布复。

即候

近安。

弟 沈履敬启

内人率儿辈附牵致候。

梅手拟复沈履挽其勿辞职他就函

(1940年1月8日 昆明—成都)

既经教部、川大坚邀帮忙，似难固却。本校当给假一年，期满盼即返校复职，共维校务。

琦 一月八日

附：沈履辞职信 (1940年1月6日)

敬陈者。窃履承乏本校总务长一职以来，甚少建树，深感愧悚。近因公赴渝，承四川大学程校长坚邀前往襄助校务，曾于上月中电请辞职，谅邀钧鉴。兹以该校需人甚急，迭电促行，拟于日内首途前往，务恳准予辞去本兼各职，即日派员接替。再，履离校后已嘱总务处干事胡兆煥代为交代，合并陈明。谨呈

常务委员会。

总务长 沈履谨上 一月六日

函云南省政府关于特研所事

(1940年3月21日 昆明)

敬启者。敝校为求对于我国人口及相关问题获得研究技术及搜集材料，以便对于政治、经济及社会的建设有所贡献，并期为辅助学术的研究作试验的调查工作，乃于迁滇之始，设立国情普查研究所，并选定贵州省呈贡县为人口普查试验区，业于民国二十七年组织顾问委员会，聘请贵州省行政长官为名誉顾问，计有：省政府秘书长袁丕佑、绥靖公署秘书长赵宗翰、前任民政厅厅长丁兆冠、现任民政厅厅长李培天、教育厅厅长龚自知、建设厅厅长张邦翰、财政厅厅长陆崇仁诸先生，以期多获指示，俾利推行。随即商请民教两厅分令呈贡县政府，合组人口普查研究委员会，除聘本校教授数人参加外，并聘前任呈贡县县长李晋笏、现任县长李悦立两君及敝校国情普查研究所所长陈达为常务委员，主持该县普查工作。该会成立以来，其工作已告一段落者，计有呈贡县人口普查，并已出报告一种，名曰《呈贡县人口普查初步报告》，兹特随函奉赠一册，敬希察收，不吝赐教。至呈贡县农业普查调查工作，已于今年春季完竣，其材料现正在整理中。人事登记工作已于民国二十八年九月在呈贡县二十七乡村试办，业于今年二月推及全县。兹因性质上之需要，或须于短期内将上项普查工作扩充于邻县，用特备函奉达，尚祈贵省政府查照，惠予指导，俾利进行，无任企幸之至！此致
云南省政府。

校长 梅贻琦

附：清华大学国情普查研究所拟办呈贡县
实验工作大纲、目的及办法

(一) 实验的初步工作

(1) 社会调查(包括人口普查):

- (甲) 试验近代式的人口普查;
- (乙) 供给战时及平时行政的一部分事实。

(2) 人事登记:

- (甲) 生育登记;
- (乙) 死亡登记;

(3) 农业普查:

- (甲) 土地利用的情形;
- (乙) 农作物及食粮的生产及运销情形。

(二) 材料整理的方法

(1) 由中外流行的统计方法里，选择最重要的数种，每种算出结果，以资比较及研究，特别注意下列各点：

- (甲) 可靠程度;
- (乙) 计算员的人选及人数;
- (丙) 计算及整理所需的时间;
- (丁) 整理的经费。

(三) 实验目的

(1) 有些事实的搜集，对于云南省政府及中央政府的行政，有适当的需要，如：

- (甲) 壮丁的选拔;
- (乙) 选举的推行;
- (丙) 租税的举行;
- (丁) 义务教育的推行;
- (戊) 公众卫生的推广;
- (己) 贫穷的救济。

(2) 有些方法的试验，是搜集前述事实的必要工作，特别关于：

- (甲) 可靠性;

- (乙) 经费；
- (丙) 人才的训练与利用。

(四) 为实现上述目的，最有效的办法是政府与学术机关的合作，前者负行政及推动的责任，后者负技术及经济的责任。

(1) 政府与学术机关的合作，国内他处的前例已日见其多，如河北的定县及山东的邹平县。

(2) 今略述资源委员会（包括金陵大学）与江苏句容县的合作如下：

《试办句容县人口农业总调查报告》第一部第二节调查以前的筹备（第一段）：

“我国行政区域，最小为县。此次试验调查，亦以县为试验范围，以图行政上之便利。句容县的财力人力，在江南各县可算中等；距离南京，亦不为远；粮食生产的情形，也还复杂。进行此县调查，既合试验目的，且便于工作进行；所以在试验调查计划中，即拟定句容为施行调查之地点，并为办事手续上便利起见，特函商江苏省政府指令句容县自行清查全县农业状况，本会即以政府聘请名义，主持其事。时句容县长为许荣氏，对于此项工作深具热心，遂于一月十日起开始进行。”

(3) 为本次试验的方便，最好请民政厅令呈贡县与鄙所合作，由呈贡县负行政及推动的责任，由鄙所负技术及经费的责任。

张奚若来函辞任评议员

(1940年6月8日 昆明)

月涵校长先生左右：

敬启者。昨日教授会选举奚若为下届评议员，本应勉参末议，以答投票者之盛意，不意会后乃闻此次选举一部分同人有奔竞、操纵情事。虽事出传闻，未敢尽信，然亦无法证其必无。奚若虽自信并未参加此种组织，而仅于会后间接告之，然在此种情形下当选，总难免物议猜疑。为避免嫌疑计，特请准辞下届评议员一职，情出自爱，务祈俯允为祷。再者，此种传说如果属实，

则与清华所以为清华之传统精神根本相反，而于学校前途将发生一极不良影响。杜渐防微，尚望先生有以处之，学校幸甚。专此。敬颂
道祺。

张奚若 六月九日

任之恭来函辞任评议员职

(1940年6月15日 昆明)

上次教授会议中，谬承同仁爱戴，委以评议员一职。唯自觉菲才难以胜任，恳请校长准予辞职，另选贤能，是为至祷。即候
钧安。

任之恭谨叩 廿九，六，十五

萧公权^① 来函关于偿还欠款事

(1940年6月29日 ? 昆明)

月涵校长钧鉴：

敬启者。去岁秋初，承破格给与休假之待遇，雅度宽容，曷
胜钦感。一年之期瞬已将满，按照服务规则，自应于下学年度回
校任教。惟是一年以来，情形多所变动，私人困难有增无减。凡
此诸端，均非始见所及，勉强趋赴，窒碍殊多。因此特函奉恳俯
鉴下怀，准予辞去教授职务。情非获已，至希亮照。再者，公权
既未能履行规定之义务，自不应享受休假研究之待遇，究应如何
办理手续，并希裁定赐示，以便遵行。前欠出国旅费，除已扣还
一部分外，余数多少亦请饬会计科核算示知，俾早日筹措清偿

① 萧公权，清华1920届毕业生，时为清华及联大政治学系教授。

也。曩者滥竽清华，历时五载，先后多蒙指导包容，盛意难酬，惟当永铭衷曲耳！专此。敬颂
道安。

萧公权谨启 六月二十九日

梅批：送陈岱孙、张奚若先生阅。琦 七，九

又批：复：下学年既不返校，廿八年度所支薪金应请归还。

前欠川资未清之数为3917.75元，亦请便中清还。

朱自清来函关于休假期间支薪办法

(1940年7月10日 昆明)

校长先生：

清顷拟赴四川成都，在彼住一年，休假研究工作即拟在彼进行。起身在即，川资均尚有不敷，拟恳准予预借七月份薪金，俾克成行，至为感谢！又，前者请求国内休假研究函中，曾附带请求学校给予抄写费五百元，业蒙评议会通过。此项抄写费用，原拟论件计值，随时向会计科支付。惟清既赴川，零星支取，恐双方俱有未便，拟恳通融办理，准予先行支领，俟明年回校时再将书手收据汇交会计科清结。是否可行，即候卓裁为幸！专此。敬颂
道安。

朱自清谨启 七月十日

梅批：先预支500元，将来再报销。 琦 七，十

又手拟批文：朱自清先生七月薪预支照发。又朱先生下年研究补助费先支五百元，将来再报销。

朱自清来函关于闻一多担任中文系主任事

(1940年7月10日 昆明)

月涵校长先生：

昨接闻一多先生来信，辞代理系务并辞留美考试命题阅卷事，业经面陈。兹将闻先生原函二件，又退回聘函二件奉上。系务事经与芝生院长筹商，拟由芝生院长再去一函劝驾。留美考试命题阅卷事，清已去函说明，此与代理系务并无关联，请其不必固辞。拟恳再去一函，将原件寄回，想无大问题也。专此。敬颂道安。

朱自清谨启 七月十日

梅批：再函闻先生，请担任命题阅卷事。今夏因佩弦兄休假，不得不请尊处主持。至将来阅卷（约共百余本）倘须另约一二位襄助，亦请酌示。琦 七，十。

朱自清来函报告旅途及抵蓉情况

(1940年8月10日 成都—昆明)

月涵先生：

临行诸承帮忙，极为感谢！清上月十八日自昆明行，沿途稍有延误，二十日抵筑。筑市去岁曾经敌机大轰炸，兹已完全恢复。据本地友人言，市容且胜昔也。二十四日由筑行，二十六日到渝。国语推行会未能赶上。但承一樵、俊升、礼江诸先生盛意，仍送来旅费三百元。八月一日又开大一国文教学谈话会，清因行期定在二日，部中通知太晚，又不能参加，仅开具意见若干项送会参考。此次因车行耽搁，贻误公事，对教部甚抱歉也。

公路旅行，常较飞机辛苦，但清亲身所历，尚不至太苦。车中座位，均尚宽舒，途中旅店、食宿，亦尚可人意。清所依投，均非中国旅行社所办之招待所，缘招待所或已人满，或距邮车站过远，不便前去。若得住招待所，当更佳也。重庆市容，仍甚宏伟，虽经三十余次轰炸，残破决不如未到时想象之甚。且市民对空袭极镇静；一般工作虽不无影响，但大体精神则甚好。清在重庆勾留七日，遇轰炸一次，在南岸防空洞中听炸弹声，真如倾盆而下。但重庆友人见告，此尤其小焉者。清真自惭其陋矣！

三日到蓉，蓉市风光繁盛，地域恢弘，确有似北平处。近时物价上涨甚速，日来且有购米不得之苦，但日常生活仍较昆明舒适甚多。惟自昆明来，旅费所需殊不赀耳。日前教厅长郭小杰君托友人示意，欲聘为特约专员，帮助专员叶圣陶君计划推行国语教育事业，此系顾问性质，并无办公时间，只偶尔开会，拟送车马费每月五十元。叶君系清旧友，坚为郭君代约。清以须请示校方，方可决定，尚未应诺。兹特专函奉达，并另函芝生兄，请向先生商酌。此事无需多费时间，不致妨碍研究工作。车马费为数不多，但清得之但以补偿旅费，俾生活稍稍宽裕。至祈与芝生兄商定，早日赐复遵行，实纫公谊。敬颂道安。

内人附笔致候梅夫人。

朱自清谨启 八月十日

梅批：教厅聘为特约专员、致送车费当可接受。琦十九

翁文灏^① 来函关于叶企孙兼职事

(1940年10月15日 重庆—昆明)

月涵吾兄大鉴：

叶企孙兄至渝后接理中央研究院各事，朱骝先及傅孟真诸君均热诚匡助，可以顺利进行。惟有一事窃愿以友谊奉商者：兄前次至渝时，曾经谈及企孙兄于短时间内暂兼清华教务名义，但可以随时商停。此事固仅为一名义问题，但事实上亦有若干影响。中研院总干事一职向为专任，丁在君兄初受院聘时，方任北京大学教授，当经商定俟功课教毕完全离开北大（教授名义亦辞卸），然后方至院任事。企孙兄最好能免兼大学教授（但如聘为名誉教授则似尚可行）。此事弟与企孙兄面谈时亦经提及，并以奉陈，敬希察照酌采，至为企幸。专颂
时绥。

弟 翁文灏敬上 十·十五

关于冯玉祥^② 约撰纪念张自忠^③ 文的信函往来

(1940年11月~12月)

一、冯玉祥来函约文

(11月4日 重庆—昆明)

敬启者。张将军荩忱受命疆场，屡摧倭寇，功勋炳耀，中外

① 翁文灏，字沫霓，时任国民政府经济部长、中央研究院评议会秘书。

② 冯玉祥，字焕章，时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

③ 张自忠，字荩忱，著名抗日将领，原属冯玉祥部下。

同钦。此次扫荡鄂北，殉国成仁，国府明令表扬，海内同深震悼，嗣复有纪念册编纂委员会之组织，征文启事，已登报端。兹以集稿期近，亟待编刊。久仰先生社会名流，文坛硕彦，敢请不吝珠玉，惠赐鸿文，精忠长播，风范永垂，无任翘企。此致
贻琦先生。

冯玉祥敬启 二九，十一，四

二、函吴宓请代笔

(11月28日 昆明)

雨僧兄：

顷接重庆来函，嘱为文纪念张将军殉国烈迹。琦素昧此道，拟请费神代撰一文，不拘长短，以表钦敬可矣。匆候
晚安。

贻琦 廿八

三、吴复条并附代拟文稿

校长钧鉴：

今遵撰就短文，为铭诔体，写呈教正，修改备用。即请
日安。

吴宓上 十二月六日 (印)

附：吴代拟悼文

张将军尽忱（自忠）纪念册征文敬题

桓桓张公	国之干城	成仁取义	大勇全贞
忍辱负重	事过益明	转战却敌	智力深闳
江淮河汉	浩荡英声	遗书述志	忠愤填膺
继粒殉夫	伉俪齐荣	报功崇德	式彰令名
			梅贻琦题

四、复冯玉祥函

(1940年12月6日 昆明—重庆)

煥章先生勋鉴：

接诵大函，以张将军荩忱殉国成仁，近拟编纂纪念册，猥承雅命，嘱为文以刊。张将军昔来麾下，久著忠勋。其能杀敌捐躯，当出执事平素甄陶育诲之功。今将星遽陨，凡属国人，莫不痛心。琦虽不文，其何敢不为一言以表钦悼。敬制诔词一篇，随函录奉，尚祈察酌削正，是所至幸。专此敬复。顺颂
勋安不一。

梅贻琦谨启 十二，六

致孙洪芬关于清华基金事

(1940年12月2日 昆明—香港)

洪芬先生大鉴：

港埠一别，屈指又半年矣。夏间伯遵过滇，闻贵体违和，曾入医院调治，比想必已大愈，为念为祝。最近期内，尊驾是否将往重庆或更能便道来滇否？上月中，清华曾接行政院秘书处一函，谓关于罗家伦君等在七中全会所提议，向中基会及清华基金会各借拨一百万美金以“挽救全国高等教育危机”一节，经院长谕“应由各该机关与财政、教育两部洽商办理”等语。想贵会必亦接得同样通知。此事之发生，当由于各校经费短缺而外汇高涨，遂使图书设备购置困难，而中基会与清华之基金一部分为美金，久为罗君等所觊觎而思欲染指者。但提议之办法亦殊太离奇，无论动用基金之问题在清华，即在中基会皆非可轻易商决之事。而近来中国高等学校，虽在抗战期间，仍是有增无减，全国总数约在五六十以上，即有此二三百万之美金（闻财政部亦不拟

拨出)，仍属杯水车薪，各校沾润无几，况在运输困难之今日，即有亦不易购得应用。且二三月以来，政府对于滇中各校，屡催迁移疏散，不啻三令五申。则现有之设备，已因疏散之故废存而不能用(川贵情形亦复如此)，又何必岌岌于添置新件。至于高等教育之危机，弟以为不在有钱无钱，而实另有原因，此固不在话下之问题，不必多加评论。总之，此种漂亮之提议，其用意别有所在，亦未可知，但拒绝之法仍须有以答复。不知贵会诸董事会保管，当赖诸公力予维护。至校中同人意见，固皆极端反对者。倘最近文驾能来昆、渝，甚愿一晤，以便详谈。否则希将贵会意见便中示知，幸甚感甚！沪中近状何如？昆明十月间数遭轰炸，联大亦被波及，惟损失尚不大。目前各院均上课如常，惟一年级生移设叙永，对于疏散文章，暂为交卷耳。敬候
冬安不一。

弟 梅贻琦 一九四〇，十二，二

苏联档案中有关 《中苏同盟条约》谈判的文件选译

(1945年7—8月)

陈春华 译

说明：这里选译的有关1945年7—8月间《中苏同盟条约》谈判的苏联档案文件，译自1997年11月“中苏关系与冷战国际学术讨论会”资料。这些引自苏联代表团成员日记的文件，从另一个侧面反映的谈判的情况，具有十分重要的史料价值。而这些史料在我国的出版著作和史料中从未刊出过，现译出，仅供参考。

绝密

引自 彼得罗夫日记

1945年7月“8日”

同蒋经国的谈话记录

1945年7月8日

今日下午五时，我应蒋经国（蒋介石之子）的请求，接见了他。

据蒋经国说，他来谈谈他对昨天斯大林同志会见宋子文的印象。蒋经国想把他的来访说成私人访问。他说，他以蒋介石非正式代表之身份前来见我，其目的是对实已陷入僵局的谈判表示不安。蒋经国说，我最了解中国国情，应当理解蒋介石对目前不可能承认外蒙古独立的看法，因为这种承认将大大削弱中国政府的

地位，并激起中国社会舆论十分强烈的反响。

我对蒋经国说，谈判实已陷入僵局，要最迅速地摆脱目前状况，取决于中国代表团。我指出，苏联关于承认外蒙古独立的建议，是唯一明智的建议，因为此项建议是以承认现状为基础的。我强调指出，外蒙古实际上是以独立国家存在的。接受苏联政府提出的声明，只表明承认实际情况。我提醒蒋经国：该文件可在晚些时候，即战争结束后，将在这场战争中中国失去之领土归还给中国之后，再予公布。

蒋经国说，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独立将违背孙中山关于中国领土完整之原则。对此我提出异议说，恰恰相反，此举已考虑到蒙古人民自由表达的意志，完全符合孙中山关于民族问题学说之精神。

蒋经国问我，依我之见，为促使谈判继续顺利进行，他现在应做些什么？

我回答说，他应当说服他的父亲对苏联所提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独立的建议持明智态度。

蒋经国告知说，条约和协定草案以及宋子文同斯大林同志会谈纪要昨夜已发往重庆，代表团正在等候蒋介石的指示。蒋经国说，剩下的谈判时间已很少了，代表团为此感到十分不安。

我对蒋经国回答说，因斯大林同志、杜鲁门和邱吉尔会晤日期迫近，我们所支配的时间确实很少了，的确要于近几日内结束谈判。

蒋经国指出，若不是蒙古人民共和国问题，一切将很顺利，因为按照宋子文的条约及协定草案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反对意见，按照他的某些意见有可能迅速达成协议。这些意见的实质蒋经国只字未提。

我强调指出，蒙古人民共和国问题至关重要，苏联政府坚决要求接受其所提出的关于宣布蒙古人民共和国独立的建议，若中

国代表团不同意此项建议，谈判未必能摆脱困境。

苏联驻中国大使阿·彼得罗夫（签字）

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6，目录：7，案卷：507，夹：36，第25—26页。

引自 莫洛托夫日记

绝 密

接见中国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宋子文

1945年7月10日

接见时中方在座的有：次长胡世泽、中国驻苏联大使傅秉常、中国代表团成员钱昌照和刘泽荣

苏方在座的有：洛索夫斯基、彼得罗夫、通金、帕巫洛夫

宋子文说，昨天他已致电蒋介石，陈述了与斯大林大元帅会谈的情况，并就若干条款再次请示蒋介石。他（宋）建议现在开始讨论不致产生分歧的问题。依彼之见，全部协定从形式看是一个整体。

莫洛托夫同志对宋的建议并无异议，并建议谈判从讨论友好同盟条约草案开始。莫洛托夫同志指出，中方草案与苏方草案总的宗旨不同，中方草案的全部主要条款是针对日本的。

宋答，因德国已经战败，中方想强调条约是针对日本的。

莫洛托夫同志说，所订条约期限为二十年，所以不仅仅指目前。

宋说，他对这一意见并无异议，条约中不仅可以提及日本，而且可以提及德国及其他追随者。

莫洛托夫同志指出，如果我们提及德国，这不意味着，十九年后苏联将与德国交战，中国也必将参战。但要求中国给予必要的援助。莫洛托夫指出，苏方起草草案时，是以现行的苏法条约、苏英条约、苏捷条约为根据的。莫洛托夫同志援引苏方引言，内中既未提及日本，也未提及德国，只谈及联合国敌人的侵略。莫洛托夫同志说：在第×^①条中不仅指日本，而且指德国。

莫洛托夫同志问，此点是否为中方所接受？宋的回答是肯定的。莫洛托夫说，苏方避免直接提及日本。条约中是否要提及日本的问题，取决于我们打算何时公布条约。众所周知，目前苏联对日本仍持中立态度。如果苏中双方同意于八月底或九月初公布条约，则我们不反对条约中直接提及日本。

宋说，他理解斯大林大元帅的意思是，他希望于八月底公布条约。

莫洛托夫同志再次更明确地说，条约可能于八月底或九月初公布，并强调指出，在此种情形下，他转达斯大林大元帅的意见。现在尚不能准确确定公布的日期，这是由诸多情况决定的。如中方同意这一点，则对条约内容之实质不会产生任何分歧。看来只须审订某些条款，修辞方面要作修改。

宋提醒说，中国可能认为条约不是自签字之时，而是自批准之时生效，这是中国现行制度所决定的。

莫洛托夫同志表示同意条约自批准之时生效，并说，还有一个须现在解决的问题应当明确，在就条约公布日期达成单独协议之后，要不要立即签订条约，还是稍后再签，把签约日期安排在公布之前更好一些。

① 字迹不清楚，疑为第一条。——译者

宋说，依彼之见，最好现在签约。条约公布日期另行议定。

莫洛托夫同志建议提交条约草案作进一步讨论，以便苏中双方代表在文字上作必要的修改。

宋同意这一建议，并问莫洛托夫同志对第三条是否有异议？

莫洛托夫同志说，他对该条没有异议。

莫洛托夫建议对该条文字作些修改，使之更接近圣弗兰西斯科会议所通过的提法。

宋说，他对该条亦无异议，建议责成中方的胡世泽、傅秉常、钱昌照对条约文字进行修改。

莫洛托夫同志说，苏联方面由彼得罗夫、通金和巴扎罗夫参加。莫洛托夫同志继而建议讨论蒙古人民共和国宣言草案，并将该宣言草案交给宋。

宋说，昨天他与斯大林大元帅谈话时曾问及，依斯大林之见，关于外蒙古的协定可能具有什么性质？斯大林大元帅对此回答说，本着公民投票后，中国政府不反对承认外蒙古独立的精神，中国随便说什么性质都可以。

莫洛托夫同志指出，苏方的声明草案恰恰要说明这一点。

宋说，他希望将中方的声明草案提交苏方审议。宋说：现在我们实已达成协议，问题只在于如何表述。宋说：我希望苏联政府在形式问题上满足我们愿望。斯大林大元帅说，蒙古既不愿与中国合并，也不愿与苏联合并。为满足国内之需要，我们希望指出，在承认蒙古独立之后，苏联尊重蒙古领土完整与独立。

莫洛托夫同志说，他想搞清楚中国方面是否准备现在承认蒙古独立，以便在日本战败和蒙古公民投票之后，将承认的声明公诸于世。

宋说，苏方建议与中方建议之区别何在？宋说：对日作战结束和公民投票之后，我们将立即声明承认蒙古独立。届时中国政府发表声明要容易得多。

莫洛托夫同志表示担心在该问题上可能讲得含糊不清。中国政府是否现在承认蒙古独立，并在战后将此事公诸于世？莫洛托夫同志说：斯大林大元帅希望决议能像交给您的草案那样表述。

宋说，他将向莫洛托夫提交关于这一问题的中方草案，中方草案与苏方草案实质是一致的。

莫洛托夫同志问，宋先生何时提交中方草案？宋答：今晚提交。随后双方转入讨论关于苏军进入东三省之协定的中方草案。

宋说，昨天他曾表示，依彼之见，随着苏军将日军逐出东三省，那里将建立中国行政机构。宋说，协定的主要条款是他从“苏联—捷克斯洛伐克协定”中借用来的。宋指出，他想强调战争结束后三个月内苏军撤离东三省地区的问题。他说：“我坚信，斯大林大元帅会赞同此事的。斯大林大元帅业已表示，苏联并不力图苏军驻在中国领土上。”

莫洛托夫同志说，他想讲两点意见：第一点意见与刚才提及的第八条有关。斯大林大元帅说，这是苏联政府的观点，我们不打算让自己的军队驻在东三省。在捷克斯洛伐克条约中并未指明三个月的期限。为了使苏捷协定和苏中协定保持一致，我们希望删去这一条，虽然我们并不打算让自己的军队驻扎东三省。

宋说，他不明白，为什么不能保留苏联撤军这一条？他说：如果采纳这一条，我们在说明在蒙古问题上为何让步时则比较容易。我启程前蒋委员长特意嘱咐我注意这一点。

莫洛托夫同志说，这里有不信任成份。苏捷条约并无规定苏军驻扎期限的条款。莫洛托夫同志请宋子文重新考虑这一问题。

宋子文说，确定苏军撤离期限问题至关重要。他说：你们与捷克斯洛伐克好像解决了全部问题，并未产生任何误解。

莫洛托夫同志说，的确未产生误解，他希望同中国也不会有任何误解。

宋说，中国政府希望在该问题上能得到明确保证，并请莫洛

托夫再研究研究这一问题。

莫洛托夫同志也请宋子文再考虑考虑这一问题，可以苏捷条约作为所议协定的样本，完全保留该条约的形式，不提苏军从东三省撤离的期限。

宋建议就此问题互换照会。

莫洛托夫同志坚持删去提及苏军撤离日期之语，使协定接近双方均为满意的苏捷条约的约文。

宋建议在另一文件中提及苏军撤离期限。

莫洛托夫同志允诺考虑这一问题，他请宋也考虑考虑。

宋请莫洛托夫同志报告斯大林同志，中国方面认为规定苏联从东三省撤离期限的条款意义非常重大，并认为此条至关重要。宋指出，问题并非中国方面不信任，而因东三省历来是外国军队角逐之地，在目前情势下，撤离苏军问题讲得清清楚楚，对中国社会舆论至关重要。

莫洛托夫同志继而请求对谈及中国正规军、非正规军与苏军之协同行动由中国人指挥的第二条“乙点”加以说明。莫洛托夫同志说，既然谈及协同行动，所以应指两个方面。指挥方面只是一个方面。莫洛托夫同志建议将此点的措词改得好一些，因为此点的内容与规定苏联军总司令在作战地带拥有最高权力的第一条并不一致。

宋允诺研究这一问题，并同意莫洛托夫的意见，措词须作修改。

莫洛托夫同志建议用“合作”或其他相应的词代替“协同行动”一词。莫洛托夫同志说，苏联方面对草案并无其他意见。

莫洛托夫同志继而转入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草案，指出，涉及这两条铁路的中方草案须作大的修改。关于旅顺口和大连，看来需要以苏方草案为基础。

莫洛托夫同志建议本着斯大林同志所提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

为苏中两国共同所有之精神修改第一条。

宋表示异议说，应当承认上述铁路为中国所有，蒋介石坚持这一点。既然昨天斯大林大元帅提出共同所有这一新提法，他（宋）不得不询问蒋介石有没有新指示。

宋说，蒋介石委员长的观点是，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为中国所有。斯大林大元帅同意承认铁路为中苏两国共同所有。宋说：我已就此问题致电重庆。

宋继而谈及：希望在协定第二条中附带说明，协定只涉及上述铁路干线。

莫洛托夫同志建议讨论第一条、第二条。他指出，昨天斯大林大元帅解释说，不能同意只保留铁路而不保留过去和现在一向为铁路服务的辅助企业。我们不要求以前不属于铁路的，后来建立的企业。我们只要求以前俄国出资兴建，且为上述铁路服务的企业。铁路应当有车库、修理厂、民用建筑、地段等等。我们建议商定那些为铁路服务的，协定不应扩展到的企业名单。

宋说，昨天斯大林大元帅说，他将提供这些企业名单。

莫洛托夫同志答，将提供。

宋说，铁路支线问题雅尔达已经阐明。我认为，——他说，你们并不打算利用企业，谈论企业并非为铁路服务，而是为别的目的。

莫洛托夫同志的回答是肯定的。

宋允诺将苏方这一建议电告重庆。

莫洛托夫同志说，铁路没有足够数量的煤炭，因此，我们列了一条，规定中国政府有义务保障铁路用煤。莫洛托夫同志指出，属于铁路的煤矿有支线，这些支线应归铁路所有。所谈的只是这些支线。

宋说，此点他并不清楚。

莫洛托夫同志指出，关于这个问题，应制定详细协定。不

过，属于铁路的企业名单，两三天内未必能开列出来。莫洛托夫同志说，我们指的只是那些为上述铁路服务的企业。

宋表示，他现在才把这个问题弄清楚。

莫洛托夫同志说，必须按苏方草案的精神把中方草案第三条改得更明确。中方草案说，中国政府将采取安全措施。莫洛托夫同志说，他想提出昨天斯大林大元帅就建立护路队一事所讲的意见。

宋说，关于这个问题，他有蒋委员长的特别训令，蒋委员长不希望外国军队驻在中国领土上。宋表示希望苏方同意中方建议。

莫洛托夫同志答，必须创造条件，保障铁路运营，为此护路队是必不可少的。

宋说，关于护路，中国政府愿给予保障，并作必要的保证。若铁路上有外国军队驻扎，中国主权则令人担忧。对中国而言，这是原则问题，对苏联而言，这是安全问题。

莫洛托夫同志说，该问题有必要另行讨论。莫洛托夫同志继而谈到中方草案第四条讲得不明确。为换防起见，苏联需要把军队运往旅顺口。

宋说，可以走海路，并说：7月2日斯大林大元帅同我会谈时，同意不通过中东路和南满路运送苏联军队，而战时除外。

莫洛托夫同志指出，旅顺口是中苏两国共有的军港，并问，苏联可否向旅顺口运送军队，再从那里运回？莫洛托夫同志指出，协定中可预先说明，军队在运输时，不得在东三省做任何停留，等等。

宋说，6月2日同斯大林会谈时，已就共同使用旅顺口问题达成协议。

莫洛托夫同志再次询问，既然共同使用旅顺口，照中方之意，苏军还要不要驻扎旅顺口？

宋作了肯定的回答。

莫洛托夫同志随后说，军队调动可能不总是通过空运或海运，也必须提供铁路运送的机会。

宋宣读7月2日与斯大林的会谈记录。内中谈及，宋问苏联是否打算利用铁路运送军队，斯大林答，战时才需要利用铁路运送。对此宋说，这是不言而喻的，但和平时期怎么办呢？斯大林说：和平时期没有这个必要。我们在那里的驻军不多，但战时我们可能运送大批军队。宋向斯大林表示，他们对此表示欢迎，但他们依然希望知道，和平时期怎么办。对此斯大林答称，这个问题可以商量。

莫洛托夫同志问，斯大林讲这番话的意思是否不要以铁路运送军队？

宋答，可能是，但惟有在战时才可以用铁路运送，他说：此事斯大林已讲过两次，我已报告蒋委员长。

莫洛托夫同志说，该问题不涉及东三省，而涉及旅顺口，涉及军队往返如何运送。

宋再次说，可通过海路运送。

莫洛托夫同志指出，他认为斯大林大元帅不是这个意思，并且指出，关于该问题下一次有必要再议一议。

宋说，他已陷入困境，因为他已将会谈情况报告蒋委员长，蒋委员长正期待着他的准确的报告。

莫洛托夫同志说，中方草案并未载明如何处理亏损，苏方建议盈亏由双方均分。

宋说，他接受这一修改意见。

莫洛托夫同志注意到中方草案第六条，指出此条重要。关于铁路局问题应当这样解决，使其不致成为冲突的起因。莫洛托夫说：我建议根据苏方草案讨论这一条。苏方草案第三条可保障苏联在中东铁路及南满铁路的优越地位，且完全符合业已通知中国

的雅尔达决议。我想该问题已经明确，局长由苏方派任，副局长由中方派任。

宋说，斯大林若提议铁路为共同所有，他认为没有根据，为什么苏联在铁路局中要占优越地位呢？

莫洛托夫同志指出，雅尔达决议明文规定苏联享有优越地位。这将消除产生误解之原因，过去曾多次发生误解。莫洛托夫同志说：我们已作让步，也请你们作出让步。三十年后铁路将转归中国所有。

宋说，依彼之见，同意铁路为共同所有，是中方作出了让步，而不是俄方。

莫洛托夫同志指出，铁路是俄国出资修筑的。

宋指出，但是在中国领土上修筑的。他说，昨天斯大林大元帅说：你们利用铁路的时间还不十分长，对此我回答说：这并非我们的过错。宋指出：根据 1924 年协定，规定理事会由中俄各选派理事五人组织之。

莫洛托夫同志说，这种机构过去经常导致冲突发生。莫洛托夫同志说：据我了解，你们已接受关于建立苏中联合公司，苏联占优越地位的雅尔达决议。

宋说，后者涉及别国，而不涉及中国。

莫洛托夫同志指出，问题只涉及中国和苏联，而不涉及别国。

莫洛托夫同志说，1924 年协定在这方面虽不十分令人满意，但在理事会和监事委员会联席会议上却依据该协定解决了预算问题，苏方在会议上占多数。在该问题上我们无法让步。

宋说，苏方的建议使苏联在任何情况下都占多数。他指出：我们并不要求保障占多数，但我们希望均等。

洛索夫斯基同志指出，均等对争论者有好处。

莫洛托夫同志说，他已请求中方能同意苏方的建议。

宋拒绝接受苏方建议。

莫洛托夫同志说，这样一来分歧就暴露出来了。

宋请莫洛托夫同志把该问题的会谈情况报告斯大林大元帅，而他本人允诺将会谈情况电告蒋介石。宋重申，根据蒋介石的电示，民事行政应属中国。

莫洛托夫同志指出，这样解决问题不符合克里米亚会议通过的协定。众所周知，中国方面认为本协定是基础。该协定明确指出必须保障苏联的优先权。

宋指出，不能认为雅尔达决议是不可侵犯的。

莫洛托夫同志反驳说，所有这些决议均为谈判的基础。

宋说，蒋介石在外蒙古问题上已作重大让步。苏联方面应考虑到这一点，并在铁路问题上也应作出让步。

洛索夫斯基同志插话，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是俄国出资修筑的。

宋说，过去规定的苏方使用铁路期限将满。

莫洛托夫同志指出：铁路我们使用得太少。宋插话说，在该问题上日本人有罪责。莫洛托夫说：我们应当向日本人算这笔账，打败日本后，我们就算。莫洛托夫同志强调指出，应当这样解决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问题，使产生小冲突的任何起因均得以消弭。我们在这方面有不愉快的经历。我们放弃沙皇俄国所享有的许多特权，但我们坚决要求接受我们的建议，目的是保障铁路正常运营。莫洛托夫表示希望宋在蒋介石面前为苏方的观点辩护。

宋提醒莫洛托夫同志注意，中方草案并不含有铁路移转中国所有这一条。

莫洛托夫同志说，应当列入这样一条，条内应当指出，三十年后两条铁路均移转中国完全所有。

莫洛托夫同志提出补充建议：协定内必须指明，中国所有部

分不得转给任何外国。

宋指出，中国方面删去关于中方有权赎买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一条，意在顾及竭力与旅顺口和大连保持铁路联系的苏联的利益。

莫洛托夫同志说，他十分珍视宋子文理解苏联的立场。

宋指出，向一个外国提供本国领土上铁路和港口的使用权是十分重大的事情。中国同意提供，因两国打算共同分担崇高的使命，正是考虑到这一点，彼此双方应当公正。

宋说，他不能建议蒋介石接受涉及铁路局的、规定苏方享有优先地位的条款。宋强调说，蒋介石对此点的指示十分明确。

莫洛托夫同志指出，蒋介石十分清楚雅尔达决议，知道这些决议规定保障苏联在使用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方面享有优先权。

宋说，中国方面对“优先权”之提法是这样理解的，即这种优先权的规定，是与其他外国相比而言，而并非与中国相比而言。

莫洛托夫同志强调指出，关于此条，苏方不能让步。考虑到必须保障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正常运营，我们在雅尔达协定中规定了这一点，雅尔达协定十分明确地宣布，应保障苏联在使用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之优先权。莫洛托夫同志援引协定时指出，我们在一定程度上已违反这一协定，因为我们已作让步，承认中国有权共同拥有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我们不可能再让步了。

宋允诺向蒋介石报告铁路问题的情况，并重申，他不能同意莫洛托夫同志的观点，他认为接受苏联建议将违背苏联完全维护中国在东三省主权之愿望。

莫洛托夫同志说，所谈及的是利用纯粹的经济企业，在此种情形下根本不涉及中国国家主权，宋插话说，中国经济主权与政治主权之间并无清楚界限。对此莫洛托夫同志说，可以划这条界限。宋子文请求将他的观点报告斯大林大元帅。莫洛托夫同志回

答说，该问题在克里米亚会议上讨论过，他（莫洛托夫）说，该问题十分准确地反映出苏联政府的立场。

莫洛托夫同志提议，将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协定的其他各条文中苏双方代表进一步讨论，当时他还请宋子文注意，苏方要求共同使用铁路期限不要定为二十年，而是三十年。莫洛托夫同志说，斯大林大元帅之意，该期限是最低期限。

宋说，他已将斯大林大元帅这一要求报告蒋介石。

根据莫洛托夫同志的建议，双方转入讨论关于旅顺口协定的草案。莫洛托夫同志指出，关于旅顺口协定的中方草案不令人满意，并且说必须以苏方草案为基础。

宋说，他想讲点意见。大连将成为国际共同使用之自由港，如果大连处在苏中军事区，怎能成为国际共同使用之港口呢？那将不是自由港了。

莫洛托夫同志说，该区域内民事行政属于中国。宋回答说，苏军将在那里驻扎。

莫洛托夫同志说，苏军只驻扎在规定的地区。他指出，苏联方面放弃了中立区，在协定规定的整个中立区内民事行政属于中国，而规定享有特殊地位的旅顺口和大连除外。

宋说，关于大连他们已提出自己的草案，他问苏方对该草案有何意见？

莫洛托夫同志指出，许多问题中方草案中并无反映。比如苏方草案第四条载明，将大连的一个海湾留给苏中两国海军舰艇备用，中方草案中并无此点。

宋说，既然旅顺口将成为军事根据地，依彼之见，没有必要在大连再留一个备用海湾。宋说，我们希望大连成为一个大商港，不要在那里建立军事根据地。宋顺便指出，他没有雅尔达决议俄文本。

莫洛托夫同志答应送他一份。

宋说，苏方草案实际上要把大连变成苏联的一个港口。宋说：你们将就中国和东三省之主权发表声明，并提出将东三省最重要的港口作为苏联的港口。据我接到的蒋委员长的训令，大连的民事行政应属中国，中国主权应受到尊重。

莫洛托夫同志指出，苏联无意侵犯中国主权，协定草案中只谈及管理办法，而且这一办法也符合雅尔达决议。莫洛托夫同志说：为中国利益计，我们甚至脱离了雅尔达协定，考虑到蒋委员长的请求，我们放弃了租借。在大连应建立保障苏联优越地位的管理机关。雅尔达协定已载明这一点。

宋说，依彼之见，雅尔达协定所指只是向苏联提供出海方便以及往返直运货物免税之权。宋说：既然将不向你们征税，所以这不适合你们。

莫洛托夫同志说，苏联在管理大连方面之优越地位若得不到保障，则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对苏联之价值将大大降低。

宋说，依彼之见，对苏联而言，这价值在于自由出海。

莫洛托夫同志指出，这是正确的，但是，除自由出海之外，还必须创造相应的条件。莫洛托夫同志说，当我们建成自己的港口之后，我们将会放弃这一点。我们可以向你们保证这一点。

宋说，他将把这一情况报告蒋介石。

莫洛托夫同志指出，关于旅顺口的中方草案回避了一系列问题。

宋指出，关于旅顺口和大连的中方草案，是认真按照所接到的蒋介石委员长之训令起草的。

莫洛托夫同志说，苏方已删去雅尔达协定所载明的租借问题。而蒋介石委员长主要反对的也正是租借。

宋问，苏联的条款与租借之区别何在？

莫洛托夫同志答称，如果是租借，苏方在租借区域内将是真的主人。莫洛托夫同志说：在这个原则问题上，我们认为可以

同意中方之建议。

宋指出，他依然不清楚，苏联所提条款与租借之区别何在。宋说：我认为租借与苏方所提协定草案之内容并无区别。中国船只可以使用旅顺口，但这是中俄条约中载明的。最后，问题并不在于措词，而在于观点。宋说：我感到高兴的是，我搞清楚了苏方的观点，我将立即电告重庆。

莫洛托夫同志问，中方之建议如何？

宋说，根据所接到的，昨天通报斯大林大元帅的电令，旅顺口和大连之民事行政应属中国。

宋继而表示，该问题他要请示重庆。他指出，很遗憾，剩下的时间太少了，他询问，7月13日斯大林和莫洛托夫是否真要离开莫斯科？

莫洛托夫同志的回答是肯定的。

宋请求推迟一天启程。

莫洛托夫同志说，这很难办，不过他将把这一请求报告斯大林大元帅。

莫洛托夫同志说，他忘记谈与大连港及旅顺港毗连的地区。莫洛托夫同志开始宣读苏方所提草案第八条、第九条。

宋说，蒋介石之意，大连应把军事区与其他地区分开。

莫洛托夫同志指出，苏联方面将放弃中立区，但是没有其他地区，便不可能保留港口。莫洛托夫同志指出，苏方所提协定草案载明，区域内民事行政属于中国。

宋说，他现已清楚苏方所指的是什么，他将把此事准确地报告给蒋委员长。

莫洛托夫同志指出，如一切均已清楚，达成协议就比较容易了。

会谈持续了两小时三十分钟。

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6，目录：7，案卷：500，夹：35，第1—15页。

机 密

引自 通金日记

1945年8月10日

同中国代表团团员刘泽荣先生的谈话纪要

1945年8月9日

刘泽荣向我递交了以下中文文件：

- 一、友好同盟条约草案。
- 二、关于东三省军政之协定草案。
- 三、关于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之协定草案。
- 四、关于旅顺口之协定草案。
- 五、关于大连之协定草案。

六、关于对中国中央政府之态度问题，关于中国对东三省之主权问题以及关于新疆叛乱问题之照会草案。

刘说，数小时后，他将送达此等文件英文本。

晚上，刘向我面交了上列文件英文本。此外，他还转交了下述文件：

- 一、关于蒙古人民共和国问题之照会草案。
- 二、关于从东三省撤出苏军问题之备忘录草案。

上述两个文件有中文和英文两种文本。

刘说，宋子文请转告：关于下次同斯大林大元帅会晤的时间，他等候苏方的通知。

我允诺将此事报告人民委员。

第一远东司司长 通金（签字）

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6，目录：7，案卷：507，夹：36，第84页。

机 密

引自 莫洛托夫日记

1945年9月“15日”

接见行政院长宋子文和外交部长王世杰

1945年8月11日

接见时苏方在座的有：莫洛托夫、洛索夫斯基、彼得罗夫、
通金

中方在座的有：宋子文、王世杰、胡世泽、刘泽荣

莫洛托夫同志问，讨论从哪开始？宋建议从讨论友好同盟条约开始。

莫洛托夫问，中国新草案与以前协商好的草案区别何在？

宋说，主要区别在于删去了德国，斯大林大元帅已对此表示赞同。

既然友好同盟条约草案和军事行政协定草案无原则分歧，为苏中双方代表达成协议起见，莫洛托夫建议提交上开草案。

宋表示赞同，并说，中方由胡世泽和傅秉常参加讨论。

莫洛托夫说，苏方由洛索夫斯基、彼得罗夫、通金同志参加讨论。

王世杰问，苏联的批准手续如何？莫洛托夫答，条约由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批准。莫洛托夫同志指出，应当商定批准期限和互换批准书日期。

王世杰说，在中国，条约由立法院批准。他指出，在所谈及的几个协定中均未载明批准事宜，而按照中国法律，全部协定一定要经批准。

莫洛托夫说，苏方不反对在所有协定中提及批准事宜。

随后，根据莫洛托夫的建议，双方转入讨论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协定。莫洛托夫指出，苏方把中方的协定草案作为基础，但须作若干修改。

在讨论第一条时，宋问，“铁路之土地”苏方指的是什么？

莫洛托夫解释说，“土地”一语指的是铁路财产所占土地。

双方约定下次续议第一条。

第二条、第三条通过，未作改动。

关于第四条，莫洛托夫问，助理理事长是什么意思？协定中是否要提及？

宋答，既然理事长和副理事长由不同国家出任，无论理事长，或是副理事长均要配有本国的助理。

莫洛托夫建议删去局长助理和副局长之语，因为在旧的协定中没有提及。

宋请求予以保留，莫洛托夫表示同意。

第五条通过。

莫洛托夫建议采用苏方草案第六条，该条载明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只任命一名局长。

宋指出异议，双方遂同意该条推迟商议。

第七条、第八条通过，未作改动。

莫洛托夫建议删去第九条中“共同”一语，只提“保护”。

宋表示同意。

宋建议在第九条末段指出“征得铁路理事会同意”，并建议该条如下述：“关于铁路警察执行本条规定之职务，由中国政府征得铁路理事会同意决定之”。

莫洛托夫建议采用本条苏方的措词。

宋表示同意，但建议以“咨商苏联政府”一语代替“征得苏联政府同意”一语。

莫洛托夫表示同意。

莫洛托夫来说，第十条载明向旅顺口运输军用物资事宜，然而，正如我们所指出的，也要向符拉迪沃斯托克^①运输军用物资。这是完全必要的。

莫洛托夫继而问道，中国政府是否打算通过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运送中国军队？

宋对此作了肯定的回答，并指出，问题关系到中国领土，不会引起怀疑。

莫洛托夫把我方起草的第十条条文交给宋，指出，虽然我们并不打算派武装护送人员运输军用物资，但是运输不能没有保卫。

宋说，用加封车辆运输军需品，无需保卫。

莫洛托夫解释说，他不是指卫队，而只是指以非军事人员护送。他说，这是完全必要的。

宋建议说，苏联不要派武装护送人员护送军事物资。

莫洛托夫表示同意。

修改后的条文当面交给了宋子文。

莫洛托夫建议采用苏方草案第十三条，该条规定向铁路提供流动资金。

宋同意该条的苏方措词，并指出，随后可能对文字作些修改。

第十四条、第十五条通过，没有异议。

莫洛托夫建议第十六条采用苏方的措词。苏方措词与中方措

① 即海参崴。——译者

词有些区别。

宋说，中国提出的条款只谈及共同经营时期的责任。

莫洛托夫指出，按照中方的措词，除共同经营时期所产生的责任外，铁路还将负起其他责任。他请求说明这是什么意思。

宋指出，中方指的是，在共同经营之前，比如道胜银行，法国等可能要求铁路承担的责任。

莫洛托夫建议本条措词另行讨论。莫洛托夫还建议回过来再讨论第一条。

宋看完交给他的条文后，建议删去“干线”一语。

莫洛托夫表示同意。

莫洛托夫总结说，这样一来只剩下第一条、第六条及第十六条尚未达成协议了。

宋称是。

王世杰说，对第六条的分歧是最重要的分歧。

莫洛托夫指出：我们对该条不能让步。

王说，上开两条铁路经过中国领土，应当保障中苏双方完全平等。

双方遂转入讨论关于旅顺口的协定。

莫洛托夫指出，中方草案第一条、第二条通过，未作改动。他说：应就地图达成协议。

宋指出，地图应像斯大林大元帅所建议的那样。

莫洛托夫说，同从前一样，毗邻的岛屿应列入区域之内。他说，关于地图，明天可能达成协议。

宋请求提供他一份地图。

莫洛托夫答应提供。

莫洛托夫说，苏方认为中方草案第三条须作修改，因军事根据地内应设立政权机构。

宋说，他们建议设立联合委员会，只为满足中国国内需要。

莫洛托夫问，是否是常设委员会？王世杰作了肯定的回答。

宋重申，设立此种委员会对苏方根本没有害处。他指出，第四条是重要的一条，使苏方有可能进行全面监督，而第三条是我国人民所需要的。

莫洛托夫建议该条另行讨论，宋对此表示赞同。

莫洛托夫指出，关于中方草案第四条，苏方实际上并无异议，但文字上应作修改。

莫洛托夫允诺将修改后的该条款提交给宋。莫洛托夫建议在中方草案第五条中补充：“旅顺口之政权应属根据地司令部。”

宋子文问，苏方是否指旅顺市，莫洛托夫作了肯定的回答。他再次强调说，军事根据地之政权应属司令部。

王世杰说，所谈的是共同使用，可是中国人若不参与军政和民政事务，就谈不到共同使用了。

宋说，中方应当把苏联的建议研究清楚。

莫洛托夫指出，苏方对中方草案作了新的补充，即补充了第六条、第七条。

宋说，这些条款他必须研究清楚。

莫洛托夫指出，苏方接受中方草案第八条、第九条和第十条，无需修改。

双方遂转入讨论关于大连的协定。

莫洛托夫指出，苏方接受中方草案的引言和第一条，无需修改。苏方新加了一条，即第二条。

宋指出，以前在谈判时，从未谈及共同所有。只谈及大连是自由港。

莫洛托夫指出：大连港是俄国人建设的。我们不要求完全所有，只要求共同所有。我们同意大连之民事行政属中国，我们收回大连市自治政府平等的问题，昨天斯大林大元帅也曾谈此事。但是苏联之重大利益必须得到保障。

莫洛托夫建议，港口主任由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局局长任命，并指出，苏方放弃最初提出的局长由苏方任命的要求。他说：我们不可能再让步了。

宋说，斯大林大元帅同意港口主任受大连市中国市长领导。

莫洛托夫指出，自治市政府如果联合组成，则可以这样做。

莫洛托夫请求宋研究清楚苏联的建议。

宋建议，港口主任在苏籍人员中遴选，由大连市长任命，同时指出，如大连之行政属于中国，港口应受大连行政节制。

莫洛托夫说，港口是商业企业，与行政事务无直接关系。莫洛托夫同志说，在财产和管理方面均应顾及苏联的利益。

宋说，中方提出租用，不是指收费租用。

莫洛托夫指出，如果租用，苏联的地位与别国的地位将无区别。

宋答，如果中国提供无偿租用，这将是特权，是别国不享有的。

莫洛托夫指出：中国想把由俄国出资修建的部分港口租给我们。

宋指出，原订租借期限已经到期。

莫洛托夫指出，这不是新问题，苏中双方对该问题有意见分歧。

宋指出，大连港的主要部分是日本建设的。

莫洛托夫再次请求宋研究清楚苏联的建议。莫洛托夫说，苏方建议删去中方草案第四条中关于铁路之语。

宋说，他们认为提及铁路之语必须保留。

莫洛托夫指出，没有任何理由将这部分铁路置于特殊地位。

宋说，关于此事仍须加以说明。

莫洛托夫指出，我们讲的是全部铁路。

王世杰问，莫洛托夫同志是否指全部铁路将处于同样地位，

和平时期不受军事监督？

莫洛托夫的回答是肯定的。

莫洛托夫说，苏方接受中方草案第五条、第六条和第七条。莫洛托夫将关于旅顺口和大连的协定草案俄文本交给宋。

宋说，昨天已就互换照会达成协议，他想照俄文本核对一下英文本。宋进行核对。随后宋说，他想把他同斯大林大元帅关于苏军撤离东三省的谈话载入备忘录。

莫洛托夫问，他想以什么方式载入呢？并建议以会谈记录的方式载入。

宋表示同意，但指出，该会谈记录应当注明：斯大林大元帅已对此表示赞同。

宋回过来讨论关于大连协定的第三条，并建议要提及铁路。

莫洛托夫答应考虑这一建议。

宋说，他知道莫洛托夫同哈里曼谈过对日联合声明一事。

莫洛托夫向宋出示自己对哈里曼的答复，并说，将把该答复抄送给他。

双方约定下次会晤于明天，即8月12日，下午4时30分，在莫洛托夫同志处举行。

记录：通金。

核对无误：叶罗费耶夫

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6，目录：7，案卷：500，夹：35，第17—24页。

秘 密

引自 莫洛托夫日记

1945年9月“12日”

接见中华民国行政院长宋子文和外交部长王世杰

1945年8月12日

接见时苏方在座的有：莫洛托夫、洛索夫斯基、彼得罗夫、
戈伦斯基、通金、瓦西科夫

中方在座的有：宋子文、王世杰、胡世泽、傅秉常、
蒋经国和刘泽荣

讨论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协定。

宋子文说，关于该协定，他们已作一系列让步。他们接受苏方对第一条的措词，改动不大。宋子文指出其修改情况。

莫洛托夫表示同意。

双方确认第一条达成协议。

宋子文说，中方对第二条没有异议。宋说，第六条尚未达成协议。他建议该条稍后再议。宋说，中方接受第九、第十、第十一条和第十三条。

莫洛托夫表示，在删去中方所提第十六条关于负债之文字，并对前一部分修改之后，愿接受该条。

宋同昨天一样，谈及法国向苏联提出的要求。他指出，他同意按苏方建议修改本条开头部分。

双方同意第十六条末尾部分如下述：“本协定期满之后，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连同上开铁路之一切财产，均应无偿移转中华民国所有。”

莫洛托夫问，中方对他今天提交的协定第十一条有何意见？

宋说，他们同意货物运输免税，但不能同意过境运输免受海

关查验。他指出，中国法律对海关查验有明文规定，并指出，过境运输在各国均受海关查验。

宋建议，指明货物应受海关查验。

莫洛托夫说，该问题他要另行研究。莫洛托夫问，中方能否对第六条作出答复。

宋作了否定的答复，并提出该问题稍后再议。

莫洛托夫说，他答应向宋先生提交旅顺及毗连地区的地图。地图已准备好，但他还未来得及审阅，因此，他将于今晚，或明天送去。

双方转入旅顺口协定的讨论。

宋说，中方同意苏方提出的第七条。关于第六条，宋建议采用中方新的措词。

莫洛托夫说，中方在本条中提出，民事行政只同苏联军事当局商量。莫洛托夫说，这不是防区内的制度，每件小事都可能招致反对，事情不会很顺利。必须保障安全，为此，必须授予苏联军事当局相应之权力。

王世杰指出，中国方面愿尽可能赞同苏联的建议。因旅顺口将成为共同使用的根据地，每一方的司令部将下达自己的指示。中方同意把措词改得好一些，但要考虑切勿造成中国当局服从苏联当局这样一种印象。

莫洛托夫建议采用苏方的措词，因为苏方措词对军事指挥的统一说得清清楚楚。

莫洛托夫指出，他不反对把措词改得好一些。

宋说，他们曾在中方草案第三条中建议设立以中国委员长为首的中苏军事委员会，现在他们同意委员长由苏籍人员担任。

莫洛托夫允诺考虑中方新建议。莫洛托夫问，关于军事委员会的这一条若被采用，也许中方能同意我方对第六条的措词？他指出，中方的本条措词有悖于海军根据地内军事指挥之统一。

王世杰说，中方草案向苏联当局提供了建议民政当局采取各种措施的可能性。但是，民政当局遇到困难，由委员会解决问题。王世杰继而谈及，按照苏方的措词，中国当局应服从苏联当局。

莫洛托夫指出，这种服从只限于军事安全问题方面。

王世杰指出，军事当局的指示原则上由民政当局执行。不过，为防止分歧起见，军事委员会还是需要的。

宋重申了前述思想，指出，他们同意委员长由苏籍人员担任。

莫洛托夫指出，虽说委员长将由苏籍人员担任，但是按照中方之措词，苏联当局之命令仍不可能执行，因为委员长在联合委员会中只有一票，委员人数均等，遇有争议问题，往往无法解决。

莫洛托夫说，关于这些问题，他必须同军事当局商议。

王世杰说，中方同意旅顺口苏中联合委员会由华籍代表二人，苏籍代表三人组成。委员长由苏方派任，副委员长由华方派任。

莫洛托夫允诺明天对该问题作出答复。

宋说，关于第五条，中方认为，旅顺口之民事行政属于中国。宋说，他们了解苏方渴望安全，不过他们正在争取取消治外法权及类似的权利。

莫洛托夫建议保留苏方提出的第五条措词。

王世杰说，中国打算提出九龙回归问题。如果他们不能在旅顺口设立中国行政当局，他们不可能在九龙问题上取得进展。王世杰提议说，在对日作战期间，旅顺市应受军事管制。

莫洛托夫指出，在旅顺不应有两个当局。

王世杰说，在旅顺口大约有三万中国公民。他说，按照旧有条约，当年那里设有中国法庭。

宋请莫洛托夫同志再研究研究这一问题。

双方转入大连问题的讨论。

宋建议在第三条中指明，港口主任于征得铁路理事会同意后由市长充派之。

莫洛托夫建议指明，港口主任于征得大连市长同意后由铁路局长充派之。

王世杰建议指明，港口主任从俄籍人员中遴选，于征得铁路局长同意后由市长充派之。

宋指出，任何苏籍人员充任此职，应征得苏联政府同意。

莫洛托夫指出，中方的建议可能引起许多误解。

问题遂留作悬案。

宋建议将提及毗连大连的铁路之语列入第四条。

莫洛托夫建议以会谈记录的方式将此点固定下来。王世杰问，为何不能将此点列入协定呢？莫洛托夫答，问题不致引起怀疑。

莫洛托夫请中方考虑关于会谈记录的建议。

宋允诺提出关于该问题的会谈记录草案。

宋接着说，关于港口设备，他们一向认为属中国所有。

莫洛托夫指出，港口为俄国人所建。

宋建议采用苏联租用港口部分设备的提法。他指出，租用设备可以满足苏联全部要求。宋说，他们准备规定中国不得把港口设备租与任何别国。宋指出，中方希望大连完全由中国行政当局管制。他指出，中方准备在许多问题上对苏方作出让步。

莫洛托夫指出，在主要问题上中方并未让步。莫洛托夫指出，苏方已作许多让步，也期望中方作出让步。莫洛托夫说：你们可以相信，我国之政策并非沙皇俄国之政策。

宋说，他们之所以坚持自己的建议，是因为这是他们争取九龙回归所需要的，如有可能的话，也是争取香港回归所需要的。

莫洛托夫说，在这方面苏联不会妨碍他们。在涉及他们国家权利平等的许多问题上，苏联将是中国的可靠盟友。

王世杰说，写入中苏协定的将是他们可能从英国人那里得到的最大部分。

双方同意一些问题要仔细考虑，并准备新的议案。

莫洛托夫问，中国方面是否准备对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协定第六条作出答复。

宋答，他们已致电重庆，正在等候回音。

双方确认下述问题尚未解决：

一、旅顺口民事行政问题；

二、苏中联合军事委员会问题；

三、大连港港口工事及设备共同所有问题；

四、中东铁路及南满铁路局长问题；

五、经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由苏联往返直运货物海关查验问题；

六、大连港口主任任命问题。

最后宋请求安排今天同斯大林大元帅的会见。

莫洛托夫说，因中方尚未接到重庆的答复，将会见推迟到明天可能更好一些。

宋说，他们希望今天会见。

莫洛托夫允诺将此事报告斯大林大元帅。

记录：通金

核对无误：叶罗费耶夫

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6，目录：7，案卷：507，夹：36，第25—26页。

绝密

引自 莫洛托夫日记

1945年9月“1日”

同中华民国行政院长宋子文外交部长王世杰的会谈

1945年8月14日

会谈时苏方在座的有：莫洛托夫、洛索夫斯基、彼得罗夫、戈伦斯基、通金、阿法纳西耶夫

中方在座的有：宋子文、王世杰、胡世泽、傅秉常和蒋经国

莫洛托夫同志问，要签订的协定准备得如何？王世杰答，要签订的友好条约和军政协定已准备好。

宋说，关于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他们希望不要召开理事会和监事委员会联席会议，这两个机构职能不同，联席会议没有必要召开。

莫洛托夫同意删去苏方协定草案第六条，条件是，得在第四条中指明：全部问题在双方达成协议后，送交政府审议。

此项建议通过。

莫洛托夫说，为方便起见，最好将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并为一条，并问，中方认为这条铁路称作中国东北铁路是否合适？

宋说，中方建议将合并后的铁路称作“中国长春铁路”。

此项建议通过。

胡世泽说，他们将洛索夫斯基的草案与中方草案作了比较，发现第一条有出入。按照中方草案，俄国出资修建的，为铁路服务的附属企业归铁路所有。

宋补充说，此点斯大林大元帅已表示赞同。

莫洛托夫指出，财产问题必须取明智态度。没有直接为铁路

服务的企业，如日本修建的火车站，等等，便不能保留铁路。

宋问，苏方是否认为抚顺铁路应归铁路所有？

莫洛托夫作了否定的回答。

经稍事讨论之后通过了中方建议。

胡世泽说，中方反对按照铁路局长的提名任命正副职务。

宋指出，此款会把铁路理事会变得毫无作用。

莫洛托夫说，难以想像铁路局长对任命铁路局领导职位不能提出建议。

胡世泽提议说，铁路局长、理事会理事均有权提出接替这些职位的人选。

宋建议在协定中不要提这一问题，在章程中加以说明。

莫洛托夫对该建议没有异议，然而指出，在此种情况下，必须记下委员会起草章程时在该问题上应遵循之原则。他建议将此点载入会谈记录。

宋建议在会谈记录中指出，无论理事会理事还是局长，均可以提出领导职位的人选。

莫洛托夫说，此项建议不妥，因为在此种情况下局长甚至可能不了解所提人选。

宋建议推迟讨论这一问题。

胡世泽建议修改苏方草案第十条和第十一条。

莫洛托夫未表示异议。

胡世泽提出第十二条所谈不是一般燃料，而只指煤。

莫洛托夫未表示异议。

宋提议推迟讨论第八条。

双方遂转入讨论有关财政问题的协定。

莫洛托夫说，关于保障苏军在东三省使用中国货币一事，苏方希望同中方达成协议。他指出，花费最后要记在日本的账上，在此种情况下所谈的只是使用什么货币更方便的问题。

宋说，他预感到在保障苏军使用中国货币方面有技术困难，因中国政府难以保障货币的印刷。宋建议苏联自行印刷中国货币。

莫洛托夫说，这不少于一个月时间，虽然，眼前只得举借了。

宋再次指出，他们没有能力保障我国军人所用中国货币。他建议晚些时候在重庆解决这一问题。

莫洛托夫指出，因此，在该问题解决之前，苏方不可能在东三省使用中国法币了。

莫洛托夫问，中国方面由谁签署协定呢？

宋子文答，条约和协定由王世杰签署。

宋建议将关于大连港协定的会谈记录变成议定书。

双方同意将关于大连协定的两个议定书合面为一。

宋子文建议修改苏方关于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的协定草案第六条，保留一名副局长和一名局长。

此项建议通过。

宋子文问，关于苏中两国联合向美国政府通报谈判情况一事，苏方有何考虑？

莫洛托夫说，没有这个必要，因为每方都要向美国政府通报情况。

莫洛托夫同志的建议被通过。

莫洛托夫继而问道，依中方之意，所签协定中哪些应当公布呢？

王世杰建议稍后再商定此事。

宋向莫洛托夫同志面交了关于谈判情况的联合公报草案。

莫洛托夫建议明天公布签订的协定，晚些时候再行批准。

宋说，关于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协定，只有在批准后才能公布。

莫洛托夫对此表示同意，但说，苏方应将该协定通报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莫洛托夫同志说，关于公布协定问题，他需要征得斯大林大元帅的意见。

王世杰说，他希望几天后能得到条约和协定的批准书。

莫洛托夫同志说，中方拟于何时批准条约和协定？宋说，大约十四天后。

宋指出，如果同意条约和协定于批准前不公布，苏方要给予中方帮助。

莫洛托夫说，为两国利益计，条约和协定批准后，立即公布。但他允诺将中方的建议报告斯大林大元帅。

双方继而对余下的尚未达成协议的条款进行磋商，并对措词进行修改，使之更加准确。

会议结束时双方商定，双方尽快准备好俄文本和中文本，进行核对，为今晚签字准备好全部文件。

记录：通金

核对无误：叶罗费耶夫

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6，目录：7，案卷：500，夹：35，第31—34页。

萍矿过去谈

孟震

说明：本书作者孟震，江苏武进（今常州）人。自1898年江西萍乡煤矿创办到1909年，在该矿经理账目。1909至1911年辛亥起义，调往汉局稽核，“心血销磨于矿务账目中”。所记关于该矿办事章程、出入款项以及营业盈亏等，内容颇详，代表了清末民初我国矿业发展的规模和水平，对于研究我国近代矿业史、经济史均有直接的价值。

原书1914年由汉口前花樓正街汪日升石印局承印。封皮印有“实业维新”四字。书内附有萍乡煤矿全图、创办萍乡路矿总办张韶甄遗像及作者的肖像，今删去。

原书在说明数量、款项和价目时，全部为草码，现一律改写为汉字小写数字。

国务院批第一百九十八号

原具呈人前萍矿稽核 孟震

呈及表册均悉。该前稽核经理萍矿账目历十数年，于公司营业历年状况言之颇详。俟将所呈表册函交农商部查核，至该前稽核如无交替含混情事，应否追念前劳，酌予奖劝之处，并由农商部查核办理，仰即遵照。此批。

中华民国 年一月二十六日

路字第二八〇六号

迳启者。据呈送《萍矿过去谈》一册，披览之余，凡关于该矿之办事章程，出入款项以及营业盈亏，颇为详尽。用再函请检寄两册，以资参考，是所深盼。此致孟震君。

交通部路政局启 三月二十日

浙江都督朱瑞致孟震函^①

迳启者。顷接来函，阅悉一切。所寄《萍矿过去谈》并经披览于萍矿历年营业成绩，办事情形各端，纪述甚为详尽，条分缕析，具见苦心。此项表册当即留存，以备参考。此致孟震君。

朱瑞启 四月三日

闭关自守之国，专务稼穡，门户洞开之季，竞争工业。噫嘻！今日之时代，固天演家所谓优胜劣败、弱肉强食之时代也。中国领土辽阔，人口繁庶，地藏之富厚，物产之丰盈，实足以驰骋于五大洲而无敌者。道光、咸丰海禁洞开，泰西各邦人士，航海梯山，摩肩接踵泄沓而来，窃嗤我国人狃于故习，坐弃天然之利，甘居贫弱之地，思有以逞其蚕食鲸吞之技，乃虎狼入室，鼾睡自如，致令利权损失可哀也。已夫国家之盛衰，不视乎种族之强弱，专视乎实业之隆替。天之生人也，畀以形骸，使之动作，酝酿万物，供其取求。顺天之时，得地之利，取之不禁，用之不竭，国计民生，宁有竭蹶者乎。环观欧美，讲求实业，靡不以振兴矿务为要图，学校则设专门研究，不荒时日，良以厚生利用。舍固有之利源，不足以培富强之基础。东三省为我国富藏最厚之地，英、俄、日垂涎已久，亟思攘夺，遂其欲壑者，以绝大之利

① 原无题目，此为编者所加。

权拱手而让诸异族，耻孰甚焉。然而吾国近十数年亦竟以矿业为前提，开平创于先，大冶萍乡继其后，其他发见经化验而开采者，时有所闻。进化之速，诚非可以道里计也。特是萍煤冶铁，尤为今日之最美满利权，经之营之日见发达。京汉路轨除卢保一段外，二千余里皆属汉厂自造，不有萍焦何有冶铁？不有一筹何有九仞？向之购运于英比等国，仰人鼻息者，今则可以自奉而有余。

吁！二十世纪为钢铁世界，汉冶萍为东方独一无二之实业，国家之富强，人民之生计，悉视此为莫大之关键，亟宜开拓工程，以应中外之取求。举凡用人兴革诸端，审慎宜详，毋凭意气而妄事更张，毋听毁誉而阻碍进行。考察事实为标准，征求成绩而表彰，惩劝既明，职守自慎，期间既久，责任乃专。人因竞争而精神，事因比较而进步，群策群力，众志成城，有不蒸蒸日上者吾未之信。是以泰西各国关于振兴工商诸要务，用人一端，必互相订立合同，限以年期，庶几责任专而成效速，毋令中途废置，非若我国朝秦暮楚悉本毁誉为进退，此诚实业上种种之大障碍也。乌乎可。

孟震自识

戊戌之秋，奉张公韶甄电招到矿。是时也，萍乡、安源一片荒芜，机矿甫始萌芽。张公督率同人锐志进行，同人亦能仰体公意，各尽厥职。甲辰（1904年）公复稟准督办盛^①更定萍乡矿路大概办法，计划精详，悉中要肯，刷印多份，遍予同人，以资考究。乃昊天不吊，积劳成疾，遽于丁未（1907年）岁一病而终，全矿追悼。继起者为林公志熙，萧规曹随，悉遵前轨，账务

① 即盛宣怀，曾接办汉阳铁厂、大冶铁矿，经办芦汉铁路，以及兼办萍乡煤矿。

仍震经理。宣统元年，林公兼办运销，复调震汉局，畀任稽核。因思汉局为萍矿咽喉，稽核乃审计关键，宽则溺职，严则招怨，未敢承认。第林公知我，又安得不为知我用？就职后，举凡应兴应革不敢放弃责任。然林公悉能切实履行。数年来，诚信相孚，水乳交融。洎乎宣统二年比较元年进步，溢出银五十八万有奇。推原其故，未始非和衷共济之良果。惜首创之张公未获一睹成效也。

辛亥起义，汉局岌岌，震深虑覆巢必无完卵，以账簿关系股东血本，且为经手事实上异日之结束，不避艰险，极力保守，幸获完全。此诚意料所不及者。

民国元年，林公来函取消稽核机关，震以事权既经取消，形同赘疣，自应洁身引退，仍不忍急急言去者，良以张公苦心孤诣缔造艰难，犹冀热心人力谋进行，以竟前功。奈人事变迁，月复一月，狂澜直倒，遂于二年二月赴申，将六年账目成绩汇编成表，上书李经理辞职。此书上后，李公竟无片言答复，殆亦书中词旨不邀鉴谅也。十月同，公司查账员孙慎卿先生行旌莅汉，震以避谤局外，未敢过从，竟蒙征及刍言，得以剀切陈词，进呈表册，复由申函嘱一再进言。震何人斯何敢缄默，当将矿中大概情形输诚以告，然未敢涉及他人事。总之，是非公论，终归实着，又何恤人言。

震现年四十有四，而十六年心血销磨于矿务账目中矣。兴业行业，两项结报银三千余万两，兢兢业业，时虞丛脞，至今日虽不敢谓胜算自操，然辞职后得将十六年经手事实一一编制成表，公诸大众耳目，反躬自问，亦觉无愧于形影。后之人必欲作过意之吹求，震虽不敏，亦未甘独任其咎也。今开首撮张公肖像，并甲辰年更定萍矿章程；其次则萍矿全图及公司与震往来函件；最后即为萍矿成本成绩出人详册，自创办起，历历可考。编纂虽极俚俗，用心亦良困苦，有心矿务者，追念首创之艰辛，俯察震之愚忱，或不以拾人牙慧一笑置之。幸甚。

张韶甄更定萍乡矿路办法稟^① (1904年)

窃职道上年冬间奉委兼办汉阳铁厂，当以办事之道专一则成，兼营并鹜贻误必多。职道创办萍矿以来，内而经营矿路，地方风气初开，事多棘手；外而筹运筹销，兼以空拳，时筹巨款，历年岁月大半奔驰于沪汉之交，业已竭蹶万分，动虞废弛，厂务重要，决非弱才所能胜。即就萍矿而论，内外纷乘，亦断非独力所能措柱。屡经沥情稟恳遴派贤员，常驻萍矿，综理一切，仰蒙允准，并蒙檄调大冶铁矿总办解守茂承会办萍乡煤矿事宜，常川驻局。矿内外华洋员司，与凡一切用人行政，应兴应革，该会办均有节制进退之权。上月解守交卸冶矿到汉，职道本拟偕同赴萍一行，将历年体察萍矿情形必须整理各事，与之悉心商办，只为厂事款事所羁，一时万难离汉，遂将平昔筹画所及而犹未克尽行者，分条类从，录为一册。因解守此去事权必须归一，呼应乃得灵通，故首列之曰一事权，次曰专责成，曰严稽核，曰造图册，计共四条。每条各分子目，略举大概办法，质之解守，亦极谓是。业经录寄萍局，通饬华洋员司切实照行。兹并谨缮一份，恭呈钧鉴。是否有当，尚乞训示祗遵。

解守准于十月二十二日起程赴萍，所有萍乡等处煤矿总局木质关防一颗，职道即于是日送交解守接收，遇有应行事件，俾可由萍迳行，以省周折。惟萍矿居赣邻湘，而江南制造局又有在湘东创设新厂之议，一切交涉俱关紧要。此次加派会办驻矿办事，应请宪台咨明两江、湖广督宪暨江西、湖南抚宪查照，庶于地方交涉事件得以随时稟陈，实为公便。

甲、一事权

一、奉督办宪盛专委萍矿会办驻局办事，特与节制进退华洋

① 原题目为《光绪甲辰年张公韶甄更定萍乡矿路大概办法稟督办盛官保稿》。

员司并一切用人之权。因总办驻办汉厂，兼筹销运，不能遥控矿事，是以将萍矿内外事权付之会办便宜主行，体制与总办同，各宜遵奉，以资约束而维矿政。

二、奉督办宪委派总矿师总管矿内外工程，其办公之所为总矿师公事房。所有采煤、炼焦、造砖、铁路，凡关机器制造者，悉归经理。倘非常行事件，均应禀商会办裁定后行。至现定章程，各该处须造单表册报呈送总局者，其中如有向用洋文报总矿师之处，应仍照办。

三、遵奉督办宪札，用人理财会办均有独主之权，无论华洋各处，凡司友进退升降及加薪请假等事，均应禀商会办核定，分行总稽核处收支处查照。遇有必须添派司友之处，亦非先行禀准不能添派。每月各处各分矿各外局银钱报册工册，均应呈送总局，由会办转发总稽核处，分别准驳，连册声复到局，驳者照签发还，准者发收支处转账。倘遇额外支款无成案可循，亦必须开单请示，批交收支处，方能照发。

四、惟总局得雇长夫护勇，其余各处一概不得雇用。因公出门，准其开支夫价。如各处遇有要公，准随时单请总局派拨夫勇。

五、安源机矿之外，尚有天滋山、紫家坑、龙家坑、小坑、黄家源、铁炉坑、善竹岭、张公塘、高坑、锡坑、南木坑、坝善坑、五陂下一带周围数十里内煤窿，率归总局管辖。所有上年归并各商井厂，曾委员会同县委清查造册，并据绅商公禀已经归并到局之井，无论本局开停，均应查照向章，距该井口三里之内，不得私开窿口。其现开者，亦只准挖卖烧煤枯块，不准砌炉炼焦，并不准私炼粗炭，由县示禁在案。原派各山查井委员，务应督率司友，切实稽查。倘有违章等情，随时禀明会办会县严禁，以肃定章而免纷歧。

六、安源全矿向本各有专司，惟厂矿林立，创办之初章程时

有变更，名目未能划一。现定会办所驻之处曰总局，余分十二处，曰总稽核处，稽核各处各外局银钱材料；曰收支处，总管银钱出纳；曰机矿处，专管考察工程、煤焦，约束工匠夫役；曰铁路处，专管全路行车一切事务；曰煤务处，专管考验收发煤焦，并洗煤机、炼焦炉出入数目；曰材料处，专管机器、钢铁、杂料出纳；曰制造处，专管机器制造修理；曰造砖处，专管烧制火砖；曰化学处，专管化验煤焦及火砖矿质；曰巡警处，专管巡缉，保卫全矿；曰餐宿处，专管矿工餐宿；曰杂务处，专管矿路余业、房屋、器具及一切杂务。所有以上各处，均迳隶总局归会办节制。

乙、专责成（从前员友分派各处办事，本各有责成，今体察情形，略加更改。）

一、总稽核处专管全矿账目，有准驳银钱、煤焦材料出入之权。

（一）本矿各处及各外局收支银钱、煤焦材料，并雇用各项工人，均应按月造具报册工册，依限责局，由总稽核处钩稽核对。若有不应支报之款，凡数目舛误开注不明者，即按款签出，驳回另造。

（二）各处请领银钱、煤焦材料等项，须先填具三联凭单，由该管华洋员司签字盖章，送总稽核处核准加戳，总收支处及材料处、煤务等处查验，凭单内有总稽核戳记，洋员签字，凭单内且有总稽核处翻译委员加盖图章，并确系应支之款，数目相符，始能照单核发。至员司之退进、薪水之加减，必须先奉有总局号信，总稽核处接到各处签字盖章凭单，始予核准加戳。

（三）各处请领材料、煤焦，数无巨细，均应照章作价，由材料处、煤务处开具发票；制造处本厂有为修理添造之件，亦各将所用工料价值填具滚单，均随时送交总稽核处，分户登记，按

月转账收付。若系路局领用之料，并火车烧煤等，或代修车头平车添造零件，即由总稽核处查据各处滚单发票，按月开单送总局覆核，发交总收支处照章收款。

(四) 总稽核处须每月查据各处报册，核算本矿窿出生煤及大小洗煤机洗成净煤、洋土炉炼成焦炭成本之数，列为两表。一核算机矿煤本经费表，开东平巷平路经费附列于下行；一洗煤炼焦成本表，分大小洗煤机各项，西式炼焦炉及土炉为三行。表内按照各该处月支经费分款条列，除去上月支用生煤、净煤数目，复连前滚单结总数，平均计算每吨合成本银若干，按月填表送局，以便查考随时设法减轻。唯此项成本系只就在矿采炼经费核计，此处煤务处月支各款及株〔株〕、长、岳、汉各局所支水脚局用，应均归入运费项下，由总稽核处分别核计。

(五) 煤焦由株洲分运岳汉，或由岳州运至汉阳，起运与经收之处，均各按月对造批册，各将船户姓名、装载煤焦水脚，并短秤扣价、溢秤给赏各数目，开到卸清各日期，以及遭风遇险捞失煤焦之数，各自挨号逐细详载，随同月报银钱煤焦各册寄送总局。由总稽核处按月核对，务使一收一运针孔相符，以昭郑重。

(六) 煤焦行销如潭长等处，就近向本局价购议定合同者，由本局付货收价。如行销武汉及武汉以下各省各局，则均由汉局付货收价。其迳自岳州运赴沪宁等处者，亦总汇于汉局，随时转账收付，每月银钱煤焦报册到局，总稽核处钩稽核对，如有参差，随即签驳，函饬查复。

(七) 总稽核处专管本矿一切出入账目，汇送月报、年报。凡本矿各处及各外局列入报册之款，应均由总稽核处转账，其非列入报册者，入奉督办宪札饬收付之款，沪总局、汉局函电汇拨之款，各局代付料价并垫单向应照拨还之款，则均由总收支处转账。至总收支处逐日收付现款登记流水后，须按日送交总稽核处过入正流水分款誊清，以便及时造报。

二、总收支处有总管全矿银钱之责。

(一) 总收支处与总稽核处相附而行，总收支处专管银钱出入，总稽核处专管账目出入，互清界限，实互相维系。

(二) 本矿各局厂支用经费及支付工料各价，由各处填具三联领单，各首领签字盖章，先送总稽核处核准，再至收支处支付。收支处须验明稽核处核准戳记，方行付款。然收支处仍有复算之责，如遇有领单数目错舛或货价参差等事，未经稽核处核出者，须送回稽核处复核，不得因稽核处已经核过，率行照付，以期周密。

(三) 矿用机料大宗，向由督办宪盛饬员定购，或由总矿师迳函沪汉各洋行经购。应付料价，凡由驻沪总局及武汉运销局代付后开单寄局者，应由收支处照单转账；其各局厂就近矿购用之料价暨各局厂所用经费，按月由各局厂详细册报者，即由总稽核处分别转账，以归简捷。

(四) 本矿每月初七日给发上月机匠工资，十四日给发窿工工资，均凭总矿师签字，账单由稽核处核准。届时收支处员友亲自携款至各该处，按名当众分给，以免工头尅扣之弊。

(五) 全矿员友薪水于本月初十日支送，丁役工食于本月底给发，不得预支透付。如有循情宕欠，均归经手人赔偿。

(六) 收支处除凭洋员签字单及总稽核处核准之领单，以及逐月照章支送员友薪水给发丁役工食外，非有总局号信不得额外支付分文。如新添员友薪水之多寡，旧有员【友】薪水之减增，悉由总局决定，缮具号信，收支处方可照付，以归一律。

(七) 收支处逐日所付银钱，须随时详细登入流水簿，按日送稽核处分款眷清，日清日账，以免积压。

以上八〔七〕条，就近令办事情形粗拟大概章程，如有疏漏，应随时增订，以期周密。总之，总局有随时决定用款之权，稽核有过事准驳之权，而皆无收付银钱之权。收支有收付银钱之

权，而无决定准拨之权。互相印证，互相监察，庶几款归实用，事无浮滥，相期遵守无渝焉。

三、机矿局应改为机矿处，考察机矿工程、煤焦及生煤出井成本之数，窿内矿丁，均归管束。其在安源之机器、锅炉、翻砂、木模、起重、打铁、造砖、烧火、炼焦、泥木等匠，并各项包工、小工人等，凡由洋员招用者，亦均归该处管束。如在工违犯厂规，该管员友革黜，应即知照机矿处，限日离矿。若在外违犯局规，滋生事端，即由机矿处会同巡警处按照所犯轻重，分别究办，知照该管之处斥革不用。木工厂并归该处经理，务派妥友监工，切实考查工料。其日报考工月表，均照规定制造处章程办理。

四、铁路渐长，应设铁路处，专派委员一人，翻译兼总站长一人，同驻安源总站，将行车、管路、搭客各章程切实整顿。该处银钱进款，责成卖票友每五日缴由委员汇交收支处，向总稽核处照数换票。出款亦均由委员填具凭单，赴收支处支领。所用车油、棉纱、烧煤等项，亦用凭单分向材料处、煤务处领取。其账房管料友人，均可裁省。原派有洋文司友一人，分驻湘东，专管查路修路，逐日上下梭巡，督率各工棚之工头小工人等，常川修垫。遇有沿路损坏及钩钉轨木松朽，急须整治抽换者，随即饬工修理。在路各工，仍照旧章统节制。至每日所查轨路情形及或有应须修理之处，务应开单报知委员转报总局。如工人开革换补，亦须商同办理。

五、煤务处经管验收、发运煤焦。所有煤栈洗煤机、洋土炉、焦炭应随时提样化验，将化验单送局备查。其分数开单知照各洋土炉经管炼焦之人。如机矿煤质不净，亦随即知照总矿师。倘起运时查出生煤内掺有壁石或焦炭未曾烧透，即系该处疏忽不认真之过。现公庄已撤，各山分矿来炭核发脚力，应将各柜改设本处，通盘筹划，并事裁人，以省经费。从前因商厂焦炭黑脚太

多，曾派工人于炭到时查看研削再行过秤，每秤派工人数名。现各分矿所炼焦炭头脚较净，并饬先自拣削一过再发，嗣后此项工人该处应一并裁省。

六、材料处应将机器栈归并。该处经理料件繁多，务照定章切实考较，酌分数项，派司友分管收发。现矿用木料，总矿师已于东平巷外另行圈地储存，派人经管收发。此后工程物料日亦渐少，所有原旧材料处、机器栈司友已敷分派，只可减省，无庸再添。

七、设制造处，应将机器、木模、翻砂、锅炉、打铁各厂均归经理。遇有修造之件，管厂监工员友务须考求制造之法，并将制件核定应制若干时、若干日，督率工匠照式依限完工，以期经久合用，不可虚糜工料。如系包工，不特不可任其偷减，并应严杜支有辛工之匠牵混帮作之弊。所有一切图样木模，均编号数，登簿储存，留备查考。

八、火砖厂应改为造砖处，经收石子白土及出窑火砖，务均随时提样送化学处化验。所做砖坯，宜求堅结。如系包工，尤须加意督察。图样木模亦应编号储存，留备查考。

九、化学处辨别矿质，化验分数为矿务中最要之事，而于本局考校煤质及造砌炉、洗炼焦炭，关系尤重。所有各处送交化验之生煤、焦炭及石子、白土、火砖等项，除填单照给原交之处，并缮洋文簿备查外，应按日开具报单，报局查核。

十、钩字营应改为巡警处，原派总哨改名总巡，什长改名巡长，练勇改名警队，将原营勇丁严加挑选，照规定巡警章程认真教练。所分段落，须连新街、半边街一并在内。安源五方杂处，迭经拿获会匪头目。局设巡警，与地方畛域不分，正为保卫本矿起见。但遇有案犯及拿获盗贼，仍应送地方官分别惩治，该处不得刑讯管押。至由杂务处拨来打扫夫，即作为清道夫，务求洁净整齐。该夫等是否认真清理，责成总巡随时考察。其各厂倒泼炭

灰及壁石渣草，须就低洼处标牌指定，填齐地面，随即拨平，另指地方，不得贪图近便，并不得积成高阜。至材料处，货到及各厂领用材料，每晚放工时必须全行收进。倘实有不能全行收进之故，应即知照巡警处，或派人看守，或不派人即交该段警勇照看之处，随时会商酌定。

十一、餐宿处为矿丁餐宿之所，常逾千人，其中良莠不齐，稽查约束，事尤不易。各矿多系包工，近来湖南人少，本地人多，工头、散工有常在矿内工作者，亦有来去不时者，应由该管司友造具工头花名册，其散工人等，只须开列名数。所有每日报单，亦只须开列工头、散工各若干名，以备核对月报册。至于散工进出，仍应责成工头不时留心查察，会同机矿处严加约束，遇事报明总局。

十二、机矿设有杂务处，系管通矿房屋，并检收旧料、改造零星器具等事，于公家不为无益。但事须切实力行，且通矿田山为本局应得之利，必须经理得人，乃不至有名无实。应将该处改隶总局，专派勤干廉明之友，将矿山、矿基、房屋、器具什物及矿路余业、山林出产、各处旧料，并在矿一切杂务，悉归经理。其矿山余地苟有可兴之利，如烧砖种植等事，责成随时妥筹禀明兴办。此举原为核实起见，不得稍有烦费。原管之打扫夫，系属清道之事，应改拨巡警处，以归划一。

丙、严稽核（本曾设有稽核，
今再重申前章，并补所未备者。）

一、查原购矿山基地，归并各商井厂价值，及起造局房屋，置备全矿机炉器具，并安配工料等费，又直并及各平巷做并开路，从前已经用过与将来开通紫家境大槽尚需之数，加以历年认付华洋各项息银，并礼和借款、马克吃亏约共成本银若干万两，约以二十年扣还。每年出煤吨数，日后自可增旺。照目下日

五百余吨，尚在设法增多情形计之，每年暂以矿出生煤二十五万吨计算，每吨含摊成本若干，即以此数作为底本，此后计算出窿生煤成本之数，应将此项底本加入并计。

二、机矿各井，此后须将日出生煤及所用挖煤、架路、接轨、推车、窿内外拣壁等工人工价，并砖灰、塞门土、炸药、灯油、器具、架树松板、皮蒿茅草等项价值数目，逐一开列报单，交机矿处覆核送局。该处即按井分编月表，以日为经，各项为纬，查照报单分层填写。至月尾，则于表后统结各项加入底本，并加摊窿工经费及该窿华洋监工薪水合共若干，照全月所出生煤平均计算，结见每吨出窿成本之数，连窿工月报册一并送局，转发总稽核处查核。

三、洗煤机每日经收毛煤若干，洗得净煤若干，并华友洋匠薪水、机匠小工工食，锅炉烧煤等数，均须逐一开列报单，交由煤务处覆核送局，转发总稽核处。其洗机之台下分出块煤，应交煤务处秤收备发，不准各锅炉匠擅自拣用。

四、洋炉炼焦，须先查估起造炉座一切工料价值，与经用年岁酌加历年修理费共若干，约可炼焦炭若干万吨，按吨分计，即为焦炭底本之数，核算洋炉焦炭成本，应将此项底本加入并计。

五、各洋焦炉向以号数计，炼焦以次数计（以生煤入炉至焦炭出炉为一次）。每日几钟某号炉装生煤若干，几钟某号炉出净焦若干，焦头若干，进出炉上车工价各若干，出炭机之工匠工食及锅炉烧煤各若干，应逐一开列报单，交煤务处覆核送局。煤务处即编立洋炉炼焦表，以炉为经，次数为纬，按照是日钟点分填生煤、净焦、焦头出入之数。其不能入表者，于表后分列总数，至月尾统结各项加入底本，及洋焦炉华友洋匠薪水共若干，照所得净焦平均计算，结见每焦一吨出炉成本，及每煤末一吨火耗成色之数送局，转发总稽核处查核。至机矿土炉炼焦，亦均应照

此办理。其每炉煤焦出入时刻，尤须切实报明，可就出炉早迟，考较火耗成色多少之故，设法改良。

六、制造处经管机器、木模、翻砂、打铁各厂，每日应具报单，将修理制造之件，分派某项工匠领用何种材料名数、件数以及觔重价值，逐一分别报明。并自编每月考工表，按照各厂工匠每人半页，上层平列某匠姓名，分注月支工食，照大小建计日。分摊之数下分六行，每行二十格，一、三、五行较窄，刊列三十天之上午、下午，每天分作上下两格；二、四、六行较宽，分填该匠制造修理之件起工、完工，请假歇工之日，均须按日按月分别送局，转发总稽核处查核。所有制造处盈亏，另由各该厂自行核计，应先查估购运各项机炉器具、建造厂屋等款，并经用年岁酌加历年修理添置之费，合共厂本银数，于工价内按成分摊，每银一两应加此项厂本银若干。遇有修造，先由管厂监工员友核计工料及应摊厂本薪水等项，开具估单呈核，完工之日制造处委员即查据单表，细加覆核，造册送局，转发总稽核处，查照估单有无出入悬殊之数，即于册内声明，年终汇结，以定厂员司友功过。

七、造砖处厂本亦应照制造处办法核计，每年分摊银数按三百日匀入，每日所成火砖价内，管厂员友须将日用土石、烧煤及工匠小工等数目价值，所做大小砖坯入窑成砖各数，逐项开列报单送局，并即编立月表，以日为经，各项为纬，月底填齐，加入厂本及员友薪水，统结各项银数，照砖大小分别计算成本送局，转发总稽核处查核。

八、各山分矿，须仍照旧章开具日报单送局，每月底于报册外，另将出煤炼焦之数，并支用薪水工价、油米竹树、器具盐菜等项钱洋总数，分项摘抄清单送局，以备比较。每年总册结见盈亏，应将井本列入收款八折作存。现在局用庄款折息甚重，各分矿通年领款亦应照认，按月一分利息分别支收。

九、铁路进款，以装运煤焦车价为大宗，而搭客运货亦日渐增多。铁路处应将逐日煤焦车数及货票、客票等价，分别列单报局。出款以修车养路为大宗。嗣后遇有应修之路，务须随时报局，先估后修。修车则与制造处会估，工竣核实，各自造册报局。倘系赶急要工，万难停待，应一面动工，一面估报。凡开车匠，均由制造处于机厂工匠内拣派。如费巨款修车，而开不数日又复损坏，惟制造处监工是问。倘系开车人等粗心所致，察看轻重，分别罚革。

十、本矿每年所用材料为价甚巨，非特冒滥宜防，即或查检偶疏，为匠人研而小之，以图就用，则工料俱属糜费。嗣后各处凭单领料，务必确实估计，逐件注明何用，总稽核处认真覆核，分别准驳。至材料处发料，则必给予发票，开明价值。遇有应行添办之料，由该处填具三联批单，以中左两联一并送局，并声明查照旧账需款若干，核准后由局将左联寄汉购运，中联发总稽核处存查。汉局运料到萍，须将发票一并寄到，由局随时发交材料处，照票验收，将价注册，开具收单，连发票缴由总局，发交总稽核处，查对批单支付价银。其在本地湘潭采办者亦同。如有由总矿师在沪汉自办者，亦应由译员将单译交材料处，照此办理，庶无各不接头之误。每日材料处所发各处料件，须缮单报局，并按月造费四柱清册，另由该处翻译以洋文缮报总矿师，以便互考用料之多寡，价值之低昂。

十一、大洗煤机告成，矿外建筑工程约已渐次完备，以后当专顾矿工尽力于根本之地。矿内如有新开巷路，须由总矿师陈商会办核准，方能照行。至于矿外一切工程，俱从缓办。如遇局厂办公房屋有必须修理改造之处，应候总局派人查照做法，将应用工料价值撙节核估开单，送请核准后方能动工，工竣仍核实造报。

十二、从前创办之时，矿内外一切工程自难预计，现已粗具

规模，此后每年全局用款，须于年前预算列表，务必分晰款目，切实核估，备见盈绌，可以预为筹划。查本局进出款项向以煤焦价值、窿工运费为大宗，其余田租等项岁入无多。而本矿开办至今，无日不恃借款为周转，息银月结月滚，尤为出款中吃亏最巨之事，亦应于预算时一并计及，以为补救之策。夫商务之道，以减轻成本为要义，而成本之重轻，视乎出货之多少，用款之能节省与否，以表揭之，则入人心目中悬以为的，可以督率考查，相时以为损益。表内进款，按照当年情形及各处日报月表估计运汉得价之数，即准此以估采炼运脚出款之数。其他出款分额支活支两项，额支可减不可增。如各处用人，当随时量其事之繁简，分别裁并。又如煤务处挑煤上车之长工，遇煤少人多时，不无闲旷，应酌改包工，按车给价，以节糜费。必确知其为费，而后可极力收束。按表考查，则全局在目，此日报月表之所以必不可少也。活支之款取其必不可省者，约为成数，若再遇有意外用款，而为表所未列，亦应在预算活支数内设法挹注，勿使另有加增。盖款不在大，省不在多，商务争毫末之利，固无嫌于铢积寸累也。

丁、造图册（从前本有图册，惟尚未全备，且田山、
矿道、铁路时有开拓更改，现应补造齐全。）

一、测量矿山基地，四至丈尺计，田山各若干亩，于界线曲折处标明记号，添立界石，绘图存案。

二、绘矿图存局，以备考证。此图须按旬续增，查照矿内情形，分段编号，详细标明如下：（华洋监工分管段落，另单送局备查。）槽路大小平斜，系何名目。原测盆式大槽在何方，向距各矿门远近之数，拟如何开入，用虚线表明。现在开进方向丈尺，土石层次坚松，分别表明，以证开凿之险易。正路支巷，上下旁通，某层某路，拟入某槽，用别色线表明。何处铺轨通车，何处人力传送；水路风巷出水进风之处；山石崩裂修立砖圈之

处；某处系某老井，尚须放水防险；某处某老井现已开通，留作何用，分别注明。矿路所经距各处地面尺数；华洋监工经管各井段落表，分界记号。

三、绘铁路全图，分段编号，查明各段钢轨枕木数目，造具清册。其沿路工棚，井应编列字号，某段责成某号工棚管修，工头何人，载明册内。遇有损坏修理或抽换轨木，随时报局注册，以备查考。

四、矿路契据本已抄有一份，编有目录，应再详细校对，各抄三份，移县会印一份，连原契送上海厂矿总局，余二份分存县局备案。

五、矿厂机炉及各项工作应用器具，必须分别查明，巨细无遗，各自造册送局，汇为总册。续有添置，或损坏重修，或不可复修者，均由该管员友报明注册。

六、矿次房屋，凡办公之所连器具一切，应造具底册。至华洋员友及工匠人等住房，尤应另自编号造册，连装修一并登记。其有器具什物由局置备者，照房屋号数另造清册。如损坏遗失，责成住房人修赔。

七、矿路余业及各分矿所购田地，曾经招佃认租收有押规者，应派人清查，分别造册存局。其矿山林木原有出产，亦当清厘并记册内。

查铁路购地本有图册，系按一路，所购民田原来形势、亩分，绘图加说。所用做路挑沟之处，两旁界以红线外，皆为余业，可以照册清查。

八、历年归井商井有现开者，有因碍机矿归并到局遂即停挖者，其停挖之井，又有仍付山租不付山租之别。上年查井，曾将已停之井除倒塌填没及煤质较逊者不计外，专取煤旺质佳之处裁立界石，以便按照小窰三里内不准另开窰口原案查禁。现应再行分地清查，统造一册，将现开已停、停而仍付山租者，以类相

从，注明原商牌号、姓名，并归并年月。其山地是否归局管业，抑系租山，均分别载明备考。

九、内外员友应由各处造册，送局汇为总册，分别执事，开注衔名、籍贯、年岁、到差年月、薪水数目，以后销差改调、请假加薪及另项事故，离差到差日期，均随时报明总局注册。

十、矿路各处所用矿丁及各项工匠夫役，但系长工月支辛工者，即应造具花名册寄局。其册内各按执业以次开列注明籍贯、年岁、何人保荐、何时到工、月支工食若干，以后开革、续补、请假，均须随时报请注册。

光绪三十年十月，总办萍乡煤矿事宜张赞宸谨定右萍乡矿路大概办法总纲四条，分列子目。查从前创办时虽经草拟章程，而因时制宜不得不逐渐更定。此次所定办法较前虽似周详，仍恐未能妥善，兹特刊印，分致员友工匠各一册，以便随时翻阅，切实照行。赞宸愧无实学，于矿务尤所未谙，自开办至今已将七载，深觉办理未善，夙夜疚心，务望在事同人有见必告，直言匡救，事贵求精，必欲互相讨论而后可知病根所在，此即刊印分致以求质证之微意也。至于本矿缘起及历年一切案牍，拟俟此次所更办法一一试办后得能考求妥善，再行汇齐付梓，以志颠末。赞宸谨识。

公司函稿

1. 民国元年阴历五月二十五日，徐小农 接坐办事林公取消汉局稽核函

汉口运销局自己酉（1909）年归弟统辖，弟驻汉办事，因添设稽核处，以为综核机关。现公司新章运销事宜归商务长统辖，另派坐办驻汉，弟前所设稽核处应即裁撤。上年册报已经造竣，今年阳历四月至六月份各项出入，应造册报及移交坐办各项事

宜，即请晋翁妥善办理。如或须暂留稽核处数人缮造此项册报，亦请晋翁酌定。其向在弟公事房办事处人，为弟到汉后所添设者，均一律截至本月底止裁撤。专此布告。敬请诸位钧鉴。

林志熙谨启 六月二十三日

2. 上汉冶萍总公司经理李君辞职书

一琴先生钧鉴：窃以振兴庶政，以筹备实业为先，而欲观成效，又以比较盈虚为急。公司开办十有余年，虽极意经营，似乎所注意者尚未研究实在，即如大仓妥订六年销焦合同一周年而半途作废，此项损失不下二三十万。又借银还镑至二十七万余两之蚀耗，所损所益，从何计算。又有钦玉如所设之芜宁镇三处分销，事事吃亏，全不加察，甚至无从稽核，事外脱然，谅我先生所明鉴也。震于戊戌之秋承前总办张韶甄电召赴萍，谆谆以账务委托。理财之地，即为众怨攸归，无稽游辞，令人不能就职。此震所以有去志者也。自辛丑（1901）之冬担任机矿账务，矢勤矢慎，幸无陨越，且众股攸关，岂有苟且，天日可鉴。厥后韶公因病去任，林公接手，所有账务，立表改革，处处研究，成本逐年减轻，日见进步。至宣统元年，林公又兼运销，调震襄事。六月到汉，日与其抱定扩充之意，联络同人，一致进行。至宣统二年，总结盈余七万零三百七十六两八钱三分，减轻铁厂煤焦价值十八万两有奇。办事成效于此可知。局外人因之见忌，每事吹求，公司不察虚实，派冯公为商务长。由是人心解散，啧有烦言，公事因而稍解。宣统三年六月，林公北上，震亦进京，意欲他图。林公又以账务为重，力劝就职，于八月十三日到汉。时局浮动，草木皆兵，际此患难之秋，冯商务长迳于十五夜逸，继韩民运员于十六日亦下驭。平日利权所在，厚禄自雄，乃患难乍临，大局罔顾。十九日鄂军起义，风声鹤泪，触目惊心，局中执

政无人，若非陈晋卿等守义坚执，局事更有不堪问者。念一日我先生与林公由京南下，扶危定倾，人心稍定。念三日林公赴萍，临行一再叮咛，震既受重托，寸步未离汉局。彼时只有捆束账目，终日相守，意谓遇急携申。孰意九月初六晚三井大板来云：明日三句钟时有大战事，午前宜离汉埠。一闻此言，人人自危。彼时汉局报册只寄至五月份止，立刻至收支处将六月至九月流水账册概行装箱，随带上船，汉局账目能归结者，职是之故。彼时大局未平，林公邀毕氏兄弟及张汉民等要求湘鄂督维持，晋卿与震等亦于望边先后到汉，招集经手各清账目，清查沿途煤焦损失，数月之中计银百万两之谱。虽当局者为所当为不足称异，试问危难之际，人人果如是乎？新公司于民国元年五月十六日成立，意见忽偏，并无实在计划，所有一切办法遽欲大反前人，将覆之舟不加 缄 绰，而泥石是投曷其有济。新董事会未成之日，办事者竭力尽心，新董事会既成以来，办事者此倾彼仆。林公固吃大亏，而公司糜费更巨。震以将去之身与物无竞，鸿沧先生于账务一门素未讲求，震愿辞职已熟筹之，其又奚说？惟震在林公手下从事六年，稽核度支有关名誉，不得不将账册画成表式，缮呈台阅。夙仰先生实业专门，事理通达，定能洞鉴。此表内中关于出煤运销两方面比较又多，特呈尊处十份，请分寄萍矿运销各处，以为他日之证。冒昧渎陈，伏乞鉴核。区区之忱，尚祈洞察。敬请勋安。

孟 震谨上 民国二年四月十四日上

3. 上汉冶萍总公司经理李君书

一琴先生钧鉴：上月十四日曾肃寸缄，披呈种切，并附上表册十份，定邀洞察。惟日久未荷指示，惶悚之余，尤深系念。震于汉局既经脱离，然家计浩繁，不能不另谋衣食。陈晋卿经手之

账结出，如有关于震事者，请函致民友社孟庸生处转交，一星期
内必可亲到公司面呈一切也。专肃。敬请钧安。

孟 震谨上 六月二十八日

4. 汉局追各同人宕款来函

敬启者：总公司查账内有同人宕欠钱洋银各款，归罪于瑢，
奉饬追缴。查尊记名下宕数开列于后，用特函达，务乞即行筹措
归欠，以清账目而维经手。公司董事会因此事大发雷霆。查同人
宕欠内有瑢经手，有直接司银钱账者，有间接于稽核处者，瑢亦
有口难辩，免得复受推诿之咎。总之，公等有欠有还，理所应
得，若有意悬宕，必以法律从事。公司董事言出如山，幸勿视为
具文，务祈慎思速筹，无任祷盼。专布。即颂雨生先生时祉。

弟 陈其瑢谨启 十月十号

计开

尊欠项下结欠洋例银八百四十五两四钱三分四厘、洋七百二
十八元八角七分。

5. 致汉冶萍公司查账员孙慎卿先生函稿

(孙住派克路开字一百八十七号)

慎卿先生大鉴：上月十四日偕孙厚斋先生亲谒台端，适驾诣
汉阳，未获面聆教言，深为怅惘。次日读致孙厚翁大札，得悉吉
旆，亟欲赴申，并嘱震如有意见详细函达，足征我公明达兼人，
不耻下问，敬仰之余，尤深感激。

震溯自前清光绪二十四年九月，张公韶甄电邀到矿经理账
务，比时机矿一片青草，破屋数椽，匪惟成效难期，抑且无从着手。
张公莅事以来，督率同人悉心筹划，内而集款，外面运销，

不遗余力，每与震言矿中如能日出三千吨煤，每年除付股息利息外，可获盈余数十万两，计划之精，期望之殷，令人敬仰。迨宣统二年，全年出煤已达六十四万，每日扯出二千吨，连铁厂减价，合获盈余二十六万，果不出张公预算。惜张公苦心孤诣经营八九年，积劳成疾，于三十二年一病不起，卒未获一睹成绩，洵为憾事。厥后林公继任，亦庆得人，震将账务情形应兴应革各事宜随时面商，颇蒙采纳。声气既孚，进行愈速，其煤焦成本逐年减轻，出煤亦日见畅旺。继则运销，卢君辞职复以林公兼办。震时值岳家葬事乞假旋里，不数日林公又电促来汉，述及兼办运销非有切实友人勦理，难收效果。震因账务责成綦重，众怨攸归，未肯承认。乃荷温谕谆谆，辞不获命，复思汉局为萍矿咽喉，关系最为重大，自应权其轻重，勉为其难，始允到汉。旋即回矿料理，交代清楚，六月始抵汉局办事。巨任甫膺，乱丝待理，当将株、长、岳各外局煤焦批册、银钱账册限期造报，并立各表，俾便稽核，节节整顿，颇增进步。此震之可以自信者。

忆自勦助张、林二公办理矿务已历十六寒暑，经手数目至巨且富，手续明晰，簿据完全，固蒙张、林两公洞见肺腑，深信无疑，无一不可宣白于股东同人之间。武汉起义之秋，枪林弹雨，不避艰险保守我股东千万血本之账簿，以有今日之钩稽。当局诸公洞察事机，热心实业，谅亦鉴及。讵今日不特尽弃前功，而且为众矢之的，假令当日簿据不保，各项亏欠均可逍遙事外，揆诸私谊未为不可，对于大局不忍出此。震十数年心血耗于账务，且为股东一份子，深望矿业隆盛，为民国实业界独树一帜，是以戎马仓皇之中，不顾生命，死守不绝如线之账簿，保全汉局真相，同人虽不见谅公道，岂无人心。前接汉局函开，谓震亏欠一千三百余金究未核实，尚有挪用武昌煤栈毕先筹银一千两，镇江、九江两处一千五百五十元。但此项均属维持汉局及付诸同人办账借贷等费。再，查汉局账支有七八千或万余金不等，又沪批发及因

乱匿账数万金者，试问当局对于此种情节亦加之意否？深望公司赏罚严明，一秉至公，破除情面，从事法律，则人人俯首。明公受股东付托之重，查核账务必能彻底澄清，泾渭立辨，是非公论，端赖此举。仰蒙俯念下情，用布腹心，并附呈表册一份，伏乞鉴核。倘荷征及刍荛不吝垂询之处，仍当剖诚贡言，临颖不胜待命之至。专肃。敬请钧安。计呈表册一份。

孟震上言 十二月五号

6. 上海汉冶萍总公司查账员孙君慎卿复书

1913年12月18日到

雨翁先生大鉴：昨奉五月手函，藉悉种切。承示表册，详细可佩。汉友欠款一节，查公司前有酬庸之说，应先履行，当催董【事】会从速办结，议由卢君开报，即请与之接洽。我公以股东而兼稽核，久居要职，洞察利弊，对于公司如何补救，必有心得，尚祈指教。沪批发处因乱匿账详情，均祈密示。鄙意功不可泯而罪亦当明，不能不择其尤者严惩一二，以儆将来。谅尊意亦以为然也。汉局交煤收条，向晋卿言已多遗失，能否设法检出，亦祈函复为盼。耑此。敬颂台祺。

弟孙德全上言 十二月十二日

7. 复上海汉冶萍总公司查账员孙君慎卿书

慎卿先生钧鉴：顷奉手谕敬悉。前肃寸缄及表册均邀电照，乃不遭摒弃，反荷褒嘉，揣分抚衷，莫名惭感。垂询种切，明烛要害，提领挈纲，澄清有自，为公司全局庆，更为矿业前途庆。震何人斯何敢妄参末议，倘遇哲人而缄默，是犹马逢伯乐而不鸣也。管见所及，聊贡刍言。

一、公司之过去宜从速结束也。慨自起义以来，通盘合算，影响已达数百万，无论股东及诸同人，莫不心焉如持，犹冀桑榆疾起，收效非晚。乃大局观成已历二周，而我公司之疮痍满目仍自若也。推原其故，盖由旧腐不去新肌难生，长此以往，过去之亏损尚小，而未来之失败更大，一发牵动全身，当局不可不慎。

明公此次查账南来，对于公司有莫大之关系，而于股东具无穷之希望，转危为安，在此一举。亟宜雷厉风行，开诚布公，搜集积压之账，责成各处经手之人，以本年底为截清旧账之限，其公私亏欠，分别补救偿还。两类功罪，祇持其平，科罚不惮于严，总期有形无形之损失，一一明白揭示于千万血本股东之前。账目能早结束一日，即流弊早扩清一日，断不可因噎废食，再事迁延，致令前蹶后仆无可救药。

一、公司之未来宜切实进行也。大厦将倾，良工是赖。公司遭此番波折，内部之损伤，进行之迟滞，抚今思昔，一落千丈。有心者，未尝不一思扶持，每苦牵掣；巧黠者，从中又利用蒙混，甘坐失败。每一筹思，良用喟喟。窃维矿业隆替，于国计民生大有关系。查萍矿宣统二年出款连工程四百余万，除股息利息外，其余三百五十万两，上迄总办下至工人，每人全年统扯六十元，可生活八万余人。此实中国今日实业上之一大观。然得人则昌，失人则亡，古训垂为金鉴。况矿务一层，又有甚焉者。居今日救济之策，惟有增出煤、轻成本、广销路、节运费四大端，而要皆以账目为枢纽。震到局以来，对于账务悉心计划，手续必期明晰，造报尤贵敏速，良以积久既恐弊生，而于盈亏又难期心得，不能不逐节研究，分立表册，以专责成。震抵汉后，又以珠[株]洲批册为根据，轮驳民船煤焦到埠，则立到船表，派销各处，则立派销表，再立空舱溢短表比较数目，折成银价，一律根追，能为众怨所归，不令公司受亏，前呈表册逐年盈亏历历可考者，莫非以账簿为根据。是以武汉起义之秋，保守汉局账簿不令

遭毁者，诚恐钩稽失其考功，终无最良结果。深望明公此后之进行，举凡出煤、成本、销路、运费四种，悉本宣统二年成绩为标准，尤以账目表册节节比较进行为目的。似此群策群力一致进行，匪特可以恢复旧观，矿业前途正未可量。震虽局外，企望实殷。至沪批发即钦办之镇、宁、芜存煤焦银钱，反正后未见结报，人言啧啧，不知究竟如何。晋卿所言收条存在稽核一节，想反正前后或已遗失，故作推托之词。果有交到，亦当转煤焦批发收账。友姚荫堂归款历来如此，办理稽核既无归款之权，检存无益。后公司复派史鸣皋接替，未审荫堂如何交接。承询各节，聊举所知，输诚以告，非敢谓有心得也。但公司经纬万端，又断非笔墨所能罄者。我公明察秋毫，必有良策补救于后，以餍众股东希望之心。震忝在股末，不禁心香虔爇者耳！专此肃复。敬请钧安，伏乞亮察。

孟 震谨上 二年十二月念二号

8. 汉冶萍公司查账员孙慎卿先生抵汉后 邮寄来明信片一件

昨日抵汉，寓大旅馆二十一号。台驾来此，祈过我一谈。手此。顺颂雨翁台鉴。

全上 一月六号

9. 孟震致孙慎卿函^①

慎卿先生赐鉴：此次檐帷驻汉，辱承枉顾者一，趋谒渠范者四，殷殷下问，粒粒不遗。致平日救矿之热忱，一一流露于言

^① 原无标题，此为编者所加。

间，遂听之余，不禁距跃三百。蒙赐银行释义一集，法备理充，洵为现今经济界至宝。震自惭鄙陋，阐发无由，惟当敬谨珍藏，永矢勿啻。萍矿大概章程，并将稽核处规则附入，一併付诸石印。开首撮张公韶甄肖像。震念此章程皆张公一手编出，其中条理井然，令阅者一见得其梗概。若置之高阁，未免可惜。

震更有待宠琐读者数事：一、稽核处宣统二三年逐月所造轮驳民船溢短比较总表，祈函致陈晋卿，不拘月份，检送数月，以备编入表内。一、鸿沧所订包销合同，请回申后抄赐一份。一、鸿沧呈公司酬庸单，祈赐一份。查酬庸一节，原所以鼓励人心而促进行，理宜彰明较著，用示奖劝。汉冶萍为我国实业上一大观，公司于酬庸一条明示区别，实欲唤起办事者精神，与个人之酬报不同。是以震前函云功罪祇持其平，科罚不惮于严。鸿沧系民国元年十二月到汉局事，视察不无遗漏，今公司遵界以考功要职，震恐鸿沧虽智难免不遗人口实也。台旌明日返申，未克趋送，抱歉实深，尚希原宥。表册一俟刷印完全，即当寄上，用副雅命。专此。敬请钧安。

孟 震上言 一月十五号

10. 致汉冶萍煤铁厂矿有限公司盛会长函稿

会长钧鉴：忆自萍矿得聆清诲，流光荏苒，寒暑六更，世事沧桑，几令人回首若失也。溯自光绪二十二（1896）年汉阳铁厂改归商办，公亟思开拓地源，挽回利权，广求佳煤，以资冶炼，为异日世界交通之筹备，周游数省，始得江西萍乡煤矿试验最合化炼冶铁之用。旋奏派张公韶甄驰往开办，诚天之所以助公造成巍巍峨峨之实业也。戊戌年，张公赴萍，招震前往经理账务，伊时荒草凄凄，岚烟四锁，安源机矿开始萌芽，兼之风气未开，诸多棘手。张公身膺重寄，深恐宝山空回，上负公意，督率同人，

锐志进行，经历困厄几及十载，积劳成疾，精力不支，特荐林公志熙以继其任，欲竟全功。张公之于萍矿苦心孤诣，早荷会长洞察，毋待下渎。弟震在萍矿经理账务十一年，林公志熙于宣统元年兼办运销，复调任汉局稽核，责成愈加繁重，夙夜兢兢，既不敢以采切从事，亦不敢因循溺职，举凡运销诸要端，节节考察，经权并用，稟承林公相辅而行，迨宣统二年比较元年进步溢出银五十八万有奇。然震非敢自侈为功，实缘上下一心和衷共济有以致之。此皆公任总理，是年派代表李公维格在申董事会报告各股东听闻者。

辛亥起义，汉局岌岌，人心散漫，各怀观望。震于戎马仓皇之中，不惜生命，捆束账簿，终日坐守，以待钩稽，幸获安全。厥后新董事会在沪开会，有幸局账保存一语，足见吾人天性不昧，是非终有舆论，功虽未实逮于震，罪或亦无词以加。乃流言横生，众矢交集，五夜自省，实百思不得其解者。民国元年林公来函取消稽核，震以事权销灭，人不我容，何敢觊觎尸位自取咎戾。且人事变迁，狂澜直倒，遂于二年二月赴申，将六年账目成绩汇编成表，上书李经理维格辞职，未邀李公指示，比因职小人微，不敢琐渎钩聪，只有缄默引退。如荷会长鉴及愚忱，或不致以不察而见罪。此震之前后经历事实大略情形也。

抑震更有言者，萍矿开辟以来，行业发达，以宣统二年为最，保存股息利息亦推是年。创业者固几经艰险，心力交瘁，承办者又朝乾夕惕，思虑俱穷，宜有今日之乐观。但通盘计算，实不敢谓达到保息目的。如铁厂之减价积欠，大仓之合同镑亏，阳朢阴削，影响实大。按铁厂购用英、比、日本、开平等煤焦，比较萍矿价值相去迳庭，表册可稽。今成本减轻，销路已著，所用萍煤明既减价，暗又长欠，虽公司同一性质，揆诸萍矿营业，实不堪其扰。萍煤冶铁唇齿相依，尤当先后辉映相系，而不能相侵。今以无形之刀兵陷萍矿于颠危之地，极发达极美满之实业而

反贻不能保息之讥，审厥功罪，谁实肇之，此不能已于言者一。

起义迄今，公司通盘损失已达数百万。当日新董事会成立，众股东及同人等莫不嘻嘻喁喁，拭目金望挽狂澜于既倒，图补救于将来。迨后一切措施悉多未从根本解决，遂使已成痼疾，针砭无灵，前途大观，委靡不进，固我股东之所痛心疾首者，又岂公司惩前毖后之初心。苗非皆莠，物不皆腐，理最易明，究其病源之所在，方知用药之不谬，此不能已于言者二。

实业以激劝而进步，考核以比较为准绳。谚云：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侧闻公司于酬庸一节已有成议。窃谓此举匪特可以鼓励人心于将来，实足以清厘积欠于今日，法至允当。会长提倡实业，烛微洞远，无微不致，但酬庸之分配即功罪之归束，稍不持平，贻人口实。闻董事会交由卢君鸿澄议结。查卢君是民国元年十二月到汉局事，今遽畀以考功要职，视察恐有遗漏，难免多滋物议。亟盼公司开诚布公，明示区别，洗净痂结，以服人心，此不能已于言者三。

汉局为萍矿咽喉，是属居中控制关键。林公志熙兼办运销，亟设稽核以为考察张本。殆犹机器之引擎，一举一动，皆得直接箝制，用意至周且密，卒能成效卓著，宣统二年完全保息而有余。张公所谓严稽核者，诚有心得。新公司以运销局归商务长统辖，视稽核为赘疣，遂尔取消，究于本末未考其详。查汉局民国元年四月起至八月底止，银钱移交清折新欠报四万七千五百余两，煤焦两项仅以含混结束。而八月至十二月底册报，其中情弊又多。更探悉卢鸿澄接办后，民国二年之账迄今虚悬未结，不胜诧异。查营业上以账为命脉，尤以理结敏速为贵，钩稽失其效力，终无最良结果。似此任意延搁，致令公私亏欠枝节横生。如华洋批发处煤焦各户价款弊窦百出。昔之设立稽核机关，宁有此积压之账耶？此不能已于言者四。

萍矿之设运销，不啻为虎附翼奔腾于世界之上。林公兼办，

逐年已确见成绩，若非起义，中间停滞，大有振衣千仞一览众山之势。是萍乡煤焦久已脍炙人口。今公司忽与宝丰订立包销合同，其广销路节运费耶？抑授人以柄耶？请一比例言之。宣统二年自行运销一、二、三号煤，平均计算每吨售价五两六钱二分零，成本用费连珠〔株〕、长、岳、汉各运局经费、税款、起卸、栈租、上下挑力磅费火用及利息、失险一切在内，实合亲本银五两五钱一分零。查包销合同扯价五两三钱五分，株、长、岳、汉转运经费失险悉归公司，此中盈绌不道而破。就根本上研究，萍矿近年用款增多，加以军事损失营业停滞，满目疮痍，亟待培养，预计价格非高至六两五钱以上，断难补救。包销原欲操胜算，自应通盘计算，达到盈余地位，乃不惟不能加添，而反比前较低，此种权衡，不知凭何心得。彼等素无经历，尚敢以巨金承包交换厚利。而我公司已有成效，事业反畏葸不前，抑价让人，至愚极拙，决不出此。以全年十二万吨合应抬价格计算，公司暗耗约在十数万两。又煤焦交款以四十日为期，从前归自运销收款，断不能延宕许久，即此中周转，周年利息亦不下数万金。且运销划分为二，事权不一，考察难周，转运承销两方面办事人等，均不免有此疆彼界之分，声气联合，则舞弊堪虞；意见不投，则冲突易起，种种情节，防不胜防。甚或包销中路停止，一转一移，悉影响及于公司。试问萍矿每年付出股息、利息八十万两，整理不遑，何堪剥削？是欲广销路而适自塞其源。但实业一门，只有力谋发达，断无守成不进之理。语曰：前人之基业，尤赖后人之扩充。萍乡煤矿天赐佳品，中外皆知，只患出煤之不多，不患销路之不畅。今商人不惜重资，慨然包销，安知非局中人示以绝有把握之利权，而欲互相垄断之？值此煤铁交战时代，甘以成效卓著空前竭后之利源倒柄授诸他人，仰人鼻息，真可为股东痛哭流涕者。在会长远处沪滨，百冗纷乘，或致疏察，奈何身历其境、目击其间者，竟尔盲从。震虽局外，忝附股末，不禁

切齿嚼舌，拍案惊叫，忍心害理有逾是乎？此不能已于言者五。

震伏念会长白发苍苍，销磨于煤铁几数十年，構成东方独一无二之实业，卧薪尝胆，抱冰握火，宁苦于此，至今日而遭于少数私心自用之手，彼苍有鉴，当亦震怒。惟祈巨手回春，扫开霾雾，是则千万血本股东之顶香祷祝者耳。谨递上萍矿表册一份，其中自萍矿开办起，成本行业盈亏，历历可考，分别比较，以醒目。虽立言不庄，条理尚顺，伏乞会长矜鉴愚诚，公余浏览，如荷不吝指斥之处，更深荣幸。临颖惶悚，墨与泪俱。专肃。敬请钧安，伏乞垂鉴。

国民前萍矿稽核孟震上书
寓汉口长清里，门牌三十二号

九 年 收 款

萍乡煤矿自光绪二十四年开办起至三十二年闰四月底止		
九届收支总表		
煤焦售价及各项收款门	光绪二十四年开办起至三十二年闰四月底移交止	
铁厂及沪汉岳长株各局现售焦炭价	湘平银	五百二十二万五千九百九十四两五钱一分九厘
铁厂及沪汉岳长株各局现焦生煤价	湘平银	一百八十三万八千三百十一两六钱六分二厘
各船户承装焦炭短秤赔价	湘平银	三万五千四〇七两〇七分五厘
各船户承装生煤短秤赔价	湘平银	一万七千〇五十一两〇四分八厘
代萍醴铁路局等处制造机件工料及拨用材料价	湘平银	二十二万八千〇五十三两一钱三分三厘
售铁厂及礼和洋行等处萍矿制造火砖价	湘平银	三万一千八百六十二两七钱八分九厘
官钱号册报历年盈余	湘平银	六万三千〇七十五两一钱七分

官钱号承领资本官利	湘平银	四千七百二十五两
汇水进款	湘平银	十万一千五百五十四两一钱九分
杂项进款	湘平银	三万一千六百四十四两八钱七分六厘
礼和洋行借款内提存该行备购机器款缴回四厘四息	湘平银	五万八千五百十一两〇三厘
礼和洋行借款内代萍醴铁路等局购办各种机器价算回利息	湘平银	五万八千〇七十七两一钱六分九厘
礼和洋行借款未还之马克兑余	湘平银	三万九千七百三十两五钱七分四厘
礼和洋行购办炼焦炉出数不符罚款	湘平银	二万九千一百〇九两二钱九分六厘
前任移交后任现存煤焦估价	湘平银	七十万九千三百四十三两四钱六厘
前任移交后任现存华洋材料	湘平银	十九万四千五百五十六两八钱五分九厘
共收	湘平银	八百六十七万七千〇七两八钱一分七厘

上表自光绪二十四年张公韶甄开办萍矿之日起，截至三十二年闰四月底移交日止，共九届收支册报汇总收数。

九年支款

煤焦成本并各项工程机器各料支款	光绪二十四年开办起至三十二年闰四月底移交止	
款门		
各项丁役杂工等工食	湘平银	四万一千七百一十八两七钱一分六厘
煤焦由山运栈挑夫脚力	湘平银	二十三万一千三百七十二两
各处勘探及员司因公川资	湘平银	四万〇六百九十七两二钱二分一厘
各栈挑炭工资及上下挑力	湘平银	八万三千九百六十两七钱六分九厘

雇工遇险身故抚恤及受伤医药等费	湘平银	一万一千六百五十九两二钱八分二厘
各栈收发煤焦经费	湘平银	九万二千三百五十八两七钱三分六厘
本矿一切杂项开销	湘平银	四万八千九百一十六两九钱〇三厘五毫
煤焦火车运费	湘平银	二十八万九千四百四十九两一钱三分三厘
股息自收股日起至三十二年闰四月三十日止	库平银 合湘平银	三十六万六千六百六十六两六钱六分六厘 三十八万四千四百一十三两三钱三分四厘
煤焦轮驳运费	湘平银	一百九十三万〇四十八两六钱七分五厘
礼和洋行借款利息德银一百五十八万五千马克	合湘平银	八十六万九千九百两三钱四分五厘
各外局转运稽查分销经费	湘平银	二十八万三千六百七十一两四钱二分九厘
各户往来借款并煤焦价欠款	湘平银	九十二万〇十七两六钱五分三厘
煤焦经过江西湘东等卡完纳厘金	湘平银	二万八千四百二十一两九钱二分六厘
本局各分厂挖煤炼焦价费	湘平银	一百四十四万七千九百二十二两〇五分六厘
煤焦项下捐助萍邑公费	湘平银	一万九千三百七十二两六钱三分六厘
收买各商厂焦炭价	湘平银	一百〇七万三千〇四十六两三钱三分三厘
煤焦项下捐助本矿学校经费	湘平银	二万六千七百九十九两五钱七分二厘
收买各商厂生煤价	湘平银	十七万九千二百二十五两〇一厘
化学处化验煤焦经费	湘平银	五千二百九十四两五钱八分二厘
各船户承装生煤溢秤赏号	湘平银	二千五百六十七两九钱五分三厘
各船户承装焦炭溢秤赏号	湘平银	八千三百五十二两三钱〇七厘

共支	湘平银	一千二百五十万一千九百八十五 两二钱八分八厘
总结除收净支	湘平银	三百八十二万四千九百七十七两 四钱七分一厘

上表自光绪二十四年张公謗开办萍矿之日起，截至三十二年闰四月底移交日止，共九届收支册报汇总支数。其收支不敷银三百八十二万四千九百七十七两四钱七分一厘，系购矿地并商井买银、铁、锑、锰各矿，及购机器、造炼焦炉、大小洗煤机制造厂各工程之款，另立成本表于后。

盘存矿产成本

萍乡煤矿自光绪二十四年开办起至三十二年闰四月底
移交日止成本表

购尽萍境东南各土窿计周围九十余华里，又银铁锑锰各矿小花石机器煤矿共	估湘平银	一百万两
安源本矿基地	湘平银	五万一千九百七十六两七钱五分六厘
汉口黄鹤洲基地	湘平银	一万四千九百九十二两二钱三分
汉口大智门基地	湘平银	六千两
岳州城陵埠基地	湘平银	六千六百六十七两八钱七分三厘
湘潭杨梅洲基地	湘平银	一千四百二十五两一钱六分五厘
株洲堆栈基地	湘平银	三千〇二十七两一钱五分七厘
汉阳运销局新添房屋	湘平银	一千六百一十两三钱一分
汉阳运销局生财	湘平银	一千六百七十八两七钱五分一厘
武汉复兴洲堆栈房屋	湘平银	一万四千八百四十四两八钱八分五厘
岳州城陵埠堆栈房屋	湘平银	六千五百六十三两二钱五分七厘
岳州转运局生财	湘平银	八百〇六两八钱九分四厘
长沙分销局生财	湘平银	一百六十一两〇四分六厘

株洲转运局房屋	湘平银	七千三百五十九两三钱八分七厘
株洲转动局生财	湘平银	二千六百六十四两七钱六分一厘
同盛信泰森恒谦全顺合顺等分 矿生财房屋	湘平银	九千七百三十七两六钱六分
紫家冲小坑分矿房屋生财	湘平银	一千一百四十六两四钱八分
机矿土炉炼焦处房屋生财	湘平银	六百〇八两五钱一分三厘
机矿窿工内外总机器等处成本	估湘平银	五十万两
直井成本	估湘平银	六十万两
穿紫家境总平巷成本	估湘平银	四十万两
大小洗煤机两座成本	估湘平银	四十万两
炼焦炉三座推煤机压煤机成本	估湘平银	三十二万两
火砖厂成本	估湘平银	六万两
煤砖机成本	估湘平银	三万两
制造厂成本	估湘平银	三十六万两
毗连铁路矿站磅秤成本	估湘平银	五万两
医院并药房	估湘平银	一万两
化学材料等	估湘平银	五千两
办公房屋并住屋	估湘平银	二十七万五千两
巡警处军械号衣	估湘平银	三千两
本矿各处生财并公事房文具	估湘平银	一万五千两
本矿栈房寨门土等	估湘平银	二万五千两
以上各项成本原价并估价，共湘平银四百十八万四千二百七十四两一钱二分四厘。		
总结收支两抵，盈余湘平银三十五万九千二百九十六两六钱五分三厘。		
<p>上表自光绪二十四年张公韶甄创办之日起，截至三十二年闰四月底移交日止，经购矿地、各土窿银、铁、锑、锰各矿，并小花石矿等各种工程，及株、岳、武汉各运局购置栈地、起造房屋等工程，添置生财各项，计原价及赖伦矿师估价，共成本银四百十八万四千二百七十四两一钱二分四厘。除收支不敷银三百八十二万四千九百七十七两四钱七分一厘外，两抵结余银三十五万九千二百九十六两六钱五分三厘。以上窿内外大小工程，高君寿林监造最多，而仇君达夫窿工经验也深，未始非当事者知人善任也。</p>		

收款成绩

萍乡煤矿自光绪三十二年五月起【至】宣统三年十二月底止

六年收支成绩比较表

煤焦售价及各项收款门	接办光绪三十二年五月至十二月	光绪三十三年	光绪三十四年	宣统元年兼办运销	宣统二年	宣统三年盛派鸿商务长
铁厂及沪汉岳长株各局现售焦炭价	湘平银 八十七万七千九百五十八两一钱七分四厘	湘平银 八十五万二千〇六十两七钱八分五厘	洋例银 一百〇七万五千一百三十七两七钱九分	洋例银 一百一十三万四千六百九十七两七钱二分	洋例银 一百八十八万〇二十三两三分七厘四分六厘	洋例银 一百二十一万五千五百六十五两三钱三分五厘
本矿及分矿等现售炊焦价	湘平银 六千二百六十五两二钱六分八厘	湘平银 一万三千〇七十四两五钱八分七厘	洋例银 一万〇一百八十六两一钱七分五厘	洋例银 八千六百七十四两五钱二分八厘	洋例银 八千一百五十八两二钱六分二厘	洋例银 七千九百〇三两二钱四分二厘
各船户承运焦炭短秤赔价	湘平银 二千六百五十五两三钱五分九厘	湘平银 五千四百四十六两四钱六分八厘	洋例银 六千一百三十九两四钱九分一厘	洋例银 一万一千八百三十五两六钱八分一厘	洋例银 五千三百二十八两七钱五分五厘	洋例银 四千五百六十五两五钱七分六厘
铁厂及沪汉岳长株各局现售生煤价	湘平银 二十八万一千八百二十两二钱七分六厘	湘平银 四十五万二千四百二十二两六钱四分	洋例银 八十二万一千三百〇四两〇三分六厘	洋例银 一百五十万二千八百九十四两八钱九分五厘	洋例银 一百八十三万四千九百九十九两三钱五分九厘	洋例银 一百四十万五千〇三十八两八钱二分六厘
本矿各处锅炉领用及现售生煤价	湘平银 三万六千八百六十二两二钱二分二厘	湘平银 六万〇三百一十四两七钱〇七厘	洋例银 四万一千二百八十四钱六分三厘	洋例银 三万六千九百三十七两七钱一分九厘	洋例银 六千一百三十九两七钱九分三厘	洋例银 三万九千二百四十五两六钱五分四厘

	湘平銀	湘平銀	洋例銀	洋例銀	洋例銀	洋例銀
萍潭鐵路火 車領用生煤 價	二万三千二百 二十一两四钱 九分四厘	二万九千一百 九十一厘 [兩] 二钱二分二厘	二万〇四百六 十两一钱八分 八厘	二万六千四百 八十九两九钱 八分四厘	三万一千二百 七十二两六钱 〇一厘	二万四千〇一 十六两九钱八 分九厘
各船戶承運 生煤短秤賠 價	一千一百〇一 两一钱二分四 厘	三千三百六十 五两八钱八分 六厘	三千九百三十 二两五钱九分 三厘	一万七千六百 三十五两七钱 六分一厘	一万〇七百九 十三两〇一分 一厘	七千三百一十 六两七钱九分 一厘
本矿及各局 銀洋錢兌余	四千三百六十 三两六钱八分 九厘	一万〇九百六 十两三钱七分 九厘	一万二千九百 七十八两六钱 九分八厘	三万三千九百 五十五两一钱 三分七厘	四万五千七百 七十五两四钱 一分一厘	
汉潭匯水	一万五千五百 七十五两七钱 五分八厘	一万九千一百 九十五两五钱 九分九厘	一万五千九百 〇二两三钱四 分六厘	一万七千一百 一十两〇九分 厘	一万三千五百 七十两八钱〇 二厘	三千六百三十 一两四钱五分 八厘
本矿官錢號 盈余	五千八百二十 七两四钱〇一 分	一万〇七百七 十九两四钱五 分二厘	一万二千九百 七十九两八钱 八分八厘	一万四千三百 三十七两九钱 一分三厘	二万三千三百 〇九两五钱一 分六厘	六千八百六十 四两二钱四分 二厘
本矿製造厂 及火砖厂盈 余	三千三百三十 两四钱九分三 厘	一千〇三两七 钱〇四厘	一千二百七十 八两六钱八分 六厘			
大仓礼和等 借款餘	四千二百四十 三两四钱七分 三厘	一万九千一百 二十三两一钱 〇八厘				

各分矿拨还 井本	湘平银	湘平银				
	二万〇三十三 两四钱一分一 厘	四千七百五十 一两九钱七分 六厘				
总共收数	湘平银	湘平银	洋例银	洋例银	洋例银	洋例银
	九十八万三千 二百五十八两 〇七分三厘	一百四十八万 一千五百九十 两五钱一分三 厘	二百〇二万一 千五百八十八两 三钱五分四厘	二百八十万四 千四百六十九 两四钱二分九 厘	三百八十五万 九千三百六十一 一两八钱五分 六厘	二百七十一万 四千一百四十 二两九钱一分 三厘
比较加增进 款数	本年八个月不 作比较	以本年收款作 柱	比三十三年加 增进款	比三十三年加 增进款	比三十三年加 增进款	比三十三年加 增进款
		一百四十八万 一千五百九十 两五钱一分三 厘	五十八万九千 九百八十九两 八钱四分一厘	一百三十二万 二千八百七十八 两九钱一分六厘	二百一十七万 七千七百七十一 一两三钱四分三 厘	一百二十三万 二千五百五十 二两四钱

上项收款按历年报册摘出，银色照相乎、洋例分两门，各款可按册核对。查光绪三十三年全年收银一百四十八万一千五百九十九两零五钱一分三厘，至宣统二年全年收银三百八十五万九千三百六十一两八钱五分六厘，互相对比，一年加增银二百三十七万七千余两之巨。再，二年分铁厂减焦价每吨银一两，减煤价每吨银二钱五分，两共减银十八万两之谱。否则进款逾四百万两，可推诸年之首。乞阅者详核。

支 款 成 绩

窿工出煤成 本门	光绪三十二年	光绪三十三年	光绪三十四年	宣统元年	宣统二年	宣统三年
	湘平银	湘平银	洋例银	洋例银	洋例银	洋例银
机矿窿工一 切挖煤经费	四十二万八千 二百六十九两 〇九钱	六十一万一千 九百九十七两 一钱一分四厘	六十八万七千 五百九十九两 六钱四分三厘	八十万七千七 百九十二两六 钱二分九厘	九十三万三千 四百七十两七 钱八分四厘	一百〇七万二 千四百二十一 两三钱一分五 厘

	湘平銀	湘平銀	洋例銀	洋例銀	洋例銀	洋例銀
沪总局經費	三千三百五十 九两五钱二分 九厘	五千七百八十 一两二钱八分 七厘	六千二百〇九 两一钱三分二 厘	六千九百三十 四两九钱六分 五厘	七千二百四十 八两二钱七分 四厘	六千七百四十 八两八钱二分 八厘
萍总局經費	一万一千八百 三十二两二钱 二分五厘	一万七千六百 〇六两七钱六 分八厘	一万七千七百 〇一两五钱九 分八厘	二万三千五百 六十三两〇五 分七厘	二万〇七百四 十三两三钱三 分二厘	二万五千七百 九十二两八钱 四分一厘
稽核收支机 矿收工等各 处經費	一万八千六百 一十七两一钱 六分七厘	二万一千四百 四十八两八钱 七分九厘	一万八千八百 四十七两四钱 〇八厘	二万一千五百 八十七两	一万七千四百 八十六两五钱 七分	一万九千六百 四十五两〇三 分六厘
巡警警备队 經費	一万二千四百 七十九两五钱 一分	一万六千三百 八十八两〇五 厘	二万七千四百 九十八两一钱 九分六厘	二万三千九百 六十八两二钱 四分八厘	三万〇五百七 十八两六钱九 分	三万八千四百 四十七两八钱 八分一厘
汉沪湘贛往 来川資电费	二千二百九十 九两七钱七分 八厘	四千八百二十 四两二钱二分 二厘	二千二百五十 两二钱〇五厘	三千〇七十五 两四钱一分七 厘	三千五百二十 七两三钱三分 八厘	二千九百一十 四两五钱四分
完粮及雇工 遇险身故扶 恤一切善舉 等	湘平銀	湘平銀	洋例銀	洋例銀	洋例銀	洋例銀
本年雇工出 煤成本	四十八万〇三 百八十七两四 钱六分八厘	六十八万二千 五百四十五两 八钱三分六厘	七十六万五千 九百七十两八 钱二分	九十万三千一 百九十七两九 钱一分四厘	一百〇 万九 千九百九十三 两八钱二分八 厘	一百一十七万 三千一百九十 三两二钱四分 九厘
雇出统煤數 目	二十二万二千 〇四十四吨	四十二万〇九 百九十五吨五 百启罗	四十万〇二百 一十六吨	五十六万一千 五百二十六吨 五百启罗	六十四万一千 四百五十吨	六十万〇九百 九十四吨

每吨扯价	二两一钱六分 三厘①	一两六钱二分 一厘	一两九钱〇四 厘	一两六钱〇八 厘	一两五钱九分 〇一厘	一两九钱五分 二厘
本年扯价作柱	二两一钱六分					
比三十二年扯价减轻银		二十二万八千 二百六十八两 九钱六分八厘	十万四千〇九 十三两七钱八 分一厘	三十一万一千 六百五十二两 七钱一分七厘	三十六万七千 七百六十九两 五钱九分六厘	十二万七千〇 四十四两四钱 七分九厘
上项雇工出煤，查光绪三十二年雇出煤二十二万二千零四十四吨，计用工费银四十八万零三百八十七两四钱六分八厘，每吨价二两一钱六分。至宣统二年，雇出煤六十四万一千四百五十吨，计用工费银一百零一万九千九百九十三两八钱二分八厘，每吨价一两五钱九分，按吨减轻五钱七分零，一年共减轻银三十六万七千七百六十九两五钱九分六厘。						

支 款 成 绩

洗煤炼焦工 费并学校薄 邑捐及各税 厘等项	光绪三十二年	光绪三十三年	光绪三十四年	宣统元年	宣统二年	宣统三年	
机器洗煤一 切经费	湘 平 银		洋 例 银				
	三万三千六百 一十四两四钱 三分二厘	四万五千九百 二十五两〇一 分一厘	五万一千一百 三十八两一钱 二分	五万〇九百九 十三两二钱三 分九厘	六万五千〇四 十两八钱六分 六厘	七万九千〇五 十六两六钱四 分七厘	
洗 煤 机 过 洗 统 煤							
	二十万三千 四百三十六吨 六百七十六启 罗	三十三万七千 四百一十一吨	三十九万二千 五百八十九吨 五百启罗	五十四万二千 〇八十四吨五 百启罗	六十四万〇十 三吨	五十八万〇三 百八十三吨五 百启罗	

① 每吨扯价厘下面尚有几毫几丝，今由编者略去，下同。

机炉炼焦一切经费	湘平银			洋例银		
	一万九千〇六十六两四钱二分	三万一千四百七十二两〇八钱	三万六千九百二十四两六钱九分七厘	五万一千三百五十三两八钱四分	四万一千〇二十一两八钱〇五厘	四万八千二百三十七两二钱四分六厘
机炉土炉炼焦一切经费	湘平银			洋例银		
	二万一千八百七十一两〇八分八厘	五万一千九百一十八两三钱二分六厘	一万四千一百〇二两三钱二分五厘	一万五千二百〇七两六钱一分九厘	三万〇二百二十一两〇八分一厘	六万一千〇六十五两九钱五分
洋炉土炉炼成焦炭						
	五万九千七百三十五吨四百九十六启罗	十一万七千九百八十八吨六百〇七启罗	十万五千二百八十一吨六百四十五启罗	十一万八千一百三十四吨九百六十五启罗	十七万六千九百九十四吨九百五十六启罗	十六万六千〇六十一吨四百二十六启罗

上项机器洗煤、洋炉炼焦及机矿土炉炼焦，详核六年之中以宣统二年比较工费轻而出数巨。

	各分矿挖煤炼焦一切经费	萍总局提给张总办恤薪官钱提给酬劳并王顾臣丧费等	提存萍矿学校经费	捐助萍邑公费	报完江西厘金及井口出口复进口税等
	湘平银	湘平银	湘平银	湘平银	湘平银
光緒三十二年	十五万九千九百一十三两八钱六分二厘		五千五百一十两七钱〇七厘	三千八百八十六两六钱四分六厘	五千五百二十三两二钱四分五厘
光緒三十三年	十五万四千〇八十九两三钱四分一厘	五万四千六百两	一万〇七百六十七两〇三分八厘	七千三百八十一两七钱八分四厘	九千四百六十八两四钱三分六厘

	洋例银	洋例银	洋例银	洋例银	洋例银
光 緒 三 十 四 年			八千六百〇一 两一钱七分九 厘	六千五百七 十一两九钱 五分四厘	二万六千二百 六十一两四钱 八分一厘
宣 统 元 年			一万二千五百 一十五两七钱 六分一厘	八千一百四 十三两六钱 七分二厘	六万三千五百 九十九两一钱 九分二厘
宣 统 二 年			一万五千一百 四十两八钱一 分九厘	八千一百四 十三两六钱 七分二厘	六万八千四百 三十五两六钱 五分九厘
宣 统 三 年			一万三千三百 八十两一钱六 分八厘	四千七百两 九钱三分四 厘	四万九千七百 三十二两六钱 九分

上项井口出口复进口税并学校捐萍邑公费，向以煤焦出数核计，宣统二年加增为最，可见出数之旺。

	各船户承运焦炭及外销溢秤赏号	各船户承运生煤及外销溢秤赏号
	湘平银	湘平银
光 緒 三 十 二 年	七百六十九两七钱七分六厘	一百〇八两二钱九分三厘
光 緒 三 十 三 年	一千一百八十两七钱〇九厘	二百三十七两四钱八分一厘
	洋例银	洋例银
光 緒 三 十 四 年	三百三十四两一钱〇二厘	四十九两一钱七分二厘
宣 统 元 年	六百八十七两九钱四分六厘	一万〇八百五十六两一钱六分一厘
宣 统 二 年	一千五百三十三两四钱三分八厘	二万九千九百五十二两六钱六分

宣统三年	七百一十九两三钱四分九厘	二万五千三百四十九两二钱九分二厘
上项船户溢赏及外销溢赏，均系考核各船交卸短秤起见。查宣统二年共销焦二十一万一千三百四十五吨，短秤焦二千零零六吨，约九九交卸。又共销煤三十二万零五百四十一吨，短秤煤三千九百七十六吨，约九八七五交卸。调查汉埠各家煤市，均以九五实交，所以溢赏见多而短秤少，其中甚合算也。		

支 款 成 绩

车船运费提驳 起卸运销经费 门	煤焦由安源运至株洲 火车运费	煤焦由株洲运至沪汉 芜宁镇岳长等船费			
光绪三十二年	湘平银 十二万三千二百四十 五两九钱九分七厘	湘平银 十五万二千〇三十九 两九钱七分九厘	煤焦共运吨数 十二万〇八百 九十四吨	车船每吨扯价 二两二钱七分	以本年作柱 二两二钱七分
光绪三十三年	二十二万九千六百三 十三两一钱〇三厘	三十万六千三百七十 三两一钱一分九厘	煤焦共运吨数 二十四万七千 五百五十吨	车船每吨扯价 二两一钱六分	比三十二年减轻水脚 二万七千六百八十六 两一钱三分三厘
光绪三十四年	洋例银 二十二万一千八百九 十八两六钱四分一厘	洋例银 三十九万六千二百〇 五十三钱	煤焦共运吨数 二十七万二千 二百二十吨	车船每吨扯价 二两二钱七分	比三十二年减轻水脚 一千七百六十四两〇 九分四厘
宣统元年	三十六万〇七百八十一 两一钱七分八厘	五十四万〇二百六十七 两三钱〇八厘	煤焦共运吨数 五十一万〇八 百二十三吨	车船每吨扯价 二两一钱九分	比三十二年减轻水脚 三万四千〇十九两五 钱一分七厘
宣统二年	四十一万〇十一两四 钱四分二厘	七十三万二千四百八 十三两五钱六分六厘	煤焦共运吨数 五十五万一千 六百六十六吨	车船每吨扯价 二两〇七钱	比三十二年减轻水脚 十一万三千六百九 五两二钱七分八厘

宣统三年	二十三万八千九百十五两四钱八分一厘	五十万二千九百九十五两七钱四分五厘	煤焦共运吨数	车船每吨扯价	比三十二年减轻水脚
			四十二万二千二百六十九吨	一两七钱八分	二十万九千六百三十一两一钱一分三厘

上项煤焦火车船运两水脚，自光绪三十二年每吨扯银二两二钱七分，至宣统二年减至每吨银二两〇七分，宣统三年以火车费由部减轻。

光 緒 三 十二 年	安源上车挑 费	株洲长岳汉 沪宁镇莞得 等处提驳起 卸费	株 洲 长 岳 汉 沪 宁 镇 莞 得 等 处 提 驳 起 卸 费	煤务处收发 煤焦经费	沪汉岳长株 各局经费	汉外销厘金 经用回扣镑 手烧火等费 及华洋员司 一切经费	左五柱共数	售出煤焦吨 数	各局经费及 起卸等每吨
						湘平银			
光 緒 三 十二 年	六千四百五 十九两一钱 二分六厘	二万一千一 百两九钱五 分九厘	六千五百六 十一两七钱 八分九厘	四万五千九 百六十四两 七钱六分三 厘		八万〇八 六两六钱三 分七厘	十一万二千 九百九十二 吨四百三十 五启罗	七钱〇八分	
光 緒 三 十三 年	一万〇一百 九十八两四 钱一分三厘	三万五千〇 九十三两四 钱九分六厘	一万〇六十 一两一钱二 分二厘	六万三千七 百五十八两 三钱〇八厘		十一万九千 一百十一两 三钱三分九 厘	十六万七千 四百四十三 吨二百八十 五启罗	七钱一分一 厘	
光 緒 三 十四 年	二千五百十 八两六钱四 分六厘	三万八千八 百〇八两三 钱二分一厘	七千〇六 九两四钱一 分三厘	八万七千一 百九十四两 六钱八分三 厘		十三万五千 五百九十一 两六分三厘	二十四万九 千一百十一 吨八百三十 六启罗	五钱四分四 厘	
宣 统 元 年	二千七百四 十五两五钱	八万九千二 百一十二两 九钱三分	六千六百三 十六两一钱 〇六厘	八万一千七 百三十八两 四钱七分二 厘	六万二千〇 五十二两〇 四分一厘	二十四万二 千三百七十 五两三钱四 分九厘	三十七万六 千八百三十 吨五百五十 四启罗	六钱四分三 厘	

宣统二年	三千二百九十七两〇三分三厘	十三万〇二百一十七两四钱〇九厘	六千八百七十两一钱四分三厘	九万九千三百五十二两二钱六分六厘	八万四千七百三十五钱一分一厘	三十二万四千四百六十七两三钱六分二厘	五十三万一千八百八十七吨五百〇二启罗	六钱一分
宣统三年	六千六百六十二两六钱七分三厘	十三万三千六百二十四两七钱五分	八千一百七十三两五钱五分六厘	十一万七千〇二十六两一钱三分六厘	十万六千一百九十八两二钱七分三厘	三十七万一千六百八十五两三钱八分八厘	三十九万三千四百九十二吨〇八十八启罗	九钱四分四厘

上项各运局经费及提取起卸经用镑手等费，自光绪三十二年每吨银七钱〇八分，至宣统二年减至每吨银六钱一分，宣统三年之大，因军队保护各局等用费在内。

支 款 成 绩

股息利息 借款亏 损款归	保护矿上军队及湖南公 益捐等	萍矿官钱号 提给总董司 友花红	大仓礼和先 令公司美记 等借款镑亏	本矿及各局 银洋钱兑亏 息等	沪汉萍各庄 号利息并股 款利息等	煤焦成本支 款总数	盘存煤焦比 上届数目	收支两抵总 结
光绪 三十 二年	湘平银	湘平银	湘平银	湘平银	湘平银	湘平银	湘存	亏
光绪 三十 三年			一万一千八 百六十二两 五钱六分九 厘		二十一万一千五百两五 钱六分五厘	一百三十万九千三百九 十六两六钱八分四厘	十九万六千二百二十两 四钱〇七厘	十二万九千九百一十九 两二钱〇四厘

光绪 三十 四年	洋例银	洋例银	洋例银	洋例银	洋例银	洋例银	减存	亏
			三万一千七 百七十一两 二钱六分二 厘		六十四万二 千一百八十 一两五钱九 分五厘	二百三十三 万七千六百 〇一两七钱 一分一厘	六万五千九 百二十五两 七钱一分八 厘	三十八万一 千九百四十 七两〇七分 四厘
宣统 元年		七千三百五 十四两〇三 厘	四万七千四 百四十六两 三钱九分九 厘		七十九万三 千四百一十 六两八钱一 分五厘	三百一十万 八千一百九 十六两一钱 五分六厘	七万七千 〇九十一 两六钱七 分	二十二万 六千六百 三十五两 〇五分七 厘
宣统 二年					七十五万五 千九百八十 七厘三钱二 分二厘	三百五十万 二千四百三 十三两五钱 一分九厘	减存	余
宣统 三年	八万四千〇 六十四两九 钱七分八厘	七千五百〇 九两四钱八 分四厘	二十七万五 千〇九十九 两七钱六分	一万一千五 百二十七两 一钱六分	八十万四千 四百四十八 两八钱六分 七厘	三百七十六 万一千六百 八十二两三 钱八分七厘	十七万九 千二百六 十四两六 钱二分五 厘	一百二十 二万六千 八百〇四 两〇九分 九厘

查光绪三十二年至宣统元年按年结亏，惟宣统二年除铁厂减价银十八万两外，尚余银七万零三百七十七两八钱三分，如厂价不减，实余银二十五万余两，非办事人处处讲求，焉能如是进步。

再，萍矿各项内外工程及轮驳成本数达千万，全年股息庄息非八十万两不敷，而办事者少不经意，则亏本立见，全赖当局诸公考核专才研究账务为唯一之政，切勿存一己之私，则大局幸甚。

焦炭成績

萍乡煤矿自光绪三十二年五月至宣统三年十二月底止 六年焦炭成绩比较表						
焦炭收 支门	机矿洋炉炼 成焦炭	机矿土炉炼 成焦炭	各分矿炼成 焦炭	上海慎泰恒 退焦炭	机矿土炉炼 成炊炭	各栈清底余秤并 外销溢秤焦炭
光绪三 十二年	三万九千四 百二十八吨 五百三十启 罗	一万六千二 百五十五吨 三百四十三 启罗	一万四千一 百一十一吨 四百一十三 启罗	四千五百七 十吨	四千〇五十 一吨六百二 十三启罗	五千〇六十一吨 七百二十三启罗
光绪三 十三年	七万六千四 百五十吨四 百一十八启 罗	三万五千五 百三十吨四 百六十一启 罗	七千五百七 十六吨五百 一十五启罗		六千〇七吨 八百二十九 启罗	三百九十一吨九 百〇八启罗
光绪三 十四年	九万二千一 百八十三吨 三百六十八 启罗	一万三千〇 九十八吨二 百七十七启 罗				一千三百〇七吨 二百〇八启罗
宣统元 年	十万五千一 百九十八吨 〇五十二启 罗	二千二百六 十七吨六百 二十九启罗			一万〇六百 六十九吨二 百八十四启 罗	
宣统二 年	十四万〇九 百九十八吨 九百二十九 启罗	二万三千 百八十八吨 四百二十三 启罗			一万二千八 百〇七吨六 百〇四启罗	七百五十九吨二 百七十六启罗
宣统三 年	八万四千九 百八十四吨 六百九十七 启罗	七万七千四 百一十吨九 百六十五启 罗			三千六百六 十五吨七百 六十四启罗	

焦炭收 支门	铁厂及沪汉 岳长株各局 现售焦炭炊 焦	本矿办公处 领用及本地 各户各员友 等现售焦炭 炊焦	株岳长汉沪 轮驳民船承 运各处除溢 秤外净短秤 焦炭炊焦	株岳长汉沪 轮驳民船承 运各处遇风 遭险除捞获 外净短焦炭 炊焦	株岳汉沪历 年堆存清底 短秤并各户 打样例欠等 焦炭炊焦	民国起义造 币厂鄂军政 府并各营在 武汉宁镇等 处领用焦炭 炊焦	株运汉因反 正时沿途遭 险并河下存 船及各堆栈 损失焦炭炊 焦	本矿及株长 岳汉沪宁镇 等处存焦炭 炊焦
光绪三 十二年	六万三千四 百六十六吨 四百一十九 启罗	二千四百五 十四吨九百 〇五启罗	五百三十五 吨一百五十 一启罗	一千二百八 十二吨八百 二十三启罗	一百〇六吨 〇九十七启 罗			九万三千七 百三十七吨 四百五十二 启罗
光绪三 十三年	八万七千二 百七十二吨 〇五十八启 罗	五千二百九 十一吨五百 四十七启罗	一千一百八 十吨〇六百 四启罗	一千七百八 十八吨一百 三十四启罗	二百五十六 吨六百九十 五启罗			十二万三千 九百〇六吨 〇八十四启 罗
光绪三 十四年	十万五千五 百五十吨六 百八十三启 罗	四千〇三十三 吨一百四十 启罗	一千四百三 十七吨七百 六十启罗	一千八百九 十吨一百三 十七启罗				十一万七千 五百八十三 吨二百一十 七启罗
宣统 元年	十一万九千 〇八十一吨 八百〇三启 罗	四千八百三 十三吨六百 七十五启罗	二千七百〇 五吨一百三 十三启罗	二千七百五 十五吨〇五 十二启罗	四千六百三 十五吨八百 四十三启罗			十一万七千 五百六吨六 百八十六启 罗
宣统 二年	二十一万一千 三百四十五吨 九百四十八启 罗	四千八百七 十七吨三百 二十六启罗	二千〇六吨 九百五十四 启罗	二千八百一 十吨二百五 十九启罗				五万八千四 百二十一吨四 百三十一启 罗
宣统 三年	十三万九千 二百〇六吨 九百一十一 启罗	四千六百六 十五吨七百 六十四启罗	一千三百一 十六吨〇四 十五启罗	一千八百八 十六吨四百 一十五启罗	二千九百四 十吨一百二 十九启罗	七千八百吨 九百三十四 启罗	四千八百三 十五吨八百 五十二启罗	六万一千八 百二十九吨 八百〇七启 罗

上项铁厂及沪汉岳长株各局售焦，自光绪三十三年全年共售八万七千二百七十二吨〇五十八启罗，至宣统二年共售二十一万一千三百四十五吨九百四十八启罗，为第一。再，二年销数虽多，短秤遭险两项比上年较减。

生 煤 成 绩

萍乡煤矿自光绪三十二年五月至宣统三年十二月底止 六年生煤成绩比较表								
生煤各 项收数 量 斤	机矿窿工挖 出统煤	机矿出窿车 余统煤	紫家冲小坑 窿出生煤	各分矿窿出 生煤	洗煤机洗出 并余秤生煤	机矿土炉洗 出生煤	机矿土炉炼 焦处壁内洗 出及拣出生 煤	株长岳汉历 年各栈堆存 余秤生煤
光绪三 十二年	二十二万〇 九百一十一 吨	一千一百三 十二吨	六千七百一 十吨〇五十 七启罗	四万二千五 百一十三吨 八百二十八 启罗	十五万〇三 百七十四吨 六百八十五 启罗		二百一十八 吨二十二启 罗	八十八吨八 百七十一启 罗
光绪三 十三年	四十二万〇 九百九十五 吨五百启罗		一万〇六百 四十五吨四 百四十三启 罗	四万七千五 百二十四吨 九百一十二 启罗	二十一万三 千〇七十八 吨五百九十 八启罗	三万七千六 百二十八吨 六百五十七 启罗	七百八十一 吨六百七十 八启罗	一千六百一 十六吨六百 五十八启罗
光绪三 十四年	四十万二千 一百六十吨				三十万一千 一百九十五 吨四百九十 启罗		一万八千三 百六十二吨 八百三十七 启罗	一百九十吨 一百一十三 启罗
宣统元 年	五十五万七 千六百七十二 吨	三千八百五 十四吨五百 启罗			四十八万四 千七百八十一 吨四百七 十二启罗		一万六千九 百二十六吨 八百六十启 罗	三千〇一十 八吨五百九 十八启罗
宣统二 年	六十四万〇 四百五十吨	一千吨			五十六万九 千一百八十五 吨一百六十二 启罗		一万九千九 百八十吨四 百六十六启 罗	一万三千二 百七十吨三 百一十四启 罗

宣统三年	六十万〇九百九十四吨			五十万四千三百二十五吨〇三十一启罗		一万〇二百九十五吨六百九十七启罗	六千九百四十一吨八百八十六启罗
------	------------	--	--	-------------------	--	------------------	-----------------

上项生于煤，查光绪三十三年全年出煤四十二万零九百九十五吨五百启罗，至宣统二年出煤六十四万四百五十吨，比较一年加出二十一万九千四百五十四吨五百启罗。又壁内拣出洗出煤一万九千九百八十吨零四百六十六启罗，各栈清底余秤煤一万三千二百七十吨零三百十四启罗，遇收处处加增。

生 煤 成 绩

生煤各项 支数门	光绪三十二年	光绪三十三年	光绪三十四年	宣统元年	宣统二年	宣统三年
洗煤机过洗 统煤	二十万三千 四百三十六吨 六百七十六启 罗	三十三万七千 四百一十一吨 五百启罗	三十九万二千 五百八十九吨 五百启罗	五十四万二千 〇八十四吨五 百启罗	六十四万〇十 三吨	五十八万〇三 百七十三吨五 百启罗
机矿土炼过 洗统煤		五万六千一百 六十二吨九百 启罗				
机矿洋炉炼 焦用生煤	五万八千九百 七十一吨三百 一十六启罗	十一万二千五 百九十八吨六 百八十启罗	十三万四千九 百三十四吨四 百六十八启罗	十五万五千二 百一十七吨四 百三十八启罗	二十万〇二 百二十八吨七 百二十二启罗	十二万七千六 百八十吨六百 七十九启罗
机矿土炉炼 焦用生煤	三万一千〇五 十三吨四百四 十三启罗	六万一千二百 四十九吨二百 三十启罗	二万二千二百 二十六吨七百 三十四启罗	一万九千八百 六十三吨六百 五十四启罗	五万三千六百 九十五吨七百 九十五启罗	十二万三千六 百九十一吨一 百七十六启罗
各分矿炼焦 用生煤	二万三千九百 九十三吨三百 一十二启罗	一万五千四百 一十三吨二百 九十五启罗				

小坑紫家冲 分矿炼焦用 生煤		四千〇七十二 吨一百启罗				
铁厂及株长 岳汉沪各局 现售生煤	四万九千五百 二十六吨〇十 一启罗	八万〇一百七 十一吨二百二 十七启罗	十四万三千五 百六十一吨一 百五十三启罗	十五万七千七 百四十八吨七 百五十一启罗	三十二万〇五 百四十一吨五 百五十四启罗	二十五万四千 二百八十五吨 一百七十七启 罗
本矿办公处 领用及本地 现售生煤	二万七千三百 一十一吨三百 九十七启罗	四万四千五百 四十三吨三百 四十二启罗	二万五千六百 二十一吨九百 一十六启罗	二万四千二百 九十四吨九百 二十二启罗	四千六百九十 二吨五百四十 九启罗	二万四千九百 九十三吨〇六 十一启罗
萍潭路局火 车领用生煤	五千八百〇五 吨三百六十一 七启罗	七千二百八十 一吨五百二十 七启罗	五千〇九十六 吨九百一十二 启罗	六千五百八十 七吨四百八十 启罗	七千六百八十 吨二百二十启 罗	七千七百二十 七吨四百七十 五启罗
株长岳汉沪 轮驳民船承 运各处除裁 秤外净短生 煤	七百〇九吨四 百五十九启罗	九百七十七吨 二百四十一启 罗	二千一百二十 二吨三百〇四 启罗	四千七百六十 五吨〇八十七 启罗	三千九百七十 六吨二百〇四 启罗	二千六百四十 八吨一百一十 八启罗
株长岳汉沪 轮驳民船承 运遇风遭险 除捞获外净 短生煤	六百五十五吨 五百一十八启 罗	七百二十六吨 二百三十九启 罗	一千三百八十 一吨二百一十 八启罗	二千六百二十 九吨七百一十 六启罗	二千七百九十 九吨六百五十 三启罗	一千四百七十 三吨五百〇五 启罗
株长岳汉沪 历年堆存各 栈清底短秤 并注销各户 打样等生煤	十七吨七百启 罗	三十九吨九百 八十七启罗	二千〇一十四 吨三百三十三 启罗	一千六百一十 四吨〇四十九 启罗		

民国反正时军政府各差轮及军队水师等在长岳汉宁芜镇领生煤						一亿二千九百九十七吨九百一十八启罗
株运汉因反正时沿途遭险并河下存船及各堆栈损失生煤						五千六百〇五吨〇六十七启罗
本矿及株长岳汉沪宁镇等各堆栈存数生煤	五万七千六百一十二吨三百四十二启罗	六万九千二百二十六吨九百八十一启罗	六万一千五百九十六吨八百八十二启罗	十一万三千〇五十一吨七百一十五启罗	十一万三千三百〇九吨九百一十启罗	八万四千三百八十八吨八百八十八启罗
上项铁厂及株长岳汉沪各局售煤，查光绪三十三年全年共售煤八万零一百七十一吨二百二十七启罗，至宣统二年全年共售煤三十二万零五百四十一吨五百五十四启罗，推广销路之第一。再，办公处领用减二万余吨。又船户短秤各船遭险，处处核减。						

轮驳成绩

萍乡煤矿自光绪三十二年五月至宣统三年十二月底止						
六年轮驳成绩比较表						
轮驳收支	光绪三十二年	光绪三十三年	光绪三十四年	宣统元年 赫伦 洋员经理	宣统二年 高汤 二华员经理	宣统三年四月 潘毓初接办
	湘平银			洋 磅 银		
进款 轮驳 运煤焦料件 水脚	五万五千一百 二十四两七钱 四分七厘	十五万七千四 百二十三两九 钱五分六厘	二十万一千 百八十四钱 九分八厘	十九万二千〇 四十一两四钱 三分六厘	三十五万一千 二百三十四两 六钱一分七厘	二十四万二千 九百一十九两 〇九分七厘

出款 轮船 钢木驳白桅 工食	一万六千一百 二十八两五钱 一分六厘	二万六千三百 〇三两六钱八 分四厘	三万五千〇九 十八两九钱一 分九厘	四万三千一百 一十七两七钱 九分七厘	六万七千九百 五十一两八钱 六分四厘	十万〇二百〇 二两四钱四分 四厘
轮船钢木驳 白桅等领用 煤及各项材 料	三万五千五百 六十一两〇九 分	五万四千五百 六十两七钱四 分六厘	八万六千九百 九十一两一钱 八分八厘	七万三千四百 八十一两九钱 三分七厘	十万〇七百一 十八两〇三分 六厘	八万二千三百 八十一两〇五 厘
轮船钢木驳 白桅等驳力				三千九百八十 四两〇二分八 厘	一万五千三百 九十九两二钱 一分九厘	一万〇四百一 十八两〇二分 五厘
轮船钢木驳 白桅修理添 置				三万四千七百 一十三两〇一 分八厘	四万〇四百四 十七两九钱五 分三厘	一万六千九百 七十九两三钱 八分一厘
轮船钢木驳 白桅成本利 息				四万七千二百 〇九两二钱七 分七厘	五万八千一百 二十九两六钱 〇七厘	八万五千一百 九十五两八钱 七分七厘
钢木驳白桅 贴还轮船施 费		四万七千四百 八十五两三钱 一分七厘	六万〇九百九 十两六钱六分 六厘			
租船价并驳 力回赏添置 修理材料	八千五百六十 五两〇五分六 厘	二万一千六百 九十五两〇六 分	二万八千三百 七十六两二钱 五分六厘	五万二千五百 一十四两三钱 三分六厘	二万八千三百 六十八两三钱 二分九厘	一千五百八十 四两八钱六分 三厘
株岳汉洋员 薪水				七千七百九十 四两二钱六分 二厘	六千八百一十 四两八钱七分 六厘	
株岳汉华员 司薪水	四千三百五十 九两〇四厘	六千〇四十六 两七钱七分二 厘	五千九百八十 六两二钱六分 八厘	八千七百三十 八两八钱二分	八千六百五十 六两四钱〇七 厘	一万〇二百八 十四两九钱三 分五厘

株岳汉洋员 添置杂用				三千四百八十八两五钱五分 九厘	二千五百八十一两五钱六分 四厘	
株岳汉辛工 火食添置杂 用				二千九百五十八两五钱九分 四厘	四千四百五十 七两七钱六分 六厘	一 万三千八百 九十四两九钱 三分
湘平银		洋例银				
总结	亏 九千四百八十八两九钱一分 九厘	余 一千三百三十二两三钱七分 七厘	亏 一万六千二百六十二两七钱 九分九厘	亏 八万五千九百五十九两一钱九分二厘	余 一万七千七百十一两九钱九分六厘	亏 七万八千〇三十二两三钱六分三厘

上项轮驳收支，按历年报销输出银色，以湘平、洋例分两门，各款可照册核对。查宣统元年赖伦经理结亏银八万五千九百五十九两一钱九分二厘，至宣统二年归高寿林、汤正甫经办，反结余银一万七千七百十一两九钱九分六厘。一二两年比较盈亏，则相去银十万零三千六百七十一两一钱八分八厘。

该存总数

萍乡煤矿宣统三年十二月底止该存各款总表		
华商股本并沪汉湘萍各银行庄 号借款	洋例银	一千一百五十二万一千四百五十一两〇 七分三厘
以上结该股本借款洋例银一千一百五十二万一千四百五十一两零七分三厘。		
本矿现存并材料机料炸药各运 局焦炭生煤价欠款并现	洋例银	一百二十六万五千六百八十七两八钱三 分五厘
盘存矿产基地山场	洋例银	一百一十五万四千七百〇五两六钱一分
盘存矿外房屋码头生财	洋例银	八万六千九百七十四两二钱九分八厘
盘存直井总大小洗煤机、平巷 制造厂、炼焦炉窿内外一切工 程	洋例银	四百六十六万九千八百五十七两七钱二 分四厘

盘存轮船钢驳木驳成本	洋例银	一百三十五万五千三百四十二两二钱三分一厘
盘存株长岳汉及下游一带堆存焦炭、生煤值价	洋例银	九十万七千二百五十九两五钱七分五厘
以上结存各项成本并现款洋例银九百四十三万九千八百二十七两二钱七分四厘。		
总结该存两抵，实不敷银二百零八万一千六百二十三两七钱九分九厘。		
<p>按上表总结两抵亏银二百零八万一千余两。查成绩表中自三十二年五月起至宣统二年十二月底止，除余净亏银一百零八万八千五百余两，加宣统三年军事各项损失银一百二十二万八千八百余两，二共亏银二百三十一万五千三百七十三两一钱二分五厘。比较右表总结，实溢出银二十三万三千七百四十九两三钱二分五厘。何以相差如此之巨？考察光绪三十二年萍矿盈余银八万三千零四十六两余，三十三年盈余银二十万零二千七百八十余两，三十四年盈余银二十六万零二百三十余两，三年中只有盈余五十四万六千零六十二两三钱八分四厘。而公司三十四年第一届账略以五十万折轻萍矿工程成本，以二十七万九千八百十一两七钱零九厘折轻存煤焦成本，二共折轻成本七十七万九千八百十一两七钱零九厘。核与三年盈余，实多折轻成本银二十三万三千七百四十九两三钱二分五厘。是上表与成绩表数目针孔相符，用特说明。</p>		

各户该款

萍乡煤矿宣统三年十二月底止 结总股本银行庄号各户该款数目表				
总公司拨来华商股本	汉口交通银行	衡源庄	永康庄	张瑞记
三百七十五万三千八百七十一两二钱八分八厘	三十万〇九百二十六两七钱	三万两	一万五千三百六十二两〇八分	五百四十七两七钱三分三厘
总公司往来	汉口户部银行	大丰庄	平记	招商局
六千五百八十一两六钱六分七厘	五万两	四万两	七百二十四两一钱九分	四千〇九十六钱八钱

总公司储蓄处	协成银号	信成庄	兴记	顾福记
十九万二千〇八 十三两九钱二分 二厘	三千〇六十五 两〇三分	三万两	三千〇六十一 两二钱二分	一万〇一百七 十九两五钱九 分
上海六合公司	戴昌厚记	大源庄	吴元记	立豫庄
二百六十三万九 千九百七十两八 钱四分七厘	一万两	五千两	一千一百两	一万两
沪批发汇丰煤焦 押款	湖北官钱局	裕通源	德华银行	贞记
一万二千一百三 十六两五钱三分 四厘	二十万两	三万两	十万〇五百四 十八两六钱七 分	五千一百〇一 两〇四分
礼和洋行购料款	双清堂	裕恒益	晋裕庄	晋昌庄
六万三千七百四 十五两六钱五分 六厘	二千两	十五万两	一万两	四万两
汉口道胜银行	兴业银行	详记	滋德堂	陞记
一百〇五万两	二万两	八千两	二千三百两	一万〇二百〇 四两〇八分
崧记	汉局收支处与 轮驳处往来	湖南官钱局	冯允记	械记
四千〇四十二两 五钱八分	三万六千一百 九十七两〇二 钱八厘	五万一千〇二 十两四钱〇八 厘	存 四百七十八两 七钱八分	一千六百六 十八两六钱
汉阳铁厂借款	沪汉添购材料 尚未付价暂存	大清银行	柴莲记	本矿官钱号
一百六十万两	二万四千六百 四十一两八钱 七分四厘	存 一百三十六两 三钱八分	一千两	三十九万一千 七百九十三两 八钱四分六厘

本矿官钱号	玉成庄	桢记	本矿储蓄银行	各户往来存息
一万〇一百七十九两五钱九分	存 五千四百八十一两〇七分	一千两	五万〇三百二十六两六钱四分三厘	四万五千〇三十两五钱九分一厘
联和庄	正金	税务处	备发戊己庚三届股息	湖北理财部
存 五百八十二两一钱七分	三万两	一千七百三十二两〇八分六厘	一万七千六百四十九两三钱二分四厘	存 一万八千六百〇四两二钱〇六厘
湖南官钱局	镇江金商认销 煤价	备发辛亥年股息	萍韶路局	南京交通银行
二十六万一千二百七十五两〇八分	二千四百二十五两	十八万二千六百七十六两四钱二分三厘	存 六千五百六十四两〇四分九厘	二万两
亚细亚		沪批发处正月 分薪水		
一万〇二百〇四 两〇八分二厘		存 一百六十六两〇六分四厘		
总结股本并各银行庄号借款往来，共该洋例银一千一百五十二万一千四百五十一两零七分二厘。				
上表各该户数目核与第十五届报册相符。①				

① 表内数字除有“存”字外，余均为“该”数。

各户存款

萍乡煤矿宣统三年十二月底止 结总汉沪各局煤焦价并往来存款数目表				
材料处存料并在路	造竹木厂	武汉批发处	扬子公司	本矿收支现款
二十九万五千五百两二钱〇九厘	四百五十两三钱四分一厘	二十三万四千五百三十二两二钱〇二厘	三万八千五百九十六两〇二分	四万八千八百四十三两九钱九分一厘
施工餐宿处油米	电灯房料	汉阳铁厂	应城分销处	黄家源高坑
九千六百九十三两八钱五分三厘	一万五千四百〇七两五钱四分一厘	三万九千九百七十七两三钱九分六厘	三万五千四百三十五两三钱九分二厘	一千六百〇七十两一钱二分六厘
造砖处料	汉局期票	汉局收支与轮驳往来并萍局成本利息	浔分销处	岳州局
六千二百六十五两〇八厘	一万〇一百七十九两五钱九分	二十万五千五百九十六两八钱二分三厘	一千四百三十二两〇六分五厘	四百五十六两一钱五分一厘
药库炸药铜帽引线	官钱号资本	株洲运销局	浔利记砖厂	驻沪总批发并钦批发处广东等处
五万五千五百一十一两〇四分八厘	一万〇一百七十九两五钱九分	三千八百三十五两三钱四分	一万二千两	一万五千二百六十八两六钱三分九厘
管仓处存米	官钱号历届盈余	长沙运销局	大仓桔三郎	
五万四千二百九十三两六钱五分八厘	十一万二千四百四十三两五钱六分八厘	九千〇八十八两〇六分六厘	二万五千四百一十四两	

巡警处	武汉运销局	招商局	卢洪记	
五十二两一钱 九分二厘	一万五千五百 八十七两五钱 七分六厘	二百三十二两八 钱	四千两	
总结沪汉湘岳萍株各局现存井煤焦价款，共存洋例银一百二十六万五千六百八十七两八钱三分五厘。				
上表各存户数目核与第十五届报册相符。				

加添成本盘存矿本

萍乡煤矿自光绪三十二年五月起至宣统三年十二月底止 六年添加成本总表						
扩充总平 巷工程及 添造轮驳 门	总平巷一切 工程	扩充制造磨工 四号五号炼焦 炉洗煤机厂房 及工程等煤砖	购置岳州码 头及汉阳安 源全矿基地	置造轮驳成 本	扩充矿外 工程	工程总数
	湘平银	湘平银	湘平银	湘平银	湘平银	湘平银
光绪三十 二年	七万八千二 百五十四两 九钱六分九 厘	四万一千八百 六十两四钱九 分八厘	一万九千〇 三十九两二 钱八分三厘	三十三万四 千〇二十八 两三钱三分 三厘		四十七万三 千一百八十 三两〇二分 三厘
光绪三十 三年	十二万一千 七百五十两 〇六分六厘	十九万六千五 百六十三两六 钱二分五厘	三千五百九 十九两八钱 八分二厘	十四万八千 一百八十四 两一钱四分 九厘		四十七万〇 九十七两七 钱二分二厘
光绪三十 四年	洋例银	洋例银	洋例银	洋例银	洋例银	洋例银
	十一万〇九 百二十五两 六钱八分二 厘	二十五万九千 三百六十六两 〇二分五厘	一万二千七 百五十一两 八钱九分七 厘	五万九千二 百二十八两 〇九分六厘		四十三万七 千一百七十一 两七钱

宣统元年	十四万七千四百七十四两〇二分九厘	三十四万五千八百九十八两六钱二分四厘	二万九千一百一十二两三钱一分四厘	十一万七千九百五十六两〇九分二厘		六十四万〇四百四十一两〇五分九厘
宣统二年	十二万五千三百三十两四钱六分六厘	八万四千一百七十六两八钱五分四厘	一万二千九百二十两四钱七分三厘	六十五万一千六百二十七两四钱七分九厘	一万〇九百五十一两〇一分九厘	八十八万五千〇六两二钱九分一厘
宣统三年	四万七千五百五十三两七钱三分		一千三百〇七两五钱七分五厘	三万五千七百五十七两九钱三分九厘		八万四千二百一十九两二钱四分四厘

上表自光绪三十二年闰四月底张公韶甄移交，林公接手，矿师赖伦估价并原价，共存成本湘平银四百十八万四千二百七十四两一钱二分四厘。又林手三十二年五月起至三十三年十二月底止加存成本湘平银九十四万三千二百八十八两七钱四分六厘，二共湘平银五百一十二万七千五百五十四两八钱七分，合洋例银五百二十一万九千六百四十一两五钱七分。再，三十四年起至宣统三年十二月底止，加存成本洋例银二百〇四万七千二百三十八两二钱九分四厘，二共存成本洋例银七百二十六万六千八百七十九两八钱六分三厘。以逐年盘存轮驳各运局栈房、房屋、码头及矿基、窿口、直井、大小洗煤机、炼焦炉、电机、电车、煤砖、火砖厂、制造厂等机器各项成本数目，另编详表于后。

萍乡煤矿自光绪二十四年开办起至宣统三年十二月底止

盘存矿基及矿内各种工程、矿外各局房屋、

堆栈、码头等一切成本表

购尽萍境东南各土窿计周围九十余华里，又银铁锑锰各矿山、小花石机器煤矿	安源本矿基地契价	汉口大智门基地契价	汉口黄鹤洲基地契价	汉阳南岸嘴基地契价
洋例银	洋例银	洋例银	洋例银	洋例银
一百〇一万七千九百五十九两一钱八分四厘	八万四千〇三十六两四钱九分二厘	六千一百〇七两七钱五分五厘	一万五千二百六十一两四钱七分八厘	一万一千七百八十二两〇八分

岳州城陵埠基地并 堆栈码头契约	湘潭杨梅洲基地契 约	株洲转运局栈房码 头基地契约	长沙栈房码头基地 并栈契约
洋例银	洋例银	洋例银	洋例银
一万〇四百五十二 两一钱五分五厘	一千四百五十两七 钱六分	三千〇八十一两五 钱二分二厘	四千五百七十四两 一钱八分四厘
以上九共盘存矿产基本成本洋例银		一百一十五万四千七百〇五两六钱一分	

盘存钱本

穿紫家境总平巷抽水机、 车笼、煤桶、风炉、新窑 口做路钻石、历年加添一 切工程	施工内外各种机器挂线 路、抽水机、打风清风 各项机件并铁路历年加 添成本	直井机器吊车等成本	大小洗煤机两座、各 种机器并各项料件一 切工程成本
洋例银	洋例银	洋例银	洋例银
一百〇一万七千二百六十一 两四钱二分二厘	五十五万一千二百二十 九两四钱〇三厘	六十一万〇七百七十 五两五钱一分	五十五万一千〇五十 八两四钱七分三厘
电机房全矿电线一切机器 成本	全矿华洋办公房屋并华 洋办事员住房、全矿围 墙等工程	毗连铁路矿站磅秤等 工程	施工医院并药房各种 药料成本
洋例银	洋例银	洋例银	洋例银
四十八万七千〇一十五两 六钱二分七厘	三十万八千五百六十二 两六钱九分七厘	五万〇八百九十七两 九钱五分九厘	一万〇一百七十九两 五钱九分
一二三四五号洋炼焦炉火 砖并推炭装煤各机成本	火砖厂各种机器成本	煤砖厂各种机器成本	制造翻砂木模打铁锅 炉各厂成本
洋例银	洋例银	洋例银	洋例银
四十七万四千三百三十一 两四钱七分二厘	六万七千三百八十五两 一钱六分九厘	六万七千一百九十三 两七钱四分四厘	四十一万三千三百七 十六两三钱一分七厘
化学处各种化学材料等成 本	煤栈机栈材料厂并工 厂工程	全矿事房文具器具一 切生财、巡警处军械 号衣等	

洋例银	洋例银	洋例银	
五千〇八十九两七钱九分五厘	三万七千一百七十七两二钱八分四厘	一万八千三百二十三两二钱六分二厘	
以上十五共盘存矿内直井总平巷等成本洋例银		四百六十六万四千八百五十七两七钱二分四厘	
汉阳运销局东西堆栈、武昌复兴州堆栈房屋码头一切工程		汉口谌家矶码头峦石木桩工程等	岳州城陵埠运局堆栈公事房工程
洋例银		洋例银	洋例银
三万〇四百四十四两五钱九分八厘		一万八千一百七十六两九钱	一万三千三百三十六两一钱四分四厘
株洲转运局房屋堆栈码头一切工程并长局生财		同盛信泰森小坑合顺金顺蒙家坑分矿并炼焦炉房屋生财	
洋例银		洋例银	
一万三千二百十七两六钱〇四厘		一万一千六百九十九两〇五分二厘	
以上五共盘存矿外房屋生财洋例银 八万六千九百七十四两二钱九分八厘			
上表自光绪二十四年开办日起截至宣统三年十二月底止，册上报盘存矿产基地洋例银一百一十五万四千七百〇五两六钱一分，盘存直井窿内外一切工程洋例银四百〇六万四千八百五十七两七钱二分四厘，盘存矿外房屋生财洋例银八万六千九百七十四两二钱九分八厘。以上盘存成本总共洋例银五百九十一万〇千五百三十七两六钱三分二厘。			

盘存轮驳

萍乡煤矿宣统三年十二月底止						
轮船钢驳木驳成本表						
轮名	成本数目		造船厂名	吃水	翼	造船年分
萍福萍寿成本	洋例银	九万九千八百五十九两四钱三分四厘	江南制造局	六尺六寸	双	戊申年
						一千吨

萍通成本	洋例银	五万五千〇五十七两 一钱八分九厘	耶松厂	六尺 六寸	双	庚子年	八百吨
萍富萍强 成本	洋例银	七万九千五百四十两	瑞鎔厂	五尺 六寸	单	壬寅年	八百吨
萍元萍亨 成本	洋例银	三万九千〇九十一两	瑞鎔厂	二尺 六寸	双	癸卯年	四百吨
萍利成本	洋例银	三万一千〇九十六两 二钱六分	耶松厂	三尺 六寸	明	壬寅年	六百吨
萍贞成本	洋例银	三万二千〇十两	瑞鎔厂	三尺 八寸	双	壬寅年	六百吨
萍安萍顺 成本	洋例银	四万二千六百八十两	耶松厂	三尺 六寸	明	壬寅年 己酉年	六百吨
祥临成本	洋例银	三千七百四十七两六 钱九分	耶松厂	五尺 六寸	双	己亥购江西官 轮	三百吨
振源成本	洋例银	二千五百十五两五钱		五尺	单	戊戌年购义昌 成	三百吨
运利成本	洋例银	六千两	瑞鎔厂	五尺	单	宣统元年购承 丰庄	五百吨
萍发成本	洋例银	一万九千八百九十五 两二钱五分		三尺	双	宣统二年购法 国兵轮改造	七百吨

上表拖轮十五艘，总共成本洋例银四十一万二千二百五十九两〇六分二厘。

一二三四号钢驳四 只成本	洋例银	九万四千二百八十 三两九钱九分五厘	耶松厂造	装数三百 六十吨	光绪三十 三、四年	到局
五号至十四号钢驳 十只成本	洋例银	十七万三千〇二十一 九两〇七分	瑞鎔厂造	装数三百 六十吨	宣统一、二 年	到局
十五号至二十四号 钢驳十只成本	洋例银	十七万一千三百五 十八两四钱〇三厘	扬子厂造	装数三百 六十吨	宣统一、二 年	到局
二十五号至三十号 平底木驳六只成本	洋例银	二万六千六百十六 两六钱〇六厘	瑞鎔厂造	装二百吨		
三十一号至五十九 号平底木驳二十九 只成本	洋例银	十四万六千〇七十一 九两三钱三分五厘	扬子厂造	装二百吨		

八十一、二、七、八号木驳四只成本	洋例银	二万四千八百三十九两九钱八分八厘	瑞鎔厂造	装二百吨		
八十三、四、五、八号木驳四只成本	洋例银	一万五千〇六十八两七钱五分二厘	广福厂造	装一百六十吨		
八十九、九十、九十一、二号木驳四只成本	洋例银	一万七千六百十二两八钱五分四厘	旧常德、武陵、长沙、湘潭改造	装二百吨		
九十三、四号木驳二只成本	洋例银	六千八百八十两八钱八分五厘	旧永吉、大利改造	装二百吨		
九十七、八号木驳二只成本	洋例银	一万二千七百七十五两	韩手经造	装三百吨		
九十九、一百号木驳二只成本	洋例银	一万四千七百六十两	扬子厂造	装三百吨		
未编号木驳驳四只成本	洋例银	一千六百二十两	旧木驳	装一百吨		
一百一号至一百四十号木驳四十只成本	洋例银	五万七千二百七十一两六钱二分四厘	武昌宋祥发、萧洪发造	装一百吨		
一百四十一号至二百号，补六十号，九十五、六号，又未编号四只，木驳六十只成本	洋例银	十七万三千七百〇三两三钱二分六厘	武昌宋祥发、萧洪发、邹玉山、马洪兴合造	六十四只，每只装八十吨，九十五号、九十六号装二百吨，六十号装二百四十吨		
株岳武夏船七只成本	洋例银	七千一百八十三两四钱三分一厘	邹玉山等造			

以上钢木驳成本共洋例银九十四万三千零八十三两一钱六分九厘。

总结轮船钢驳成本共计洋例银一百三十五万五千三百四十二两二钱三分一厘。

上表木驳自一百一号起至二百号止，由林公委高君寿林监造。当日人多美为利薮，高君不恤人言，力任其难，对于监造责任节节不敢放弃。迨后工竣，造册报，尤为核实，以二十余万两之工程绝不染指，其廉洁不可风耶。

盘存煤焦估价

萍乡煤矿宣统三年十二月底止结

总汉、沪、浔、镇、宁、粤、株、长、岳等

堆存焦炭、块焦、生煤估价表

安源煤务处堆存	芦溪栈堆存		株长两局堆存		岳州城陵埠局堆存		
焦炭估价每吨六两五钱	焦炭估价每吨四两		焦炭估价每吨七两五钱		焦炭估价每吨八两		
一千六百五 十七吨一百 七十四启罗	一万〇七百 七十一两六 钱三分一厘	四百五十二 吨一百九十一 启罗	一千八百〇 八两七钱六 分四厘	一万一千〇 三十九吨八 百四十二启 罗	八万二千七 百九十八两 八钱二分二 厘	三万一千九 百四十九吨 六百一十六 启罗	二十五万五 千五百九十一 六两九钱二 分八厘
复兴洲、公兴栈、礼和栈等堆存		浔芜宁镇沪堆存		广东、香港堆存并在路			
焦炭估价每吨九两		焦炭估价每吨十两		焦炭估价每吨十二两			
九千〇七十一 二吨一百八 十五启罗	八万一千六 百四十九两 六钱六分五 厘	六千三百六 十九吨七百 八十二启罗	六万三千六 百九十七两 八钱二分	二百十七吨 八百五十四 启罗	二千六百十 四两二钱四 分八厘		

上表以上焦炭估价共洋例银四十九万八千九百三十七两八钱七分八厘。

复兴洲武昌批发存	浔芜宁镇等局存	广东分销存	株长两局存
块焦估价每吨四两五钱	块焦估价每吨五两五钱	块焦估价每吨八两	块焦估价每吨四两

四百五十六 吨〇八十一 启罗	二千〇五十 二两三钱六 分	四百二十八 吨八百十六 启罗	二千三百五 十八两五钱 四分三厘	一百三十一 吨七百八十 一启罗	一千〇五十 四两二钱四 分八厘	五十四吨四 百七十五启 罗	二百十七两 九钱
----------------------	---------------------	----------------------	------------------------	-----------------------	-----------------------	---------------------	-------------

上表以上炊焦估价共洋例银五千六百八十三两零五分一厘。

安源煤务处存	株洲长沙两局存	岳州城陵埠局存	汉浔芜湖镇沪				
生煤估价每吨三两	生煤估价每吨四两	生煤估价每吨四两五钱	生煤估价每吨五两五钱				
八十吨二百 九十四启罗	二百四十两 八钱八分二 厘	一万二千八 百〇七吨四 百〇三启罗	五万一千二 百二十九两 九钱六分三 厘	四万二千〇 四十四吨七 百四十九启 罗	十八万九千 二百〇一两 三钱七分	二万九千四 百四十八吨 四百四十二 启罗	十六万一千 九百六十六 两四钱三分 一厘

上表以上生煤估价共洋例银四十万零二千六百三十八两六钱四分六厘。

总结焦炭、炊焦、生煤估价，共洋例银九十万零七千二百五十九两五钱七分五厘。

上表以上焦炭、炊焦、生煤估价银数，核与第十五届报册相符。

铁厂煤焦价值比较

萍乡煤矿光绪三十二年至宣统三年 铁厂用煤焦价值吨数比较表		
名 称	铁厂焦炭数	铁厂生煤数
光绪三十二年五 月至十二月止	五万一千〇二十五吨	一万〇三百二十七吨
三十三年	六万九千六百九十九吨	二万四千二百十一吨
三十四年	七万〇七十五吨	四万七千九百七十九吨
宣统元年	九万六千五百十二吨	七万七千四百八十三吨
二年	十八万五千三百六十六吨	八万九千八百〇九吨
三年	十一万八千三百二十七吨	四万〇六百六十一吨
总数	五十九万一千〇三吨	二十九万〇四百七十吨

上表查铁厂从前化炼焦炭，购诸英、比每吨合银二十余两，购之日本、开平价格亦高，迨戊戌年萍矿发见，悉仰给于萍，始定焦价每吨十二两，后减至十一两，三十二年林公接手，由十两减至九两，生煤亦遂减至五两七钱五分。按铁厂六年用焦共五十九万一千吨，每吨酌中减一两五钱，计减价银八十八万六千五百两，用煤二十九万零四百七十吨，每吨酌中减五钱，计减价银十四万五千二百余两，焦煤二共减价一百零三万有奇。是铁厂之因萍矿而减轻成本，尽人皆知，真所谓天然补助。乃铁厂购用萍矿焦煤项下长欠数十万或百余万不等，此种积压以九厘利息计算，历时六年，不下四五十万。以萍矿之盈余塞铁厂之漏卮，在公司酌盈剂虚，本无物我之分。然揆诸办事成绩，岂得谓平。长此以往，且恐萍矿受连带暗耗。当事不察，不知亏折所由来，理应双方并进，互相比较。铁厂以制钢化铁精良寡多为考成，萍矿以增多出煤减轻成本为考成，交换须清界限，盈亏不容混淆，则分道争驰，功罪悉彰，有不蒸蒸日上者，吾未之信。是在公司加意及之。

厂用外销比较

萍乡煤矿自光绪三十四年起至宣统三年止

四年厂用外销煤焦比较表

名称	光绪三十四年	宣统元年	宣统二年	宣统三年
铁厂用焦	七万〇七十五吨	九万六千五百十二吨三百二十八启罗	十八万五千三百六十五吨九百八十一启罗	十一万八千三百二十六吨九百四十七启罗
铁厂用煤	四万七千九百八十吨	七万七千四百八十三吨二百九十八启罗	八万九千八百九十一吨二百启罗	四万〇六百六十一吨五百八十六启罗
汉岳长株 销焦	九千五百四十三吨	一万七千五百一十一吨七百八十九启罗	二万〇八百四十三吨一百九十六启罗	一万四千六百五十一吨四百四十一启罗
汉岳长株 销煤	六万九千七百四十六吨	十六万三千二百九十八吨二百四十七启罗	二十一万八千四百七十二吨九百三十二启罗	二十万三千一百八十六吨八百九十三启罗

沪镇宁莞 销焦	九千五百五十 吨	五千〇五十八吨七 百六十启罗	五千二百三十四吨 七百七十一启罗	六千二百二十八吨五百二十二 三启罗
沪镇宁莞 销煤	二万五千四百 四十吨	一万六千九百六十 七吨二百〇六启罗	一万二千二百五十九吨四百二十二启 罗	一万〇四百二十六吨六百九十八启罗
铁厂煤焦 价	九十八万一千 五百五十两	一百四十二万二千 五百〇二两七钱〇四厘	二百二十一万一千 一百八十三两六钱二分八厘	一百二十八万五千七百〇九两四钱五分
汉岳长株 煤焦价	四十八万九千 二百四十七两	一百〇七万四千二百 六十三两五钱五分八厘	一百三十九万一千 六百八十一两一钱二分六厘	一百二十三万一千一百四十五两九钱
沪镇宁莞 煤焦价	二十五万三千 两	十四万〇八百二十六两三钱五分四厘	十一万二千一百五十八两二钱五分	十万三千七百四十八两八钱一分一厘
上表厂用煤焦推宣统二年为多，汉岳等处外销亦以二年为最，若非诸同人和衷共济一致进行，曷克臻此。				

保 息 盈 亏

萍乡煤矿历年保息盈亏数目并宣统元二年 比较盈绌成绩表	
宣统元年盈亏数目	宣统二年盈亏数目
收支成绩表	收支成绩表
亏二十二万六千六百三十五两〇五钱七厘	盈七万〇三百七十七两八钱二分
轮驳成绩表	轮驳成绩表
亏八万五千九百五十九两一钱九分二厘	盈一万七千七百十一两九钱九分六厘

铁厂焦炭每吨十两，林接办以前每吨十一两。	铁厂焦炭每吨减至九两，三月二十五日起。
铁厂生煤一号六两、三号五两五钱。	铁厂生煤一号五两七钱五分，三号五两二钱五分。
	减价十八万两

元二两年盈亏并减价比较，溢出银五十八万零六百八十四两〇七分五厘。

	历年股本股息 借款利息	历年煤焦行业 成本亏数	历年除亏实存 保 息
光绪三十二年五月 至十二月止	湘平银	湘平银	银 本年八个月保息八万三千〇四十六两四钱九分六厘
	二十一万一千五百两 五钱六分五厘	十二万九千九百十九 两二钱〇四厘	
	合洋例银	合洋例银	
	二十万五千二百九 十八两九钱四分二厘	十三万二千二百五十 二两四钱四分六厘	
三十三年	湘平银	湘平银	保息二十万二千七百八 十一两三钱六分五厘
	六十万九千九百三十九 两六钱二分八厘	四十万〇七百三十五 两八钱	
	合洋例银	合洋例银	
	六十二万〇八百九十三 两六钱四分四厘	四十万八千一百十二 两二钱七分九厘	
三十四年	以下均洋例银	以下均洋例银	保息二十六万〇二百三 十四两五钱二分一厘
	六十四万二千一百八十一 两五钱九分五厘	三十八万一千九百四十七 两〇七分四厘	
宣统元年	七十九万三千四百十六 两八钱一分五厘	二十二万六千六百三十五 两〇五钱七厘	保息五十六万六千七百八十一 两七钱五分八厘
二年	七十五万五千九百八十七 两三钱二分二厘	余 七万〇三百七十七两八 钱三分	保息外盈余并减价等一 百万六千三百六十五两 一钱五分二厘

三年	八十万四千四百四十八两八钱六分七厘	一百二十二万六千八百〇四两〇九分九厘	本年不能保息外亏四十二万二千三百五十五两二钱三分二厘
----	-------------------	--------------------	----------------------------

上表光绪三十二年五月林公接办萍矿第一年付出股息利息银二十万五千余两，内亏十三万二千二百余两，实保息银八万三千余两。三十三年第二年付出股息利息银六十二万零八百余两，内亏四十一万八千一百余两，实保息银二十万零二千七百余两。三十四年第三年付出股息利息六十四万二千一百余两，内亏银三十八万一千九百余两，实保息银二十六万零二百余两。此三年中于保息一层诚为缺点。比时林公办萍矿，卢任运销，事权不一，有以致之。迨宣统元年，林兼运销，一手计划，是年第四年付出股息利息七十九万三千四百余两，内亏二十二万六千六百余两，实保息五十六万六千七百余两。宣统二年第五年付出股息利息银七十五万五千九百余两，净得盈余七万零三百余两。综核盈亏，前后相差甚远。是萍矿之保息于是年始达完全目的。

又，铁厂减煤焦价银十八万两有奇。论办事成绩，比例参观，宜邀公司奖誉，以促进行。乃忽派商务长宣言整顿汉局，在公司当日速谋发达，良具苦衷。但揠苗助长，求荣反枯，理最易晓。试问商务长到后有何建设可告同人。厥后人心散漫，办事模棱，实为厉阶。

查军事损失及是年付出股息利息八十万两余，总结亏银一百二十二万六千八百余两，除毕、张追回现款三万六千一百两，在民国元年八月册内者，又揭取理财部收据四万两，军用生煤由湘督交萍局银三万八千余两，海军收据柴手理款七千七百两，又公司追缴林款四万八千余两外，实短一百零五万七千两。为大仓借款亏二十七万五千余两，湘军保矿湖南公益捐八万四千两，竣工比上年少出煤四万吨计银六万两，华员司及裁撤工人坐食薪工、矿工程师回国川资支给薪水等项，比上年多支十六万两，洗煤炼焦工费多用三万两，株、长、岳、汉、浔、芜、宁、镇各运销局坐食薪工等费约多支银十万两，煤焦沿途损失及军用煤焦不能收款者十三四万两，铁厂煤焦减价十三万余两，积欠价款耗息七八万两。以上军事损失却有非人力所能及者，若大仓之订焦合同，不一年而废铁厂之抑价积压暗耗利息，究属办理未能尽善。查公司之设原以保息为重，能否保息则视办事人之精神。萍矿三十四年以上报销付出股息利息加入成本之内者，计一百四十七万余两。公司第一届册内提五十万两折轻工程成本，二十七万九千余两折轻存煤焦成本，此种办法，是当事者表面敷衍，殊未核实。论商业成本本应逐年减轻，断无加息高抬成本之理。萍矿为中国实业上巨擘，果能上下一心，力图进步，不惟可期保息，而矿业发达正未有艾。惟望公司明镜高悬，功罪悉彰，鉴前事之失败，图后来之补救，是则千万血本股东之心香虔爇者耳。

遭险溢短比较

萍乡煤矿光绪三十四年至宣统二年 株岳运汉煤焦遭险捞获溢秤短秤比较表				
株岳运汉	原运煤焦数目	遭险除捞获数目	实在到埠数目	比较成数
光绪三十四年株岳运汉	二十二万七千七百七十六吨	二千七百八十五吨 〇十七启罗	二十二万四千九百九十九吨九百八十三启罗	扯九八七七七三
宣统元年株岳运汉	四十万九千一百〇三吨〇二十启罗	五千三百八十四吨 七百六十八启罗	四十万三千七百十八吨二百五十二启罗	扯九八七一五二
宣统二年株岳运汉	五十五万一千六百六十六吨五百启罗	五千五百八十三吨 九百六十七启罗	五十四万六千〇八十二吨五百三十三启罗	扯九八九八七八
比较溢短	到埠煤焦数目	短秤除溢秤数目	实交销户数目	比较成数
光绪三十四年比较溢短	二十二万四千九百九十九吨九百八十三启罗	三千四百三十二吨 五百六十七启罗	二十二万一千五百五十八吨四百十六启罗	扯九八四七四三
宣统元年比较溢短	四十万三千七百十八吨二百五十二启罗	七千四百七十吨二百四十启罗	四十万六千二百四十八吨〇十二启罗	扯九八一九四四
宣统二年比较溢短	五十四万六千〇八十二吨五百三十三启罗	五千〇六十七吨四百七十三启罗	五十四万一千〇十五吨〇六十启罗	扯九九〇七二
上表以宣统二年运数多而损失少，良由办事者节节考察，不肯放松，上下一心，始获有此效果。				

煤焦售价成本比较

萍乡煤矿宣统二年分煤焦价核计 各项经费比较价格表				
焦 售 价 每 吨 扯 银 煤	八两七三二五五五 五两六二四二七八一六	支款每吨扯 焦 煤	八两五五四五一七八 五两五一〇九四六三	
收款各处售焦炭	收款各处焦生 煤	支款洗出块煤 成本	支款洋土炉炼 出焦炭成本	支款火车运焦 炭费
洋例银	洋例银	洋例银	洋例银	洋例银
一百八十八万八 千一百八十一两 六钱〇八厘	一百八十七万 二千四百〇二 两七钱五分三 厘	五十一万九千 〇五两五钱五 分	五十五万九千 三百七十一两 八钱八分七厘	十六万七千〇 七十两六钱一 分四厘
三十万八千八百 九十吨三百九十 一启罗		煤	焦	焦
折七焦 煤	三十三万二千 九百十四吨三 百二十三启罗	三十二万六千 三百九十吨二 百十七启罗	十七万六千九 百九十四吨九 百五十六启罗	十七万二千二 百三十七吨六 百四十六启罗
焦 煤	煤	煤	焦	焦
每吨扯价	每吨扯价	每吨扯价	每吨扯价	每吨扯价
八两七三二五五 五	五两六二四二 七八一六	一两五钱九〇 一三七六九八	三两一六四一 七〇七七	九钱七分

支款火车运生煤费	支款沪汉庄号及股本利息	支款萍邑公费出口夏进口税并口等费	支款沪汉各处起卸费	支款株岳沪汉各船运费
洋例银	洋例银	洋例银	洋例银	洋例银
二十四万二千九百四十两〇五分	七十五万五千九百八十七两三钱二分二厘	九万一千七百二十两一钱五分	十四万〇三百八十四两五钱八分五厘	七十三万二千四百八十三两五钱六分六厘
煤	售焦二十一万六千二百二十三吨二百七十四启罗售煤三十三万二千九百十四吨三百二十三启罗	售焦二十一万六千二百二十三吨二百七十四启罗售煤三十三万二千九百十四吨三百二十三启罗	售焦二十一万六千二百二十三吨二百七十四启罗售煤三十三万二千九百十九〔四〕吨三百二十三启罗	售焦二十一万六千二百二十三吨二百七十四启罗售煤三十三万二千九百十四吨三百二十三启罗
三十一万三千〇六十七吨〇七十五启罗	六十四万一千八百〇四吨七百十四启罗	六十四万一千八百〇四吨七百十四启罗	六十四万一千八百〇四吨七百十四启罗	六十四万一千八百〇四吨七百十四启罗
煤	焦煤	焦煤	焦煤	焦煤
每吨扯价	每吨扯价	每吨扯价	每吨扯价	每吨扯价
七钱七分六厘	一两六八二七二六一·两一七七九〇八三	二钱〇四一五六七七八四一钱四二九〇九七四五	三钱三四七七三二钱一八七三四二五	一两六三〇四一〇四一两一四一二八七三
支款沪汉等处外销经用各费	支款轮驳民船短秤遭险焦炭	支款轮驳民船短秤遭险生煤		

洋例银	洋例银	洋例银		
十八万三千六百〇六两二钱五分四厘	三万九千三百三十六钱五分八厘	五万九千二百二十二两四钱四分五厘		
售焦二十一万六千二百二十三吨二百七十四启罗	焦	煤		
售煤三十三万二千九百十四吨三百二十三启罗				
六十四万一千八百〇四吨七百十四启罗	二十一万六千二百十三吨一百十四启罗	三十三万二千九百十四吨三百二十三启罗		
焦煤	焦	煤		
每吨扯价	每吨扯价	每吨扯价		
四钱〇八六八二九五二钱八六〇七八〇七	一钱八一八九三五	一钱七七八九〇九四		
<p>上表宣统二年全年售出一号至四号焦每吨价银八两七钱三分，以各种支款核计，每吨成本银只八两五钱五分四厘。又售一二三号煤每吨价银五两六钱二分四厘，以各种支款核计，每吨成本银只五两五钱一分。双方比较绰绰有余裕，亦足见办事者之力求进步也。</p>				

军事损失数目

萍乡煤矿宣统三年八月在路损失焦炭生煤 并以后追回价银及揭取收据实在数目表				
起义时鄂军政 府用	起义时鄂军 政府用	起义时鄂军 粮台	起义时鄂军转运煤 务公所	起义时武昌造币 厂
焦炭炊焦	生煤	生煤	生煤	焦炭
四千二百四十 吨九百八十二 启罗	一千八百二 十七吨九百 四十启罗	十八吨	七千吨	一百九十六吨二 百五十二启罗
内除焦一千二百吨，系理财司据煤务公所 函请免价，作为报效，余作价			此项收据毕君先筹 向鄂都督尽力取 到，交孟邮寄萍局 归款	毕君先筹担任， 追价民国元年册 收
洋 例 银			洋例银	洋例银
三万九千九百余两 毕君先筹担任，收有鄂理财部收 据，存汉局收支处			三万八千五百两	六千六百十四两 三钱九分
起义时武昌造币厂	起义时武昌造纸厂	起义时武昌造纸厂	起义时湖南盐政处	
生煤	生煤	焦炭	生煤	
一千五百五十三吨 九百〇八启罗	一百五十九吨	八吨	四十五吨	
毕君先筹担任，追 价民国元年册收	毕君先筹担任，追 价民国元年册收	毕君先筹担任，追 价民国元年册收	毕君先筹担任，追 价民国元年册收	
洋例银	洋例银	洋例银	洋例银	
八千五百四十六两 四钱九分	八百七十四两五钱	八十两	二百四十七两五钱	

起义时湖北交通司即船政局	起义时湖北交通司即船政局	起义时湖北兵站总监处	起义时海军各舰用
焦炭	生煤	生煤	生煤
十六吨	一千七百二十三吨五百启罗	二千三百十三吨	一千二百八十三吨
张君汉民担任，追价民国元年册收	张君汉民担任，追价民国元年册收	张君汉民担任，追价民国元年册收	此项得用六百九十余吨，武栈二百八十四吨，芜湖汉等处所付均有收据，余由柴淮香理款
洋例银	洋例银	洋例银	六两洋例银
一百六十两	九千四百十六两九钱六分	一万〇一百六十六两	七千六百九十八两
以上共焦四千九百六十一吨二百三十四启罗，煤一万五千八百二十三吨三百四十八启罗，湖北理财部收据银三万九千九百两，湘都督收二万三千五百两，民国元年毕、张交陈册收银三万六千一百两，湖宁柴君理款银七千六百九十八两。			
宁批发册报发交机器局	宁批发册报黎统领军用	镇批发民国会用	镇批发海军兵舰用
焦炭	焦炭	焦炭	生煤
二百吨	五百吨	二十二吨	六十四吨
宁批发交宁省铁路	宁批发交海军兵舰	武昌煤栈各营队用，均有收条存煤栈	武昌煤栈各营队用，均有收条存煤栈
生煤	生煤	焦炭	生煤
二百四十一吨	一百十五吨	一千七百七十三吨	二千三百四十五吨
汉阳堆栈各营队用	汉阳堆栈各营队用	萍株长岳军队用	毡呢厂用
焦炭	生煤	焦炭	生煤
十五吨	八十九吨	三百二十九吨七百启罗	三百二十九吨九百七十启罗

萍株长岳军队用	以上均不能归款者	株至汉民船在路并 河下过械因乱不能 退回损失	株至汉民船在路并 河下因乱损失
生煤		焦炭	生煤
三千九百九十吨六 百启罗		四千八百三十五吨 八百五十二启罗	五千六百〇五吨〇 六十七启罗

按上表辛亥起义在路损失煤焦不下四万余吨，或为武昌军政各机关中途截获运省，或为浔、镇、宁、芜、株、长、岳、汉等处海陆军撤留应用，如武昌局栈悉归军事势力范围。其时戎马仓皇，强权是尚，此种耗折只好视为天数，向谁理论。林公及同人心甚忧之。适毕君先筹任鄂军政府参谋，林公与之熟商，冀所以设法保护。毕君颇具热肠，遂浼求黎副总统札委经理武昌一局，苦心计划，由是局栈始物归故主。又复将中路被军政截用煤焦切实根追，不避嫌怨，分别严重交涉，因而收回现款者三万六千两，揭取理财部收据承认归款者四万两，海军收据七千余两，湘省定购军用生煤请湘督发归萍矿收款者三万八千余两。他如民国元年煤税交涉及争回应城分销煤焦欠款十数万两。年余来，转旋于军政两界，舌敝唇焦。毕君当日果以经理一席为私心自用之地，对于种种利权何致有如斯血诚，此为局外人所共谅。况辛亥军事损失除个人私产不计外，其他公共等项大都化为乌有。武昌各地煤焦遭损于武力时代，不惟任事者无此魄力追源，即公司股东亦觉束手无策，坐视忍痛者。毕君乃办事一份子，至此可谓不负应尽天职。见小忘大，泯功发罪，实为我国人习惯通病。然震得从容结束账务，于破坏之秋借清手续，实不敢忘毕君通盘维持之力也。

理结积欠并津贴

萍乡煤矿汉局宣统三年十二月底止 理结各友历年积欠并异常出力提给津贴表			
实收汉阳铁厂汉平 水脚	收销汉局各友历年 积欠由收支处转账	应城余款内拨汉萍 友津贴姚子西二千 两，孟雨生、陈晋 卿各一千两，各友 一千两。	收支处各友提兑余
洋例银 八千九百〇二两一 钱二分	洋例银 一万二千八百八十一 九两七钱八分	洋例银 五千两	洋例银 五千两

付汉平美有运沪水脚	付汉平轮等运得水脚	付汉平轮等运芜水脚	付汉平轮等运宁水脚	
洋例银	洋例银	洋例银	洋例银	
五千一百三十六两	三千四百〇八两	一千六百九十二两	六千六百六十两	
稽核处另行酬送 理账友津贴	付运青岛水脚	付株运汉煤水脚	付应城余款提 给津贴	付兑余中提给 津贴收支
洋例银	洋例银	洋例银	洋例银	洋例银
二千三百二十四 两三钱	一百十五两二钱	五千〇五两	五千两	五千两
付汉平轮等运镇 水脚				
洋例银				
二千一百两				

按上表水脚津贴共计银三万四千余两，内实付铁厂汉平水脚只八千九百两，其余悉为支销各友积欠并办事出力津贴等用。以表面观，是津贴超出正项四分之三，断无此等办法，但时有常变，事有经权，未可同日而语。辛亥起义后，震以萍矿遭此巨劫，亟宜趁速收拾，以杜流弊。兼之煤焦损失又无把握，人心散漫，观望不前，而六月起未经造报款项近百万两，若不兼筹并顾，权其轻重，亏折实甚，是以各友积欠及津贴不得不稍示变通，且稽核有准驳之责，并无实支之权，积欠原因实收支处天职，津贴又属激励人心。值此残败之际，而必斤斤以积欠为前提，无论同人力有未逮，适足以启瓦解之渐。震当日主义以忍痛结束为上，只求百万两之巨款有归结，断不惜二万余两之小费致生莫大之障碍，局中人揆情度理，或亦鉴及震之当日苦衷欤。

日军战场日记（一）

韩 泽 编

说明：此篇原题为《敌军战场日记》，韩泽编，曹聚仁题记，群众图书公司1946年4月版。该书系由抗战时缴获的被俘或战死的日军阵中日记翻译编辑而成。书中收录的日军日记零散而不完整，有的无确切的年代，内容多为日军行军打仗的记录。但值得注意的有几点：一是日记中有多处关于日军在中国境内设立的“慰安所”的记载，其中有的还记录了“皇军慰安所”的规则和价格。这些资料在目前国内外有关“慰安妇”问题的论著中尚未予以注意。第二，日记记录了日军强奸中国妇女、残杀百姓、抢掠财物等暴行；第三，日记还记录了日军使用毒气战的情况。上述记载虽然有的只是只言片语，难窥全貌，但这是目前所见较早的日军自己对于侵华暴行的亲笔记载，具有较强的说服力，也是对日本右翼否定、歪曲战争暴行，推诿战争责任的言行的回击。此外，正如题记作者所言，这些日记，“作为对日本民族性的分析”，是“最可宝贵的资料”。今辑录刊出，并将标题改为《日军战场日记》，供治史者利用。书后所收日本士兵信件，今略去。

《敌军战场日记》题记

韩泽先生搜集了各战场所得的日本士兵日记，汇编删订，即将付刊，叫来赘说几句。日本士兵，知识水准颇高；他们所写的日记，可诵读的很多；而且他们自幼受了俳句的训练，短短篇章，自有深致，如读晋人随笔，回味不尽。可惜各方搜得的虽不少，散失的也不少，我们只能享一脔之味了。这些日记，以往因为两国交战，军事秘密，不能随便刊布；但就我个人所见，日本士兵的日记，实在很少军事上的价值，倒是他们的心理变化，值得我们仔细研究，作为对日本民族性的分析，这些是最可宝贵的资料呢！

甲午战争前后，有一欧洲文学家小泉八云，正寄籍在日本，他看见战后的日本社会动态，他说：“帝国的军事复兴，新日本的发祥，从中日的战争开始。战争告终了，未来虽然是笼着云雾般模糊，但好像有巨大的希望宿着的样子。为着要成就更高大的永续的伟业，无论障碍有怎样的黑暗，日本是不会有恐怖或是疑惑的。”他接着便慨然道：“或许日本将来的危险，就正存在这个大自信心之中也未可知。这个自信心并不是因此次战胜所生的新感情，那是一个因为连胜的历史所渐渐加强下来的民族感情。”这些士兵的日记，正是他所说这番话的注解，每一个士兵，都是带着这份大自信心，他们都是神圣天皇的子孙，他们所参加乃是建设大东亚新秩序的“圣战”，他们是不曾有过恐怖或是疑惑的。其结果，

也正如小泉八云所说的，“日本将来的危险，就正存这个大自负心之中。”七年以前，美国有一外交家席勒，曾经预言日本的崩溃，日本的人民将受到重大的惩罚。“让日本自己削弱自己，尽量给狂人以绳子，他们会自己吊死自己。”这些话，眼前也都应验了。

在士兵日记的另一角，我们又看见了日本士兵心理的另一面：他们那么厌世悲观，那么浓重的世纪末情绪。鲁南战役，正当日军所向无前的光辉黄金时期，可是他们的士兵，已经写了“我们为什么而战？中国人受了磨劫，日本人也受了苦难，天呐！天呐！什么地方是我们葬身之所呀！”这么悲愤的诗句。就在那年，石川达三所写未死的兵，也是同样的悲观情调。勃脱兰说：“日本人具有像少年维特那样的感情，经过大战消灭了的欧洲人的多情善感性都在日本复活了。”他们都是东方的哈姆来脱（Hemelt）。

我在最近的一篇旅行通讯中说过这样的话：“东方民族脸部没有表情，这是欧美人士对我们的印象。我们看了日本士兵的脸谱，用以和美国士兵的奔放情调相对比，更觉得东方民族的‘喜怒不形于色’。不过中国士兵的脸相，呆板而沉滞，日本士兵，还多一点忧郁的气氛。我们最怕日本军官的发笑，他们的笑容和日本妇女的鞠躬，同样地做作得过分，使人不敢领受。”我重又抄在这儿，也许足以帮助对于日本士兵心理的了解呢！

曹聚仁 一九四六·二·十八，在上海。

一 高田正明日记

松浦部队（一〇六师团），园田部队（一四七联队），吉冈部队，平岛队，第一小队，第一分队。家住：东京市吉田谷区松原

町一之七二五之二，高田镇正方。

昭和十四^①年二月十六日 在天桥河（张庄村）领到此本“从军手帖”以后，便用日记体记述在战地的观感与所为，以留纪念！

收到清水义重氏的来信，才知美代子之死，我欲哭无泪，只觉得我的半生完了……

十七日 十一时起，开始工作，敌之迫击炮弹不断飞来，在眼前的谷地里炸发，大家鼠窜地逃入已掘之壕中。不久，七百米之前，发见敌之斥候队，他们是将校斥候吧！计对峙三十分钟。想写一篇美代子的吊文寄去，构想了一下，可惜下笔不如意，再三书之，又都涂抹了。

三月一日 回想东京的郊外生活……

三日 头脑一静时，便频频想起国内的事情，下次战斗，会暴死异国，也未可知。想起自身的命运，悲痛欲绝，日来思乡心切，真想再过一回国内的生活。与和田班长谈起故乡高松的生活，别府的风趣，舞踊的情绪，入夜不能成睡。

四日 中队长宣布师团长的训词，始明言攻击南昌，而且与机械化部队协同作战。大约在此四五日中会开始战斗吧！大家均像行将来的战斗，作种种的幻想。现在及将来之我，确如风前之烛，夫复何想？生死之数，只有付之天命矣。

七日 大家仍然担心下次的战斗。“尽自身的能力，而待天命”，——这句话，是从绝望中发出来的，以绝望二字来形容此时的心情，我以为是最好的形容词。

十日 今日除分得一人一日二合五勺三日份的米与三日份的罐头以外，香烟没有发。我们已经不再想分得香烟了。……“所谓的陆军纪念日”，什么也不给，待遇有稍为改善的必要。不发

① 即公元1939年。

香烟与甜的食品我们是最愤慨的。

十一日 攻击南昌，因洪水延期五日，所以出发后的野战重炮【队】重回设营地。……没有香烟抽，真是残酷的待遇，这是战斗前的待遇吗？这种待遇，不止现在吧！其他的东西，什么都领不到，这样的生活，继续到何时呢？

十三日 此地田园多化为阵地，挖坟取棺盖为桥，到处皆是军队，这种样子，我也讨厌。百十三，百二十三联队从事架桥，也非乐事。

十五日 现在尚不能得到充分的给养，只发米麦各半的食品，副食物完全没有，就是有也只有粉酱油而已，若长此以往，如何是好呢？

十七日 晨餐后，二人同去取燃料。我俩讲到攻击南昌的预想，及国内情况，不禁怨从中来。在此生死不明之际，梦事频来，简直在梦中生活，在梦中怀抱希望，以为梦所安慰，所谓吃梦过活，便是说我们的现在，谁也不能言喻，谁也以为自己不会死，所以这样快活地闹。谁也不顾旁人说他：“你要死。”但是“你要死”的私语，却心心相印地传遍了。……现在的快活，是建筑在恐怖之中的，恐怕不能从恐怖中逃生吧！这种生之恐怖，恐不复有所感慨矣！

二十日 午后六时二小队出发，午后七时第一第三小队出发，一定在敌前渡河，与战车队协力，向敌之主阵地攻击。从午后四时半起，射击的炮弹，发出凄凉的爆炸声，听说打了二万多发炮弹，真是吓人了。乘黑夜冲到渡河点，中战车（十二吨）、轻装甲汽车列着，有如城廓，对岸之子弹频频射来，我们藏在战车后边，等待渡河的时刻，到达河岸的战壕中。因敌弹激烈，渡河困难。……朝晨敌尚未去，步枪弹频频而来……敌之迫击炮弹在眼前爆发，又一人倒下去了，或许已送了性命。

廿一日 想起美代子之死，叔父消瘦的脸，浮在我的眼前，

吊文没有写成。河岸有友军之死尸照旧横陈着，计一百二十三人，都是去年十月来的补充兵。渡河前的日记，尚依然如故。国内人士，不知战地情况，依旧祈祷“武运长久”吧！一想起自身亦将与他们同一运命，那就不能漠不关心了。

廿四日 以我为中心的一切事情，于今既无所难，更无所述，双亲可以适当的为我处理吧！我对于公私生活，本抱着很多的希望与期待，而且得惠特多。——这样幸福的生活，有如活动电影，一幕一幕地映在我的眼底。其中最使我记忆的，是近藤先生的面影，他是我学生生活时代的恩人。在私生活方面，则高松的生活，最值得我回忆。数日后的战斗中，或许我死于战斗。我自己一方面意识到死，一面浮想起过去的快乐生活，此外，心中别无动摇之感。或如濒死的病人一样，觉得自己尚未死去。

四月七日 好看的墙壁上，写满抗日的宣传标语与绘画，“杀灭倭寇”的文字，到处皆有。其中也有痛快的文句，如“日本军到处鸡犬不留”等等。我一想起日本兵用刀刺鸡用手牵狗的绘画，真苦笑不止。……粮秣没有来，每日皆反复征发中国米，不好吃，若无调味，真不堪设想。故连日各队皆出发征发蒜与其他野菜。……昨日从奉新运米来了，但是别无他物，没有香烟真是难过。……等待国内的来信，杳无音讯。

九日 午前九时出发，十时后到靖安城。此城群山环绕，纯是山谷里的城市，景致相当秀丽。此处竹笋极丰富……还有花生、豌豆等等。日军稍停之处，田园为荒，鸡豚绝迹。

十三日 今日各分队又出去征发，粮秣不来，当然非继续征发不可。书信、包裹及食米迄无来到，在此偏僻的山地，担任警备，决非乐事。难道吃风景吗？我们不是仙人，是凡俗之徒，只做梦看风景是活不下去的。想每个士兵都怀抱着满肚皮的反抗，但未看见发表出来。……今天是绝烟的第二天，一卧下，在高松的生活，便一一浮在眼前。痛苦的事情，快乐的事情，自己的私

生活，公私的事物等等，充满脑中，一切的生活，皆浮在脑际。我确实为思乡之念所包围。其实不止我一人，就班长也在梦中思乡吧！

十四日 征发姑娘，也有人不断地去干了。

十五日 晨餐后，出去征发。……绕山搜寻米与其他目的物，及砂糖、小豆、香烟、鸡……等等。小河畔上，乌鸦飞止猪头，这真是平和的山村风景，他们的世界，没有斗争，也少有意欲的行动，姿态极其自然。我们放火烧房子。三十分钟后，火烟突突而起，我们却快乐地看。……搜得米五斗，鸡近三十只……想念故国，想念家庭之心极切。书信不来，又不能寄出去；只想包裹的到来；可是我们等待的东西，却一个也没有来到。

十六日 期待着许久了的补充兵的升级发表了，以为这次定会升级，谁知又成为泡影了！第一回补充兵仅仅是西口俊治一人升级，其他四人都不行，第二回也只有两名，第三回十三名，我想实在是些矛盾似的。参加了劳苦的战斗之后，应该是依着顺序升级的，谁知小队长他们，竟连一句安慰的话也没有，努力的干到现在，反得着这样的结果，实在使人灰心，也许是联队长的命令……

二 子安喜重日记

第一〇一师团福井（一五七）联队少校（第三）大队小行李辎重兵。

昭和十三年八月七日 （彭泽附近）七时船靠码头，小行李的马匹，突然全部下船，马具及车辆，也慢慢准备。比我们先登陆的一〇六师团的某中队，晚上睡着了不加留意，半夜遇着敌人袭击，狼狈惨败，几乎碰着全部被消灭的痛苦，百余人只有六人生还，军刀、钢盔、蚊帐及被服等，一齐丢光了，轻重机枪也被夺去了，“皇军”的威信完全下坠，逃出来的人，几乎完全裸体，

三天没有东西食过。步三君还记得着扫荡敌人的谎话，后来知道了由德永部家断然发挥威力，抵抗敌人。

十四日 旅团的兵突然闯进来，这是步兵第三联队从虎口逃出来的，因被中国军队袭击，碰着痛苦的事情，形容憔悴，东京的军队都是不能打仗的。

昭和十四年一月二日 （修河北岸）步哨二名夜间持灯在四周一带巡查，且第一线还有敌袭和炮声、机枪声不断的传来。昨晚第一线被敌突破，直冲至大队本部前，友军之战死者，有伍长一名，兵三名，“战争”是没有甚么新军的。

三日 有人拿着手榴弹去炸鱼，晚上弄到鲤鱼来吃，腥得要命，吃不下去。

四日 今日勅谕捧读式，明日队长要来巡视宿舍，不晓得是什么用意，真讨厌！一到警备的时候，马上就有什么巡视、检查，刚在火线上侥幸保存了一条生命就拿出什么军纪、风纪来，在四十岁的男子面前，说这些乱七八糟的话，真是讨厌！

五日 今日因大队长来宿舍巡视，故打扫比平时小心。听说大队长代理联队长去扫荡残敌，回迟了，现在还在睡觉，咚……咚的声音他也听不到，恐怕是疲倦了吧！？因此今日巡视舍内，就逛着等候，又说要延期到明天了，军队的方式只有上官能够自由处理一切事情。

六日 近卫内阁总理辞职的消息已传来，复继者为平沼男，政党遂不能再传衣钵了。国民之总意又被忽视，怎样也可以说已是非常时期了，当此举国一致之时又忽视国民选举贤能，这是因为日本没有伟大的政治家，如中国之蒋介石者。

二月一日 编好了伪装网，为生平第一次的创作。关君退院回来，一〇六师团在箬溪遇敌包围，粮道遮断，只好用飞机输送，在夜间去补给，听说又落在敌阵内去了，真悲惨。燃料也没有，米放在铁兜里，用刺刀柄当柴煮米吃，又不意被逆袭，服装

乱七八糟的穿着，也有裸体的，其中有惊至发狂的，又有一个疯了不能步行，被活埋了，真惨呀！以上是内田病院来人所说，像这样悲惨的情况，“皇军”也会表现出来。

二月七日 楚野君六时出发，他好像是赌博赢了钱，已有百元以上之贮金，真是可惊呀！

三月二日 第九中队的川岛少尉，因是到炮兵观测所联络，行至东家岭山麓，左掌被敌弹所中贯通枪伤。与敌人有很远的距离，会有这样的事，真是不可思议！^①

六日 对于对岸的在枪眼中伺机而发的敌人，不去想他，只看见悠悠大地，茫茫原野之一角的凹地上，集合着一群补充兵，被教练着冲锋姿势，一个一个向着草人冲去，十二三人一排，反复练习……在兵器发达、科学战事的今日，仍然是非把胆子练大不成，被迫着将近拼命之前练习冲锋的青年的士兵同志啊，又不知几多人难免牺牲血肉之躯，尊贵的生命恐怕非暴露于修水河边不可呵！虽然对此无恐怖之必要，现在是正练习着肉体的冲锋，但是仔细思量，不觉泪涌下来。因为要贮蓄预备粮食，上峰是吩咐不要下多了米致留有余饭，将来又恐怕要下命令节食啊！无论如何空着肚是不能打仗的。联队长的训示“增进健康”不过是空文而已，好像标语上的“忍耐，坚持”一样而已！

十九日 （棋盘山）发现了藏小行李的壕没有做，官长命令做集积弹药的壕，藏人的壕却不要做，他们（指官长）的壕连掩盖也要做上！军队里面阶级是要讲的，上官可以任意处置一切，口里说是敬爱团结，心里完全两样，不把我们的生命当作生命！

廿日 （在修河北岸等候渡河）将近十时到附近的战壕内去，各中队的兵也来了，本部的兵也来了，副官也来了，副官不知和那里的将校说：“虽然下雨也不能停止战斗”。当这样说着话

^① 该兵有怀疑川岛少尉之受伤系自己弄伤之意。——译者

的时候，邻近战壕内的兵，发出伤感的歌声。大泽君又和其他两个人这样说：“很想回家里去慢慢地睡觉，很想围着由浴池里刚起来【围】的围巾，如果回到家里老婆真是顶要紧吧……”由四时三十分开始炮击，至七时三十分仍继续着，大家都列队在堤岸边看着，敌人的步枪弹时时不客气地在头上飞过。刚至八时，向队本部跟进我们二人和命令受领者同行，第一线部队已使用毒气，开始渡河，以前沉默着的敌人机枪已活泼地射击着。因为装具很重，在泥泞道上，屈进非常吃力，到乘舟的地方必经完全暴露于敌的地点，命令受领者已定为十五人共乘一舟，我们被编出例外。前往沙滩边就看见队长、副官、本部士兵等全部伏在细雨的泥泞中，四边频频飞来敌弹。到了此处已有相当多的牺牲者，在眼前就有五人。有一工兵被贯穿了胸，尚可独自步行向后方去，真是悲壮；第九中队的兵一个受伤了，哀呼着，但是工兵一个人在水浸着的壕中，不顾什么泥不泥，正向着步兵求救，呼喊着：你们不是战友吗？在那儿站着干什么？这时谁也管不了谁，敌弹又是低低地在身旁飞过。

廿五日 （安义以南）捕捉中国的土民做挑夫，走至途中倦不能行，士兵即以棒击其头，偌大的男子汉亦如婴孩般泣不成声，战败国家之人民虽觉可哀可惨，但又是滑稽光景，于战后之兴奋中，毫无感觉之士兵们，因毫无常识，故不知枪点。

卅一日 （南昌附近）为征发人民家，怪难看的支那土民的面孔，表现无限哀愁，好像是受了重大的损失吧！今日苍空阴郁，街之一角特起火灾，求一夜之宿，而去时又烧毁其屋。

四月三日 （南昌郊外）和伊藤君二人乘着马去征发马粮，行至十字路口，遇着步哨说：“奉命非有中队长以上之证明不得入城。”这样想起来，就是不准到城内去征发，补给品什么都不发给，征发又不许可的话，除了饿死之外，尚有何法？打起仗来任意杀人，这时候甚至征发也不许可。这不过是宣抚班所赐，如

果这样是对的话，还不如由中国撤兵回去，还来得痛快！

五日（同上）南昌的敌人似乎是用意周到而退出的，说是什么东西也没有遗留，这恐怕是“皇军”将杭州抢掠一空的教训和中国焦土抗战的方法吧！这对于宣抚工作也是有内外之感的，离开了部队真是悠悠自得的生活。

十日（高安以东）一〇六师团到处吃败仗，今次又被包围，几经苦战，在宿舍睡眠时，夜间又被藏在楼上的残兵投掷手榴弹而且烧起火来了。

十二日（同上）午后二时，森君去征发，遭残敌约一分钟之袭击，负伤逃归，因为一而逃走，一面伏下，致被敌弹自屁股穿过肩膀。他说八个人只有三枝步枪，不能应战，为此由大小行李各派四名担架兵出去，将伤者抬回。今日计算休息一下找个好的地方，对于松浦与御园生很抱歉！在会报规定：以后征发至少须有一分队以上，且限定于第一线后方一里以内，均须一一经队长之许可，倘不遵守，如有负伤不认为战伤，当作过失负伤办理。

十五日（同上）残留组赴附近屯落征发，我也去，经理室的森君亦曾去过。听说那面村落里尚有残敌，令人颇觉可怕。听说有一个十七八岁的姑娘在屋里，跑去看没有见到。志野君说：“在这屋里”，进去只看见一个四五十岁的女人，已在垂死状态中哀呼着，不知说着什么。有一个像她的父亲，那个人已被杀死在旁边，姑娘是已逃走了，这好像是大行李的工作，所谓强奸的事件，就是这么一回事。昨晚舍里有一个老人拿了外套和洋毯想逃走，被发现了以后，抓回来把他推落粪坑里去，用棍棒拼命的打，就把他打死在粪坑里。大行李近来太残忍了，对猪也用步枪对着头打去，马上就死了，八贯重之猪有二只^①，还有二十五六

① 每贯重一百市两。——译者

贵的带着小猪的母猪呢！畔蒜君持枪近猪，该猪并不想逃，反而靠近来，只有三尺近，眼与眼对着打了一枪后，急急地打转苦闷着跪下前脚，只有后脚还立着。小御生君拿了小刀把喉管割断了，血汨汨流出来，四肢伸动，取其背肉，切断了足肉，好像总在动着，这能吃吗？一想真恶心呀！从容地做这些事的人，真是可怕！

十九日（同上）步枪弹、赤筒、手榴弹等用六匹驮马载至九中队，约一里多路^①。九中队之士兵，使用苦力筑道路工事，随处看到的田圃都同样荒芜。约于十时半到达目的地，卸下弹药，又急速乘马出去征发，因为荒野之故，总有多少残敌之危险，以稍走远些为佳。从九中队深入约一里即见一个漂亮村落，此处丘陵起伏，残敌易于潜伏，全然不能看见友军。有此不良征候，全员七名仅有手枪一枝，乃在左右警戒中前进。若于前面山丘之一角，藏匿残敌，除全灭外，别无他法矣！这样一想，遂起“疑心生暗鬼”之感，好似该地现在已有残敌一样。无耻地出来征发真后悔，铃木宋八于下谷征发时，被人拉去的事情也想起了，在这种地方无谓牺牲生命，真是可惜！前面的村落起了火灾，丘陵之间，冒着黑烟，仔细看去，自己来的地方的一角也起了烟雾，这似是残敌之烽火，好像已受了包围，有着这样不吉的预感，深入了每个人的胸中，这时还说到目的地的村落去看看，不过是虚张声势而已。谁也不敢引着谁走，遂成为无引导的状态。太过没趣了，小行李长与找到村落里的高地警戒，其余皆去征发。因为日本兵攻击到这个地方是费了相当时间，老百姓的家财都乘时预先搬走，现在什么东西都没有，土民的影子也见不到，土民即便很多也担心，连人影也没有的时候更担心了。空手由右面迂回去，顺便物色姑娘，却是一个也没有，只有几个老太

① 日本里一里约等于四公里。——译者

婆，两个人抓住了一个来，问她“有姑娘吗？”她说“没有”，行李长将日本刀一拔出来，就吓得她面如土色，逃进葛蒲田中不敢出来，听说到现在还伏着不起来。领到有姑娘的地方去，说着又出去了，领到其次的村庄，又只有一个老婆婆，征发不到任何东西。雨中寻到最后的村落，找到一个四十岁左右的妇人，就把她干起来，因为怕羞耻弄到房间里去，她在床上拼命把腿夹着，不管三七念一的强迫她张开，她就哭泣起来，这都是薄情军队所干的。

三 秋间修一郎日记

一〇一师团一〇三联队第二大队第五中队。

译者按：该敌兵年三十九岁，【原】住东京市足立区千住一丁目二番地，于去年^①九月间被征入东京麻布区第三联队受训练，十一月二十六日，由东京出发，同行者第三联队约千名，五七联队约千名，于十二月一日在上海登陆，十二日到达九江，廿四日在三泌桥河，将二百四十七名新兵分配于第二大队，秋间修一郎配属第五中队。此次高邮市之役，该敌被我击毙，搜获其日记一部，记述颇详且通法文，间用法文记述，兹摘译其日文部分。

三月九日 已预定三月廿日开始攻击，但现在似乎有提前数日的样子。

十三日 早餐后举行瓦斯演习。

十五日 中队长于午前九时出发侦察敌情。

十六日 以距南昌七十公里之永修为中心，构筑炮兵阵地，时机急迫，攻击开始时间将到。

十七日 午后五时攻击南昌之野炮重炮一齐开始射击，一〇

① 即1944年。

一及一五七两联队均预定今日渡河，本部则预定廿日午前在永修集合。

十八日 午后二时军装检查，战线上我军甚为活跃，预定明〔后〕日（廿）渡河。

十九日 步一四九、一五七联队各有相当之牺牲，但因努力善战，各收相当之战果。野炮重炮，均猛烈射击。

廿日 出发之际携六日间之米、干粮三袋，罐头等颇多。午后五时重炮兵一齐猛击，至午后十时一五七联队已渡修河，在敌前上陆，本大队在永修城外一公里之地集合，到永修城待机渡河。

廿一日 昨夜枪声不绝，午前十一时至午后一时半，渡河完毕。四时到刘家山，五时由刘家山向二公里之地推进。

廿二日 今日空军出动对敌扰乱。

廿三日 一五七联队之重伤者一四五名，午饭后一时半由蔡氏向安义前进，敌兵及土民尸体随处皆是。

廿四日 午后一时半到达安义。

廿五日 午后五时将西山之敌击破，本队到着〔达〕石东铺。

廿六日 各处桥梁多被破坏，行军困难，数日来强行军疲劳之极，落伍者二五。平均每小队落伍者约百分之四十，幸今晚得山村宿营地，但粮秣缺乏。

廿七日 落伍者逐渐到齐。

廿八日 离南昌约十六公里之地宿营。

廿九日 七中队机关枪队开始扫荡残敌，落伍者陆续到西村李归队（离南昌约一公里）。

三十日 准备出发离开西村李（西山战死者二份十^①）。

① 原文如此。

卅一日 自廿日出发以来，从未洗澡，南昌之水甚浊。今日至熊庄杀猪一头吃个满饱。

四月一日 在南昌附近青口湖方面扫荡残敌，今后约一星期间尚在此地驻扎。

二日 休养，食物缺乏。

三日 第八中队准备参加攻击庐山，拟明后日开往德安集结。

五日 军装检查，一部受领粮秣，一部演习。

六日 西山战役参加者整队由队长训话。

七日 联队长训话。

八日 明日向西山西方六公里之地开拔。

九日 午十二时到西山午餐，午后四时到喻家宿营。

十日 午后一时到达目的地高邮市，即与敌遭遇，发生激战，第二大队即构筑工事。

十一日 今朝在离宿营地约一公里半之地征发，得猪四头，小牛二头，清水、涩谷、平井、井上、石井、秋间计六名，小林、平井、织井与木竹值夜。一时至二时下大雨。在小队内，有一位年约十八岁的女子，被十八人强奸，虽说是以年轻的女人该为军人安慰，但是惨酷啊！

十九日 领到香烟廿支。

廿日 今日赴村落征发，得猪及葱。

廿二日 收到砂糖一袋。

廿三日 今朝加强阵地之构筑中，平川健一氏负伤，铃木及其他二名出发焚烧村落，三小队之松冈出发征发。去向不明者二名。西山方面联队本部受敌袭击，敌人四方活跃，似有反攻之意。

廿四日 敌逐渐活动，枪声不绝，今朝五时至六时敌迫击炮弹十五六发，在我附近落下。

廿五日 三时三十分醒来，四时敌之急袭射击开始约五分钟，接敌兵由右方徒涉之报告，全体集合待机。五时半步兵炮之兵一名，受伤入医院。至六时半天明敌退去，解除待机。

廿六日 昨夜正面之敌平稳，但西山与本部之间有敌百余，与我领粮秣之部队遭遇，被我击退。

廿七日 敌情视察后，将近八时在返部途中遇山本军曹，其时右翼之敌已迫近我阵地，我军有退却模样。

四 川喜一郎日记

第一〇一师团第一〇三联队第五中队预备役兵一等兵。

昭和十三年九月廿七日 (瑞昌之张家岭) 十时半集合，十一时半出发，向相港湾夜行军。

廿八日 午前七时顷，到达相港湾大休止；午后五时半夜行军，出发至大谷田约二十公里，途中遇敌袭，激战约二小时。

廿九日 午前七时，到达大休止地后再行二公里之深谷中之村落宿营，轻装准备出发。

三十日 本中【队】为尖兵中队。第一队为尖兵，九时顷出发，行约七公里处即与敌相遇，发生激战。第七中队长(光冈)及〇〇〇少尉岛内三、大队长等约二十七名于李笔山之战斗战死，受伤者甚多，今敌〔夜〕在敌前宿营。

十月七日 三时半在箬溪集合，九时出发向武宁攻击，第五队为尖兵，敌后^①二时半与敌遭遇，三时官本中队长被敌迫击炮弹击中毙命，其他受伤者甚多，晚在敌前露营。

昭和十四年三月十六日 整装及兵器整洁，午后七时至九时演习薄暮战后，在永修城内集结。

十七日 四十九及步一两联队进入中州，炮定于十五时开始

① 原文如此，疑有误。

射击，颇多命中，余等在山顶上等于见学。

十八日 全大队自午后一时至五时检查兵器及军装。

十九日 准备出发至永修城散步，回营途中，参观十五榴弹炮演习。

二十日 昨晚大雨，今朝六时中队出发，十三时起炮兵一齐射击，集中火力，敌在我弹雨中。我一五七联队敌前上陆，十四时许已突入敌阵地。渡河舟共五只，中有三只覆舟，其中一只仅得三人生还，同时敌由右方射击甚烈。

廿一日 本大队等候工兵之架桥完毕即行渡河，十一时渡河开始到南岸时，见敌人之堡垒共有三重，均被我炮火击毁，但出于我意料之外者，是敌死尸甚少。

廿二日 六时出发，十时始赶上先头部队。

廿三日 道路因有多数车辆经过，步行困难。

廿五日 路上见各村落火灾到处皆是。是夜宿于某村落，杀鸡为食。

廿六日 一山过了又一山，行军真是好困难。午后四时到达西山站，此地距南昌约三十六公里。

廿八日 至离南昌十一公里之地停止待命，下午三时奉命开往南昌南端集结。

廿九日 十一时出发，约二公里有一小河，无桥不能通过。七时雷雨大作，在电光闪闪中行军，至夜十时始到目的地。因迟到，中队长发怒。

三十日 因无粮食，派三人前往征发米面饼果等。

四月一日 依大队之命令，出发征发粮食。

二日 约每秒二十公尺之强风，在中国颇为罕见。

三日 今日派兵四名出去征发，我留营休养。

四日 九时起在南昌城内征发糖及罐头食品，四时到宣抚班游玩。

- 五日 大队之兵器检查，及大队教练分列式。
- 六日 投网捕鱼为乐，吃南昌之龙眼（果实）。
- 七日 赴南昌野战医院访永野君。
- 八日 早八时半移动，在牛行站广场集合，与迫击炮队共同行动，行至约廿公里之石桥里宿营。
- 九日 八时在石桥里出发，西山站午餐，某地宿营。
- 十日 八时半出发，向高邮市前进，行至市之人口，与敌遭遇，开始战斗，牛之头中弹^①。战至三时攻入市中，敌五百余隔河频频放枪，我即星夜构筑工事。
- 十一日 一五七联队与一〇六师团接替高安城防务。
- 十二日 在小队长指挥下，构筑交通壕。
- 十三日 构筑交通壕，第三小队在河之下流约四公里之地，担任警戒。
- 十四日 九时半下士哨交代，接有高安城除粮秣等必要之物外，悉数焚烧之命令。大队本部约向二公里之后方撤退为预备队，亦将下士哨撤退。
- 十五日 突然间命令又变更了，本小队以三个分队编成之后，担任警备勤务。
- 十六日 下士哨兵交代后入浴。右侧上流之一五七联队向锦河线前进，向对岸炮击，锦河水涨三尺。
- 十八日 出外征发物品。
- 十九日 闻联队长将来巡视。
- 廿一日 十时大队长与副官前来巡视，约一小时回队。
- 廿二日 一五七联队渐次向后撤退，我等之任务将更重大，闻敌对联队本部袭击，第六中队亦被敌包围，陷于苦战中。
- 廿三日 敌今日反攻甚烈，第三小队在战斗中，负伤者二

① 似为敌人强征我农民耕牛用以驮载物品。——译者

名。我嚴密警戒，將附近村落焚燒。

廿四日 三小隊之去向不明者，仍未發見。敵迫擊炮向我射击，命中我鄰近家屋，令人驚慌萬狀。

五 宮川軍曹日記

第一〇一師團第一〇三聯隊第二大隊第五中隊。

昭和十二年九月一日 午前一時受到召集令狀。

九月六日 在麻市第三聯隊入營後，編入第五中隊。

十九日 由聯隊出發，午後四時到達澀谷車站。

廿日 十時到達神戶，下榻藤吉末吉民家洗了澡，蒙賜厚宴，甚慰！

廿一日 午後二時半乘江蘇丸（五千噸）由神戶出港，送行者有藤吉末吉民夫妻，及中谷民枝、栖次吉江。

廿三日 午後二時到達門司港，未下船，午後十時出港。

廿四日 在船內未見陸地，只是茫茫大海。

廿六日 午後三時到達虬江碼頭，即刻上岸。

廿七日 午後二時半在江灣爰家宅附近之一農家就第一線配備。

十月十六日 第一回補充兵來了，入第三大隊。

廿二日 午後十時有敵四百名左右，機槍九挺向我夜襲，激戰至二十三日拂曉，被我擊退。

廿四日 午前五時半準備出發，午前十時半向閩北移動，當日到達劉家宅。

廿五日 劍家宅出發，到達狹家浜，參加第一線戰鬥。

卅一日 小雨，午後一時向蘇州河前進，午後五時半到達管巷宿營。

十一月四日 蘇州河水漲丈余，渡河似有困難之模樣。

十二日 午前五時向南翔前進，午前十時南翔陷落，午後十

一时抵陆家宅宿营。

十三日 由陆家宅出发，午后三时半嘉定城陷落，午后八时半在娄塘镇宿营。

十五日 行军前进途中捕杀俘虏一名。

十八日 向嘉定城后退和其他部队交替，二时二十分强行军，半数以上落伍。

廿日 在徐家宅宿营，因道过坏，大家都要哭。

廿一日 宝山县罗店镇十一时午餐，午后四时到达刘家行宿营。

廿二日 由刘家行出发，道过真茹无线电台侧，午后三时抵暨南大学宿营。

廿七日 午前出发，经复旦大学，过市政府，通过六角塔水电公司，宿于吴淞镇永安纺织工厂。

三十日 向杨行镇出发，行后到杨行镇。

十二月一日 在杨行镇警备。

四日 第二回第三回补充兵开到。

八日 接出发命令，午后二时在市政府五汐路集合，午后七时半到达上海运动场。

九日 由上海运动场出发，在陆家宅宿营。

十日 由陆家宅出发，午后到朱家塘宿营。

十一日 由朱家塘出发，到达松江镇宿营。

十二日 由松江镇出发，经过金山时已午后二时半，霍乱病流行，午后六时半到达如意圩宿营。

十三日 如意圩出发，正午到达枫泾镇一宿，收到家江之来信。

十四日 由枫泾镇出发，经过嘉善到达朱家镇宿营。

十五日 朱家镇出发，经过嘉兴，到达王江泾镇宿营，大家都觉疲劳了。

十六日 由王江泾镇出发，经过盛泽到达双阳镇。

十七日 乘汽车由双阳镇出发到达湖州宿营。

廿二日 由湖州出发，道经山间，上陆以来还是初次，有特别之感。敌桥皆毁，工兵甚忙。午后二时到达三桥埠，无家屋露营。

廿三日 三桥埠出发，行军甚感疲劳，到达瓶窑镇宿营，落伍者甚众。

廿四日 瓶窑镇出发，在杭州市外农家宿营。

廿五日 出发途中见西湖之水青青可爱，六和塔亦别开生面。谷川部队入杭州城。

廿九日 午前八时起押解中国人苦力三百名往杭州市东北方之笕桥修理飞机场。谷川部队三千一百八十三名内，到本日为止，战死者一千四百三十二名。

三十日 在笕桥飞机场警备，苦力七十人左右在夜中逃亡。

昭和十三年一月一日 午前四时和步哨说：恭贺新年！太阳很红的在东方升起，大家排列呼圣上万岁，遥拜皇居，酒宴。

四日 连日修理机场。

五日 午前出动修理机场，午后第二小队全员，和第十四师团之士兵交替，午后三时回杭州市。

七日 午后六时受杭州市马街龙骧里十三号胡郑逸兰女士宅请宴，中国菜实在好，中队长以下十六名。午后十一时中队长事务室前起火。

九日 由杭州出发，踏上了上海的归途，午后五时到达乔司镇宿营。

十日 由乔司镇出发，江岸线即是所谓海岸线，恰巧沿钱塘江之海岸线行军，午后五时到营海宁缩达。

十一日 由海宁出发，午后到达新仓镇，捉到十六只鸡，大家食之。

十二日 由新仓镇出发到澉浦镇露营。

十四日 由澉浦镇出发，经过海盐城，午后到达西埭巷露营。

十五日 西埭巷出发，到达兴兴镇。小林上等兵头部被便衣队射击毙命。

十六日 兴兴镇出发，到达金山卫城露营。

十七日 金山卫城出发，到达头桥镇露营。

十九日 头桥镇出发，到达奉贤城宿营。

二十日 由奉贤城出发，通过大围镇到达南汇城。

廿一日 在南汇城，大家都觉行军十分疲劳。午后到达川沙宿营。

廿二日 到脊蒙电车终点为止，继续行军到达洋泾镇宿营。

廿三日 洋泾镇出发，乘云阳丸渡过黄浦江，入上海市赴暨南大学。

三十日 领到本月份薪饷十四元二角一分。

二月一日 午前九时整列在高尔夫场教练，大队长指导。

九日 本日举行联队慰灵祭，中午十一时整列，在江湾竞马场集合举行仪式。

十七日 敌机来杭州笕桥飞机场空袭，我军死伤五十名。

三月十日 午前九时整列，在市政府前行阅兵式，松井军司令官及伊东中将到场检阅。

十三日 在饭田栈桥（码头）演习敌前上陆。

十八日 由神降丸开始移乘，一时在崇明岛上陆。

十九日 崇明城出发，和残敌交战，占领庙镇。

廿一日 第一分队警备庙镇北方之桥梁。

四月十三日 乘汽车由庙镇出发，赴崇明城归队。

廿八日 在埠头警备，掘并少将来岛巡察，并赴南堡镇巡察，同日归还上海。

五月五日 在同所休养，忙于打麻雀。午后五时二十分接到新家镇有海盗二百名来袭之情报，第一小队为先发队，乘汽车出发，第三小队有危险之电话，第二小队由埠头乘船出动。

十三日 闻向化镇有暗杀团，大家依着形迹到各家搜索，未见何等异状，捕虏男二人女一人。

廿二日 第四回补充兵开到。

六月二日 本日为中国端阳节。

廿九日 由南门港乘若松船，归还上海，午后七时到达江湾兵舍。

七月七日 六时出发，经苏州、无锡、镇江，午后六时到达南京车站露营。

八日 由南京出发到达太平府宿营。

十日 改变命令，停止前进，预定在南京集合。

十四日 乘汽车到达南京城，寒暑表在百度左右。

十五日 由南京城出发，上神龙船，在船内宿营。

十六日 到达芜湖。

十七日 由芜湖港出发，船内非常炎热。

十八日 到达安庆，仍在船内宿营。

十九日 在安庆上陆，即在第二大队奥田部队之舍内发下香烟、啤酒、罐头等。

廿二日 午前九时安庆出发，十二时乘汽车到达源潭×铺，铃木少尉、宫川、西田、相原、加藤、中队长及第一小队长，向潜山行进。

八月二日 敌由山夜袭，我方应战将敌击退，八中队内，战死四名，负伤十名。

四日 野炮一个大队来了，炮击山头。

八日 前方烧了中国民房四五栋，午后在第三下土哨附近杀中国人两名。

廿四日 大队本部由潜山调回。

廿五日 后备第六大队去潜山，因为一个中队音信不通，以第六第八中队前往应援，机枪手佐伯战死。

廿六日 应援部队由余家铺前进，但先发部队生死不明。

廿七日 工兵队赴余家铺前面之桥边，闻迫击炮声，惊恐后退。

廿八日 午前八时由源潭铺赴余家铺联络，我军在潜山被三个联队之敌包围，正激战中。

廿九日 午前十二时为第二军参谋与池田兵站司令官之护卫，宫川以下十二名乘汽车赴余家铺。

九月四日 ×变更中队之编制，高安调四分队，小池、平栖调五分队，矢岛、葛山调六分队，边见调小队指挥班，岛村调中队指挥班。午前十一时整队到安庆码头，午后五时上船，宿于船内。

五日 午前十时通过东流，午后三时半停船，四时在彭泽上陆，本晚宿于彭泽。第五回补充兵到来。

七日 在石婆岑山顶与敌对峙。

九日 小雨，在石婆岑山顶以天幕露营。谷川联队与松井联队交替，军旗祭在彭泽县举行。

十一日 第二、第三、第六分队在三千米左右之处，遇到约有三百名之敌，正战斗中，若狭军曹受贯枪创，龟谷胸部负伤，五中队即刻全体出动增援。

十七日 奉联队命令，为带防毒面具，须将胡须及头发剃去。

十八日 与一六师团交替。

十九日 由石婆岑下山，回彭泽露营。

廿一日 午前整队乘大阪商船之青海轮船，在彭泽江面宿营。

廿二日 午后五时到达九江，在船内宿营（青海船）。

廿三日 午前九时半在九江上陆。

廿四日 联队长之军装检查，大队演习。第六回补充兵到达九江。

廿五日 由九江出发，大久保因病残留。

廿六日 午后经瑞昌城，抵曹家岭宿营。

廿七日 由曹家岭出发，在横港湾宿营。

廿八日 由横港湾出发。

廿九日 午前六时到达大矢田村。

三十日 我军猛烈攻击，第五中队夺取左边之三零五高地，相柏原战死，第七中队长光冈大尉负伤，小队长鹿隅少尉战死，五中队中岛正及渡边负伤！

十月一日 午前一时起，彼我交战甚烈，第一分队轻机枪发射弹三百五十发，七中队战死伤二十七名，三中队上杉负伤，第三大队中岛内少佐战死。携带口粮甚少，预感困难，取甘薯为食。

二日 午前一时左右激战甚烈，铃木少尉、村田伍长负伤。见敌继向山上攻击，究川代理小队长，藤田曹长为第二小队长，率所部前往救援被敌包围之我八中队。

四日 午前十时总攻击，敌向箬溪撤退，第十…中队中队长以下仅残留八十名，余皆战死伤。青梅川少佐、加藤少佐、岛内少佐均负伤，坂田少尉、中岛准尉及六中队长战死，八中队长亦战死。

六日 在战壕里有兵四十，下十三名，香烟不足，非常困难，一枝香烟五人共吃。大队长训示：联队有四百名战死，伤者深为遗憾，尚望残余之将兵更努力战斗攻击云。

七日 午前六时半出发向武宁前进一里半左右和敌遭遇，即刻应战，中队长战死，大队长（奥田）负伤，根岸少尉代理中队

长，平川负伤，金井发病。激战之后，露营于阵地内，宫本中队长战死（迫击炮队）。出发时每人发给食料六日份，香烟十包，巧格力糖一块。

八日 昨夜敌来袭，当与应战，第二大队死伤三十七名。

九日 午前九时因地形不良，撤至另一高地。

十一日 德安方面攻击之第六师团，应援部队二十七师团之一部，一〇三联队之一大队及三大队方面之敌之上空，友军飞机猛烈轰炸，敌有退却模样。

十二日 午前五时，敌来夜袭，入箬溪部落，看护兵一名战死，捕敌一名。午后一时，秋田十七师团之一个大队见乘汽车由九江驶来。

十四日 午前五时二十分，敌约四五百名向我箬溪进袭，我即应战，敌向我阵地数度突击，均被击退。小队长藤田负伤，箬溪病院后退，敌迫击炮向我炮击整日。午后六时，小沼上等兵手领负伤，因情况孤立，派岸野上等兵与大队连络〔联系〕，迄午后八时半敌仍无后退之模样，坚强抵抗。

十五日 午后二时…〇一师团炮兵又来增援。

廿三日 由箬溪出发，为大队之预备队，午后三时到达周庄东方高地。

六 中村元治日记

第一〇一师团福井（一五七）联队小松（第三）大队小行李
辎重一等兵。

昭和十二年九月廿五日 整天出去打猎，实在是不像在战场上，有趣的鸡肉和猪肉吃了一大批，足够营养英气了。夜十二时许敌机来袭，听见友军高射炮、机关枪及步枪声音，初次看见空袭实在是心寒呀！

廿七日 晨五时许在王宅棉田中睡了内小时^①，下午三时出发，向朱宅前进约一千公尺，敌用轻机枪射来，弹如雨下，有生以来第一次碰见子弹，入民家隐蔽处，头伏在地上。敌我互相射击，耳像聋了一样，在战斗中第一个感觉就是凄凉。

十月一日 今天仍不断地激战，队本部也突出约一千三百公尺，输送十分遥远，战死的陆续多了。第一线极其紧张，我空军举行大轰炸。敌利用月夜空军来袭，晚上严禁一切烟火，黄昏雨点点滴滴的下着。

三日 从大家宅前进，子弹仍猛烈射来，队本部前夜已前进，但惨得很，不断的后退，退到跟我们的位置接近。

七日 开始渡河，听说极其悲壮。

八日 敌在桥的二方，行交叉猛烈射击，坠河中者随流水而去了。过河之难，在意料之外。

九日 我们的小行李跟着牺牲了，肯黑仓之助战死，但他过桥过了十分之七，子弹贯穿胸心死的，我自己也被送到宝山县的病院去。从每天战伤来院的士兵说的情形，可叹！每夜敌机来袭，通夜高射炮发射，舰上也发炮，实在是壮观！

十二月十三日 上午五时半，从枫泾镇出发向嘉善前进，下午二时到达城内宿营，今天比较早一点宿营，心里快乐。起火煮东西吃，碰着敌手榴弹爆炸起来，五人受伤！

廿二日 上午七时半出发，前面的桥梁和道路都被敌人破坏了，一面由工兵队修理，一面全军前进，情形之混乱，实在是凄凉的行军，生命又要顾虑啊！

昭和十三年一月七日 已下严格的命令，如归还上海，禁止抢夺行为。

九月十二日 午饭后出发，途中见庐山下的中国兵营并列

① 原文如此，疑有误。

着，非常惊讶！而且在山间训练的兵，就是先前和我们作战的。我们一大队也有相当牺牲，联队炮的石田少佐的头也飞去了。

十月四日 上午七时半出发，输送弹药，今天也相当激战，下午全体休战状态。夜九时半传令来说，第九、第十一两中队将濒于全体消灭的危境，请帮忙立刻运弹药去，十时许全体出动。

十日 今天在王龙山下，碰着敌方的地雷，马死一匹，人也死一名，此人头部不知飞到哪里去了。我飞机也中了敌弹，被迫降落于山坡上，机体成为片片，一人负伤一人无事，还装有九个炸弹，可幸没有爆炸，奇极了，这是天佑的缘故吗？！

七 中村义夫日记

八月一日 雨 出发终于紧迫着到来了。今天是准备的第一天，从早晨起来就准备，没有什么课目，但不凑巧的是从早上就下雨，已决定先头出发者，伊藤少尉以下的人名。对长岛伍长拜托了一些好事情，这是极秘密的。

晚上，知道本部曾有电话来，昨天的“快明信片”来不及寄到，父亲却跑来了，忙得很，真不得了呢！不过这一次总不能生还了，能见一面也是再好不过的事情吧！

和初次离别不同，三日后就要出发了，一点也不觉得非见面不可！哦，准备的第一天算是优哉悠哉地过去了。

想着明天和父亲见面的快乐，去睡觉吧！

八月二日 雨 今天从早就下雨，在出发前，这样每天的下雨，是不能准备的，真倒霉透了。

午后零时三十分，父亲来晤面了，特意到老远地方来的父亲的厚情，真感谢得很。他对于我问他要零用钱很是关心。不管活到多大，在父亲看来，总是小孩子哪！

由四时起的军装检查，因下雨在“掩盖操场”举行，意外简单地干完倒很好了。

午后六时下士集合所，有送别宴会，是照例的临时仪式，简单得很，但注意到这事，就已经不错了。

想到在福知山这个地方睡觉，只有两晚了……真是感慨无量，我是一生再也不回来了。困惑的福知山！痛苦的福知山！在这三个月间，尝到真正的军队生活了。

那里盛气凌人的三年兵，在这佳日也静静的隐忍着了，想到我们的事情，就忍耐下来，对于大家的这种情意，真只有低下头去把在国内所受的闷气到彼地去伸吐个痛快罢！一上陆就干个痛快……

八月三日 阴后雨 住在福知山也终于只有今天了，想到这里，就是再如何讨厌的地方，也有点寂寞之感。

从早上起是面会日，热闹得很，对于我们，是太没缘分的面会日。可是那些手腕高明的家伙，却在福知山弄出好东西而在喧哗着，绮崎的姐儿，咖啡店的女招待……三年兵的会面人是定規了的。

那儿的角落，这儿的角落，都抱最后的别离……

在这样时候，仍还是独身的好。

并非不甘拜下风，实在……

在出发的前日连聚餐也没有，哪里也有这样的中队吗？听说三中队二中队，都有欢盛的聚餐。

像这样真正的强固团结是可能的吗？我以为结局心和心的结合如不成为真正信仰上头的心那是毫无用处的，现在的中队的状态，究竟怎样呢？上归上，下归下，各自想着自己的事，像这样……到了那边，如果不很快的改正这个缺憾是不行的。

晚饭后，聊作一点慰藉，只有下士官们来喝一喝酒，自暴自弃的喝得一塌糊涂，大家都大闹特闹。虽说是最后的一夜，连一同聚餐也没有，对于装着老实的兵士，应该是不好的吧！

不管怎样想，过去的事，是没有办法的了，但总应当考虑一

下的。……

八月四日 雨 晴 终于出发了。

午前九时左右堂堂地走出营门。

雨依然径了地下着，是泪雨呢？还是悯人的雨呢？

此后一身再不会钻进钻出的二十联队的营门，在“万岁万岁”声中被送出来了。受着福知山市民热烈的欢送，继续向车站进行。

碰到凄然来送别的桶谷和小西。

也许是最后别离了吧！

十时五十分，在“万岁”声中，由福知山站出发，所有一切都不能再看见第二回了。……

那末，再见吧，福知山！祝你好！

午后三时四十八分，到大坂浪花站，行人市内约三日里，在东区宿营地，初以为民家，却是旅店中居住。

和广岛不同，这是待遇很好的愉快的地方，有个可爱的小姑娘。

明朗愉快的侍女，尽管只是一夜的露营，可是很有趣的。

松岛的心情，哈哈……这是什么都好写的啊。……

八月五日 晴 午前五时被推起床，有使唤。

啊！啊！新兵是干不得的，父亲特意来访都无见面。

午前八时，带了一行十八名，进船仓，午饭也没吃，直到下午八时，肚子都饿扁了。

二点以后，全体人员上船，午后四时，在欢呼的送别声中，航出大坂港。哦！又和内地隔别了。

也许是第二回了，一点感想也没浮起。

这回归来时，……

是白木箱？松叶秋？^①

① 白木箱，是日本人盛死尸骨灰的。松叶秋，是伤兵用的手杖。

还是像现在这样姿态归来呢？

总之，尽量干去好吧！

——心里这样誓着，走下船室。

轮船在平静的瀬戸内海上面滑着驶去。皓月上升了。唔！明天也是好日子吧！爬上乘船第一夜的寢床，午后九时三十分。

八月六日 晴 午前五时三十分起床。

海是平静的，大家都跑到甲板上。

看过好多回的瀬戸内海，一点也没有心情上甲板去。

午后六时，担任对空监视哨。

七时，被大队长骂为不知守则，大队长说：“你的脑袋离发疯只差一步了。”实在是这样也未可知。

请你看疯子会做出什么好吧！像这种无聊的卫兵还是第一次呢。

八月七日 晴 真不愧叫做“玄海滩”这个地名，黎明轮船就摇动了，监视哨都受不了了，但都紧张地去立哨，等得一小时的立哨完毕，都疲倦得不堪了，大家的打盹到底有什么法子谴责呢，巡察和值日将校发见了。

中队长担心起来，招呼人来交代，但结局还是照样的服务了。半途派人来交代的卫兵，是前代所未闻的吧。

终于午后六时才交代回来，真是不好意思……。

八月八日 晴 大家好像习惯于船的摇簸了，都有精神。从午前十时起，海的颜色就变化了。

已经接近了上海，扬子江的泥水流着，成为红色。

午后二时入扬子江，真也广阔，像海一样，一点也不觉是河。

看见各国的船。特别可惊的是英国的船只之多。

不久，船行进黄浦江，河水更变成泥水了，这周围在表示着激战，战迹已现出来了。

在巨大的烟囱上，开着炮弹的痕迹，好像在表示着精锐炮兵的手腕。……

家家户户因为受着炮击和轰炸，都一塌糊涂了，也真算得会干了！到处可以使人想起当时激战的情形。不久船横靠虬江码头，这附近好像是军队的上陆处，尽是些军需品仓库。

好像是饭田部队奋战的地点，留下了饭田码头的名字。

忽然改变了明朝上陆的预定。

命令——马上登陆，闹翻了。

又给抓来干船仓的工作，一旦被看中了，便是送命的尽头，没有法子了。

十一时事务完毕，坐汽车去宿舍，十一时半到杨树浦宿舍。

不出所料，是肮脏的地方，是在工厂地上铺席而睡的。这是皇军的宿泊所么？这是拼着一条生命来的我们的寝室吗？

因为疲倦得很，什么也没想，一倒身就作大陆第一夜的睡眠，时间是午后十二时。

八月九日 雨 午前七时被推起床，又是被叫去做事务使役，咱的工作昨天不是已经完结了么？又是使役，真有些不情愿地出去。跟着那讨厌的雨又下起来了，跑得要死也不知目的地是哪里，却被抛掉了。

尽是些坏蛋，师团的高桥中尉那蠢的干法，真叫人受不了！

一定有时候来报复这个仇恨的啊！……

早饭也没得吃，就东使西唤，好不容易到下午四时才完结。

从头上到脚下，都湿得淋漓漓了；无论到什么时候都不能松一松气。呀！呀！……

入夜雨下得更猛烈了，还夹着风，成为暴风雨了。午后十时，因日间疲劳就睡了。

八月十日 晴 昨夜的暴风雨不知在什么时候停止了，是静朗的清晨。

登上屋顶一看，遥见法租界并列着大建筑物。似乎是上海的中心地。

午前十时，作轻射击预行演习，一般的是体操。由午后一时半起，引率外出。

由“老鸦”的引率，游览战迹，到处都炸毁了，好似委实是准确的轰击，那被破坏的痕迹，就是最好的说明。

在日本人的街上休憩三十分钟，只有三十分钟就用最大的速度跑走了。

法租界禁止入内，进不去。

国际都市的上海，也因为是战后，并不像想像中那样有趣，庞大的印度人巡捕，引起我的注意，绿眼睛的娼妓，频送着秋波。跟“老鸦”在一起，什么也干不成。流着满头大汗，午后六时回来。

带着枪的出外，没有趣味，是当然的啊！

八月十一日 晴 今日午前的课目，和昨日一样。

午后，昨日没有出外的人，由花生米引率外出，我们则于午后二时去洗澡，澡堂的隔壁有“皇军慰安所”这个东西。

这是渡边兵站部的窑子。

真不愧是第一线的土地，所谓军经营的窑子，到底……

那“规则书”真惊人：

一、做完的赶快退出房外。

一、紊乱军纪的使其退场。

一、-----

有这等等不胜惶恐之至。

蹿入眼帘的是“价钱”：下士官兵一元五角正。

洗澡只是名目，好像隔壁才是好地方，大家都不知去“洗”过多少回“澡”，我也去了两回，嘻！嘻！

今晚好像十五夜，大好的月亮，去屋顶乘凉，凉风渡河吹

来，远处闪着霓虹灯光，上海的夜，战前应该很好吧！

清静的夜，美丽的夜，看着看着，连更深也忘记了。

十一时左右冷起来了，引起注意，便回到室里。

八月十二日 晴 今天的课目和前天同。

上陆以来，已经是第五天了，这种生活，也讨厌起来了。每天都是哩哩啦啦的生活，身体都完全变生硬了。因为去兵站部酒保处，钱包也寂寞起来了，讨厌啦！就在下面流着的黄浦江中，巨大的外国船舶，频繁地出入着，外国船的数目，真使人想起国际都市上海的往时啊！

夜里睡不下的人，都涌上屋顶乘凉。终于在午后十一时半，一个机关枪的兵，坠落死了。尽管上司给过注意，好像仍还是不顾一切地睡着。特意来到上海，从屋顶坠下死了，真是……不知道怎样通报他家里，可是双亲一定会吃惊吧！不听上官命令而死的男子，虽然是可怜，但却不能同情的。

平常对兵士的事情一点也不关心的干部们也多少有点吃惊的样子，像金鱼的长屎一样，常常地走来巡视。像陷入泥里的苍蝇一样已经太迟了！

全体士兵都笑起来，哈。………

八月十三日 晴 和前天同样的课目，今天也平凡地完了。

八月十四日 晴 今日午前中检查小队的兵器。

午后是准备明天开拔。

第四中队和联队本部已出发了。

明天终于我们也要和上海分别，……洒泪而别了。

照例午后先“洗澡”，碰到田中，也遇到了富田登泷瀨等人。

遇见池田良平时，委实吃了一惊，哪里想到在上海这种地方碰见他了，真想不到，那家伙也吃了一惊呢！

“洗澡”归来，在兵站酒保处买了上海的图书明信片，寄给家里和岛子。

因为是在上海最后之日，大家都去“洗”了不知几回的“澡”！

为着准备明晨很早出发，就老老实实地睡觉了。

八月十五日 晴 午前四时起床，收拾完毕，六时向上海北站出发，背囊沉重，受不了，不认识路，不知已往返过多少回了，真是傻瓜！驮着沉重的背囊，左弯右拐地兜圈子，那一处的部队有这样拆烂污的大队行军呢？

每天有工夫喝酒，嫖娘子，也应该拿一点空时间去把路调查调查才对，我真不愿意了。

午后十二时三十分由上海开向南京。

上海南京间全为湖沼地带，进攻南京的部队大约吃过苦头的吧！各个车站都有日本军硬驻在那里，开车的和车长都是士兵充当，车头和客车都是由国内运来的车辆，到底是什么时候从哪里运来的呢？

约行九个钟头，午后九时半到南京下关站，站附近的建筑物已完全破坏得一塌糊涂了。这里好似也驻着重兵，军用汽车频频地左来右往。走进离站的一杆（公里）靠城墙边的临时兵营中，并排住着百一师团的骑一与辎重一，无论走到哪里尽是兵士，真是骇人。

八月十六日 晴 午前七时起来，早饭也没吃，又是使役，到车站去搬行李。

乘汽车到码头，途中驶行于南京街上，真不愧为首都的旧迹，触目的是大的衙门的建筑物，然而在城陷的今日，都变成日本的宿舍了，切切实实地使人看到了战败国的悲哀。总之，战败了就什么都完了，为子孙计不能不使劲地硬着头皮，像中队长所说，我们是为战争生下来的，一定要拼命干啊！

复兴的南京，日本人的咖啡店、饭店等似乎非常旺盛的样子，但这里的物价也似乎是贵的。

明天一早出发，老老实实地睡觉。

他们都去浸在南京之夜的气氛了。

八月十七日 晴 午前三时半起床，到五时由宿舍出发，向驻地秣陵关行军。

沉重的背囊格格地压进肩里，热起来了真吃不消，南京城内三里（中国里十八里）的行军，真是受不了。

步行了一里就够受了，总不能一口气的跑，四月的补充兵都一个一个掉队了。

在预定的二日里附近吃午饭。喝饭盆里的水，水一盆也没有了，糟透了，用池里的脏水煮饭。休憩时被派用脚踏车去侦察道路，疲倦得要命，还要骑二点钟的脚踏车，真是要命，因此之故，尝到了午后行军的苦楚。

难道分队长好丢队落伍吗？只好勉强的走着，只三十分钟左右，大家都走不动了，行几步就休息，休息不一会儿又行……到午后九时，就吵起来说，甚么看见烽火啦。终于野宿下来。真是傻瓜，如果是来袭击的敌人，那末就刚刚好了，就可以高兴打一仗了，尽是一套蠢东西啊！一面被夜露浓厚地濡湿着，一面便在丘陵的陵线上盹睡。

明天又是行军，白天的疲劳，××地。……

八月十八日 晴 午前五时等待着天明出发。

从山冈伍长处听见林修的死，吃了一惊。他很可怜地一直到死前的一瞬间硬着走。身体是孱弱的，但人很认真努力，有一点受不了的时候，便咬着牙根走。他的脸孔浮上眼帘来了，自四月入队以来一直累死的林修是可怜得很！

由中队长的尽力，把人作为战死，可是亲属将如何吃惊啊！果真是要死的话，还不如堂堂皇皇地死在子弹之下好吧！

夜间全体人员守夜，祈祝着林修的冥福。

忘了，到秣陵关任地是午前九时四十五分，至夜交代止，暂

入假兵营，被命为本日的值日。

八月十九日 晴 午前六时三十分起床。

从早晨起第二小队全部勤务，我是值日，却逃过了这个时候的勤务，我是右派啊！金谷军曹的“休与系”^① 等于零，二个小队和指挥班有百名以上，叫分队各自炊饭，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虽说是初次，而他所干的事情，真教人看不上眼！

对于野战的事已经习惯了的三年兵，尽量使用他们，岂不好么……

把林修的尸体烧化，后来在林修的战死地树起墓碑。肉体虽烟消云散，但陆军步兵上等兵林修的英名，却永远留在华中一角的秣陵国了罢……

八月廿日 晴 与起床同时，向齐藤军曹说去值日。今日午前八时五十分举行对林的告别式，完毕后遗骨由驹骑准尉以下护送南京本部。

午前十一时中刚部搬家，真受不了，好好地准备完毕，以为是要进入去了，又要转移，真是讨厌，为什么命令是这样不彻底呢？真是糟透了。午后第一小队（排）安抵此处，可是留了一部分，其余的又马上带大队（营）的行李出发到溧水去，因此又是行李的使役，苦了大半天。

两三天前，头就有一点痛了，今天早睡。

八月廿一日 晴 午前九时中队长要全体注意卫生：

绝对不能饮生水。

不要向支那人买食物。

一定要饮带来的药品。

继续有下痢患者，中君也倒了霉。再则，好不容易松了一口气，今天起又有猛烈的训练。

① 应是给与系之讹，是中国的炊事班之意。

“苦哇巴拉，苦哇巴拉！”^①

立刻又是午前体操，及射击预行演习。真够受了。

午后五时担任卫兵，在船里没有干好，这一次应该能够顺利进行罢，哈，哈……

八月廿二日 晴 卫兵也没有发生何等事故，午后五时向齐藤军曹说知。午后三时半第一小队由溧水回来，热闹起来了，好像隔了二三年才相逢似的，真觉得依恋，但想起来，在南京分别以来，不过一星期而已。

贞君“急忽耕”部精神很好，心想能在一起了吧，又听说第一小队又要去溧水了。

这个时候由中队分驻出去的是右派啊，第一小队无论到哪里，都是幸运的啊！

贵得真混账的酒保物品，不买它也好。

解下了防具的捆包，有些忧郁，到战地来练剑术，只是想到都讨厌，想参加第一小队的出动又不成功。无聊之极。……

八月廿三日 晴 晨学习劈刺术，在中队长的指导下是一件苦事。为着欢送第一小队，八时半完毕，全体都很有精神地出发，都兴高采烈似的。二中队的清水上等兵于昨天出发了。

MG（轻机连）的士兵坠入河里，所以来迎接医生去。安川医官马上赶去，但已死了。

“可怜，又是一个牺牲者！”真是倒霉已极的啊！

听说连人带马坠入河里，只是自己死了，而且听说是三年兵，辛辛苦苦的两次来出征，而坠河死了，他到底是何等不幸的人啊！

真是难为他，想起来说不定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有危险，都很难保呢？

① 日本人听见雷响时念的符咒。

八月廿四日 晴 今天陪“老鸦”到南京去，上次跑得要死的路，用三轮车只一小时就到。

买了各种物品，完毕时是午后一时，今天不知何故，请起我吃午饭来了？

买物后坐车去作慰安所巡视，不论那一家都是满座，为之吃了一惊。

曹长以下六名各自玩了一阵，已是午后四时，由南京出发，向旧路走。

南京到那儿一看，也不怎样好，货物昂贵，真没办法，对于士兵，颇为无理。

不晓得干吗用的，竟至于把钱包弄空了。

但南京偶尔一来，也是好的吧！

八月廿五日 晴后阴 出任卫兵，因人员多了起来，不能训练，这个是好的。……

中午，自治委员送来盛馔，分队长以上，被召集来宴会。

“酒保有啤酒，买来喝酒！”似乎是中君的声音。

由齐藤军曹请我喝了啤酒。

午后七时，任东部夜间哨兵，黑漆漆的怕人的夜，还不时下着雨。

初来的补充兵的心境，是怎样的呢？

午后十一时，现在是没有什么等异状……都不会有什么变故么？……

八月廿六日 阴雨 卫兵交代，上午休养。

午后三时半，被使役于作业。

在雨哗啦哗啦下着中间，实在讨厌得很。

午后七时半，勉强干完了，再没有比这更干得严重的事了吧！

想起了二城子的龟坂队。真的像龟君那样，如果有万一之

变，他会有勇气么？

心里想着这样子，于午后十时就寝。

八月廿七日 阴 今天午前别无事故，有课目，虽说讨厌，可是如果什么事情都没有，闲逛着又难过，结局还是忙了整整的一天。

午后五时，继引野伍长之职，被命令为值日，跟讨厌的上田准尉排在一起了。“没有接头好啦”，“整顿卫兵啦”，什么什么，简直好像是我一人，一直到现在，在糊涂乱干着的口气！毫无味道，还被命令于早晨四时去巡查，不是讨厌的么？

八月廿八日 晴 午前四时半出门巡查步哨线，一个钟头还转不完，真骇人。起床后，练习劈刺术，大家都苦了，可怜！

午后召集秣陵关的绅士，由中君致词，下士官全体武装与会，演剑术给他们看，连值日的我都拉出去了，对于这些血气未定的青年，真也没有办法啊！

午后十时半，在慰安所遇见中君伊藤少尉，无法躲避，真难为情。

托福，饱听了中君的讨厌的事情。

八月廿九日 晴 值日完了马上当卫兵。日间的卫兵是舒服的，但七时卫兵下班马上要弄剑术，不是好玩意，完全没有休息的机会啊！

八月三十日 晴 起床后有猛练习。

我头有点痛，没有出席。

因为三浦跟中君说了，所以成为真的病人了。可是患者之多，真是骇人，原因在哪里不知道，但是有百分之二十的病人在。因病而睡着虽然好，可是 P 公和上田准尉那可疑的眼睛是不高兴看的，没有真正地亲身为部下设想的干部，真是比什么再凄凉不过的了。……

八月卅一日 晴 上午因为精神很好，起床体操及练剑术，

可是坏了，午后痛苦得很。

加之，晚上又当卫兵，想请求调一调，这又不高兴，于是硬鼓起劲服务了。身体倦得很，什么也不想干，这样苦的事，还是第一次。伊藤少尉虽然关心着，可是也不能说不行，终于硬干下去。

九月一日 晴 昨天的硬干，完全干坏了，今天想动也不能动。

到厕所不知有多少次，发热，身体痛，像是真正的赤痢。

晚上藤川伍长由溧水来联络。

本田良二的战死，冈部的负伤，吃了一惊，静静地祝本田的冥福。

午后十一时，北部有枪声，紧急集合，说是没有了不起的事发生，只是待机一会，便解散就寝。

热高至三十八度几分，很难睡下。

九月二日 晴 今日也同昨天一样，请了操练假，热退些，可是身体却疲惫不堪了，到什么时候才好呢？

像这样就是病也讨厌了。连今天已两天没吃什么东西了，还不断的有患者，是什么缘故呢？听藤川伍长说，溧水也很多，是否中了支那军的细菌战呢？那样的事是不会有的吧？明天轮着当日间卫兵，虽然不高兴，但是憋着气去干吧，直到双脚朝天为止。

九月三日 晴 肚子里的情形还有一点不妥，但支持好似还可以支持得住，忍耐地服务。

日间卫兵是最右派，回来时已夜了，什么事也没有了，只有这个最好，能够每天都是日间卫兵才好呢！

九月四日 晴 午前照例是劈刺术，因为身体不好，今天还是请假。午后是星期日体养。

午后一时，据情报说，由南京来此的汽车被袭去。四时半上

田准尉以下两个分队出发了，卫兵马上作夜的配备，双哨，大家在班内武装待机。

真了不起，一点点情报就这样准备，如果是在夜里发生，也许连睡觉也不能够呢？到出事地点的一列人，午后九时半无事归队，下了命令，连袜子打绑腿睡觉。啊，可怕，……可怕。……

九月五日 晴 昨夜被残败兵所切断的电话线，电信队去修理，派伊藤少尉以下十九名为护卫，到东善桥附近去。午前十时一【到】出事地点，马上警戒起来，出现了七十名左右的可疑的家伙，把他们捉住，电信队的那些人拳足交加的殴打他们，初上战场的中队的士兵们吃了一惊，只是呆呆地看着，觉得无聊，谁也不想去打。唔，紧张的只是初时，尽力打好啦！

小驹在南京老不回来，因此为警戒起见又是前进四杆去警备，午后六时过才回来了，连人心也不知道，混账王八蛋托福给他。累得要死，回来已是午后十时了。

本来是早就可以回来的，弄到这样晚，可恨的东西！

九月六日 晴 很久没弄剑术了，偶然弄起来，实在疲倦得很，不禁骇然，给中君击中了要害而跳了起来。

午前十一时，铁甲车队的汽车来了，是从佑和桥来的。“呵，铁甲车不每天都来吗？”（每天能来就好了）这是兵士的话。……午后无所事事，休养。从早到晚很会磨人，晌晚有射击预行演习，由伊藤少尉指挥下进行。

九月七日 晴 昼间服务为卫兵，早起肚子里不好，躺着睡，被“老鸦”看见说了闲话，真是讨厌得很……。此外诸事顺利。要之无变故地完成了服务。

大队的副官来了，大概今晚又有什么吧。果然不出所料，午后九时紧急集合，有的说是看见红铜星的信号弹升起，因而大大骚动起来，非常戒严，警戒一小时，结果情况并无异常而收

场了。

照例有花生米的步哨教育十五分钟，十时三十分解散；各小队有一半以上都着绑腿以待机姿势而就寝。

九月八日 晴 每天的日课——有勅谕奉读式。午前由九时起，因为要给副官参观。演劈刺术，照例受罪。副官也用着又感谢又厌烦的面孔看着。午后照例休养。六时射击预行演习。

九月九日 晴 雨 午前七时半，出勤到绿口镇间修理桥梁。今天特别冷，还跌进溪水里去，又下起雨来了。因材料不足，工事不能照预定进行，到午后三时好容易完了。中君以下十名，急渡桥到绿口镇进行治安工作。

绿口镇是很好的地方，照例中君上去讲演三十分钟，午后七时半归队。

到溧水去的一行人，昨夜行军归来。

被任命为本日的值日。

九月十日 晴 午前十时半，电信队的中村少尉等人由南京来队，借他们的汽车马上出动讨伐，人院患者及练兵请假的十九人留下，全体出动（午后零时）到陶××镇。太阳旗在前头是飘飘荡荡的出动的姿势，但大家都大笑说，像这样敌人一定都逃光了。果如所料，到那里一看，什么东西也没有，搜索家宅，也找不到什么，结果拉回土民二十七名，时为午后六时三十分，行军的三小队回来时，是午后八时。

相乐少尉等二十六人，由溧水来队，晚饭后用工兵队的车出发，到南京。

据说昨天花了一日修好的桥，今晚三时又有四十名的游击队来把它破坏了，真把我们当作笨伯，这桥是我掉进溪里才修好的，可是一点也没有作用。

九月十一日 晴 日间担任卫兵，日间的卫兵虽然好，可是无聊，一天的日子好长呵！

看见人家弄剑术，就想弄一弄，当然，一弄起来又讨厌了。

修理那条桥，十二时，上由准尉等出动警备桥梁，午前一时，在那些家伙似乎是来过了的时间到达该处，但已逃之夭夭了。

九月十二日 晴 午前休养。午后四时全体到绿口镇收拾，包围村落，搜索家宅，追逐着有趣的花姑娘跑来跑去跑了二个钟头，然而可怜，不能够××^①。

三浦的荣哥儿枪击死了一个。

因为是初次，颜色不好看，被大家打消着。

午后十一时被叫起，去警备以前那条桥梁。午前一时到该地，但是迟了，已经给破坏了，懊恼之至！打算一网打尽，留五人埋伏着。午前三时，机会到了，正想开枪战斗的刹那，可惜三轮车来接回去了，到底打胜还是打败，还不知道，但总想打他一仗啊！

九月十三日 晴 午前警备桥梁的特别休养。

午后二时到绿口镇扫荡。

使人吃惊的是因为昨天的收拾，住民都着惊逃空了，热闹的市街，完全只有空房子了，像这样还有什么治安工作等东西呢？把昨天抓到的家伙打死了三个。这些血气未定的年轻人，也实在没有办法，渐渐发出狂暴性了。伊藤少尉也颇带上残忍性了。

午后九时，今田中队全体出动警备桥梁，留下的也武装待机。

九月十四日 晴 午前三时，大家平安回来。

上午休养，午后三时射击预行演习，午后九时长岛伍长等二十名，由一小队来队，作为辎重队的护卫。

① 原文如此。

好久不见了才晤面的，所以忘记更深而交谈着。

大家都有精神，是愉快的。

九月十五日 晴 午前出席那久不弄的劈刺术，夜间服务为卫兵。十二时，似乎中了什么毒，肚里突然痛起来了，痛苦到躺着也不能，站着也不好，这么苦痛，平生还是第一次。

夜里托人到医务处取了二回的药。

九月十六日 晴 今天睡了一天。

听中队长说，病人又多起来了，因为太过勉强工作的缘故。

分队长应该对分队员的健康好好注意才是，不要叫他们太过勉强，话说得太好听了，像这样状态要继续到几时呢？

整天预备冬营。

九月十七日 晴 雨 今天当夜间卫兵，午后九时三十分，北卫兵突然发出枪声，轻机关枪也开始射击。

东方面是无甚变动，但是马上把岗兵改为双岗。

庄司曹长脸孔都变色地来巡查，中队派来了增援队，终于变成真的敌袭了，东部防卫地区以伊藤少尉等一三分队守备。

雨真正地下起来了，步哨们还是初次遇到这样的事情，只要听见脚步声、看见灯光就拍拍噼噼的射击。

一夜射了四十发，结局什么也没有抓到，像这样的步哨是靠不住的啊！

现在对枪弹能够冷静么？

九月十八日 雨 午前八时，由守备线退下，全身湿透了，整理武器衣服，休息了一天。

晚上身体有点作念了，昨夜的勉强忍耐，好像报应来了。

早早就寝。

九月十九日 晴 雨 今天也是不朗爽的天气。

早上头痛休息，午后猛烈地发热，四十度零二分。

全夜请不睡觉守夜的人，代为上冰袋。

九月廿日 晴 小雨 头还是重的，睡着懒得起身，什么也没有吃，早晨起一直睡着。

日间热稍下降，三十八度左右，夜里全夜仍还发热。

九月廿一日 晴 小雨 病倒三四天，也就讨厌起来了，就是躺着，身体也痛得很。

热度依然下降上升着。

九月廿二日 晴 说是大队长和联队长来了，班内清洁整顿，中队长检查内务。

因为大人物来了，所有病人都送病室，进入没有军医的病室，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

往步哨那家伙慌慌张张地开了枪，又有紧急的集合，混账王八蛋！

九月廿三日 晴 已经闷好久了，好不容易天晴起来，一下子精神勃勃。

热也好像一直降还，不再上升了。像这样是就要出室了。卫生兵的不亲切，像这样病也很难好的，今天缓缓休养一天，明天再出室吧！

九月廿四日 晴 午前好好静养，午后退室，刚刚休息了一周。

这回是毫无问题的了，自己吃惊着身体的孱弱。

P君说“上了金链就弱了么？”^①……

九月廿五日 晴 刚病好没有勤务。

好久未洗澡，洗一下浑身爽快，体力也颇回复了。

为着练习脚，到街上去散步。

下了班，还是觉得医务所可恋，到那里玩，瞎吹了一天牛皮。

① 意谓“贵人多病了”。——译者

得啦！从明天起，认真的干起来，坚定决心……

竟想起到底安所去了，已经不要紧了，还要硬干啊！

九月廿六日 晴 勅谕奉读式完后，出场练习劈刺术，反之上午的体操却怠工了。

夜间被派值卫兵，好像老早就等着我一样，立刻提出勤务，紧张地干啦！午后看劈刺术，就跃跃欲试，但使劲地弄一番，可是身体不是原来的那样了，还是不行。

午后七时，服务为夜间卫兵，无异状。

九月廿七日 晴 勅谕奉读式后，做复习的劈刺术基本训练。午前十时施行东防卫地区的工事的补习。对于刚刚病好的人，不免有点过于紧张吧，嘻！嘻！……

九月廿八日 晴 猛练习有劈刺术。午后四时，足立少尉等第一小队，第三中队一轻机的兵士五十名，由溧水来本队，被委派为值日，分队宿舍弄苦了。六时半，全体人员在营里的天井聚餐，由酒保买了酒来喝，这样的事情，在一生中，是最初的一次，也是最后的一次吧！还有什么值日不值日，拼命地喝啊！

“老鸦”用奇怪的脸孔看着，三年兵也慢慢的舌头转不过来了，真有趣！真有趣！请练兵假的也拼命喝着。

慰安所献礼，叫了三位姑娘来，骚动满座，这是转属以来，最初的聚餐，高兴之至了。

每月来这末一回就好。……与金谷军曹关于酒的事情弄得不圆满，混账王八蛋！

九月廿九日 晴 小雨 还残留着广夜的醉意，心胸快爽。因为参加猛练习的人很少，一早就被伊藤少尉拉作对手。

午前九时半，足立队出发。午后同中队长去绿口镇，身体薄弱的五名，跟庄原一起出发到溧水去，作溧水足立小队的勤务工作。

被派作明天日间卫兵，早睡。

九月三十日 晴 小雨 服务为东部日间卫兵，无异状。回来时，听说中队的配备有改变，决定我和驹崎准尉分配到绿口镇，虽然有点危险，可是分驻是有趣的。

二小队的残部及指挥班，跟中队长一起到溧水，分队也分得七零八落，这是命令，没有办法的。^①

(未完)

① 日记至此中断。

1933年河南金融风潮电文选

周育民 整理

说明：1932年，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简称“上海银行”）设立开封支行，经理经春先。当时该地银行同业有中央、中国、交通、金城等银号五六家，以同和裕与信昌两银号规模较大。同和裕总号设在开封，并在本省较大的城市中都设有分支机构。上海银行进入河南前，先设立中国旅行社，把当地的金融情况全盘掌握。开封支行设立后，认为开封盐务局每月汇款数字不小，因此入手把过去由同和裕独家包办的该局汇款业务全部包揽了下来。同和裕受此打击，不免捉襟见肘。正在这时，同和裕的大主顾、河南省政府主席刘峙的老婆经营生仁（花生米）和煤斤（煤炭）因时价影响亏折不小。上海银行总行得到河南支行的密报后，密令各埠支行对收受同和裕的票据要特别注意。同和裕及来往银号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了。

1933年10月中信昌银号忽然停业，接着同和裕发生提现风险，市面为之震动。刘峙为捞回自己在同和裕的巨额存款，借口维持地方金融市场，责令各银行垫款维持。上海银行开封支行经理经春先每逢开会，独持异议。一日，忽收到一封来信，内附子弹两颗，警告先拿出10万元送到指定地点，如不然，便请吃“卫生丸”。经春先拿定主意不离开开封，与恶势力斗争到底，同时陈报总行，总行即派郑州分行经理蔡墨屏来汴协助应付。

当时，河南农工银行总经理、省商会会长李汉珍系刘峙嫡系，召开各行负责人开会，对同业施加压力。刘峙并暗中指示当地报纸对银行一致攻讦，并派出军警包围会场，逼迫各行负责人。在这种情况下，各行不得不答允一次借出5万元，共35万元，由省政府保管同和裕押品，并担保借款偿还责任。事后据同和裕声称，各行借款全部被刘峙扣留，抵充他在同和裕的存款。各行根据前议向省府交涉，尽管公牍纷陈，始终没有肯定答复，只得自行组成“银团管理同和裕押品委员会”以善其后。

以下是当时上海银行开封支行与总行有关此案的部分电函及会电。原件存上海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1933年10月13日电沪总行

信昌搁浅后，同和裕发生提存风潮，市面骚动，容待续陈。

1933年10月15日电沪总行

自信昌倒闭，同和裕发生提存风潮，市面奇紧。刘主席责成建设厅、公安局、商会、士绅及各银行共议维持，坚商至久，决定维持该号办法：定存百万到期由其自筹；活存尚余五十六万，除由河南农工借二十万外，余由中央、中、交、金城、我行各借七万；押品除农工外，以该号购存各种煤斤七万二千余吨，据称值洋七十二万作抵。该煤分存豫、鲁沿线各该号煤栈，由刘主席负责，并电各总行，一面由各行向总行请示定夺。在未奉复电前，必须于十六七两日，每家先借六千五百元救急，以该号本埠商欠拨抵。当会议时，环境严重，各行勉为承认救急；至煤斤，因散存各地，估价、调查困难，管理不易，未遽允。如何，请速电祇遵。

1933年10月15日电沪总行

同和裕提存风潮甚紧，地方予以维持秩序，限制提取，势甚危险。

1933年10月17日电沪来电

今会同中、交复刘主席一电，对维持同和裕原则赞同，但须先将所存煤斤派人点管后，再行陆续付款。辉。

附：会致刘主席电

转中国、上海译呈。刘主席勋鉴：寒电奉悉。同和裕事承嘱协力维持，具见我公爱护商业之忱，重以慨允担保，自当勉为遵办。惟该号煤斤散存沿路，既经指定作押，应分别派人点管，再行陆续付款。除电知悉各汴行外，特电奉复，希垂洽为荷。张嘉璈、唐寿民、陈辉德。铣。

1933年10月23日电沪来电

并转上海银行。同和裕借款应遵照铣电办理，如各行意见不同，可由两行派人先就新乡等处分担办理，并请省政府转饬当地官厅保护，借款应由省政府以书面保证。在未办妥手续以前，不准再行垫借。中国、上海总行。

1933年10月25日电沪

同和裕原议散存煤斤抵押36万，号【日】续议时，李财厅长谓：省府布告维持十日，尚有五天，询同和裕届日能否应付存款，并提议煤斤不谈，在省府维持限内，各行除已拨街欠，各抵借九千元外，每日再各借一千三百元。因无确实抵当，改由商会承借，农工总经理个人保还。马日，除中国代联行扣抵未付外，均照付，翌日未来取，询悉由农工垫。越日闻刘主席电各总行，

责汴各行不肯维持，中行梗电，两行俱未发表。特电详情，祈会商示遵。

附：中行梗电

同和裕事必须有可靠押品方可承借。此次鲁省曾一度发生金融风潮，官厅仅招〔召〕集各行会议，至于维持成分，系由各行公决，官厅不予武断。最后由请求维持者交出有价值之抵押品，经公会审查，照市价五折由各行按成垫款。如此办法，官厅既一秉至公，维持者更不致受累。即望转为建议，以保全局。

1933年10月25日22时沪来电

转中国、上海。同和裕协济事，顷又接刘主席电，语意严重，似难避免，希即酌办，并办妥点管押品手续，以资保障。中、交、上。有。

1933年10月26日沪来电

转中国、上海译呈。刘主席勋鉴：敬电奉悉。同和裕协济事，前已遵电，敝各汴行，据复正在洽办手续中。兹承尊嘱，具见体念商情，虚怀民瘼，钦佩良深。除再电饬敝各汴行速办外，特电奉复，至希台察。张嘉璈、唐寿民、陈辉德。宥。

会陈三总行电

癸转中国、上海。尊复刘主席宥电，遵照转呈。闻该号情形，非少数所能救济。各行除允摊借六千六，以后尚难预料。此后凡关于该号事复电各行或当局，拟请先与中央行交换意见，以期一致。特电奉陈，敬祈台洽。汴中、交、上。

会复三总行电

癸转中国、上海。有电悉。同和裕煤斤借款，前经会议取

消，改由商会代向各行共借五万维持费，除农工担任三分之一外，余五行各借六千六。中央行今复刘主席敬电云：上略，“各行共筹之五万元，本行名下摊借六千六百元，已准照借”等语。尊复主席有电以词不一致，未呈。拟请仿中央语意迅赐另行拟复，以便转呈。汴中、交、上。

1933年10月29日会电沪

张伯英督办代省府出面，要求各行维持同和裕。据云该号存煤及房产，散在各地，各行不易占管，统由省府保存，向各行各借五万，由省府担保。势难固拒，祈速核复。

1933年10月29日电沪

光公鉴：同和裕事，闻彰（德）新（乡）存煤，昨已为高桂滋、农工等扣抵存款，受押绝难进行，各行均设法避免此举，接受六千六垫款办法；此间舆论对各行一致攻击，已联合声辩。谨当审慎，相机应付，随时电陈。春先。

1933年10月29日河南清乡督办张钫（伯英）电沪

上海银行、中国银行均鉴：本日河南商会对贵分行发生误会，致有在河南民报登载启事之举，顷由钫等详为分释，双方了解，敬祈勿予介意。至河南金融，已与省府及各界商定妥善维持办法，决不至再有其他事件发生，并希转饬开封贵分行共同维持，度此难关为幸。张钫叩。艳。

1933年10月30日会电沪

密转中国、上海。（1029）电谅达，维持同号借款，本日继续开会，事在必行。该号以煤斤房产交省府保管，向中央、农工等六银行及盐商各借五万，共三十五万，由张督办、省秘书长、

建、交两厅长共同负责担保，除由刘主席径电各总行外，借款限令下月一日起，每日各付五千元，不得借故推诿。订期六个月，月息八厘。特电奉陈，请速核复。汴中、交、上。

1933年10月30日沪来电

癸转中国、上海。(1029)【电】悉。同和裕资负实况是否已经省府切实查明，究须维持至如何地步？各汴行范围狭小，已陆续垫借万余，势难长此接济，毫无止境。希向当局婉陈实情，请予谅解，至要。中、交、上。

1933年10月30日会电沪(郑州发)^①

转中国。汴呈艳、陷两电，谅达。顷据汴处各主任来郑面洽，省府维持同和裕限明日起照付，按日各五千元。会议时，环境恐怖，严厉表示，如欲在豫省营业，非承认不可，否则即须停业。风闻此后尚有河南善后公债一百万摊借，系为继续维护同和裕、信昌两银号，情势异常紧迫，极难应付。如何办理，乞复汴遵办。郑中、上。

1933年10月30日沪来电

郑电悉，明晨与中、交行商妥电告。

1933年11月1日沪来电

转中国、上海译呈。刘主席勋鉴：接奉卅电，承示协济同和

^① 当日在开封省商会开会，主席李汉珍一开始即拍桌子说：“今天是鸿门宴，不管你们有天大的理由，钱非借不可。”会议桌四周，有四五十名荷枪实弹的武装宪兵，天井里架着机关枪，门外军警密布。会后，中国、上海两行负责人不得不连夜乘火车赶到郑州举行会议，会后即发此电。

裕事，昨庸之总裁，复上一电，计邀垂鉴。敝各行与中央行同有为难情形，如担保品统交中央行保管，敝各行亦黾勉一致办理。除电敝各行外，特电奉复，敬希亮察。张公权、唐寿民、陈光甫。东。

被广西土匪捕获

[日] 森清太郎 著 王倩 译 徐有威 校注

说明：民国初年盗匪横行，中国土匪传统的绑架勾当也有了新的目标——绑架在华活动的外国人，这些被绑架的外国人被称之为“洋票”，其中不少洋票被杀。1916年7月，日本三菱合资公司香港分社指派日人森清太郎和镰田六三郎以游历的身份去广西勘查当地的锡矿山。8月14日，两人在广西贺县境内为土匪绑架。一个月后，由于中、日两国官员和三菱会社的努力，二人终于获救。事后，森清太郎写下了《被广西土匪捕获》一文。此文记述了这次被绑架的经历，尤详于与土匪谈判和讨价还价的经过，对了解民国初年广西土匪的组织结构和活动特点，以及广西农村社会情况有重要参考价值。1935年，广东岳阳堂出版了森清太郎所著《广西游记》一书，《被广西土匪捕获》一文以附录的形式附于书末。原书现藏日本京都大学图书馆，今译出，以飨读者。

翻译过程中获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巴巴拉）历史系傅佛果（Joshua A. Fogel）教授和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狭间直树和石川祯浩教授之帮助，特此鸣谢。

序

去年7月我会社指派镰田六三郎先生去广西，并请求森清太

郎先生同行。森先生欣然同意，两位先生相偕从广东出发直接取道富贺。不幸遇土匪袭击，被捆绑，遭掠夺，最终只知道他们被捕获了，其生死则杳无音讯，无从查寻。

最初这一急讯传来，国内外的朋友们惊慌失措，切齿痛恨。尤以我为最甚。后经千方百计地搜寻，终于得知他们已成为狗耳山山顶的土匪山寨的俘虏，但还没有轻易攻取山寨的途径。时光荏苒，又过了数旬。想象一下在此期间两位先生的辛酸悲愤，不禁怒发冲冠。其后多亏日本和中国的官员以及本会社同仁的努力，两位先生才得以九死一生。我们欢欣雀跃，喜悦之情无以复加。

森先生详细叙述了当时事情的经过，写成了一本书。在日本人中还没有听说过遭到如此灾难、如此危险的人，感觉好像在读《水浒》中的一节似的。翻阅此书，追忆当年，不禁百感交集。所幸的是，诸位中的大部分读过此书后，都会在字里行间领悟到日本国男子汉的精髓，如若那样，森先生的业余之作应该不会徒劳了吧。在此为本书作序，以感谢森先生的劳作，并求日后发展。

大正6年（1917年）3月
三菱合資会社香港分社经理
加藤恭平

关于所附《被广西土匪捕获》一文

《被广西土匪捕获》一文是我于大正6年（1917年）所著，汇编了我在广西省旅行中的遇难记，为救助我而组织的救护队的日记，以及两名中国人的遇难记，都是发生在广西的事件，且可以成为游记的参考，故而编入附录。在此对我的遇难记中如今看来错误的地方作了纠正，对当时一些秘密的事件予以公开，还添

加了一些后来才变得明朗的事情以及遗漏的事情，因而是增补改订后的版本。

昭和 10 年（1935 年）9 月

作者记

三菱会社驻广东办事处主任、法学士镰田六三郎先生是日本香川县天鹅地方的人氏，我也和先生在同一个县。但相识却在第二故乡——广东。且在广东又住同一栋楼，在广西的深山里又同被土匪捕获，生死与共，直到最终成为结拜弟兄。这注定是前世因缘。

然而兄弟俩的性格却大相径庭。如果说镰田先生的性格是积极的，那么我的就是消极的。镰田先生适合成就大事业，而我还是如药剂师般对零、零一之类小事感兴趣的人。却说旅行当时，广东的政界处于混沌状态，都督龙济光在袁世凯没落后越发受到南方派的排斥，最终被调任所谓两广矿务督办的闲职。广西都督陆荣廷则转任广东督军（民国 5 年 7 月 6 日改都督为督军）。但龙先生对所谓的两广矿务督办一职当然不满足，不轻易开城投降，而是修筑要塞，固守城池。两广的护国军（由广西、云南等地士兵组成）从东、西、北三面前来围攻。当时听说战火在近日内就要燃起，因此大部分市民去香港、澳门等地避难，而做生意之事更无从谈起了。镰田先生和我利用这闲散之时，去广西内地旅行。两广的局势如上所述，广西内地的兵力自然要薄弱，听说绿林（土匪）之徒猖獗，飞扬跋扈，我妻子为此焦虑不安，劝我别去。但我很有自信，一句话将其顶了回去。大正 5 年（1917 年）7 月 28 日上午，乘南宁号轮船从广东出发，途中为访问都督岑春煊先生，在肇庆上了岸。所谓肇庆的地方，在西江的左岸，是位于广州市和广西省梧州中间的一个古都。却说上岸时正当夜半，走进端州旅馆，做了此次旅行的第一场梦。

第二天，29日上午，访问了太田领事和井上少校。领事和办事员米内山先生有恙在身，正在静养。肇庆与广东不同，没有好的医生，物资也匮乏，因此想必日子过得不舒坦。我和井上少校是近十年的知己。少校带我俩去了都督府，介绍了岑春煊先生。岑先生在10年前是两广总督，享有盛名，此番乃初次会面。我见到了此人慈祥的面容，不由得倍感亲切。还有，副参谋李根源先生和江西省选出的议会议员、都司令参议张于浔先生都能讲流利的日语。听外国人说自己的国家的语言，总觉得是一件高兴的事。我俩向岑先生请求，得到了两人联名的护照。岑先生还把签名的照片赠与我俩作为纪念。我为了纪念此行，也和岑先生及其幕僚合影留念。辞别了都司令部以后，叫了辆轿子去七星岩观光游览。说起七星岩，乃是在肇庆后面的七块石灰岩的小山。七星岩从右面数过来第二块有漂亮的洞窟，钟乳石奇妙地悬垂下来，洞内外的石灰岩上雕刻着诗文，洞内还有称为石鼓的岩石，听说一打就会发出鼓音。支那人说这一洞窟是天下第一奇观。这天下午六点左右又回到船中，第二天30日早晨到达广西省梧州，在此整顿行装。从8月2日起踏上重重山路，3日来到山心铺的小客栈，4日傍晚到达信都县界内的沙头墟。此处驻扎着几十名士兵，因此马上访问了队长，请求保护，从此得以有十名护卫兵在前面随同。这是因为昨天晚上从住宿的人那儿听说土匪很多，很危险。第二天早晨队长说要到相邻的信都县县政府去护卫。我对这附近的地理不熟悉，所以照队长说的出发了。想来正一步步地接近贺县，但下午到了信都县四下观察，不禁大吃一惊，今天的行程走了别的道儿，正一步步地远离贺县，轿夫发牢骚也实在情有可原。

却说在信都县县政府所在地石井，也有好几个石灰岩形成的山，而且各具奇观，还利用其岩石巧妙地营造了厅堂楼宇，因此我感觉似乎走进了一个完全远离了现实世界的世界里。而且还有

利用其洞穴穴居的人，我不禁追忆起太古的风貌来。

我访问了信都县知事王先生，指望他给我派 20 名左右的护卫兵。知事显得很吃惊，说是贺县地方土匪猖獗，即便有二三十名士兵也没用。他坚持要我们断然中止此行，赶快回去。镰田先生对我说还是请对面的先生稍稍休息一下吧。我很清楚那话的意思。于是，抓住这可乘之机，说道“我想敬求阁下大笔一挥”。即借口想烦请大人挥毫来转移话题。知事及其令郎为我们提笔挥毫。知事的令郎是南宁政法学堂出身的人，见我们的决心已定，就对其父亲说让我们从铺门搭乘帮船如何，知事终于同意帮忙，为我们在团练局留宿一夜进行了斡旋。

我们 6 日乘民船溯贺江而上，当天下午到达官谭，等待帮船的到来，第二天早上加入该船的行列出发了。顺便说明一下帮船吧。所谓帮船，是指来往于八步和广东省都市之间的商船队，在八步商团兵士的护卫下，大帮即由几十艘船列队而行，故称帮船。依照另一种说法，这名字有互相帮助的意思。事实上，一旦来到水流湍急的地方，两艘乃至三艘船的船夫们结成一个团体，用竹子制成的细长的缆绳，一艘艘地拖着船逆流而上。然而，其吆喝声传来，如低声饮泣，如号啕大哭，凄楚哀怜。

在官谭开船后，接下来的两天里，入夜以后，前不着村，后不着户，就在河岸耸立的无名的山麓里临时停泊。两岸草丛里百虫竞鸣，如奏着音乐，尤其是蛉虫的叫声，驾着凉风传来，听着听着，不知何时进入了梦乡。

10 日下午到达贺城，贺城在贺江的右岸，繁华的街道则在左岸，又称河东街、贺街。城内和市街的人口加起来，想来有五千左右。这贺城和河东街的联络靠浮桥。浮桥的一边有海关，稍稍往下游去一点，有厘金局。对不纳厘金和关税的人，不开此桥。这是相当宽松的做法。尤其是这个所谓的海关不同于普通的海关，是商办的，即商人承包纳税，规定年纳税额。

帮船预定 11 日中午在此地开船，但因为厘金局还没有对船上的货物（食盐）进行检查，所以还不能出发。我们于是决定第二天 12 日清晨起来走陆路，为此还访问了知事郭宗藩先生，并要求保护。知事说有土匪出没，很危险，这一带风向也不好。于是我就说，广东是土匪的集结地，到处都有土匪，他们的呼吸都能吞没一切，因此没有什么可担心的。知事说，但是广西的土匪极其野蛮，会把人强行拉走。知事同意明朝派 10 名县里的士兵进行护卫。辞别了县政府，回到船上一看，厘金局的官员已来到船上，正在检查货物。这样不久就可望开船了，于是向知事说明了这件事，谢绝了护卫兵。这样，下午两点在贺城开船，傍晚就到了八步墟，但因求宿不便，就在船上过夜，躺着考虑第二天的行程。然而，那天晚上，正当值夜的警卫人员用鼓和钲“咚…锵…”地报三更时，突然在河的上游处响起了十几声枪声。船老大说那是土匪在掠夺附近的村庄。我想，确实如知事所言，这些家伙正悄悄活动着呢，但因在广东不断听到这样的话，所以并没有出现特别恐怖的感觉，相反，暴风的第二天，一切平静，想来土匪强暴后的第二天是安全的吧。

第二天 12 日早晨，视察了八步墟。八步墟在贺江的左岸，人口约四千，因有这地方是商业场所，难怪街道宽敞，相当清洁。但是，因从河里打水作为饮用水，且水流缓慢，加之家家户户都设厕所把粪便排放下去，所以粪便直接流下去，到处迂回运动。家家户户就在这个运动范围内打水上来作为饮用水。这是卫生上的重大问题，总得改变这种状况。

我们视察完八步后，乘轿子向富川县的西湾出发了。从八步墟到西湾约 15 华里。途中水田和旱地开阔，完全没有所想象的危险。因此，我们非常放心地从西湾绕回八步，然后，由水路踏上归途，岂料在八步下游被土匪捕获，饱尝了艰险困苦。恐怕在外国人中，我们俩是最早经历这种痛苦的人吧。而且，但愿也是

最后的人。我在离开山寨走进贺县县政府后，翻阅了贺县县志。可以看出，这个地方作为土匪的巢穴是最合适的地方，早在明代就土匪猖獗，历代知事都苦于讨伐他们，还有像某知事那样被土匪包围，直到战死这种事情。我在山寨时也曾从土匪那儿听说过某县的知事被绿林（土匪）捕获之类的事情。确实是万分危险的事情。土匪还和当地的百姓勾结，因而更难以对付。我们最初见到百姓安居乐业，以为是一幅天下太平的景象，在没有护卫的情况下，一步步地深入内地。这说起来是错误的第一步也。但是，如果像往常那样，或者什么事也没有，平平稳稳地旅行也未可知。不管怎么说，这种情报的传播，说我们正携带 5 万两现银的费用前往土匪巢穴，实在令人难以忍受。土匪在险要之处张开罗网，把我们赶入其中。

关于上述 5 万费用的事情，从日本的报纸上传来的消息中，有写民船的乘客所带宝石，我们给价 5 万费用的（这是矿石和宝石弄错了）；或者写用 5 万费用收购矿山的等等，都是传闻的错误。实际上，当时没有公开对外讲我们的目的实际是去探测锡山，因此，从那时说话的情形推想，似乎有人报告了土匪有人携带约 5 万银两的费用前来购买锡矿之事。

这样说来，土匪相信我们正携带 5 万银两之事，因此，即便有 10 名或 20 名护卫兵随行，或许我们的生命还是很危险。类似的实例还发生在贺江下游的叫清水湾的地方。那是在由 30 名士兵护卫往那儿输送 2 万元银两的途中，80 名土匪从河两岸夹击，击毙了 10 名士兵，强行抢夺了银两。这话最初是在溯江而上时从船老大那儿听到的，在山寨二头目又自夸说这事就是他干的。我们在山寨当然没法记日记，因此，这日记是我从山寨出来，8 月 30 日走进贺县县政府后，开始搜索对往事的记忆而写的。大正 5 年（1916 年）8 月 14 日成为我们终生难忘的、重大的纪念日。从这里开始终于转入遇难记了。

8月14日 昨天从水岩坝回到西湾，住在一个叫玉兴客栈的小旅店。这个旅店的女主人，在咽喉部有很大的瘤，很异常。老板是个爱开玩笑的人，所以全家人很快活。我今晚出现了不可思议的事情。那就是，我做梦梦到我的三颗假牙“扑通”一下子脱落了。我为此担心，没办法，但没说出去。

因而我们在中午从西湾回到八步，马上雇下了民船。然而，做开船的准备也需要4个小时，所以，到下午4点左右才渐渐开船。在这期间，乞丐和小贩等来到船上往里面窥视（后来才知道，这些是土匪的喽罗）。到了开船的时间，船老大叮嘱说，如果途中发生意外的事，在这种情形下，请你们保护自己的安全。我想船老大这家伙说了不吉利的话，而我认为，有外国人的称号，可以作为避开盗贼的护身符，就鼓励船老大说盗贼们会退缩的，这种担心没有必要。

在八步开船，因为河里的水量减少，到处都有货船搁浅，我们的船平安无事地下行了10华里，经过了下岛的渡口。那儿是八步和贺城之间的通路。从这个渡口下行约一町（109米），在左岸有个小竹林，在河流的情形下，船靠近竹林驶去。这时，十余名熊坂长范^①的结把兄弟突然跳了出来。然后用步枪和手枪对准船老大威吓，船老大说别开枪，说着把船靠了岸。于是土匪的大头目最先跳上船来。人在这种情况下是会壮起胆量的，我能够镇静地与大头目应对。我说我是日本人，行李也好，钱也好，都可以给你们，但你们最好不要做无理的事情。于是，大头目命令只穿衬衫和裤子的我穿好衣服。我这时才开始领悟被强行拉到山寨之事。可是，日本人你也捉吗？我说那日后必定引起麻烦。大头目看着我的脸，说，日本？稍稍考虑了一下说，怎么都行，带到山寨去。事已至此，也无可奈何了。如果不听从他的命令，

① 日本平安后期活动于美浓、尾张之间的著名盗贼。

我的性命就地完结。因此，我故意穿上和服，这是因为我想穿上与当地百姓们不相同的衣服，给人看见被土匪强行拉走，日后搜索我们时，会成为线索吧。

这时镰田先生正在打着呼噜，舒舒服服地做着好梦。土匪一边用两三枝手枪对准镰田先生，一边说，喂，喂，推醒了他。镰田先生惊醒了。镰田先生询问我这些家伙到底是什么人，我说是土匪，注意不要抵抗，这是因为镰田先生是柔道和剑术有段（技术级别）的人，在这种情况下一旦抵抗事情就不得了了。因此，我和镰田先生都没一点儿害怕之处，就这样任由他们捆绑了起来。到底只是些喽罗，他们似乎对这种镇静的态度感到惊恐，连骂“他妈的”（这个畜生）以虚张声势，但他们的手脚颤栗，怎么也停不下来，连把我们松松地捆绑起来都做不到。我知道了他们也还只是嘴上说说的人。不久头目来了，他接着用结实的棕榈绳把我们捆绑起来，说你们应该带着 5 万银两的费用和许多金器，现在把那些拿出来的话就放了你们。但是，我们旅行没有带那么多银两和金器，因而最终被带到了山寨。

镰田先生是很有体力的男子，因而没变得怎么虚弱，我的体力则大大地减弱了，那是因为就这样被捆绑着，被驱赶着走险恶的山路；而且，因为赤脚穿鞋，脚在鞋上擦破了，脚底板儿磨出了直径一寸大的水泡。就用这双脚在短刀的威胁下，被迫走了 60 多华里（约合 10 日里）的路，直到天明，渐渐地，终于走到了山寨的山脚下。在这途中，果腹的东西只有在进入百姓家所给的一碗粥。这户百姓家，不用说，是与土匪串通一气的坏家伙。我在这户农家装作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可以成为标记的东西，眼睛在四下里巡视着。有了，在门口红纸上大大地写着“德星第”的字样。我在心里大叫“太好了”。这样，我嘟哝着，你们这些一丘之貉，我必定会报仇雪恨的。

8月15日 我们到达山寨的山脚下时，已是 15 日的拂晓

了。镰田先生问我怎么样，不要紧吧，我笑着回答，什么不要紧吧，其实我实在是要紧得很呢。再说，终于开始攀登山寨的台阶了。昨天以来，身体完全虚弱下来，怎么能攀登这刀削般的山呢，因而，爬 10 步鼓一次劲，进 5 步讨一次水喝。“先生，水”，“先生，水”，那声调自然哀伤可怜。对盗贼不需要用“先生”之类的敬语，但是在那种场合，生命任其蹂躏，因此，为了一杯水也要用这个敬语，也是不得已的事。这样给予的一碗水味道甘醇，可谓天下第一。上午 9 点左右，好不容易才到达狗耳山（也写作九疑山）的山寨。我们像崩溃了似的，扑通倒进山寨，喘息不止。

山寨狗耳山在贺县的东北，与湖南的山绵延相连，这山顶附近仅有些许平地。看来原来那儿是造纸处，还残留着敲打灰浆的池子等。那平地被大岩石和多石的山三面围了起来，水从岩石下源源不断地涌出。山寨是建在完全合适的地方。虽说是山寨，其实只是临时的小屋，用杉树皮盖屋顶，把竹子排起来代墙壁，把竹子排好，铺上茅草，就做成了睡觉的床，用的材料都是这山上出的东西。这样的临时竹棚也有几栋。在人质的屋子里，小喽罗们一边沉溺于赌博，一边监视着我们。

在山寨，把我们人质叫做“羊”，难得也称为“客人”。现已成为山寨的“羊”的我，到了下午情绪也开始稍稍有所好转，就大略地浏览了一番同类的那些“羊”。有两个女人、两名少女、两个小毛孩子和两个分别是十八九岁和二十五六岁左右的男子，共计八人。这八个人中，有六个是一家人，是从 240 华里外的湖南临武抓来的人质。据说这家人的家是很气派的农家，是在丈夫外出时被袭击的；另外两个男人是上述农家附近的平民百姓，是被带来作为苦力的，他们并没有轻易被放掉，而是被监视着上山砍柴，做饭做菜，洗土匪的衣服，做着各种各样的杂活儿。入夜这男子与我并排睡觉，我常常听到他的叹息声，实在是很恶毒的

土匪。我们也一样是人质，正因为想着谁都出不去，所以还是有点儿同情他们的。

这八个人，不送来4万银元的赎身钱，是不会放他们回去的。土匪就其身价频频去信向其家属索要上述巨款，但似乎从未有过回音，这八个无时无刻不遭到土匪的谩骂。“如果不给钱，就把老太婆杀掉，把年轻的奸污掉，把小孩卖掉。”问起来的话，说是前天也因为钱没来，另外一个人质被杀了。据土匪说，他们组成了一个300人左右的队伍去湖南，上述八人就是当时的猎获物，那队人马本来瞄准的是元道台的家，但向导却错误地朝此八人的方向走去。接着第二天，元道台家10万银元左右的巨款被移往别处，说起来遗憾得很。

在山寨的人质中，因怕男子逃跑，把一根大青竹削成约4尺长，去除竹节，用一根棕榈绳做成绳套，套住头，从一端串进去，另一端缚住脚，这样，要走两三步都不成，只能静静地躺着，没法外出。幸而，土匪对我们还算客气，没让我们遭受如此苦痛，取而代之的是，我们被手持步枪的凶恶的家伙所监视，连上厕所的时候，他们也装上实弹等着我们。

厕所只是在原来造纸处遗留下来的池塘的一角，架一块木板而已，用起来很不习惯，心里惴惴不安的，似乎用后会倒下来似的。眼前还放着筷子大小的竹片，其用途并没有说明的必要。造纸原料纸浆也可用竹子来做，还未成为纸浆的竹片就难办了。

晚饭的时间到了，那饭当适于脚气患者使用，搀进了一成的稻谷，黑乎乎的，怎么也不像是可以吃的东西。我对这俗世还有所留恋，因而就是这样的饭也勉强塞进一碗，以书为枕，一觉睡到天亮，那是因为疲劳的缘故。

8月16日 太阳照耀着山顶。吃完早饭，我叫来了大头目进行谈判，谈及我们是日本人，怎样才能放我们走。于是，他说不管是日本人还是什么人，给钱就放人。那样的话，我问了问数

额，他说要和兄弟商量，说着就出去了。这个大头目是一个被手下唤作“八哥”的和气的男子。二头目精力充沛，是士兵出身。不一会儿，为答复金额之事，这家伙来了，说是索要5万银两的费用，三菱会社是大会社，所以这么点儿钱算不了什么。这家伙在镰田先生的行李中发现有三菱会社的信纸，从而知道了我们是三菱会社的有关人员。我还未从长途奔走的疲乏中恢复过来，腰腿酸痛，只有嘴巴还好使。因此，我拒绝了他们的不正当要求（在这种场合，一分一厘都不是正当的要求，普通的行情是一千元或两千元），并就外交关系进行了种种规劝，但看来都似耳边风。我被其傲慢的态度激怒了，忍不住和他争吵起来。最终我大叫道：“钱一分也没有，想把我怎么样，随你们的便。”二头目说，“别发怒嘛，这样大动肝火的，你肯死么？这样的话你也算是个男人了。”“哦，肯死！死给我们看看。”二头目怒目圆睁，说道，“那好，过几天就把你杀了吧。”我相信，他们说得那么凶，也无非是要钱，在有希望得到钱的时候，是绝对不会杀的，所以就这样和他们斗争。但是，镰田先生非常担心，制止了我，说是在这种情况下，还是以顺从为妙，不知道什么时候还会遇到些什么，他给我们作了很好的协调工作。

我到山寨以来，山寨活跃起来，神龛里供上了佛灯，土匪早晚都对其叩拜，大概是在祭祀中国的熊坂长范吧。还有，从附近的山寨来了一些喜气洋洋的客人说着发财发财，来观看我们。他们并不那么讨厌，但此时也没有办法。观看的人群中有人说，日本人的脸长得还和我们一样呢。还有一个家伙装出一副博学多识的面孔说道，那是理所当然的，秦始皇的时候，徐福带着几千名青年男女分家，都是他的子孙嘛。

8月17日 上午叫来大头目又开始了谈判。这时他说，土匪与我们的买卖和前面那些人一点儿也没有区别，也允许讨价还价，因此我们还是把所要求的5万元老老实实地跟广东方而说为

好；事先这样答复，要减价也是可以的。镰田先生说那么就赶快发信吧。大头目却出乎意料地摇了摇手说，还得稍稍等一下，现在八步似乎来了几百名官兵，或许那是来包围我山寨的。我现在得马上下山探听一下情况，明后天一定回来，到时等着我。说着他就出去了。

八哥的山寨大约有 20 名土匪出入。他们都传说着官兵要来，因而忽然开始发起野性来了。我们的焦虑不安非同一般，但是镰田先生对我说，我们变成这样，也是命里注定，或许是上天的尝试也未可知。他平静地说，如能生还，一定彼此努力奋斗，不是吗！

8月18日 早上起来后，镰田先生赤裸着身子浸在溪流里洗冷水浴。土匪们觉得这是离奇古怪的事情，都惊奇地呆呆地看着。这是因为他们没有这样的习惯。那个大头目也到这儿来了^①，他装出一副博学多识的面孔告诉那些小人物们，日本入每天要洗三四次冷水浴。我附和着说的确是那样，以讨好大头目。

8月19日 今天是大头目回来的日子。我们想早日解决问题，早日成为俗世中的人，因而焦急地等着他，但他压根儿没回来。实在是心急如焚，却也无计可施。但是，那天晚上，吃完饭躺下时，土匪们突然叫骂着骚动起来，一边捆扎行李，一边急急忙忙地淘米做饭，山寨里极为混乱嘈杂。开始的时候，一点儿也猜不出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倾耳细听一下，哎呀，可不得了了。我们俩的生命已如风前残烛，快完了。原来是传来了情报，说是在八步的几千名官兵要围攻此山了，这么一来，山寨的野兽们都狂乱起来了，口口声声地大叫大嚷着：要打仗了，想攻，就攻攻看吧，胜败是一时的运气，想以此来虚张声势，如果战争打起来的话，先杀掉这日本鬼子，血祭战旗。耳边几次响起这样的

^① 此处有误，前述大头目已下山，因而不可能是大头目。

话语。至今已有好几个日本人被中国人杀害，都是在这种杀气腾腾的、狂热的时候被杀的。因此我们用最沉着的态度对付他们。但是这么一来，我的耳朵变得非常敏感，他们的话我都能听懂。其中有，用这么大的炮弹（旧式的铅弹）束在两人腰际，因为是霰弹，所以会像蜂巢那样炸开来，等等，尽是这种谈话。如此这般，他们残忍的本性暴露无遗，他们正想着种种杀害我们的方法。其中，以大头目的妻子、那女头目的切腹的方法为最甚，隐藏着的兽性开始暴露出来了。我懂得了在这种场合，女的比男的更残酷。同室的人质，湖南的老太婆们在角落里耳语着，说这个日本人今晚说不定要被杀了。来吧，如果告诉我现在就要残杀，我从一开始就已做好了精神准备，镰田先生面不改色地说道。过了一会儿，镰田先生说道，我已经做好了去死的精神准备，年纪勉强三十，今后不正是逐渐登上人生舞台的时候吗？然而对社会没作出任何贡献，无奈徒然落人土匪之手，死了也有遗恨哪。但是，他紧紧地握住我的手，说道，这也是命运啊。我也想着现在死在这儿比病死要好得多，我说死得其所了，也紧紧地握住他的手。镰田先生也表示了相同的感觉，说道，轻松一下吧，也并不完全是白死，说着凄凉地笑了起来。然后我们紧紧地拥抱在一起，等待着被残杀。那时的感觉我现在不知道怎么描写才好。镰田先生又说，你我性格嗜好迥异，但是这次旅行中，我了解了你，你也了解了我，有道是极端和极端相一致，现在临死之前确实已是一致了。我们结为兄弟吧，你年长，就成为仁兄，我就做愚弟吧。说到这结拜兄弟的事，早在 17 日晚，话已出口，那时我想是在开玩笑，但实在那是流露着真情的言语。我们在死亡的逼迫下，结成结拜兄弟，紧紧地握手，紧紧地拥抱在一起。无情的土匪们看见了，嘲笑着问，看哪，像夫妇似的。这时那个二头目又来了，他命令部下说，兄弟（大头目）还没有回来，这两个人到明天再处理，这样我们俩得以苟且活到第二天早晨。但是这

种苟延余生实在是痛苦的感受，想着还不如夜里就把我们处死的好。镰田先生问我有没有“吗啡”。是啊，现在这儿要是有“吗啡”的话，就可以在他们不知道的时候死去，想起来真遗憾哪。在去厕所的路上，又寻找有一种叫“博落回”的毒草，但这种毒草不能像“吗啡”那样让人安乐地逝去，这种毒让人痛苦，那样的话，想来还不如落入他们之手，心甘情愿地遭到残杀更好一些。这天晚上两个人一刻也没睡，就这样无言的，彼此看着，无数次紧紧地，紧紧地握手，徒然等着死期的到来。

8月20日 太阳恩泽四方，今天早上照样明晃晃地闪耀着，清爽爽的阳光也投射到了山寨的小屋上。镰田先生吟诵了一首歌，但是我现在已记不起那首歌来了。那次冷水浴后，镰田先生身体清清爽爽的，于是一边浮起一丝微笑，一边自己用热水擦净身体，显然不同于往日。心狠手辣的土匪做了屠杀镰田先生的手势。到了上午10点左右，大头目的使者来报告说，八步的兵是陆荣廷部下的北伐军，从湖南归来，途中经过八步。土匪们开始放松警戒，我们俩托福得救了。

镰田先生说：“你永远不会忘记昨夜的感受吧？”我说：“把8月19日作为纪念日，铺上这褥子，两人抱着睡觉吧。”早在8月16日我和二头目发生冲突时，如果镰田先生不来协调，不来消解他的怨气，不用说昨晚肯定是成不了佛的。

8月21日 今天不知怎么的，土匪对我们的态度起了变化，变得好了起来，还假惺惺地说着奉承话。二头目来说，在这种山上，就算有钱也很难买东西。两位先生是吃惯西餐的，让你们吃山上的粗茶淡饭，想必够呛。再说我们是误将你们捕获的，事实上我们呆在山上，当然不会知道你们的行动，但是有四个探子的报告，所以也没弄清楚是谁，就给逮来了。如果我们用手枪对准你们进行袭击的时候，你们马上向我们出示护照，就不会抓你们了，说着还做手势给我们看。我在内心里骂道，你这说谎的家

伙，你不是明明知道我们是有护照的日本人，而将我们捕获的吗？但是在那种令人遗憾的处境中，嘴上可不能这么说，我只是回答说那太遗憾了。

我考虑了很多，土匪对我们的态度为什么会起这样的变化，但是一直不得其解，直到后来我从山寨出来以后才开始弄清楚。那是贺县知事派人去劝说的结果，说是捕获外国人，会引起重大问题。但是土匪想要钱，所以并没有说要放人的话。

知事派人去山寨劝说土匪这种事，当然不会用普通人，在这种时候，用的是一种叫招安的人。招安是招抚安居的意思，指从前当过土匪的家伙，改邪归正后成为善良的人。这种人与土匪们当然彼此知晓的，也熟悉山区的地理，洞悉那儿是八个山寨，这儿是谁的山寨之类的事。这种人，土匪们也可以安心地与其会面。

8月22日至25日 这几天的事情就总起来写吧。山寨的房子如前所述，是把竹子排起来代替墙壁的，因此风透过缝隙可以吹进来，白天还好，到了深夜，寒气袭身，不堪忍受，加之衣裳单薄，又没有盖的毛毯。原来有两条毛毯，但是被土匪抢走了，应该温暖我们的毛毯却在温暖着无情的土匪。每每看到这些，气就不打一处来。前几天，我曾强迫大头目归还毛毯，但是大头目说，那条毛毯在登山时，在山脚下被手下人拍卖了，所以现在更是怎么也追不回来了。还说这是山里的规矩。我再三地请求，说如果是规矩，也可以服从，只是我们会生病的。这样一来，盗贼中也有好心人借给我们像被套一样的东西，两个人亲密地盖上它睡觉。我有一次还让那个湖南人质的孩子挨近着睡觉。虽然沾上了污垢，不怎么干净，但是暖和。后来，大头目的老婆过来，大声嚷嚷着，日本人太放肆了。她把那个被套卷走了。实在可恶的家伙！

我们这样呆着时间一长，渐渐地变得与土匪熟悉了。有一

回，我闹着玩，说我也加入你们中间吧，他们一齐说，这可不是说着玩的。那么盗贼怎么变好了呢。原来他们都是广东人，但是为了糊口不得已加入了土匪中间。有因水灾失去了家当的人，还有说是做了一次坏事，但得不到悔改的机会，所以只好继续做坏事，从而灾祸殃及老婆孩子，他们说是有这种遭遇的人都上了山。其中一人又说，像我这样，从7岁时起就上了山靠绿林（土匪）养活，已做了20年的土匪，恨透了政事的险恶。如果说盗贼也有三分道理的话，那就是这类事了。总之，中国农民因贫穷而成为盗贼，近年来土匪增加了很多，从贺江到西江，从西江到北江的清远一带地方，都是同一系统的盗贼，由一个叫黄某的人统一起来，据说黄某在三水，二头目梁某在贺江口。

他们统领的山寨有36个，约5000名匪徒。若是一旦被这种家伙盯上，可就完了，那是怎么也摆脱不了的。还有，取了人质的赎身钱，人质被放出山寨时，会交给一封大头目写的信，那是一种保证归途安全的类似护照的东西。这也确立了土匪和绿林（土匪）的区别。土匪是广西的草贼，绿林又叫绿林军，在广东人中四方联络，带有军队的色彩。这固然可以说是他们各人自扫门前雪，可一旦他们在内乱中成功，有时也可以成为将军，成为督军。他们是一只还没有孵化出来的鸡蛋。

捕获我们的绿林营（山寨）八哥有一个6岁的女孩和一个3岁的男孩。谁家的孩子都同样可爱。镰田先生很喜爱这个沾着污垢的小孩，八哥的老婆因而极为高兴。这样镰田先生从后方不懈地实施外交策略，其效果体现出来了，那就是促成了先放我一人出去的事。当然，放我的目的是让我筹款，就是那样最初还不怎么肯答应放我出去。那是因为怕一旦我下了山，必定要带军队来讨伐。但是，八哥的老婆解除了他们的忧虑，她千方百计地劝说着山寨的野兽们，终于使他们决定释放我。

那是28日的事情，这儿附带记一下。那是在我下山时，这

个女人关照我草鞋等事儿，又把从我这儿抢去穿在自己脚上的袜子还给我，还让我注意别弄疼了脚等等。又应我的要求，把剃刀也借给我，但被其他盗贼夺下了。其理由很有趣，说是一旦来到这种地方，谁都会有些头脑不正常，因此要是带着剃刀，万一有什么差错的话，那可就不得了了。盗贼也有别具一格的担心，这是理所当然的，因为我一死，他们也将因此而前功尽弃。

这个女人又说道：“我是桂林人，还像您一样成了人质，但家里穷，拿不出钱，最后成了关八（土匪大头目姓关名八）的妻子。”这一刹那，我看她眉宇间浮现出忧愁，那是因为追怀往事吧。一会儿她又说：“丈夫是个和气的人，这么多年来还没发过一次牢骚。”这一次她表现出满足的神情。

8月26日 大头目今天早上从八步归来，回到山上。他对我们说，我们是误将你们捕获的，因为事关我们的面子，所以不能就这么放了你们。因此他说，要给一些适当的经费（山寨的）补助。他相信少说也可以拿到一万元，因此与廉田先生商量后决定给一万元。

8月27日 上匪已决定放我一人出去，将送到八步，让我筹集款子。但到了下午，连一点儿送我出去的动静也没有。最终这一天泡汤了。盗贼性情多变，廉田先生对此感到愤慨，他叫来大头目，强迫他明天一定要放人。大头目说不要着急，这两三天内总会做的。我们责备说，如此不明确，让我们很为难，最终约定说是第二天28日放人。这天晚上他和我们之间交换了如下的书信。大头目的书信如下：

敬启者。字付森清太郎先生请鉴：现至绿林兄弟居在姑婆山下至八桂田处，回音至紧。限至初五下午3点钟到，限一人起二人止。切记不可多来人。来时头带立帽，身着黑衫白裤，手拈木叶为记。如有多来，不见。绿林之间望你先生早日求商门，托付朋友来回音。千祈至紧，风雨不改。如若不来回音者，莫怪绿林

无情。望你先生敬送伙食洋银一万元。如若军到此山，将洋人打死。^①

镰田六三郎

森清太郎

头目书信中的“森君去落八步”等文字，是镰田先生的笔墨。

8月28日 今天终于是我下山去筹款的日子了，但是即使那样，把镰田先生搁在这儿，实在于心不忍，我这样说着。镰田先生说你这样考虑就见外了，两个人呆在这种地方有什么好处？不如乘这好机会离开这险恶的地方，难道不应该这样么？还说这样我的忧虑也可以减轻了。结果是，让我先出去采取适当的措施。下午3点与镰田紧紧地握手道别了。这时上匪说西服惹人注目，不合适，穿中国的衣服吧。因此，我就穿上了二头目的衣服，装扮成一个威风凛凛的土匪模样。镰田先生说想给我这个样子照张相。

两星期前，登这山时，被撵着爬这刀削般的山，但今天这山成了通往自由天地的极乐坡。人生突变，万事皆是如此。我步履轻快带劲，敏捷地走下山去，连土匪都惊呆了。这样走了四五十分钟才稍稍喘口气，此时我的精神松懈下来了，于是很快觉得身体不舒服，眼睛也看不见了，心脏怦怦直跳，变得痛苦不堪。我想或许要死了，但接过水，躺下来后，渐渐地恢复了体力。土匪说那是因为山上食物差，运动不足才这么痛苦的。如果带着这种身体逃跑，必定会从绝壁上坠落下去而惨死的。这不禁使我想起了19日那天晚上的危险的情形，突然之间起了大风，灯火熄灭了四五次。那时镰田先生解释说，我们两人的生命会如同这灯火

^① 原文所载此信如此，然而据收入文章中的此信函的影印件显示，尚有二行字未录入，即“森君去落八步，则前事□满□，诸兄弟安心待回信，勿误风闻。”

一样熄灭，而我则解释道，那是上帝在说我们快逃吧。还好，总算没逃跑。

再说我和土匪一行下山来到造纸处附近时，正碰见土匪的密探从八步归来。根据他的报告，说是现在马司令正率领着几百名桂林军已到达八步。土匪听了这个报告很担心，正在秘密地凝神协议。那准是在商谈去还是不去。我看到那个样子也非常担心。好不容易放出来，走到这儿，要是再被带回去可完了。非得平安无事地闯过这个难关不可。我绞尽脑汁说服二头目，答应给八步商务总会分局写封信。信的要点是写，自己现在被放出山寨，在绿林的护卫下归来，已行至八步附近，但是现在听说马司令在八步，正计划包围山寨，希望能停止该行动。这封信由土匪的密探骑马行至八步，丢在上述分局的门前。一方面头目往山寨送情报，即通报几百官兵正在八步，需要警戒。因此我在那个信封上加上“今森清太郎飞信司令官，退兵”的字样。因为如果不那样，山寨里的人又要乱作一团，让镰田先生担心了。中国人到哪儿都采用白发三千丈的作法，很难弄。二头目在造纸处那儿停了下来，放了密探。在这期间我极力称赞二头目，说绿林军很文明啊，其后我尽力防止他后退。其效果大大地体现了出来，加之密探来报，说附近没有官兵，于是终于又出发了。他们的行动完全是军队式的。

我们一行出了造纸处，下到了平地，又绕着山脚迂回行进，那儿轿子已经准备好了。我乘上轿子后，迅捷拉上黑布帘子，使外面的人看不见。那是因为我不知晓地理的缘故。一行人沿着陡峭的山坡，在草木繁茂的山路上扑腾扑腾地走下山去，在点灯时分，在一村庄的一户百姓家门前下了轿。不是那家“德星第”（后来才知道，那里的人家都在正月里写下“德星第”的字样，贴在门口）。归来的道路完全不同了。一行人在这儿吃粥，也给了我一碗。然后用竹子扎成四五个火把，只借着火把的一点光

亮，走着黑暗的夜路，那在田埂上蜿蜒而行的情景，宛如太平记中出现的那种景致。加之有绿林军护卫，已经绝对没有遭受劫难的担心。这对我而言，是我终生都不能忘怀的一件事，也是我聊以自夸的那种事，虽不足道，但可以说，在众多的日本旅游者中，有过这种旅行经历的，惟我一人耳。

凌晨1点左右，经过一处竹林，那儿的小屋里，有人出来盘问并阻止我们一行。轿子径直被卸了下来，火把在一瞬间被吹灭，周围变得一团漆黑。不一会儿后方滴滴咕咕的，开始了什么谈判。这时我感觉到方才说的大话完全是自吹自擂，现在坏了事了。那是因为这里也是土匪的山寨之一，我们一行在其地盘内擅自通行，引起了麻烦。在这个社会里应该也有相当的礼让。说不定我还会被其他土匪抢夺。想来这太像小说了，很难办。过了一会儿，他们一行土匪把我带到竹林下，让我坐在席子上，正像昔日断头的刑场那样。但是杀了我的头，盗贼就得不到钱了。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正想像着种种情形，这里的婆罗给送来了叉烧肉和粥。我想这莫非是梦吧。因此我问起护送我的绿林，在此处的究竟是些什么人，他们趾高气扬地回答说，这是广西的土匪，大约有30名左右，这些家伙非常害怕我们绿林。因此我知道了我的担心不过是杞人之忧。接着又要出发了。我正准备再次上轿，大头目八哥来了，说道，哎呀，坐轿子去吧。我在八哥旁边走着，特别向他道谢。应该恨他的我却如此行为。他并不是一味偏重武力的人，在另一方面也是非常容易亲近的男子。我如此看他，说不定当时我已稍稍有些绿林化。

从此处出发走数町，出了山脚，道路向右拐去。在那儿走了一町许，左边又有谁正用枪对准我们。我和八哥相对着盘问此人，这怪物看来记得八哥的声音，说道，噢，是八哥啊，我还以为你们一行是牛仔呢。看来土匪把军队的事儿通称牛仔。过了那儿，一直往左行进，再往右拐，继续前行时，走错了路，不得不

后退一段距离。我下了轿，准备一跳跳过约 3 尺宽的河流，这时八哥跳过来阻止了我，说这样危险，还是走对面的木板桥吧。确是相当亲切的男子。想来八哥的妻子感到满足，也是有道理的。过了这条河，很快便要到山顶了，因为山相当陡峭，所以徒步越过此山花了一个小时。接着又乘轿子，走了相当一段路才下来。这时八哥的身影已经消失了。二头目与我商量说，从这里再走数町，就可以到水岩坝的分局（是锡山公司的），但现在是凌晨 3 点左右，我们自己回去还得走 40 华里的路。他哀求似地说，还挂念着官兵那件事，所以，可能的话，想就在此处分别了。这么一来，主从的位置似乎颠倒了，眼下我拥有了头目的资格。本来应该送到八步的，但因为他们不能在白天公然行走，就容许了他们的请求。我脱下了中国的衣服，换上了西装，又成了原来的日本人。

二头目派两名土匪跟随我，悄悄把我送到分局，但分局有 20 名护卫兵，如果被怀疑，以至被攻击就坏了，所以，小喽罗们都胆战心惊的。我也但愿别动枪动弹的，因此我就说去附近的百姓家等天亮吧，于是土匪就把我带到附近的瓦房里。我想这瓦房里的人也是土匪的同伙吧，但土匪一进那家，马上端起了手枪。喂，快起来，老少四人吃惊地跳了起来。土匪用威吓的语句说道，我们是土匪，请镇静，请镇静，这个日本人是从山寨送出来的，所以要妥善安置，等天亮后把他带到分局，明白了吗？有什么不方便的话，请说出来。呵，强盗还有这功夫，说变就变，我算领教了。在这儿与土匪分别，被蚊子叮咬着，待到天亮后去了分局。那是 8 月 29 日的事。

在 13 日那天我曾与镰田先生一同去过水岩坝分局，所以很熟悉。分局的诸先生很表同情，早早吃完早饭后，就让一位叫做汤炳贤的人骑马率 10 名士兵，把我送到了八步。

在八步受到了叫做保宁堂的中药店的照应。这件事在八步风

声很大，现在传闻中的一人回到八步来了，所以保宁堂的店门前聚集了很多看热闹的人。商务总会分局的人们也来了，他们对我的平安归来感到喜悦。商务总会分局得知我们遇到匪难后，立刻派40名商团士兵追踪。另外各色人等都来了，他们对一万元赎金感到惊讶，我说用一万元去山寨观光，逗得大家都笑了。

我在保宁堂的客厅时，保商厅的叫做连的帮带招呼着来了，他来一看，误以为我是救护队的人，问道您是冈岛先生吗？我回答说是森先生，他感到很意外，说着到底是怎么回来的，恭喜恭喜，即刻开始慌张起来，忙乱着给知事派去特使。连先生那天收到陈督军发来的电报，说是总领事馆警察署长冈岛警部、三菱会社职员山下、东麟洋行经理渡边三位先生为了救护，从广东出发，中途在此地落脚，他知道了这件事，所以已按上述情形去理解了。我见到上述电报，觉得给三位先生添了麻烦，实在过意不去。

县政府所在地贺城距八步45华里，但知事得到报告后，当夜便赶来八步与我会面。知事说为救出镰田先生，另外也图个便利，明天早上一同去贺城吧。因此我说想买些白粉、头油和女靴，知事觉得很奇怪，目不转睛地注视着我。我说明道，这些物品是送给头目的老婆的，以请求保护镰田先生。知事和连先生都说这个想法确实很好，尽快地给买到了这些物品。

8月30日 清晨离开八步，下午到达贺城。根据知事的话，知道用了数名招安（前面有说明）正在说服关八（八哥），我说约定了给一万银元，知事说没有必要给那么多。都司令悬赏的两千元就足够了。说是即便送去一万元，也没有办法让他们把人送来。这天夜里接受了团练局长李孝先先生的访问。

8月31日（农历8月3日） 派人去山寨，带去镰田先生的日用品和上述送给头目八哥的妻子的物品，农历5日又是答复的日子，因此把回信确定下来并送过去。其大意写的是现在三名

日本人为了这件事正在前来贺城的途中，因此要等他们到来之后再答复。但是事情严重的是，这个使者没有达到其目的就回来了。他说山寨已经转移到其他地方，具体所在全然不明。一瞬间，我就镰田先生的境遇展开了各种想象。但是县里的官员们说并没有什么事情可担心的，说他肯定还健在。但是我担心的是他的谣言，即，28日那天记述的桂林的官兵。这些所谓官兵是为了护卫西湾的煤锡公司而到八步来换防的300人左右的护卫兵，他们与我走岔了（没碰上我），上西湾那边去了。虽说是些日的完全迥异的官兵，但风声传到神经过敏的土匪那儿，不是又会引起混乱吗？我独自焦虑着，日夜祈求神灵不要加害于镰田先生。可是我出山寨时，曾反反复复地告诉土匪们说，决不要相信谣言，相信我吧。

我正如此担心着，一个叫李云阶的人来访问知事了。这个人现在在广东陆军某某连，他名义上说是休假一个月，回乡探亲，但实际上是为了此事秘密受命而来的。介绍一下这个男子的前身，他以前还是土匪的头目，与八哥是结拜兄弟，但今年2月率部下归顺，从事北伐，是所谓变种，即他刚从将军的卵中孵化出来，不一会儿就跳将起来。知事正用都司令悬赏的两千元，请求这个人尽力救出镰田先生。过了一会儿，我听到知事激烈的言词：“李先生！你现在已是叫做军人的官员了吗！”大概是他说了什么贪得无厌的话吧。此前，知事所用的招安，都是八哥的部下，因而没有进展，但这个李云阶派得很巧妙，所以我内心对他怀着很大的期待。

9月1日 今天早上我从救护队那儿接到以下急电：

急！八步电报局长鉴：请探送日商镰田·森鉴。山下彦五郎等31日抵昭平，拟来贺访查。闻君已脱险，现在何处，乞电复。山下叩。31日昭平县代发。

以上电报是委托八步的电报局长转发的。我即刻发了如下的回电：

昭平县长鉴：请转交山下彦五郎先生。森脱险，在贺县。镰田尚未脱险。

9月2日至4日 我屈指等待着三位先生的到来。

9月5日 李云阶让八名部下武装起来，开进了山寨，还带去了上次的赠品。下午冈岛、渡边、山下三位先生平安到达八步，送来了以下书信：

拜启官员先生：我们一行与陆荣廷的士兵 13 名，此外还率领着从钟山来的士兵 23 名左右，今天下午 3 时到达本地，访问了八步保商厅。今天晚上实在应该去您处拜访，但军队业已疲劳，不得已在当地过了一夜。明天早晨理应出发去您处问候。还请谅解。

借此机会，委派八步保商厅的使者今晚去您处顺致问候。

冈岛 渡边 山下

9月5日下午4时

贺县知事前天已派 30 名县里的士兵迎接三位先生，但走错了路，没有碰到。知事又在第二天早上派出军队迎接。这位知事是非常认真的人。我想必须尽量不去连累那样的人。

9月6日 黎明时分，传来了中国喇叭的声音（中国固有的喇叭也有数尺长，其声调并不雄壮），这是出外迎接的军队一行出发了。中午，我们焦急等待着的一行人终于平安到达。

来啦，奔出去迎接救护队一行，因过渡的感激，我身不由己，不得如愿而行，强抑着满溢的泪水，无奈竟犹豫起来。后来县里年轻的书记过来催促了好几次。我鼓起勇气闯进了客厅。那是视线相交的一刹那，我也好，救援的一行人也好，除了

“啊”“啊”这个词外，接下去应该说的话似乎都忘了，只是在沉默中将手紧紧地、紧紧地握在一起。

我对这无言中的比大海还要深的友情心怀感谢，感激身为日本国民的幸运。由此也联想起了那些湖南人质的命运。

晚饭时，八步的保宁堂派特使来转交了镰田先生的信（日期写着5日）。这封信是今天早上在保宁堂的门口发现的，因而是早晨土匪搁在那儿后再走掉的。信的内容说的是，土匪听信所谓我们将率兵讨伐他们的谣言，很为难。

镰田先生觉得我们的作法慢慢吞吞的，实在令人着急，但是我们还是要等到李云阶来汇报后再作妥善处理。无论如何有必要给镰田先生发一封回信，使土匪安心，因此我起草了以下文字。为了让土匪能看懂，是用中文写的，不写中文，是不会到镰田先生的手中的：

镰田仁兄鉴：昨接贵函，闻绿林兄弟优待仁兄以居安、绿林兄弟之高义，感激莫名。

贵函所谓弟等起兵云云之事亦属谣言，请勿惊疑。弟等与绿林兄弟相识如百年知己，并无有起兵来征剿事。弟想绿林兄弟自造谣言而自惊恐，或为天下识者之哄。请转此事于绿林兄弟，令各位兄弟放心可也。今日日本总领事馆冈岛大人到贺县，是日本政府所派而调查这件事也。闻日本大兵舰5艘载飞船2只、飞机3架即到香港，若绿林兄弟为不法事，即飞来此山巅有惊天动地之行动也。但冈岛大人闻知我绿林兄弟之高义，文明而优待尊公，即打电香港阻止飞船等之飞来。此事或泄闻于坊间，为这回之谣言亦不可知。今将见平和解决，不胜欣喜矣。

以上草稿有恐吓土匪之处。之所以那样写，是因为有种意见，认为现在李云阶与关八正在交涉中，不得声援声援，所以还是稍稍威胁一下的好。这种人觉得用这种办法能成功，但是三菱会社的山下先生只赞成草案的前半段，至于后半段飞机等等，则

不赞成。其理由说是土匪对于谣言常常怀有恐惧，因而他们对于连想像都想像不出来的飞机等等恐惧有加，这决不利于镰田先生。交涉使署的商先生赞成山下先生的主张，冈岛署长、渡边先生、郭知事赞成原来的方案。但是那种事情，非得全体一致，因而删除了后半段飞机等等，在前半段的末尾加上下面一句话。这是商先生修正的：

“日本总领事馆冈岛大人之来，不过调查仁兄之安否耳。”

这就写成了一封极为平和的信，再派特使把这封信，加上卷烟、桔子罐头和杂志带往山寨，那样子就好像往什么地方送东西似的。

下午9点左右，知事带着李云阶的报告书来了。根据那份报告书，李云阶和关八在某一个地点会见了，关八说两千元他是不能答应的，因而李云阶千方百计地给他解释，结果关八说是决定先与山寨的众人商量一下，旧历12日（阳历9日）让他们作出某种答复，云阶则留在新春墟等待答复。于是把那张以前与镰田先生联名写的给一万银元的字据也要了回来，并送来了。

9月9日 今天是李云阶等待关八回音的日子，我们焦急地等待着，但这一天终于没有回音。

9月10日 今天早上满怀信心地等待着，相信一定会有云阶的报告，但到了下午还是没有任何消息。知事借口公务繁忙，连吃饭也不出来。因此我起了疑心，询问一下县里的官员们，都统一口径，说是报告没来。稍稍有些奇怪之处。因此冈岛署长请知事来，知事很快就来了。说是实际上今天早上报告就到了，但土匪要求七千元，一分一厘也不许还价，因此更得给云阶去信，指望现在他先努力说服关八。知事的所谓公务繁忙指的就是上述事情。

知事为了这件事身心疲惫，其辛劳非同一般。因此说是也在祈求神和佛，前天派人去了灵地浮山寺（在贺城的下游），带了

签来，那签也让我看了。那上面写着如下的话：

昔年此处束行囊，今日他邦更整装。

牛马日来人见面，不须悬望在门墙。

本月的牛日（癸丑）是 16 日，马日（戊午）是 21 日。那签说的即是，旧历 8 月 16 日或 21 日，镰田先生定会出山寨。知事在担心之中，也不由得看似活跃起来。那签看起来似乎是为这一事件特制的，但是从古老的木版印刷来看，不是赶造出来的东西。真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令人称奇。

9月 11 日 上午有李云阶那儿来的报告，下午云阶又回来，说，关八昨天七千元，今天八千元的，每天要求的数额都有变动。这得根据土匪会议的决定，看看这个决定，可以想像出这是众多土匪们议论出来的。土匪们给我也发来了以下的追问状，看得出他们很慷慨。照原文的样子记载如下：

森清太郎老先生钧鉴知之：兹因本月初一吾今馆内绿林兄弟送太郎回至西湾分局地方，敢久未见老先生回信未。你在吾绿林兄弟面前说及帮吾【索】伙食银一万大元，并无信而来，不系你今反悔之意，不系吾绿林人逼勤 [勒] 系出之银，即系二人心忠意愿帮补我弟兄伙食。再者倘若意愿帮补之银，即要早早办来，不系弟等艰难，至嘱老先生。盛 [至] 有一人名款镰田六三郎，在我馆内，他身躯未安，有病，未知生死何如，不怪绿林人之事，即系你台敢久。如若意愿出银，即要对李云阶大人办理，你要亲笔写信交他送到我馆，今 [令] 作为实是。倘若不系你亲笔写信者定系假意。当今世界浮游，言长说短之人有余。其银信限期本月 15，即要信银而到作为定。不期风雨，切莫台长言于不尽，见字回音。专此。顺候
钧安！

弟 绿林兄弟同字付

旧历 8 月 13 日（阳历 9 月 10 日）

根据这封书信，可以看出李云阶对于钱也是没有信用的。信中写着我乐于资助土匪一万银元，但是我们丝毫没有乐于资助盗贼的想法，只不过眼前呈现出悬垂着的那根青竹（捆绑头和脚的用具）。而且现在的一个理由是，如果给出多达一万元的巨款，即使有像 19 日那样的谣言，想来也不会立即杀害镰田先生。与冈岛署长和知事商量后，确定了如下回信并送了出去：

绿林兄弟鉴：今接贵信知悉。弟等虽为帮伙食银一万元之约，县长及地方绅士等，想弟等系外国人及外交之事，亦尽力代筹。无如现时汇兑不通，尽筹得三千元，万望原谅，将镰田速即放回，以全邦交。

财安！

弟 森 清太郎

8月14日（阳历9月11日）

日前送上镰田之物件交妥否？顺问。

以全邦交云云，与土匪交换外交信件，显得很可笑，但是因为土匪本来是愚蠢无知之辈，那样写他们很高兴。后天就该有土匪对这封信的答复了。镰田先生情绪恶劣，但现在还是请求他暂且忍耐一下。

9月12日 昨天夜里雷电轰鸣，大雨如注。山寨漏得厉害，镰田先生一定困苦不堪吧。今天正值中秋节，知事举办了赏月的宴会，邀请大家参加，但是这轮明月只能引发我的忧愁，挂念着镰田先生的事儿。

9月13日 李云阶是前天去山寨的，今天应该回来了，但是终于没回来。上个月的今夜（旧历 16 日）在这明月的照射下遭到了生死浩劫，联想起来，惟有愤慨。

9月14日 下午李云阶的使者来转送了镰田先生和土匪的信件。土匪的来信是：

恭请森清太郎先生钧鉴：16 日得接佳函，筹得洋银三千大

元。前日先生在馆心意允愿出银一万大元，是荷〔何〕转意帮银三千大元？弟请李云阶代为实要洋银六千大元，至十八九日二日交李云阶先生处转交绿林收妥，先交银后，送镰田先生至李云阶处便是。

绿林军字

8月16日

以上的要点是，三千银元是不能答应的，说是出六千元就送还镰田先生。而镰田先生的来信是：

回信交森先生，就求贺县长，代支银六千元，至19日交李云阶先生，令伴免在高山甚大，^①至期切要代为事款，幸勿再迟，千祈至紧至紧是实。

镰田六三郎

中华民国5年8月16日（旧历）

以上是土匪出示的镰田先生写的原稿，六千元左右说不定是行情，因为有两个人的份额。土匪提出以上要求，但说是有归顺的意志，为此交给他们含有如下意思的劝告书。

团练局长李云阶先生提议让蓝斌成为稽查员，派他去山寨救出镰田，根据这一提议，现在予以委任。稽查员应该去山寨，设计出说服他们的办法，救出镰田。想来那些绿林中的人们应该不过是为贫困所逼，暂借山寨，聊以安身。如果听从劝告，即刻释放镰田的话，必定应该向督军电告详细情形，准予归顺，既往不咎。以往的罪行可以宽免，还可以从事正当职业，将来应能建功立业，前程远大，岂不美哉。绿林中必定有深明大义之人，应该不会自己误了自己，错失这良机。稽查员如能尽力救出先生，也可致电请求厚赏以酬劳。

这份劝告书在土匪看来是极不可靠的，如果归顺的话，这些

① 原文如此。

所谓的好处是不会给的，看来不行啊。

9月16日 劝告归顺的使者回来了，但如我想象的那样行不通。因此知事终于答应了六千元的要求，下午叫来李云阶交给他四千银元。因为四千元是土匪的实收额，两千元是云阶作为斡旋费取得的，即从土匪那儿抽头儿。因为知事谈到云阶现在已成为军人了，商量的结果是决定给五百银元作为酬劳。这也不足为怪。

9月18日（旧历21日） 今天是马日，如浮山寺的签所言镰田先生要出山寨了，救护队的诸位先生欣喜若狂。我们估计时间差不多了，就到中途迎接。不一会儿远处吹起了中国喇叭，有一队人护卫着两顶轿子过来了，这就是救出镰田先生的李云阶一行了。那队人渐渐近了，大家怀着激动的心情，焦急地等待着，琢磨着镰田先生的轿子是前面那顶呢，还是后面那顶。想来镰田先生一定非常高兴，不料先生闭着眼睛，一副似睡非醒的样子。因此冈岛署长用力大声地叫道，“喂，镰田先生。”镰田先生一下睁开眼睛，从轿子里下来，与大家握手。那时先生感慨至极，说不出话来，我前不久也有过那种体验。我只说着，“啊”，如果没有这“啊”，我或者会哭泣，或者就无话可言了。镰田先生的头发任其长长地伸展着，脸色非常难看，因此我们担心会不会损害了健康。不一会儿，下午1时，一行人回到了县政府，大大地慰劳了先生。根据那时所说的话，镰田先生想着如果自己很健康，土匪是决不会释放的，因此就在大约10天前开始实行绝食，因而身体也失调起来。土匪的信中有“镰田六三郎在我馆内，他身躯未安，有病，未知生死如何”的话，实指这件事。我未能及早救出镰田先生，让先生如此受苦，深感歉疚，但当时龙军和护国军正在作战，广东和香港之间不能直通电报（通过肇庆中转邮寄），而派使者去山寨，一个来回也需要3天，乃至4天，万事皆不如意，因此，这里我们想说的一句话是我们决不放弃。

贺县知事自那以后越发相信浮山寺了。这样曾让广东的诸位先生，故国的诸位朋友担心的我们俩，终于又能回到这个世界中来。我想今后要不惜身家性命，不管多少，一定要为国尽力。

附：有关绑架案来往函电

贺县知事急电镰田、森遇难（8月15日）

急！

肇庆岑都司令、南宁督军、省长、桂林镇署秦正司令、道尹钧鉴：佳日，有日商镰田六三郎、森清太郎搭坐帮船过境，持都司令护照来见，据称赴富川西湾游历。知事查护照内并无前赴贺县富川字样，即告以县属匪风猖獗，再三劝阻不必前往，该商执意要去，不肯中止。比即询其需夫若干名，何日起程，以便派警护送。该商又称现在帮船由水道前进，有护商勇途至西湾，可毋庸再派警送等语。次晨，该商即仍坐原船开行。去后阅一星期，忽于删日午后，有船户陈土福来县报称昨日或日商二人刚抵八步，即雇民船只，载赴都城。即时下船，于下午2时开行，4时行至离八步10余里土名下岛地方，突遇匪十余人，各自持剥谷针枪，拦截并拉去日商二人。比即飞报八步护商队及蔡连长知，连长派兵追捕不及等语。查该商在西湾起程，并不向富川县或西湾矿局请兵护送。及到八步，又不通知知事派警接护，且并不就近向八步连帮带仍请护商勇护送到县。轻身冒险，实属自误。知事闻报，除立时派警购线，分途踩缉，设法查起外，理合稟报察核示遵。署贺县知事郭宗藩详。删。印。

都司令电令知事（8月17日）

十万火急！

八埠〔步〕送贺县郭知事鉴：删电悉。日商镰田六三郎、森清太郎由部给照，注明赴广西各处游历，仰沿途地方官军警关卡一律验照放行，妥为保护在案。据称该商在下岛地方遇匪被拉，经八埠〔步〕护商队及蔡连长等派兵追捕不及等语。查该商持照过境，该知事既与接见，验明属实，既不派保护，又不知会邻封及附近驻军，且责该日商到八埠后，又不通知该知事，并不向富川或西湾矿局请兵，复敢指称照内并无前赴贺县富川字样，一味饰词劝阻不听，为事后卸过地步。试问该县是否广西辖境，本都司令给予护照作用安在。该知事种种矛盾，实属藐玩已极，非寻常疏忽可比。仰速会营督队上紧踩缉，无论如何为难，务将该日商两人一并救出，护送肇，被劫财物查明起回交还该商，应需缉捕一切用费准予作正开销。事关交涉，幸勿一误。仍将办理情形先行电复。都司令。彼酉。印。

陈省长严令郭知事（8月20日）

急！

都司令鉴：南宁督军署、桂林镇秦正司令、陈道尹、八步飞送贺县郭知事、蔡连长。郭蔡删电均悉。日商镰田六三郎、森清太郎二人前赴西湾游历，经该知事以匪风猖獗，再三劝阻，不肯中止，以致被匪拉去。虽属自误，惟该知事事前既不具报，事后又不能迅速起回，殊属疏玩，应责成该知事、该连长会督营警，赶紧设法，限10日内务将日商二人起回，并缉匪务获究报。逾限不获，定予撤惩不贷。炳昆叩。省长。号。印。

知事电告判明遇难者所在（8月23日）

肇庆岑都司令、南宁督军、省长、桂林镇署秦正司令、道

尹、梧州交涉员钧鉴：都司令彼电，督军巧电，省长号电均奉悉。日商被掳一案经勒团购线，并加侦探分途调查，探系关八帮口拉去，现派熟悉匪帮之人前往开道，晓以利害，当可释出，容缓数日，必有确信。否则再行电请饬派钱宝随或黄舜生前来，较易得手。再该日商过境往来均经由八步，且被掳地方仅离八步十余里，又系白日，经知事咨请驻防八步护商队连帮带协缉，拟恳都军加电饬遵为叩。署贺县知事郭宗藩。漾。印。

贺县知事的悬赏文

为悬赏查起事。照得日本人镰田六三郎、森清太郎两名于旧历7月16日在下岛地方被匪拉去。现奉督军电开准都司令敬电开：日商镰田、森二名被匪拉去，兹拟悬赏侦查，无论何项人等能将该日商救出送回者，即由部赏给银二千元等因，仰即出示晓谕，并转咨邻村一体查缉，务期起回，以膺厚赏等因。奉此，即咨邻县外，合行示谕，悉为此示。仰县属居民人等知悉，无论何人能将该日商二人救出送回者，定即如数给赏。银存团练总局，即到即给，决不食言。须至赏格者。

民国5年8月27日

上文说是告示以下地方：

黄田、公会、河东街、担石、半路、沙田、里松、道石、八步、螺石、莲塘、县城、永庆、芳树。

民国5年8月27日

知事及帮带电告森脱险（8月29日）

急！

都司令、南宁督军、省长、桂林镇署道尹、梧州交涉员钧

鉴：帮带奉督军宥电，遵即会同知事分派侦探查缉去后。本日准水岩坝矿局派人护送森清太郎一名行抵八步，帮带即请森清太郎到营，并函告知事驼抵八步。据森清太郎面称，该匪径夜将其送到水岩坝矿局门首，惟嫌田未出。该匪帮有函勒赎万元，限4日以内交到释放。业经复函应允等语。现由知事派人前往开导，晓以利害，情形如何，容再续稟。知事偕同森清太郎明日回署，合先电闻。知事郭宗藩、帮带连监民详。艳。印。

司令官沈鸿英鼓励贺县知事及团练局长（8月30日）

（梧州发）送贺县郭知事、李君南陔^① 鉴：军勋别后由梧赴肇谒见陆督军，面陈各节，旋来面谕。日人在贺，事关交涉，务须设法起出等因，特达。希贵团绅认真侦查，并勒令前经各团招安之徒从严密探，务期起出，否则英当亲率大军前往严办。请速电复。沈鸿英。印。

陈督军的电文（9月3日）

南省长公署、肇庆岑都司令、桂林镇署陈道尹、梧州交涉尹鉴：送贺县郭知事。郭31日电悉。仰即妥为设法，务将嫌田一名赶紧起救出险，毋稍松懈致重咎。炳昆。印。

事件解决后贺县知事的书信（捕获二名匪匪）

森清先生伟鉴：顷奉手书，敬悉种切。嘱寄相片，遵即检呈一桢，惟照未合式，头似稍昂，能略修正更善，用后能仍寄还甚

① 李南陔即李先君，贺县团练局长。

好，缘只有此纸也。前闻执事与镰田、山下、渡边诸公在梧州曾摄影一次，如蒙赐寄一二张，俾得悬诸座右以志纪念，尤为盼祷。关八匪帮前经弟派侦探拿获谭亚日、吴桂庭两名，讯据供认伙拉不讳。已电详督军，就地正法，以示惩儆。吴桂庭系关八盟弟，最为凶悍，山中所称二大王是也，拿时拒捕，敝警数人均受伤，其凶恶可想而知。专此奉复。即请

台安！

愚弟郭宗藩启

正月 7 日

山下、镰田、渡边、冈岛诸公均乞叱候。

惜阴堂辛亥革命记

赵尊岳 遗作

说明：赵凤昌，字竹君，一字惜阴，江苏武进（今常州）人。曾作曾国荃、张之洞之幕僚，后因被谗移家上海。1908年在上海南阳路建造了一座邸宅，名“惜阴堂”，由张謇题写匾额。辛亥革命时期，由于赵凤昌与革命党人黄兴、宋教仁、章炳麟及立宪派人士如袁世凯、唐绍仪、张謇等关系密切，惜阴堂成了各派人士集会之所，赵凤昌也从中穿针引线，周旋调停。从1911年12月中旬南北议和至次年2月12日清帝退位，许多幕后交易都是在惜阴堂完成的。

近年出版的有关辛亥革命的著述，很少提及赵凤昌和惜阴堂，为了便于读者更清楚地了解这段历史，今将由赵凤昌儿子赵尊岳（字叔雍，1898—1965）撰写的《惜阴堂辛亥革命记》重新整理刊出，以为参考。

寒家自光绪中叶（甲午年）迁居（上海）以来，迄未他往。辛亥前后，尤幸少有以自效。缅想当日趋庭所见闻，涉年记述，以存其真，供史家采择，独惜失落已甚多耳。寒家榜“惜阴堂”，因以《惜阴堂辛亥革命记》名篇。

先公号凤昌，字竹君，江苏武进人。生咸丰六年（1856年）丙辰。初任粤藩姚覲元记室，旋入署粤督曾国荃幕府，张之洞督粤调鄂，均留任。后被谗去官，移家上海，虽杜门却扫而意气不衰，感怅清政之不纲，非改弦易辙无可救治，抑且非一二长吏所

能转祸为福也。戊戌维新，其友好杨锐及庚子许景澄、袁昶先后被祸，悲愤益切。

庚子以后，朝政日失措，民心日激昂。孙文、黄兴立同盟会，倡导革命。康有为、梁启超犹主君主立宪，从事维新。其两无所预，而贤士大夫之过谈者，所聚益众。若南通张謇，以殿撰弃官，治农工于乡里，时来上海，辄饮于寒家。又山阴汤寿潜、香山唐绍仪、顺德梁敦彦、长沙胡元倓、凤凰袁希龄、闽县郑孝胥、乡人庄蕴宽、崇明王清穆诸君，凡过沪必就谈大计。又湖北年遣武备学生赴日习陆军，往来沪上亦必照料行旅，并饯之，勉以立身许国。如蒋作宾、何成浚、李书城等，先后学成返国，多年起居，述彼邦治道，咸接纳之。盖进图改革，待时而动，人才则不可不预集也。

旋上海有预备立宪公会之设，张謇、郑孝胥等主之，介其入会，其殊不信清廷之诚能立宪，然以为鼓动天下，必当有先开其风气者，譬之涉江，先以舟楫桥渡，立宪庶不失为舟楫桥渡耳，因亦参与会事，惟时新知旧雨，抵掌斗室。宣统继位，载灃摄政，大用亲贵，国人群起诟责，张謇约公等十人因满洲人庆宽上书摄政王，促行宪法，罢亲贵，一新纲纪，终不获报，乃更断言清廷之无可期望，谋国必出他途以制胜矣。辛亥春，黄花岗事起，殉国至七十二人，大吏犹缘以定保案，川人争自办铁路，川督赵尔丰临之以兵刃，则喟然曰，变发当不远耳。

方辛亥八月十九日即公元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武昌新军举义旗之夕，其正适宴客市楼，座有商人甫得汉电，约述其事，其闻之有所悟。须臾，谓有他约先引去，宾客初不之异，其径赴电报局以密电致汉口电报局长友人朱文学询其事，又立约沪商人之负重望者侵晨往谈。匹夫兴亡之责，促事功于必成。上海据长江下游，集人力物力，足为武汉之声援也。

翌晨，得武昌复电，知义师已大动，鄂督瑞徵已宵遁，因复

电朱促张謇返沪，时张适去汉口。随往晤商会董事甬人苏宝森，告以革命既起，沪汉商务息息相关，倘使战火燎原，两地均不堪命，急为今计，商会宜召各业会议，清沪地官商人民持以镇静。且电达江督张人骏，固讫自保，万勿轻预上游之事，冀阻江督发兵援鄂。又上海有英法租界，万一牵涉，贻害更大，应再由商会约西人商会开会，陈说民情，使达之领事，上闻公使。其时清廷遇事辄仰外人意旨，外国公使又循上海领事、侨商之主张为依归。故复语苏宝森，当私告外商，此际应以保讫护商为主，外人绝不当有所左右；倘为清廷张目，资以饷械，或借租界之力扼制民军，则地方必须〔将〕致靡。吾辈在商言商，无间中外，求其事速定耳。苏以颇得窍要，唯唯称是。其晚来报，谓中外无异见，领事且持此人告公使，卒之公使团集议，以清廷不足有为，且疾首庚子之役，咸不主助政府。不日即分别宣告，认民军为交战团体，各国严守中立。公知事济，欣然曰：民军自比当不以匪寇见称，足与清廷争一日之短长矣。

然商人尚不足尽举国之力，别思策动各省，自莫如各省咨议局与旅沪人士公私交往，因展转约各省籍友好，无论其为赞许共和与否，均来惜阴堂集商。奔走最力者，苏人黄炎培、沈恩孚、孟森、刘垣、冷遹、雷奋，浙人褚辅成等。时张謇为咨议局长，人望所属，函电四出，各省多闻声相应，旅沪人士又纷函知亲，转达地方耆彦，请求来沪计事或遣代表来议。于是先后至者十余省，晨夕相见于惜阴堂。卒以十余省代表之力，奠南京临时国会之基，壮图伟举，共商于惜阴堂斗室之间也。

自兹以降，日事部署。庄蕴宽时同寓寒家，间邀其旧部党人钮永建、王孝缜、赵正平等来谈。旋长沙黄兴、番禺汪兆铭、余杭章炳麟、桃源宋教仁、长沙章士钊、三原于右任先后至，筹事缜密，服劳勤挚，即于役南北奔走其事。若山西景耀月、直隶张继、山东丁世铎、云南张耀曾等，过沪必先来陈说当地情事，徵

问进止，一堂济济。是时，党人陈其美率子弟攻制造局，不胜被执，事已危亟。制造局会办沪人李钟玉，系公至交，始得士商之力，说于主者释出之。陈再攻上海县署，知县田宝荣逾垣走。上海光复，陈为沪军都督，李为上海民政长，知革命计议多在惜阴堂，亦来与会。汤寿潜时长浙江铁路局，来往沪杭，因介绍浙江光复党人陶成章来会，时陈其美觊觎浙江都督一职，遣蒋中正枪杀陶于广慈医院。

时与十七省代表排日研讨政情，有鉴于清廷任袁世凯为内阁总理，遣冯国璋南征，初战于武汉，民军颇不获利，各地新军数寡，并难策效，自非谋各地响应，不易图功。于是又以各省代表分别导致当地绅商，合群力迫长吏易帜，各地多纷应之。江苏巡抚程德全首以上海既失，宣告独立，易白旗，称江苏都督，苏沪始告粗安。然外省疆吏，犹或惑于君臣名分之谬说，首尾两端，迟迟举事。公即与农工商部侍郎、上海南洋公学校长唐文治洽商，由唐撰共和国体论，引证经义，谓共和非改姓，易帜非降臣可比以解喻之。满洲人志琦，为瑾妃、珍妃胞弟，贵重椒房，而见恶于慈禧太后，夙主维新，知革命得手之误于瑞澂，忽自京师来电，传内意，请讽瑞自裁，以谢朝廷。先公与瑞固还往，所寓尤密迩惜阴堂，惟以死节岂容人劝，且方为革命事日不暇给，安得复有余时为清廷传达使命，即笑置之，瑞卒令终。

初民军发难于武昌，风声所被，举国欢腾，人争自效。然忽闻清廷电调海军赴汉助战。海军萨镇冰素敬事郑孝胥，郑与寒家望衡，过从夙密，时弃湖南布政使职亡归隐晦，即洽其电萨，勿炮击武汉，以重民命。郑缮稿即发。德国向主君主政治，清廷及袁胥亲德，即电外务部大臣梁敦彦，谓国内战争，万不可乞助外力，苟朝廷有所求于德国，务为阻遏。梁电允诺。又民军及各省咨议局四向通电，独遗内、外蒙古。会从叔叔泽时任张家口电报局长，即详电使转内、外蒙旗，同申义举。颇有复电赞许者。又

传闻摄政王偶作豪语，谓朝廷尚有好督抚在，何惧于革命，盖指升允、岑春煊辈。由是即请张謇拟一请逊位电稿，同携往谒岑，即日说其签名发京师，以孤清廷之势。类此举措，谋定即动，率出臆见之所及，多不胜记，聊述一二而已。

方苏沪乍告光复，武汉战事未已。南京张勋负固自恃，大江南北，各地自署都督者，林林总总，无所统隶。清廷内荏，尚称用兵。袁世凯又已蓄意盗国柄。于是惜阴堂宾客云集，论政以外，兼及论军，皆以增兵筹饷为言，清缨代伐为志。后黄兴任大元帅于南京，明知饷源无所出，募勇之不胜战，同患束手。常告来者以试先赴寒舍商之，遂历年有胡汉民、谭延闿、李烈钧、柏文蔚各都督来洽。以至卸职之第九镇统制徐绍桢，第八师军人张厚琬、李书城、黄葆苍、陈元白，镇江都督林述庆，江北都督洪承点，吴淞总司令李燮和，沪军都督府参谋长黄郛，女子北伐队长林宗素等，杂沓纷至，户限为穿。其明识事理者，彼此推诚喻说，渐諭实情，而矜才使气者，犹不免拂然色厉。直至和议初开，始缓其事。所幸黄、汪诸君深知艰苦，能见其大，尤习知江浙光复，多出地方人士之斡略，颇不自封于党籍，于事良便。逮孙文自海外归来，则南中大事已粗定矣。

计武汉义军之发难也，固出同盟会涵濡之深，亦赖地方人上之策力，故孙文匆次归国，抵沪翌日，即来惜阴堂，致词谦摯，曰：革命大业，诸君子功定垂成，愚愿幸偿，犹当勉继全力。海外消息梗滞，百不得一，请详述之。先公遂一一陈说沪汉情事。其后屡至，商统一建国诸要端，尤先以网罗英贤及国家财政事。其时四郊扰攘，各地都督，就地课饷，虽病民而不足以存给，即在上海，陈其美来惜阴堂夜谈，竟得《民立报》于右任电话告急，谓民军以无饷且围焚都督府，陈至不敢遽归，可概其余。迨江南差定，计政人才，尚难其选。于是介熊希龄入局。初，熊官度支部，出任东三省财政监理官，钩稽精至，夙著能声。时适屏

居沪上，与寒家卜邻，辄共尊俎，僕指财政，如数家珍。然知其秉性岸介，不屑求炫于当世，未易强致，则约日往谈，移晷，似犹未毕其辞，复挽来寒家续话，及入座未几，孙、黄继至，盖夙先约至矣。既相晤，畅论革命事，特重财政。孙、黄并重之，请草订设施纲要。熊窥其意诚，遂尽旬日之力，属稿携至，见者咸以为精析可用。此后遂即资之为探讨之本，卒定财政计划，熊亦以理财闻于时，历任财政总长、内阁总理。

庄蕴宽为吾乡健者，以文人治新军于广西，继郑孝胥为龙州边防督办及教练公所诸职。夙收新人军人旅，盖蓄大志者久矣。时客惜阴堂，凡所计议，无不允当。孙、黄并以为能。南京临时政府肇建，江苏都督程德全不胜任，告罢，公即主庄继之，遂移省会于南京，民党中人咸钦其清刚守法。政府统一，袁任为都肃政史，首劾洪宪筹安会帝制之谬说，以直声见称于世。又浙江光复党陶成章被狙，陈其美无吏才，都督难于得人，其遂举汤寿潜。汤淡泊廉能，素为浙人所敬爱，以劾盛宣怀削官，名动京国，独不乐于仕进，虽孙、黄面恳之，不少顾。公责之曰：君养望有年，举国奉以令誉，绝续之际，乃不为国家少效责耶。汤始勉允，期以三月必退，且谓革命不当囿于种族之成见，若轻杀满洲人，即日引去。众许其言，方樸被就任。既而杭州民军误杀旗城一兵丁，果即卸篆，返告曰：吾守誓言，慎勿轻责矣。南京临时政府初建，汤任交通总长；政府北迁，绝意却袁聘，迄为士流所称许。张謇客寒家，与民党日夕周旋，旋任农商总长。民党在建国求贤之时，亦多询先公意，尤重其有知人之明。是以临时政府筹商入选，孙、黄及汪、宋屡出名单，征询当否。先公以建府开基，既须兼纳众流，更当克副民望，取舍慎重，弥劳神思，片纸提名，钩抹数回，而后定其议。孙且坚邀同赴南京，强以艰巨。章炳麟复于名单书枢密院长赵，而已副之。先公笑曰：此席非君莫属，余固自誓，仅策微劳，不奉公识，诸君子必夙闻之，

况孱弱诚所不堪乎。于是卒罢其目，旋改聘为顾问，亦婉却勿就。

袁世凯阴蓄异图者已久，迨清廷以革命事急，起之洹上，初示偃蹇，终主大政。先以冯国璋师迫武汉，而又忽缓兵，一示南中有机可乘，一见指挥之长以自重，于计不为不狡。清廷强弩之末，听之而已。至于南中，则革命成之于民意，义旗四举，初无练卒。所谓民军，除各地仅有之新军改编外，多集学生子弟为之。徒立番号，昌言北伐，实不足与北洋抗衡。凡此情事，孙、袁固两知之。孙知军事之难于取胜而不能不作壮语，策励干城，慰藉民望。袁知南征大捷，大位终不我与，故不惜假军事之抑扬，谋进取之捷径，于是南北两方均处于危疑震撼之中，又即此以形成和谈之一线端倪，惟终苦于形格势禁，无可展布。孙、黄固尝踌躇至再，冀能有出奇制胜之术，越此难关而完成大业者。

天下政事相敌，不出和战两途。袁于此彷徨失措间，亦不得不谋与南中传递消息也。会袁部赵秉钧知其属洪述祖与余家为乡戚，又知余家阴策革命事，因由洪以私函来窥意旨，先公立示之孙、黄，金曰：今日但求覆清，以行共和，不战而胜，奚不可为，且足补南军之拙，惟当得其人而语之耳。于是先公举唐绍仪，谓其能通治体，有权识，既为袁之故旧亲信，又夙厚于私交，倘得唐来，事必易与。孙、黄虽不识唐，以信所言，即加赞许。先公遂缘唐之乡人、同学、上海电报局长唐元湛密达京师，与唐通款曲，请为国家戮力，南来协商大计。唐因机智，窥情事之推迁，知安危之所系，甘为身许。袁知计售，私心为幸，即命冯观望于武汉，武汉之围，由以少解。实则武汉苟涉疏虞，南京亦失屏蔽，和固不仅利袁，抑且大有利于南中也。然袁左右无可使者，既知南中属意于唐，终任之为议和代表。

其时，袁以一身总北方之全局，南中则同盟会外地方人士，并参政事。同盟会中，孙、黄以次，又不无同异之嫌。发言盈

庭，多所参综，难期制胜。先公因商之宋、章、张、汤、熊等，组设政党。凡国人之主张共和及统一建国者，不问其南北新旧，有无党籍，率可入会。众谋金同，孙、黄等亦以为然，不日遂成立统一党，地方人士以外，同盟会人汪兆铭、宋教仁、章炳麟均列党籍，唐绍仪旋亦来莅。理事会中选张謇任理事长，章炳麟兼秘书长，先公兼基金监。缘是党人与地方人士水乳益融。事在辛亥十月间，较孙之于次年改组同盟会设国民党为早，实为民国第一政党，且兼容各派，共赴一鹄，直开后来政党联合阵线之先河，弥为国人所乐附。旬月以内，各省入党者数千人，先公按时往治事。迄于统一告成，政府北迁，章主党部随去，先公犹以为应暂留上海，徐覩其后，格于众议而罢，遂立辞基金监及理事职，不更问党事。既而章受拘禁，统一党为袁操纵，改共和党，而沿为进步党，颇与国民党相齷齪，且有附袁之嫌，诚出先公意料之所不及，且非所忍闻矣。

初，北方虽主和议，犹定在武汉开会。先公以武汉军事未已，坚持不可。又密告唐，非来沪开会即罢其议。孙、黄并以为然，袁卒屈允。唐尚自汉口水道来沪，假寓英商卜内门经理李德立家。李迎之于江干，先公未往，唐倚舷频以为问，无应者。其夕即来惜阴堂深谈，即席定以共和政体为鹄的，谓来日所议，仅斡成此局之步骤耳。翌日，先公约孙、黄同来惜阴堂晤唐。孙、唐同乡里，彼此一见，以乡音倾盖，握手称中山，似故交；黄为湘人，则微示礼数，称克强先生。此后，不三五日而一晤，尽掬肺腑，其有不容直率倾吐者，即先公为转达。唐之于名分为清廷代表，一切自不能不于议席有所争持。然阴主共和，谋之至笃，孙、黄咸相敬佩，未尝目之为敌军代表也。

方唐之南来也，南中尚未指派代表。黎元洪以为事发于武昌，应由鄂主和议。民党亦众论不一。尤以唐为清廷显宦，政学前辈，必当择地望相符者与之抗手。久久始物色粤人、曾驻美饮

差之伍廷芳任之。伍休官居沪，素不问革命事，亦不与党人通声气。而陈其美一日径投刺造访，请出任南方议和代表。伍不识陈，却之再三，陈竟长跪以求。伍感其诚，始允就任。伍居与惜阴堂不远，后辄来晤，为先公面述者如此。逮部署就绪，已定翌日假英租界市政厅开会矣，伍忽念及代表尚无证书，焦迫无计，立移先公函请速发给，备开会时审验之用。先公固不预琐事，得函大以为异，然不能不立为转达，且促缮发，次日始克持赴会场。伍尝就李鸿章幕府，官于北洋，与唐亦旧好也。和议数开，舍双方停战限期以外，凡国体争持及人民投票诸端，均无成就。袁尤遇事挑剔，以求信于清廷，南中则声势日宏，山、陕光复，而实力犹患不充，袁已熟审言战言和之举足轻重也，则益上下其间，便行其私，终免唐之代表，亲负和议全责，而展转示南中，倘属以总统之任，自当翊赞共和，缔措新局。南中时正困于偏安，绌于饷械，百不得已，亦仅有先树政体，再图其次。至袁之异志，人所共见，则冀纳之于宪法之中，因之南京临时国会先制约法，继以孙宣言让贤，选袁为首任正式大总统。约法定责任内阁制，总统无施政之权，且移都南京，袁南下就职，又应以党人为首任内阁总理。袁初勿之允，几在惜阴堂辩论调处，终以唐绍仪加入国民党为内阁总理，粗偿南北之愿，事始克谐。兹议既决，袁遂致力共和，坐遣北洋军人纷电奉请逊位，又饰词动隆裕太后、执政王。清廷知大势已去，无可挽回，终承受优待条件，于辛亥十二月二十五日，即一九一二年二月十二日下诏逊位，荡涤五千年专制之瑕秽，计距武昌举义，甫百有余日耳。

方大计既决也，南中计日俟逊位诏书，期释重负，而期之殊不可得，或以为事有中变矣。一日，先公忽有所悟，语张謇曰：明诏未颁，恐京师无大手笔足了此案，君试拟为之。张初笑谢，以为不可，终于著笔，就其案头八行横笺，不具首尾，书数百字，文甚朴雅。先公以为可用，亟电京师，不出所料，北方前拟

数诏，均不中体，袁正患无策，得之大事称许，一字不易，仅加由袁世凯办理一语颁行之。方集议朝堂，加此语时，金以袁此日犹为清臣，不宜用请字，来日既为国家元首，应存谦抑；又不宜用命字。踌躇良久，忽有人脱口而出，谓由字宁不适用耶。群相俯首，以为千金国门，信无可易。又以张称言及“皇帝长享优游之福，亲见郅治之告成”而止，语气似不完整，于是复有人增“岂不懿欤”一语为虚结，雍容宏肆，神理具足，通人之笔，洵可称已。诏下之日，陈其美适来惜阴堂，逐句朗读至“商辍于途，农士露于野，人心所向，天命可知”诸语，叹息至再，曰：亦可伤矣。陈素以骁悍者，感于张文，弥存矜悯，先公每谓其亦谨愿之流耶。张手稿存惜阴堂有年，某年《申报》国庆增刊，属余记辛亥事，因影印以存其真，惟张谱失载其事。至孝若、刘垣传载，始揭出之。先公尝语张曰：朝廷养士三百年，君以文士，策名状头，固不当善为之词，以酬特达之知耶。胡汉民初不知其事，以为别出他手，至孝若传记及影印本出，始爽然自愧失言矣。

统一之局既定，袁任总统，唐任总理，无异议，于是进拟第一任内阁名单。时唐日在惜阴堂与汪兆铭、张謇、熊希龄、宋教仁、章士钊等计议，孙、黄亦间至抒所见，金求融南北新旧于一炉，务使人得其平，官尽其守。唐于革命为后进，于孙、黄、汪、宋诸党人为新交，则遇事常商之于先公。袁多索名额，颇涉自大，非南中所能忍受；而南人又竞求显宦，视若酬庸，虽孙、黄亦穷于应付其事，视前拟临时政府名单为尤难，折衡进退，函电交驰，一拟数改，始勉定议，南北无违言。其间劳心敝舌，左支右绌之苦况，先公殊无以语人也。

综革命之观成，党人茹数十年之艰苦，出生入死，缔建共和，厥功固至伟，然辛亥以百余日倾覆满洲三百年之天下，显见地方人士之效力，初不亚于党人。所幸孙、黄领袖民党，能识大

体，与地方人士推诚相见，协力相济，众亦翕然无丝毫之成见，因以致果。然孙、黄二人间固未尝无异同也，为之部属者，更或利其异同而抑扬之。由疑沮以生嫌怨，则启自东京初组同盟会时，其来固已久矣。辛亥事发，黄先抵沪，开府南京，为大元帅，弥孚众望，颇有主推任总统者。孙遄返，必得此席，其左右或不能不抑黄以示崇孙。由部属之间言，酿同辈之歧见，先公知之，引以为隐患之忧，故凡涉机事，必约二人同至商略，且折衷其异见，汪、宋亦每曲旋其间，免为袁所播弄。黄性厚重，辄自抑，孙幸迄不致偾事，其后病歿上海，唐往视疾时，犹执手谓中山负我，可以知之。

党人赤诚革命，躬冒百险，不折不挠，毅勇信非恒流所可及。然蹈厉有余，治术不足，亦为无可讳言之事。方孙之初晤先公也，言及民生凋敝，当有以解其倒悬者。孙即作豪语，谓今当先免全国之田赋。先公立止之曰：信是则军政费安所出，君首归国门，一言为万方所瞩目，慎勿轻言之。又吴敬恒一日与张謇语及刑法，忽扑地叩首，谓匪盗迫于衣食，始陷法网，应勿论死，敢为革命。张愕然至无可置答。其后议及优待清室经费，孙遽谓虽岁给一千万何伤。先公亦止之曰：此当付国会决议，非一二人所可定夺。盖孙以亡清在即，望外之喜，不期溢于言表，终亦仅定四百万两。凡此均足见党人之坦率豁朗，而尚不习于治道，幸多机敏服善，不致贻之祸阶也。

南京临时政府组成，先公固自矢勿预公职。而中国第一矿业汉冶萍，以旧人盛宣怀逃日本，无主持者，势且辍业。鄂中屡电政府维护，孙、黄一再请先公代表国家股份出任董事长，公以商业非官职勉允之。绝续之际，摒挡另星商款，幸维治冶炉不使息火。汉冶萍产铁，向由盛宣怀定约借日款，而以最低价格售给日本八幡钢厂。八幡日获厚利，汉冶萍支柱维艰。先公固知厂务之困于日款者甚深，遂主别借款项，改定价格，另订新约。日人深

患之，厂顾问日人青木屡来见，请循旧价售铁；又谓向借日款，易于续约，若取他图，岂有意排斥日本耶。先公答以借款为商业计，必取息廉而约束少者，兹正分讯中外各银行，日亦可来商谈，择其便我者，决诸董事会，何蓄意坚拒之有。青木无可逞，往谒孙文，谓日必贊襄革命大业，惟汉冶萍向与日有成约，宜续不宜废。孙意少动，以语先公。先公复曰：此商业事，应决之厂中，似不可以政治左右之，卒拒其说。然厂务拮据日甚，借款仓卒难成。董事若王存善等，多秉盛意，难期规复。次年，盛自日本返谒先公，虽旧交，而议终格格。先公直率语之曰：此时纵惟日款可借，亦待君主之，余任内决勿举日债矣。遂辞董事长职，所有按月车马费五十元，尽输之工人医疗所。初，盛与袁尝以争功名失欢，至是窥南中阴事反袁，矜其理财之长，复谓私蓄已足挹注政府，又每斥袁异谋。孙甘其说，且歛其资，颇以为能，尝为先公言之。先公曰：相知素深，谓贪黩自肥者能公忠体国耶，诚不可信。而盛卒左右汉冶萍事，以其亲家孙宝琦当其名。癸丑二次革命将举事，民党度财力不继，就商之，盛谓下南京当贡二百万。其后讨袁军建帜南京，迄未斥一文。不旬月，事亦败散。民党有与先公追述之者，先公曰：吾言验矣，其人果足恃乎。

逊位诏下，南京移政权于统一政府，奠定有期。于是先公复与诸君著意于南北绝续之所系，务求七鬯勿惊。而袁卒不肯南下，南中特遣汪兆铭、蔡元培等往迓。袁竟嗾使曹锟兵变于北京，示非坐镇北方，不足控制。南中既已解体，孙、黄亦叹息无言。及袁就任，遣梁士诒邀先公北行，先公笑而谢之；旋聘为顾问，贻带勋章，均答以一电而已。其后唐任国民党推荐之北洋军人王芝祥督直，袁勿署发命令，唐以为侵责任内阁权，愤而去职。袁旋杀宋教仁，启癸丑二次革命战事，乃至洪宪称帝，宣统复辟诸大端。凡事涉国本者，诸君子仍时至惜阴堂，就先公画策，以非辛亥年事，不著于编。

资源委员会档案介绍

陆大斌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为应付未来可能发生的对日全面战争，于1932年春设立了军事委员会。同年11月，设立国防设计委员会，主持“拟制全国国防之具体方案，计划以国防为中心之建设事业，筹拟国防之临时处置”等事项，直属于参谋本部。国防设计委员会，即为资源委员会的前身机构。

1935年4月，国民政府将国防设计委员会与兵工署资源司合并，正式设立资源委员会，直属于军事委员会，其主要职掌为调查、统计、研究与开发全国人的资源及物的资源，经办国防工矿事业。1938年1月，国民政府为精简战时行政机构，将资委会改隶经济部，并接管建设委员会和军事委员会第三部（掌国防工业）、第四部（掌国防经济）。其职掌为：“创办及管理经营基本工业，开发及管理经营重要矿业，创办及管理经营动力事业，办理政府指定之其他事业。”很显然，战时的资源委员会，其管理经营业务，已从国防工业扩展至民生工业，已成为国民政府主要的国营工业的专管机构。

抗战胜利后，该会又奉命接收日伪在华各项工矿事业，经营管理门类扩大至造纸、水泥、制糖、橡胶、肥料、玻璃、纺织等。1946年5月，资委会改组，直属行政院，直至1949年3月。之后，国民党整个统治机构溃逃台湾，资委会再度改隶经济部，1952年8月31日正式撤销。

资源委员会自成立至结束，前后有20余年，但其最活跃时

期，应是在抗战时期。要研究抗战时期的经济，就不能不涉及到资源委员会。同时，该会又主管和经营了国民政府的主要国营工业，要了解和研究民国经济史，也离不开资源委员会。在 20 余年中，该会形成了大量的档案资料，留下了一笔重要的历史遗产。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这一重要机构的主要档案，却分藏于海峡两岸的四个档案管理机构，即大陆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重庆市档案馆，台湾的“国史馆”、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这种情况，给意欲全面利用该会档案的使用者带来了诸多不便。为使有关研究者了解该会档案分藏情况，我们仅就掌握的海峡两岸不同档案机构保管的该会档案作一简单介绍。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该馆藏资源委员会档案共有 26927 卷，档案起止年度为 1935 年至 1949 年。据该馆出版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简明指南》介绍，其档案内容分为八类：

一是总类。有该会法规汇编；该会及所属单位的组织规程、组织通则；该会所属各厂矿概况，厂房、设备、生产情况与产品照片；资委会与地方政府合办工矿事业的文件；资委会人事法规、职员录、员工登记表和人员调遣的文件；该会负责人翁文灏、钱昌照、孙越崎、吴兆洪等公私函件等。

二是调查研究类。有该会与各大学研究专题、培植专才合作办法；专门人才登记册、调查报告；各地各类工业情况的调查报告和统计表；铁路沿线设备、地形、运输能力和货运情况的调查报表；各省公路路线图和陆运工具情况的调查统计表；各省水运航线图及内河轮船吨数统计；电信建设计划；有关粮食、蚕丝、茶叶、畜牧业的调查和研究报告；1931 年至 1936 年全国粮食、油料进出口统计表；该会有关金融、币制问题的建议；外汇、侨汇情况的统计与研究报告；进出口贸易情况的调查、研究报告、

统计表；有关川、滇、湘、鄂各省资源与经济状况和战时沦陷区经济的研究报告；有关华侨及国际政治、经济问题的研究报告等。

三是财务类。有该会财务法规；该会财务处及所属单位会计机构的组织章则、工作办法；财务委员会会议记录；该会会计报告、预决算书；该会所属单位财务报告、拨领解缴经费的文件；该会易货偿债、事业投资、资金周转流通和生产贷款的有关文件；所属各单位预决算等。

四是器材购运类。有该会购料委员会、材料供应事务所和运务处组织成立的文件及营业计划、业务和财务报告；有关材料托购和产品代销、运输、检验的文件；该会用美援贷款购买器材时的报告及历次取得美租借法案器材清单；矿产品出口和国外器材进口运输问题的文件等。

五是接收日伪产业类。有资委会接收日伪厂矿企业情况的报告、财产清册和被接收企业的资料；日本赔偿物资斥迁、分配的会议记录、分配办法、工作报告、报表等。

六是工业管理类。有抗战时期迁移工厂的有关文件；工业建设计划；该会所属冶炼、机械、电器、化工、酒精、炼油、建材、造纸、制糖等业的事业计划；所属公司（工厂）组织成立、情况调查、会议记录、人员任免、生产经营、财务等方面报表和文件。

七是矿业管理类。有矿业法规；矿业建设的计划、建议；各地矿藏情况的调查和研究报告，矿藏分布图；该会所属各矿业机构矿产品分析、化验和评价的文件；1927年至1948年各种矿产品的产、运、销、存统计表和对外易货统计表；该会所属各矿务局、公司、管理处的组织规程、机构沿革、人事计划和财务方面的文件；有关经营管理、器材购置和产品运销的章则、计划、报告和统计表；各矿区图等。

八是电业管理类。有电器事业条例、行政业务和工程技术法规；该会电力事业报告、会办电业一览；该会所属各电厂的组织章程、工程计划、工作报告、经营管理和业务统计的文件。

除资源委员会本身档案外，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还藏有许多该会下属机构和所属厂矿的档案，如材料供应事务所、东北办事处、重庆办事处、驻美印办事处、购置委员会、保险事务所、电讯事务所、国外贸易事务所、运务处、矿产勘测处、电业管理处、新电厂工程处、煤业总局、四川油矿勘探处、金属矿业管理处、甘肃油矿局、中国石油公司、中国电工器材厂和中央有线电器材公司、中央无线电器材厂、中央绝缘器材厂等。

重庆市档案馆

该馆藏资源委员会本身档案有 180 卷，数量不多。从内容看，以人事类居多。分述如下：

有该会规章制度、办事细则、工作规程。如文书处理规则、档案分类表、会计人事制度章则办法、秘书处各项办法、经济研究室各种章程、附属机关组织章程、国营事业财务基金预决算制度等。

有该会人事管理、员工福利待遇方面的材料。如该会任命名单、职员给假登记表、职工名册、职员调查表、人事月报表、职员录及职员眷属总名册、发制服登记册、职员直系亲属居住地调查表、职员到职退职与加薪通知单、所属各矿务局职员名册、所属各厂人员名册、职员实领平价米代金名册、职工领平价米代金总表及职工家属调查表等。

有下属机构报送资委会的有关材料。如威远铁厂蓝图及产品价目表、威远铁厂来往函件及职工名册、威远铁厂会议记录、中央机器厂职员请假月报表、附属机关地图和蓝图、附属机关通讯录、中央绝缘电器有限公司所属人员任命布告、中国工程师学会

重庆分会员通讯录、酒精厂重庆业务所人事动态和调查表、各电厂工作月报表及年报、中央机器厂员工眷属统计表及赴东北和出国人员名单、中华留日东京工业大学在后方各省同学录、湘江电厂设备清单、湖南临时炼钢厂出品总账等。

除资源委员会本身档案外，重庆市档案馆还藏有一些该会所属单位的档案，如钢铁厂迁建委员会、资渝钢铁厂、电化冶炼厂、中央电工器材厂重庆制造厂、龙溪河水力发电厂工程处、长寿电厂、重庆化工厂等。其中，以该会与兵工署合办的钢铁厂迁建委员会的档案最为齐全完整。

台湾“国史馆”

抗战时期，资源委员会档案存重庆牛角沱，抗战胜利后，资委会随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其档案也分五批由公路及水路运南京（据说该会全部 304 箱档案只运出 176 箱，另有 128 箱未来得及运南京，而未运南京的那部分即为后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该会档案的主体）。国民政府溃逃时，也把这批档案由南京而广州，再由广州而转运台湾，存放该会所辖的中国石油公司嘉义溶剂厂原料库。1965 年 12 月，始由“国史馆”接收。据该馆陈玉凤所著《国史馆“资源委员会”档案概述》介绍，经过清理，该馆现藏资委会档案共有 27595 卷（其中中文案卷 19616 卷，英文案卷 7979 卷），以件数计，有 532000 余件，另有地图 3875 张。

中文档案，该馆清理时遵循了“充分利用原基础”的原则，分为总务、业务、材料、工务、运输、会计财务、综合等七门。总务门下设总类、人事、文书处理、事务、治安、交际、图书等七个类；业务门下设总类、调整、物资管制、工厂管理、权益、设计研究、资源开发、征用、意外事故、合作等十个类别；材料门下设章则、采购征询、材料管理、调节等四个类别；工务门下设总类、工程实施、工程记录等三个类别；运输门下设车费、运

务两个类别；会计财务门下设总类、岁计、会计报表、经费、外汇、保险业务、资财调查等七个类别；综合门内容庞杂，未分类别。

英文档案系资委会及其外派机构、下属机构与国外机构之间往来的信函、电报、各种资料等。其主要内容有：美国各大公司与资源委员会的往来函电、函件及通知书，该会训练组与国外各公司接洽实习训练事宜的往来函件，资委会与美国各公司训练计划、技术合作计划等，赴美实习技术人员的训练资料、函件、报告，国外贸易事务所出口市场报告、函件，该会与美国各公司购货、交易的往来函件等。

台湾“国史馆”所藏资源委员会档案数量不少，且已基本整理出来。为配合利用，该馆先后出版了《资源委员会档案史料初编》、《资源委员会技术人员赴美实习史料》等史料书。然而，该馆藏资源委员会档案有两大缺陷。一是 1940 年前档案基本没有；二是这批档案由重庆而南京、广州、嘉义，最后到“国史馆”，其间反复辗转，不免遭遇破损，“国史馆”接收时，有的已成“烂泥硬块”，其受损度可想而知。

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

该馆所藏资源委员会档案是近史所向经济部接洽，于 1966 年接收进馆的，共有 1674 函（“函”的概念相当于大陆的“卷盒”，其规格为 $35 \times 23 \times 11$ 公分，每函所装档案厚度平均约 8 公分，以大陆的概念每函可装档案 3 至 5 卷），其中属经济部管辖时期并由经济部归档的有 156 函；由资委会本部归档的有 1418 函。

经济部归档的 156 函档案计分总类、电业类、矿业类、工业类等四类。有资委会组织法规、人事任用、工作报告、借用庚款、视察报告；各电厂组织章程、电业业务材料；各煤、铁、石

油、金属矿的组织业务资料，钨、锑、锡矿管制情况；各炼钢厂、炼铜厂、机器厂、电机厂、造船厂、酒精厂、电工器材厂、化工材料厂、化学厂成立、经营情况等材料。

资委会本部归档的 1418 函档案，共分为 15 大类，均按内部组织机构分类：

1. 行政单位类。包括总务、秘书、人事、业务、财务、会计、企划等处，其档案共有 557 函。

2. 服务及研究单位类。包括资委会各办事处、研究所、运输处、测勘处、保险所、材料处等机构，其档案共有 85 函。

3. 电业单位类。包括资委会电业管理处、水力发电勘测总队、水力发电工程总处、各电厂、电业公司等单位，其档案共有 156 函。

4. 煤矿石油单位类。包括资委会下辖的煤业总局、各矿务局、煤矿公司、石油公司、炼油厂、油矿探勘处等单位，其档案共有 114 函。

5. 钢铁单位类。包括资委会下辖的钢铁厂迁建委员会、钢铁业务委员会、钢铁事业管理委员会、各钢铁公司、钢铁厂、铁矿局等单位，其档案共有 55 函。

6. 金属矿业单位类。包括资委会下辖的金属矿业管理处，各矿务局、矿务公司、矿产管理处、矿业管理处、炼铜厂，采金局、金矿、铝厂等单位，其档案共有 113 函。

7. 机械事业单位类。包括资委会下辖的机械工程处、中央机器厂，其他机器厂、造船公司、汽配厂、轴承厂等单位，其档案共有 55 函。

8. 电工器材单位类。包括资委会下辖的各无线电器材厂、电瓷绝缘器材公司等单位，其档案共有 25 函。

9. 化工器材单位类。包括资委会下辖的各化工厂、植物油料厂、橡胶厂、肥料厂、玻璃厂、硫酸厂、酒精厂、液体燃料管

理委员会等单位，其档案共有 80 函。

10. 造纸业单位类。包括资委会下辖的天津、辽宁、台湾的纸业公司、纸浆造纸公司，其档案共有 14 函。

11. 水泥业单位类。包括台湾、甘肃、四川、江西、华北、华新、贵州、辽宁水泥公司等单位，其档案共有 17 函。

12. 制糖业单位类。包括中国联合炼糖公司、台湾糖业公司、四川糖厂筹备处等三个单位，其档案共有 50 函。

13. 制盐业单位类。只含台湾制盐厂一个单位，其档案共有 17 函。

14. 纺织业单位类。含中国纺织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中国蚕丝公司等两个单位，其档案共有 15 函。

15. 其他类。包括中国兴业公司、江西兴业公司、甘肃工矿事业理事会等五个单位，其档案共有 9 函。

以上可知，从第 2 类至第 15 类，多数为资源委员会下属机构的档案。为方便利用，中研院近史所档案馆编有《经济档案函目汇编》共三册，其中第二册即有介绍该馆所藏资委会档案的内容。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 = 近代史资料 总 102 号

作者 =

页数 = 265

S S 号 = 10846050

出版日期 =

封面
书名
版权
目录
正文